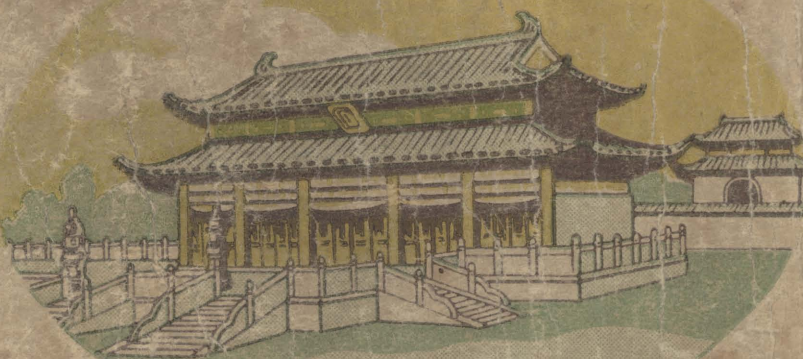


清宮三十朝



… 史秘宮清名一 …

版出局書業文海上

花墨笈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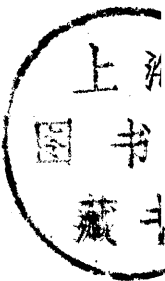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14 9703B

清宮十三朝自序

我從北平歸來。那時因爲連年奔走。無暇理及文事。後來。想要出版一部清宮十三朝。特來和我商酌。因爲我會遊歷北方。北方的風俗民情些須可以曉得。因此便請我編輯這部小說。我其時因爲腹餒得很。恐怕胡說出來。要給國人笑掉牙齒。乃矢口不敢承認。但是擋不住主人的要求。祇得馬馬虎虎握起筆管。掘開腦筋。也一般的閉戶著書了……現在這書已經著了成功。自己看看覺得這裏面辭章句法。簡直不成小說。穿插敘事也是凌亂不堪。請讀者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胡亂看看罷了。可是我這枯溼的腦筋裏。仍有一些感想和故事。越發寫在下面。

談起關外胡兒。入主中國。厲行專制。浪漫淫威。連帶將我們漢人的品格面皮。也是一掃而盡。那宮裏的機史祕聞。比較任何朝代來得多而且臭。單講他的鼻祖。便是野合之男女。後來多爾袞文皇后。康熙乾隆等。皆是倫常悖變。盡性風流。到了同治道光。以及最近的慈禧太后。更是淫威慘酷。中外咸知。可是他們這樣的自荒自淫。還不算數。那待我們漢人的專制手段。更是令人髮指。動不動因爲一字兩句。評論了他。或觸犯了他的聖諱。輕則砍你腦袋。重則滅你家族。在下記得先嚴說過。從前有一個新科狀元。在皇帝召見的時候。偷眼看了聖容。那御前侍衛。便一聲大喝。將這新科狀元的兩隻眼睛。用紙封了七天。又說在下的曾祖雲巖公。在京城和一般王爺們交遊。一天皇帝到圓明園祭天。我會祖忽算到那天圓外圍在皇帝祭天的當兒。應要失火。便告訴一般王爺們。後來果然不錯。聖駕受驚。我會祖那時因爲不幸言中。赫得連忙逃走。深恐皇帝要辦他妖人的罪名。如今這件事我那故鄉父老。還記得清楚呢。



在下因爲有這些證說。覺得當時專制淫威。煞是可怕。但天理公平。我漢人受了數百年的屈伏。正是無地可容。虧得孫中山先生一聲革命。推翻滿清。那神威赫赫高踞龍墩的胡兒。也祇得縮頭退避。讓我漢人物歸原主自振自作了。這真是物極必返。事理循環。帝王專制。終有敗時。不可思議之中。自有天數呢。在下這部清史演義。是將滿清入關已來的事情。經了多次考證。和實地視察。成了十卷百回。不敢說是歷史小說。但是或可能助國人革命思想一臂的力量。稿將成就。主人忙於付印。字裏行間。未曾修飾。想等到再版的時候。從行改正一下。請讀者及海內名家。多多指教。那是在下的百般感激了。以上的一篇瞎話。便是這清宮十三朝自己的序文。

王皓沅序於上海

清宮十三朝目次

- | | | |
|------|-----------|-----------|
| 第一回 | 遊蜂浪蝶山嶼幽情 | 玉兔箭枝巧引璧合 |
| 第二回 | 詭詞吞果竟產寧馨 | 喜坐柳船得遇嬌艷 |
| 第三回 | 憐英雄朱唇接吻 | 窺榴樹抱頸盟心 |
| 第四回 | 嚴貝勒開基創業 | 惡王梟摧玉殘花 |
| 第五回 | 遭後母虐哭逃出外 | 被莽漢欺得遇嬌娃 |
| 第六回 | 識英雄珍珠配浪子 | 聞警信哭訴眞行藏 |
| 第七回 | 救孫女三代喪生 | 慶成功尼堪誇口 |
| 第八回 | 得內助恢復建州衛 | 封都督索還祖父愾 |
| 第九回 | 尼堪外蘭亂刀踐誓 | 努爾哈赤歡寵烏拉 |
| 第十回 | 志大心雄設八旂制度 | 滿洲稱帝書七恨告天 |
| 第十一回 | 疆場誓語承蔭效忠 | 塞外督師楊鎬肆性 |
| 第十二回 | 雪裏渡河總兵殉難 | 擲頭罵敵副將捐軀 |
| 第十三回 | 蠻腰細足皇帝多情 | 谷應角聲總兵喪膽 |
| 第十四回 | 結蒙古冲年定大策 | 援藩陽經略守遼邊 |
| 第十五回 | 熊廷弼復任經略使 | 王化貞兵敗大凌河 |
| 第十六回 | 砲彈飛來滿兵敗績 | 地雷炸處皇帝受傷 |

- 第十七回 立皇后天子鍾情愛
第十八回 種情根巧救小玉
第十九回 槐樹蔭中窺嫂浴
第二十回 獲玉璽太宗上尊號
第二十一回 香衾臥嬌豔經略降清
第二十二回 榻前聽命心有靈犀
第二十三回 一曲湘妃將軍驚豔
第二十四回 救愛妾忍心見父戮
第二十五回 兩地相思多爾袞迎駕
第二十六回 史可法忠義抗清
第二十七回 建新儀攝政娶太后
第二十八回 水流花謝董鄂妃玉隕
第二十九回 悖忠義弑桂王立續
第三十回 吳三桂雲南起叛
第三十一回 因父叛駙馬亡身
第三十二回 現曇花吳氏滅亡
第三十三回 娶美人三部內相闕
第三十四回 妻亡妾隕仰藥喪生
第三十五回 聖天子垂談小百姓
- 傳國書喇嘛講和平
償夙願親王大婚
荷花池畔捺叔聰
失糧餉大帥困孤城
宮內候兄安親王戲嫂
府內強嬌豫王罰俸
三軍浩蕩異族入關
接寸書復得陳圓圓
宮門鬧罵小玉妃爭風
豫清王專情孀婦
名打獵姊妹嫁親王
紅塵看破順治帝出家
亂倫常立姑母爲妃
陳圓圓了解世情
稱帝王三桂遺疾
尼布楚中俄訂約
收漁利爾丹得嬌豔
兒念父情五台觀雁
離兄弟五奪嗣皇儲

- | | | |
|-------|----------|----------|
| 第三十六回 | 因文字名士戮屍 | 敗準兵勇將設計 |
| 第三十七回 | 立太子暗藏詔書 | 做皇帝榮尊鴨販 |
| 第三十八回 | 承恩寺聖祖撫僧鬚 | 乾清宮國舅改遺詔 |
| 第三十九回 | 奪弟位雍正登基 | 換嬌兒王妃邀寵 |
| 第四十回 | 除心患骨肉盡遭兇 | 防姪變天子遇刺客 |
| 第四十一回 | 愛姪媳雍正亂倫 | 殺提督將軍威赫 |
| 第四十二回 | 雍和宮跳佛逞淫 | 文字獄呂氏滅族 |
| 第四十三回 | 白髯紅顏四娘學藝 | 釵光劍影天子飛頭 |
| 第四十四回 | 吻玉腕郎君心蕩 | 構停謝太后遊園 |
| 第四十五回 | 醉玉膚天子私情 | 悲環境皇后崩駕 |
| 第四十六回 | 傅夫人瞞夫生龍種 | 良爾吉奸嫂誘清兵 |
| 第四十七回 | 多情叔嫂雙遭斬 | 邀寵和坤九叩頭 |
| 第四十八回 | 悲情傷親王滴血痣 | 知往事天子念雙親 |
| 第四十九回 | 私子立功愛切切 | 香妃殉節恨綿綿 |
| 第五十回 | 憐顏母太后仁慈 | 恨淫靡中宮截髮 |
| 第五十一回 | 傅經略出兵緬甸 | 僧格桑棄父逃生 |
| 第五十二回 | 歷艱辛阿將軍奏凱 | 平臺亂福康安纔忠 |
| 第五十三回 | 紀曉嵐妙解老頭子 | 乾隆帝禪位嘉郡王 |
| 第五十四回 | 白蓮教橫行三省 | 紅帳中半露菱鉤 |

第五十五回 鶯鳴燕啞阿妹代兄征

口是心非勒保誘匪首

第五十六回 憂教匪太上皇賓天

抄家產和坤相失勢

第五十七回 一幅白綢權奸賜死

四荒平靖皇帝祭陵

第五十八回 現彗星教徒殺知縣

遇賊變皇子解宮圍

第五十九回 下詔回鑾仁宗罪已

單情獨戀董氏節操

第六十回 姦美婢豫園圈禁

鳩皇后天子傷心

第六十一回 獻女伶穆相固寵

發兵艦英國強權

第六十二回 害忠良則徐被黜

訂草約琦善乞和

第六十三回 誤國辜恩中堂革職

虎門砲響提督喪師

第六十四回 懼戰爭奕山賠款

恨奸相王鼎輕生

第六十五回 山上白旗總兵殉節

城亡勢迫知縣吟詩

第六十六回 握手禮江南女嬌啼

惑人心洪秀全假死

第六十七回 花貌雪膚輔兄起義

安良去暴新主報恩

第六十八回 抗清師秀全傳檄

崇節儉皇后做鞋

第六十九回 戰長沙蕭朝貴殞命

克南京洪秀全稱王

第七十回 韋楊戀愛天妹風騷

男女狀元錢江主試

第七十一回 深州失陷匪首就擒

葉赫後裔蘭兒邀寵

第七十二回 採漢女四春承愛

構涼床天妹逞淫

第七十三回 信呂祖廣州起釁

號蘇武印度含詩

第七十四回

潰大營勇將陣亡

威脅約天子北狩

第七十五回

殺風景名園焚燬

與感喟熱河駕崩

第七十六回

回梓宮懿妃急智

傳諭旨肅順計宿

第七十七回

圍南京洪秀全自盡

下山東安得海威風

第七十八回

東宮傳旨太監伏誅

巡撫秉公慈禧飲恨

第七十九回

愛友妻總督風流死

冊皇后天子舉大婚

第八十回

諫幼君親王被懲

尋花柳同治天亡

第八十一回

固大權旁延統緒

爭皇嗣屍諫效忠

第八十二回

露奸情慈禧羞恨

傳疑案東后暴亡

第八十三回

慶祝壽辰旁延統緒

銳意主戰覆沒海軍

第八十四回

李鴻章議和遇刺客

俄德法仗義索酬勞

第八十五回

阿妹有情皇帝無意

康梁謀變袁氏貳心

第八十六回

洩祕謀光緒帝遭囚

屢訓政大君子被戮

第八十七回

母子生嫌溥攜入嗣

官匪相護教匪勢張

第八十八回

殺公使聯軍起義憤

傳警信八國陷天津

第八十九回

進忠言端王殺義士

避危險太后辛西安

第九十回

愛紅顏金花乞民命

修和議太后懲罪魁

第九十一回

任翻譯二女承歡

考政治五臣喪膽

第九十二回

愛女伶貝子風流

刺撫臺錫麟自供

- | | | |
|-------|-----------|-----------|
| 第九十三回 | 謀革命弱女遭刑 | 囚瀛台光緒宴駕 |
| 第九十四回 | 遺懿旨太后繼崩 | 埋炸彈汪黃被捕 |
| 第九十五回 | 試演飛機將軍炸額 | 拋擲炸彈烈士捐軀 |
| 第九十六回 | 革命軍武昌起義 | 軍政府撰布檄文 |
| 第九十七回 | 戰敗清軍四方響應 | 連番勸駕袁氏出山 |
| 第九十八回 | 頒信條重組內閣 | 通電報有意講和 |
| 第九十九回 | 兒女情長張勳北走 | 降旨和議唐氏南來 |
| 第一百回 | 民國告成宣統遜大位 | 清宮封閉溥儀走天津 |

清宮十三朝秘本

(又名清宮十三朝演義)

第一回 游蜂浪蝶山嶼幽情 玉兔箭枝巧引壁合

話說在中國山海關之外。瀋陽之東。有一座長白山。這山形勢險峻。氣象雄偉。隔着一座布庫里山。也是巒岡起伏。這一日。時當春日。那山旁的桃柳。被那春風吹得像醉人一般的搖搖幌幌。那地下一碧如茵。黃金似的日光。斜映着布庫山的一個山嶼。越顯得這山嶼翠綠如油。飽含春色。那些散漫自由的黃鶯兒。不住的飛來飛去。你唱我和。忽的接着一片嬌笑聲音。由山傳出。這些黃鶯兒。聽得有人們的聲音。不覺一哄兒飛向別處去了。那邊的笑聲。原來是一對有情男女。騎着高駿的馬。偃着肩。傍着手。那八只馬蹄。或先或後。由山洞裏斜刺出來。這男子望去約摸有廿歲。生得潔白的面皮。清秀的眉目。一隻手拿馬鞭。一隻手扶住那女子的肩膀。斜着頭。和那女子唧唧的小語。再看那女子也約摸十八九歲。長着鸞蛋式的面龐。豐容盛鬋。頭上雲鬢蓬蓬。兩頰上像疊着桃花一樣。一雙水盈盈的眼珠子。含着無限的幽情。忽而掀着嘴。對着那男子小聲道。這時候快要晚了。姐姐們不知等得怎樣急呢。俺去了。證着向那男子肩上一拍。兩隻手把腰帶一束。提起韁繩。那馬潑刺刺的去了。他騎在馬上。回過頭來。看那男子還是依依不捨。舉着馬鞭。表示不遠送的意思。一直等得看不見那女子的影兒。他纔懶洋洋的。把馬頭一轉。進那山嶼內去了。原來這男子名叫烏拉特。那女子名叫佛庫倫。單講這佛庫倫。有兩個姐姐。大姐叫恩庫倫。二姐叫正庫倫。恩庫倫有了二十一歲。已經嫁了丈夫。正庫倫年紀二十歲。也說定了婆家。祇有佛庫倫年交十八。他父親見他美麗聰明。又兼是

个老女兒。不肯輕易許人。誰知這佛庫倫。生得天仙一般的美。到了及笄的年華。風月漸知。這一日。騎着兩個姐姐。騎了三匹馬。帶了弓箭。到山中打獵。這也是滿洲的習慣。女人家皆歡喜游牧打獵。就是遇着了男子。也不覺得害羞和忌避。且說他們三人。到布庫里山下。皆離鞍下馬。步行了里許。旁邊現出一泓清水。澄碧如鏡。三人影子。都蕩漾倒懸在裏面。兩岸上桃花柳樹。也夾雜映在裏面。真是桃紅柳綠。配着他們三人蘋果似的臉兒。越發生色。那佛庫倫俯首見了自己的影子。抬頭見了四外的春色。不覺勾起心中不自在來了。斜着頸子。不住的發怔。接着兩個姐姐對他說道。此間四面無人。俺們何不下水去洗浴舒暢一回身子。佛庫倫道。你們洗罷。俺要上馬閒眺一回。看看有什麼野牲。打幾隻把父親下酒。說着揚鞭上馬。沿着岸跑向山後去了。只邊恩庫倫。正庫倫。談談笑笑。寬衣解帶。脫去緊身的小衣。露出那雪白的雞頭。如粉糲突起。渾身上下。白得像銀子一般。那曲線美自不必說了。二人向水中一跳。那一平如鏡的清水。頓時如打破的一般。水花四濺。一圈圈的水痕。圈向岸邊散了。他二人在水中。互相摟抱。戲耍多時。累得那些游蜂浪蝶。飛來飛去。這且慢表。再說佛庫倫。騎着馬。正是馳驟四郊。心曠神怡。忽前面趕出一隻兔子。回頭向佛庫倫一看。如飛的向前跑去。佛庫倫心中大喜。如何肯捨。就把韁繩一緊。那馬四蹄突起。向着兔子追來。越過幾個山嶺。看看離兔子不遠。佛庫倫左手挽弓。右手搭箭。將要射去。忽聽樹林內一聲着。那兔子身中一箭。應聲而倒。但是佛庫倫的箭還未射出。他也不管好歹。滾鞍下馬。把那兔子拾起。自己也頻頻氣喘。香汗涔涔。就揀了一塊潔淨的石上坐下。拔出那兔子身上的一枝箭。看了箭上面鐫着烏拉特之箭。五個滿字。佛庫倫見了不覺一驚。心想烏拉特乃梨皮峪村主的兒子。去年同俺村民械鬥。俺險把性命送掉。想起這烏拉特。并是個英俊的少年。魁偉的人物。再看那枝箭真是精美絕倫。物像其主。正在這裏癡想。猛聽見樹林內馬鈴一響。抬頭一看。見林內轉出一騎。那馬上坐着一少年男子。那少年見了

佛庫倫。忙不迭的下馬。深深一揖。把個佛庫倫羞得無處容身。偷眼看那男子。身穿緊身皮襖。頭戴皮帽。正是那英俊雄偉的烏拉特。思想上馬逃去。苦的自己是個女子。力不能敵。只得低着頭。一言不發。那烏拉特輕言細語道。姑娘你想得俺好苦。俺自從前次見你。沒一時沒一刻不想念你。有幾次連夢裏也想見你那似笑非笑之容。宜喜宜嘖之態。但是一覺醒來。依然是俺一個人。俺反痛恨那金雞不該報曉。擾俺的清夢。你想俺可憐不可憐。今天天緣湊巧。得見姑娘。說得將身挨近佛庫倫身邊。坐下。那佛庫倫將身子一讓。仍是低垂粉頸。兩頰緋紅。將那枝箭倒上倒正的玩着。烏拉特又道。俺堂堂男子。棄冤仇不顧。皆爲是愛惜姑娘。今姑娘默無一語。教俺死也不得瞑目。說着雙膝一屈。直挺挺的朝着佛庫倫跪下。那佛庫倫又羞又怕。先前心中打算一言不發。做個二十四個不開口。神仙難下手。誰知烏拉特甘自跪膝。那佛庫倫心中倒弄得突突的跳個不住。心想反臉決裂。以全世仇之道。又見烏拉特情意綿綿。怪覺可憐。真是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一邊烏拉特見佛庫倫急得滿頭是汗。那臉上紅雲泛泛。越發可愛。他跪在地下。憑死不肯起身。兩下裏僵了半天。那烏拉特急得六神無主。忽想起前次械鬥。不殺他的事情來。忙道姑娘前回械鬥的情形。你還在心內嗎。俺那時候。照理就應把姑娘一刀兩段。無奈俺見了的臉兒。早酥軟了俺半邊身子。今日之事。姑娘你撫心自問。該當怎樣。這佛庫倫聽了他一席話越發難受。頭上的汗珠兒。一個一個從毛孔內擠出來。心頭小鹿撞個不住。瞞過眼來。看看烏拉特真是可愛。益是可憐。又感激他不殺之恩。漸漸的把世仇道理散向九霄去了。要想開口。倒又怕羞。不免又做作一番。纔拉烏拉特起身。欲知佛庫倫如何回答。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詭詞吞果竟產甯馨 喜坐柳船得遇嬌豔

却說佛庫倫的父親。名叫幹木兒。是布庫里山南面。布爾胡里的村主。和布庫里山北面梨皮的村民。是多年積下來的仇恨。梨皮峪的村主。名叫猛哥。年紀有了六十多歲。祇生一子。就是跪在佛庫倫膝下的烏拉特。這烏拉特人才俊美。英秀動人，兩膀有千斤之力。學得一身武藝。合村的人。誰不見他害怕。但是自古英雄多好色。所以這烏拉特既是個英雄。也是個情種。前年布爾胡里的村民。搶了他村中一羣駱駝。去年新年。布爾胡里村中又被他村民搶去六百多匹騾子。兩個村落。搶來搶去。搶一次總要械鬥一次。械鬥一次總要殺傷幾百村民。因此兩村冤仇日重。和對頭一般。日前布爾胡里的村民。趕着數百騾子。從布庫里山經過。被梨皮峪村民。探知。不忘前仇。連忙去報告村主。那猛哥聽了。就令烏拉特帶人去搶。一聲號令。聚集了千餘人。個個長槍短戟。擦掌磨拳。準備大殺一場。烏拉特騎着一匹高頭馬。手中拿着一柄短刀。帶了村民。如潮湧似的奔來。過了山嶺。只見布爾胡里的村民。領着騾子向前走着。也有數百人護送。見了敵人來搶。個個丟了騾子。全來應敵。一霎時。刀光劍影。殺氣騰騰。那佛庫倫的父親幹木兒。聞得此信。忙吹了角兒。聚集了村民。拿着傢伙。一齊擁將出來。幹木兒騎着馬。東西馳驟。佛庫倫姊妹三個。也騎着馬。蠟威勃勃的。在人叢中救護受傷的村民。誰知那些村民。見了這村主姑娘。綺年玉貌。個個饑涎欲滴。心旌動搖。有的村民。不肯離開只在佛庫倫四週廝殺。不肯向前。有的頻頻回顧。前面敵人蜂擁的殺來。尙不覺得。再等回頭。已做了刀下鬼。因此被殺死的。剝死的很多。那烏拉特看看布爾胡里村民要敗。就匹馬衝來。手起刀落。只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河。轉眼看見佛庫倫也夾在裏面。他認得是幹木兒的女兒。不覺出神了半天。一馬放去。將短刀舉起。喊着當俺者死。避俺者生。那佛庫倫大驚。認得是敵人烏拉特。忙帶馬後退。烏拉特緊緊追着。正在危急。那正庫倫。恩庫倫。見三妹被追。忙叫父親。誰知父親也被敵人圍住廝殺。二人又冲馬前去救護父親。這邊烏拉特追着佛庫倫。看看追上。大聲道。俺不殺你。你

是幹木兒的女兒佛庫倫麼。他聽得回頭一看。見烏拉特滿面笑容。一口銀牙。映着上下朱唇。紅白分明。知是不肯殺他。就帶住馬。朝着烏拉特氣喘喘的說道。要殺便殺。要砍便砍。什麼人呢。烏拉特笑道。誰肯殺你這美人兒。好好的回村罷。說着仰面一笑。馬頭一轉。跑回去了。佛庫倫萬分感激。急忙縱馬前來。幫着二姊將父親救出重圍。父女四人。並轡而回。那幹木兒懊喪萬狀。除數百條騾子損失外。查點人數又死傷將近五六百人。未死的村人個個咬牙切齒。誓不忘仇。這且慢表。再說那梨皮的村民。獲着全勝。趕着騾子。欣欣喜喜的回村。那村主猛哥。當下殺了十條牛。百條羊。百條豬。先祭天地。犒賞村民。個個笑語喧騰。開懷暢飲。祇有那烏拉特回村後。心緒不寧。坐臥不安。猛哥疑他是殺敵困倦。讓他休息。那烏拉特睡到半夜。心想佛庫倫姿容美麗。日間受驚的那種情形。教人又憐又愛。俺可恨同他是個仇家。沒有這豔福。享受這一朵鮮花。從此日日不樂。有時想得利害的時候。則悄悄爬上山峯。看看布爾胡里的村莊。消消胸中積悶。見着本村中的婦女。越想起佛庫倫的美麗。這一日事該湊巧。烏拉特獨自一人。騎了馬。帶了弓箭。到山上來有意無意的尋尋野牲。正行間。前面一帶樹林。那樹林在春天的時候。發旺得層層綠葉。高與天齊。烏拉特停住了馬。靜悄悄的見幾隻小鳥。和穿稜般的穿來穿去。猛聽得林外遠遠的馬蹄的聲音。不覺一驚。悄悄的探頭出望。只見一隻小兔如飛的跑着。後面一匹馬。呼呼的趕來。看看切近。那馬上坐的是一位女子。仔細一認。不料就是他日夜情思的佛庫倫姑娘。不覺倒抽了一口冷氣。魂靈兒飛上天空去了。心想縱馬上前。又怕冒失。不上前又恐好端端的機會會失掉。正在兩難之間。虧得那隻兔兒已跑到林外。情急計生。連忙將弓箭拉住。颼的一箭。嘴裏喝着一聲說也奇怪。那兔子竟倒地不動了。再看佛庫倫竟拾起兔子一屁股坐下。拿着那枝箭細看。大概是看見了姓字。翻眼凝神。臉上不住一陣紅來白去。知道此事有了七八分可成。遂大胆上前。向佛庫倫再三溫存。見佛庫倫死不開口。情急了纔跪下哀求。甘自拜倒石榴

裙下。只佛庫倫停了半晌。纔肯輕啓朱唇。喉際間迸出鶯聲道。讓開些。那烏拉特如奉綸音一般。連忙站起身來。挨肩坐下。佛庫倫又道。前次蒙你不殺。俺感激萬分。常常的思慕你。並且佩服你是個英雄。不過俺和你可恨是世代仇家。只段姻緣待諸來世罷。說着轉過背去。歎了口氣。哭泣起來。烏拉特一面替他拭淚。一面說了無數的勸慰話。好不容易纔把這位美人兒的眼淚止住了。那烏拉特細看了多時。情不自禁悄悄的接上去和佛庫倫親了個吻。那佛庫倫陷入情網。如何能逃。又見烏拉特可愛。不免心腸一軟。烏拉特就拉着他的手。帶住了兩匹馬。走近山谷中去了。進了山谷。不言可知。自有一番恩愛非凡。真是二人你憐我愛。海誓山盟。停了半晌。纔見佛庫倫雲鬢蓬蓬。烏拉特揚揚得意。二人並肩騎馬出來。烏拉特遂了想思願。佛庫倫報了不殺恩。話分兩頭。當下庫佛庫獨自一人。騎着馬心中忐忑不安。深恐兩個姐姐看出破綻。不免捏着一把汗。來到河邊。見兩個姐姐早已不在。祇見得岸上水跡斑斑。還有一羣蜂蝶鳴鳴的飛鳴不肯捨去。佛庫倫知道二姊已經浴罷回家。急忙鞭了馬。回到家裏。他父母姊姊正在盼望。見了他國來纔放了心。他媽媽問他何以到這時纔回來。害得兩個姐姐尋覓不着。他姐姐又說道俺們除掉上梨皮峪一條路未尋覓外。其餘四週的。山內。樹內。統統尋過。皆不見你的形跡。俺們急得像什怎似的。你還說打幾隻野牲奉爺爺吃酒的呢。你再停一刻不回。父親就要教村民到梨皮峪路上去尋覓了。佛庫倫聽得心中叫聲慚愧。連忙說道。因追一隻兔子迷了山路。所以遲了回來。當下晚景無話。從此佛庫倫同烏拉特常常幽會。誰知少年男女。情好最殷。閱月而後。佛庫倫紅潮無信。暗結珠胎。從來無論何事。要得人不知。除非已不爲。而祕密。幽會的事情。竟被二個姐姐。察看聲色。帶哄帶說。和盤托出來了。而腰際圍度。也與日俱增。看看難瞞父母眼目。佛庫倫終日憂愁。以淚洗面。徧徧肚子內孽障。一天覺大一天。於是姊妹三人。遂商議定了說佛庫倫洗浴河中。有三隻靈鵲。含了紅果墜在佛庫倫身上。佛庫倫吞下。以致受胎。告訴了父母。

他父母睡在鼓內。萬分相信。又過了數月。佛庫倫竟成一個大腹便便孕婦。到了十月。竟一陣疼痛。呱呱數聲。大清帝國的創基主出世了。庫佛倫的父母。以爲無夫而孕。定然是天物出世。歡喜非常。誰知竟是世代仇人的真種。那小孩潔白肥胖。啼聲宏大。佛庫倫就替他取名叫布庫里雍順。姓愛新覺羅。那佛庫倫自從生下了布庫里雍順。未隔一年。就背着父母。獨自一人。又到山谷尋着烏拉特去了。後來音信皆無。微聞他兩個住在真真廟安享魚水之樂。但真真廟。峻險萬分。等閒人不得到的。有人說他倆個離了本境。到遠處去了。究竟不知他二人。歸於何處。至今也不明白。且說這布庫里雍順。由一週兩歲。漸漸的長大。到了八歲的時候。看出他聰慧靈敏。過乎常兒。到了十七歲進步日增。並生就一身神力。越發人不可及。有一天他把河邊的柳樹。一根根的取下來。終日的編來編去。說要編成個柳船。看的人。誰不笑他發呆。那知有志竟成。編數月。越編越像。竟成了一隻偌大的柳船了。說也奇怪。放在水內。絲毫不漏。布庫里雍順大喜。就將那柳船。放乎中流。輕踞其間。那隻船在水中左右徜徉。慢慢的流着。兩岸看的村民很多。個個拍手大笑。像歡祝他成功一樣。那布庫里雍順自然歡喜萬分。正笑間。陡然一陣風起波濤澎湃起來。那隻船。身不由主。箭也似的余水中去了。布庫里雍順嚇得心胆俱裂。狂呼喊叫。兩旁岸上的人。也是狂喊追着。誰知水仗風威。那船穿棧似的瞬息千里。憑你兩岸有千百人奔着。也難追及。這時布庫里雍順嚇得頭昏目眩。早已不省人事。倒在船內。聽憑那急流把隻船送往何處。看看流到山澗轉灣處。那船一轉身。流入溪內。速率就相差得許多。好似一個人用力的跑過一陣。這時就無氣力的向前走一樣。不久風也息了。浪也平了。水勢也遲緩了。兩岸邊的樹木。被剛才的狂風吹得歪頭攢腦。有幾棵梨樹。也被風吹得把一瓣瓣的白花皆散漫在水面上。好似一幅繡花的毯子。這時布庫里雍順的那隻柳船。已經流到河身彎曲地方。停住了。布庫里雍順此時。兀自睡着一樣。動也不動。正在寂靜的時候。那南岸上。忽的來一女郎。頭上

梳着高髻的髻。手中提着一個紅漆水桶。低着頭慢慢的走到堤邊。扶着一棵梨樹。彎着腰。正要把水桶丟下水。轉眼看見一隻船。停在河內。裏面睡着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年。不覺一驚。連忙提了水桶。走上堤來。想去告訴父親。纔走了幾步。回頭一想。轉回身來。不知這姑娘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憐英雄朱唇接吻 窺榴樹抱頸盟心

話說這姑娘剛要去告訴父親。轉想只一隻船停在河內。沒有纜繩繫着。倘若再起一陣大風。這船要吹得無影無蹤。平素常聽父親對人說。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俺今日何不救這少年一命。也算是俺的功德。遂打定了主意。復下堤來。蹲在水旁。看那隻船只離着有數尺的距離。但是脚下再上前一步。就是些爛泥。欲前不得。正是爲難。忽的想起一法。爬起身來。就樹上取一樹枝。向水上划着。那這船。被這樹枝划動的吸引力。漸漸向身邊淌來。這姑娘大喜。就雙手攀住船頭。挽起裙裾。爬上船來。斂神看那男子長得很爲俊美。兩眼緊閉。額上印着被風吹乾的幾條汗痕。上下口唇。微微有的動。只露出半米大的白牙齒來。這姑娘見了。不免發起憐惜心腸。便伸手抓住他肋下的一根帶子。用盡平生氣力。拖上岸來。自己也喘得。上氣接不着下氣。便屈着一條腿。把布庫里雍順的頭枕在他膝蓋上。把一方手帕替他拭去額上的汗痕。這時布庫里雍順面色轉紅。越發英秀動人。真是長得眉清目秀。齒白唇紅。那姑娘見了。不覺一動。一股熱氣。由脚下直衝上來。見着四面無人。忍不住低下頭去。在布庫里雍順唇上親了蜜甜的吻。說也奇怪。那蜜甜的一陣香氣。直刺入布庫里雍順鼻管裏。他清醒過來見自己倒在一個美人兒懷裏。臉和臉的貼着。不禁又驚又喜。不住向那女子看去。那一種神情在這姑娘眼裏眼了。委實可笑。但是這姑娘也是個處女。從未曾與男人接近過。今朝把個陌生的

少年男子。撲在懷裏。又見那男子醒過來。朝着他發怔。這姑娘羞得忙推開身子。一擰手要爬將起來。誰知後身的衣服。被布庫里雍順的身子壓住。欲脫不能。那布庫里雍順再仔細看那女子。只生得一張鶯蛋似的臉兒。兩道彎彎的烏眉。映着那黑棋子似的眼睛。真是沉魚落雁閉月羞花的姿色。布庫里雍順是個靈敏的人。見自己睡了這女子懷裏。早已料到是這女子因爲愛他憐他。把他救起。再看這姑娘神情。不覺酥軟了身子。就勢伸着舌頭向那姑娘唇邊還了一個吻。這姑娘似嗔似喜問道。你是什麼地方的野人。爲什麼到俺們三姓地方來。布庫里雍順忙答道。俺是布庫山南面布爾胡里的人。俺母親是吞食仙果。生俺下來。今年十八歲。因爲編一隻柳船在湖心玩着。不幸被風浪吹到此地。因爲那風浪利害。只嚇得俺不省人事。不知如何被姑娘救起。望姑娘告明。俺死不忘恩。那姑娘聽了。說道。你是天生的人嗎。俺請父兄來請你。說着嫣然一笑。一擰手轉身去了。在下趁他回去的閒空。來敘明這姑娘的來歷。却說這姑娘名喚伯哩。乃三姓地方的人。他父親名喚博多哩。他母親生他下來就一病不起。因此他父親愛他如同掌上珍。到了二十歲。還未曾配到一個相當的才郎。那白哩生得天仙化人。美貌如花。看了閤村的人。沒一個中他的意。常常對着清風明月。獨自悲歎。這一日他在河邊汲水。也是天緣湊巧。遇見了布庫里雍順。見他一表人才。綺年玉貌。不知不覺將平素鬱不得伸的熱情。統統搬到布庫里雍順身上去了。閒話少說。當下白哩回去。見了父親。不住的臉上一陣紅一陣白。半晌開不得口。他父親見了不勝驚異。忙把他摟近懷中。一聲肉一聲兒的問道。爲着什麼事你這樣的神情。是又被什麼野牲嚇的麼。那白哩姑娘定了神說道。女兒在河邊汲水。忽的來了一個男人。他說是天生。看他的面色。也像個英雄。俺們村中找不出像他的樣。請父親去看看。把他請到俺家裏來談談。博多哩聽了。忙帶了衆人。來到河邊。只見一個少年。坐在河邊發怔。博多里走近他身邊大聲道。你就是天生的英雄嗎。那布庫里雍順忙起身說道。俺乃布庫里雍順。從布爾胡里到此。接着把

來蹤去跡說明了。博多哩聽了。大喜說道。原來天上送來的一位英雄。這是三姓地方的福氣。請到俺家內去談談。伸手拉着布庫里雍順。那些村民如蜂相擁。離了這河邊向村中而來。布庫里雍順祇是繫念伯哩。頻頻回顧。伯哩也不住在人叢中看他。不多時到了博多哩家內。自然酒席款待。並且殺豬宰羊謝告天地。合村的人。開懷暢飲。席間又細細談了一會。那布庫里雍順談鋒犀利。應對和平。村中的人佩服到二十四分。到了天晚酒闌席散。博多哩就留髡送客。鋪設了乾淨的榻子。請布庫里雍順安睡。一老一少又足足的談到半夜。纔各自安臥。從此布庫里雍順對於博多哩十分感激。對於他女兒萬分情戀。就把個布爾胡里的故鄉。一天一天的淡忘了。光陰似箭。瞬息又是個年頭。這春末夏初。關外的春色。到得很遲。四五月裏底薔薇花纔處處開着。那布庫里雍順住在博多哩家裏。暇時除練習拳捧外。常常同着他心上人伯哩姑娘閒談。每日裏他倆個人的倩影。常常合攏在一處。情愛日深。他們這樣投合。博多哩雖老。眼睛內也醜出幾分。正是對於布庫里雍順萬分信仰。也想把自己的女兒。嫁與他。這是難以啓齒。常常在心內盤算。這一日也應該他們倆個功成圓滿。博多哩無意的含着煙袋。拿了一把茶種。跨進後園。纔走了幾步。忽聽得一陣陣的笑聲。和着唧唧說話聲音。博多哩聽了。就尾着這聲音聽去。原來這聲音發在一叢石榴樹的後面。等到走近一看。原來就是他的女兒和布庫里雍順並肩兒坐着。布庫里雍順的手。正捧着伯哩姑娘的頸子。伯哩姑娘也緊緊握住他的手。聽得布庫里雍順說道。妹妹你的面貌真生得美麗。比較去年俺初見你的時候。紅潤煥發得多了。真教俺心裏愛煞……說到只裏那布庫里雍順的臉湊近了伯哩姑娘的臉。聲音細小。博多哩年紀大了。聽覺不敏。下文聽不清楚。只見伯哩姑娘紅飛兩頰。細聲說道。俺情願一生的守着你。一年三百六日日日陪着你。俺近來離你片刻。不知爲什麼就老不高興了。說着低頭一笑。朝着布庫里雍順溜了一眼。兩人

不約而同的互抱頸項。嘴對嘴親了個甜蜜絕倫的吻。接連又吻了幾次。那邊博多哩看了。再忍不住的

。噫呀一聲。接着就笑得前仰後合。跌跌爬爬的從樹後出來。他倆人見了。只嚇得一佛出世。二佛現盤。不由得低下頭去。臉上羞得紅來白往。一言不發。博多哩走上前來。帶着笑聲。顛巍巍的說道。你倆人快抬起頭來。不要害羞。你倆人遲早總是一對夫妻。俺年紀老了。也放得心了。快快到的前頭去。俺散了茶種就來。他倆人不敢同走。先是布庫里雍順逡巡片刻。抿着嘴。朝伯哩姑娘做個醜臉走了。這裏伯哩姑娘同父親散了茶種。走到前廳。那老頭子急急忙忙換了衣服。跑出去。停了一刻。買了些熟菜回來。一轉身。又請十數個老頭子來。盪了一盞酒。拿了杯筷。一霎時圍了一桌子的老頭子。少頃菜上。那些老頭子的吃聲。笑聲。抿鬚聲。吐骨聲。聲聲俱作。接着博多哩從主人位上。站起身來。手舉一杯酒。開口說道。小女伯哩。年已廿一歲。至今尙未字人。去年布庫里雍順天降到俺村上。俺就有心把小女嫁他。祇因不好啓齒。今朝俺見他們倆個拜拜天地成了夫妻。也了俺一件心意。請諸位喫一杯喜酒。俺預備明日是黃道吉日。就教他們倆個拜拜天地成了夫妻。也了俺一件心事。說完。將手中一杯酒。一飲而乾。將空杯拿着。向衆人面前幌了一幌。衆人也陪他乾了一杯。那些吃白嘴說好話的老頭子。聽得博多哩的一席話。大家不約而同的。齊聲道好。這邊伯哩姑娘。聽得這話。知道明日要做新娘子了。又羞又喜。連忙向屏後跑去。誰知布庫里雍順正在屏後聽得出神。二人見了。嗤的一笑。倒覺得害羞起來。到了第二天。博多哩雞鳴即起。發柬請客。辦了幾百桌酒席。又請了跳神。在家裏跳舞。那遠近來賀喜的。不下七八百人。前廳後院擠滿了人頭。眞像是萬頭攢動。大家皆伸長了頸子。等看這一對如花似玉的新人。看看客已坐齊。大約有六七十席。博多哩就吩咐上茶。便見廚房內。連串似的走出五六十人來。個個捧了一盤一菜。一桌擺着一盤。熱氣騰騰。一陣陣香氣躉近了各人的鼻腔裏去。不由得各各朝着這盤內看。原來是一盤雞子燻肉。紅白相間油汪汪。眼看鼻嗅已屬美味。入口可知。那些客人。個個饒涎欲滴。少頃酒上。主人舉著恭客。一霎時。

狼吞虎嚥。如同殘葉被風。盤子內雞呀。肉呀。早已不知去向。祇剩些空湯在盤子裏搖搖動着。手脚快的。自然是佔着便宜。手脚慢的。一根雞肋總未曾嘗着。接連喫五七盤雞魚鴨鵝。各人吃得酒醉食飽。可憐把個博多哩忙得小瓣兒直翻到天空。快活得掀着鬚子。笑得合不攏嘴來。停了一回。四個女人。圍住布庫里雍順伯里姑娘出來。看那布庫里雍順穿了一件黃緞長袍。天青馬褂。繡着碗大團花。頭戴烏絨大帽。馬褂面前。插了一朵鮮紅的花。臉上紅白好看兩道烏眉。一雙威稜的眼睛。俊美中顯出英雄的顏色來。再看那伯哩姑娘打扮得麗豔萬分。頭上插着紅花。臉上淡淡的擦了些脂粉。小蠻腰兒。粉底鞋兒。走到廳前。朝着精座一齊跪下。拜過天地。站起來。面對面又行過禮。一時間細樂聲。跳舞聲。鬧成一片。那些看的人。皆整起腳跟來。瞻看他倆個的顏色。到了夕照銜山。一般客人。皆滿嘴塗着油膩。笑嘻嘻的上來向主人道謝。人客散盡。他倆個吃了合巹酒。閣上房門。這時房內除着他二人以外。別無一人。那布庫里雍順。朝着伯哩姑娘看去。真是斯夕紅顏。比平時嬌豔得許多。禁不住手挽手兒。同入羅幃。二人鑽進了被窩。並頭睡倒。不待說自有一番恩愛。就做了百年的好夢。到了第二日早晨。伯哩醒來。朦朧的睡眠。見布庫里雍順滿面春風。呼呼的睡着。他見了不免把腮靠腮又親熱了一番。纔催布庫里雍順起來。不知布庫里雍順起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嚴貝勒開基創業 惡王杲摧玉殘花

話說布庫里雍順自從到三姓地方來。這三姓地方的人民。個個佩服。個個信仰。同伯哩姑娘結婚的第二天。閤村的人。又來賀喜。公同議定。推舉布庫里雍順爲貝勒。統率村民。當下布庫里雍順謙遜了一番。被村民擁上台來。納頭便拜。一時千數村民。黑壓壓的跪了一地。權呼貝勒。從此村民皆呼布庫里雍順爲貝勒。伯里姑娘爲福晉。村民跪拜以後。喝酒食肉。整整的鬧了一天。這布庫里雍順自做

了貝勒。性情大變。從前的一團和氣。變成一團酸威。村民如有不規矩的行爲。他說砍就殺。毫不留情。那些村民個個都服成管束。不敢越軌。那伯哩福晉也持內有條。因之這三姓地方。一天盛旺是一天。而布庫里雍順心雄志大。不數年。就在三姓地方的東部。尋覓出一座鄂多哩城的舊址。那鄂多哩城的形勢。十分險要。三面臨山。一面臨水。貝勒見了。歡喜非常。當下就出示招工修築。並建設貝勒府。大操場。瞭望臺等。不到一年。修築完備。那三姓地方的村民統統皆移居到鄂多哩城來。一時市井喧囂。人烟稠密。居然成了個偌大的城池。這布庫里雍順身居貝勒。威嚴鎮守。誰不怕他。旁邊有幾個小部落。識趣的早來降服。不識趣的貝勒就帶領人馬。把他殺得落花流水。因之這多鄂哩城貝勒的威名。遠近咸知。人人懾服。隔了幾年。布庫里雍順貝勒。伯哩福晉。相繼去世。當然由小貝勒遞補。一代一代的相傳不絕。到了大明朝代的中葉。鄂多哩城的貝勒。也遣人到天朝進貢。明朝皇帝好意看待。傳旨偏殿賜宴。並賞了許多金銀寶物。那鄂多哩城的貝勒。自得了明朝的賞賜。非常得意。覺得萬分榮耀。傳到孟特穆。益發強盛。明朝恐怕他生事。乃封鄂多哩爲建州衛。貝勒爲都督。子孫世襲。那孟特穆死後傳位至福滿。福滿年老。又把都督傳把四子覺昌安。這時鄂多哩已移居赫圖阿拉地。就是現在奉天省的興京。話說這覺昌安英雄無敵。一共弟兄六人。那五個弟兄有帶兵住在外面的。有保衛都督府的。住在外面的統稱甯古塔貝勒。附近的小部落統歸他們收服下來。祇有西面索色納一部落。因部長有幾個兒子。學得一點武藝。偏偏不服甯古塔貝勒的威信。兩方面勢不相下。有一日被覺昌安的姪兒。納渥齊格。領着兵馬。把他打得一敗塗地。從此凡五嶺以東蘇克蘇潛河以西。二百餘里的地方。統統歸建州衛管轄。這且慢表。且說覺昌安生有五子。大兒子名禮敦巴圖魯。第二個兒子名額爾滾。第三個兒子名界堪。第四個兒子名塔克世。第五個兒子名塔克篇古。這五個兒子中。要算禮敦巴圖魯最爲驍勇。能在千軍萬馬之中。取上將首級。如探囊取物的一般便當。附近的城池

都由他們收服下來。因此他們弟兄五個。好似五個大蟲。人總是不敢正眼覷他。禮敦巴圖魯。祇生一女。配把古埒城王杲的兒子阿太章京做妻子。小夫妻兩個。倒也你恩我愛。坐臥不離。但是王杲生性驕傲。殘暴不仁。仗着自己有幾千虎兵。能爬山過嶺。渡水涉河到處姦淫擄掠。劫舍打村。那些虎兵。見着主帥不加管束。有時王杲還領着兵士去搶奪美貌的女兒。搶到手。不問貞淑。不問應允。強硬的拖下來受用。事畢棄如敝屣。一刀兩段。或者賞給把一般虎兵輪流處姦。試問這些美貌女兒們。花枝般的弱質。豈能禁得一般狂風俄虎似的兵士麼。不上一刻功夫。便玉容滲淡玉殞香消了。那些兵士。見死方休。因此古埒城附近。百里的人民。聽得王杲的兵到。便嚇得屎尿屁流。逃得無影無蹤了。尤其是女兒們聞風先逃。來不及的爭先自盡。王杲這樣的行爲。人民無不髮指。只恨無法報復。這時明朝的總兵。甯遠伯李成梁。駐紮在撫順關。這李成梁機警過人。遇事竭力上前。算是明朝有功的一位臣子。他駐在撫順關。遠近（開罪他）的城池部落。皆懾他的威名。不敢得罪他。這時建州衛都督覺昌安年已六十三歲。自己有心將都督傳把兒子。看了五個兒子之中。皆是有勇無謀之輩。祇有四子塔克世。相貌魁偉。比較四個兒子略爲具的智謀。有一日。覺昌安傳令。調集本部兵馬。齊集操場。候令。自己也乘了一匹黃驃馬。身上穿了一件玉色綉花的戰袍。頭上帶一件大紅風帽。那一根一根如銀似的白鬚鬚。長掛胸前。一陣陣的這微風吹得這鬚子飄飄蕩蕩猶同那秋天的蘆花飄飛一樣。那五個兒子。也騎着馬。或前或後的保護。出了都督府一路到了教場。傳令三軍等候校閱。一時刀光劍影。衣甲鏗鏘。覺昌安校閱了一遍。上了將台。先對兵士說了勉勵的話。接着說本都督年已六十餘歲。今年都督位傳與四子塔克世承襲。各軍謹守規律。不得越軌。本都督得優游林下。享天年之樂。說完將手一揮。教身旁使者將印信取來。交與塔克世收受。自己退下。一時歡呼之聲。震動屋瓦。那塔克世喜出望外。受各軍的恭賀。四個弟兄也心服情願的做他部下。那王杲夾在軍中。走上將台。朝

着他恭賀。塔克世因他做本軍的指揮使。又是兒女姻親。特爲爬起身來說。將軍免禮。各軍賀畢。新都督同老都督排道回轅。從此覺昌安同幾個妃子同住內一進。非有大事絕不出來。塔克世新做了都督。覺得威嚴富麗。比做小員勤快活得許多。興高彩烈。日日會議大事。教練軍馬。每年差王杲到天朝去進貢。這王杲傲慢性成。進貢回來。一路上姦淫擄掠。人民懼他是建州衛的人。不敢在建州衛都督面前告訴。只得聚了數百個老民。頂着香。奔到撫順關總兵衙門來告發。李成梁忍無可忍。就會同那哈達萬汗王台。這王台同王杲也是仇家。把王杲誘敗。活活砍了。人民無不歡舞。就是李成梁也歡喜萬狀。連忙申奏朝廷。明朝皇帝聖旨下來。封王台爲龍虎將軍。李成梁趁此把鳳凰城東面寬甸地方收服下來。這王台得了天朝封號。榮幸萬分。耀武揚威的回去。自有許多部落。來恭維他。辦酒賀喜。席間王台對各部將說。俺奉明朝總兵將令。將反賊王杲砍了。但王杲雖死。還有他兒子阿太。現爲古埒城主。斬草須要除根。阿太不除。終有後患。俺想發兵去打古埒城。諸將以爲何如。話未畢一將說道。阿太章京的妻子。是建州衛老都督的孫女。都督塔克世的姪女。如若將軍攻打古埒城。建州衛豈有不幫住的麼。如若建州援求阿太。俺們如何喫得住呢。王台聽得此言。好似一盆冷水。頂頭澆下。一只冷到脚跟。大家面面相覷。半晌不發一言。忽的王台面上頓發笑容。縐着眉想出一條絕妙的計策來。到各將耳邊輕輕說了一遍。各人皆領略知道。當下散了酒席。王台一一將客送出轅門。囑咐嚴守祕密。王台回了內堂。卽接筆寫信。一封信寫到撫順關總兵李成梁。一封書到圖倫城主尼堪外蘭。這圖倫城原是蘇克蘇潘河部落的一座城池。在覺昌安樓都督時。那塔克世同禮敦巴圖魯弟兄五人曾經把圖倫城殺得雞犬不留。那時尼堪外蘭對於建州衛的人痛恨非常。只恨自己力小。而且又降在他部下。更外不得翻身。這一日哈達萬汗王台。差使送信把他。他心想王台這時很爲強盛。自從殺了王杲。明朝又加封與他。這時正是得意的時候。爲何來探俺這個羸人。心裏想着。手裏信已拆開。看了

一遍。又看了一大包雪白的花銀不免臉上露出希望的形容來。一時又變作歡樂的形容來。再隔一時又變成恐懼的形容來。停了半晌。他便站起身來。對那送信的使者道。俺不便寫回信。你回去好好的致意將軍。說信中的話。俺知道了。教將軍好好的預備。俺明日即操練兵馬。等候命令。那使者聽得。連聲說是。這尼堪外蘭又驚又喜。到了明日。就令各軍齊集校場。親自教練。有分說。這王台想得這個妙計。竟將建州衛數十年的威風。一掃淨盡。覺昌安塔克世一家人皆死於非命。欲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遭後母虐哭逃出外 被莽漢欺得遇嬌娃

却說建州衛都督塔克世。天生氣度不大。輕聽人言。兩隻耳朵像豆腐做的一樣。說這樣也聽。說那樣也聽。他生五子。長子就是大清國第一代皇帝。清朝子孫稱爲太祖的努爾哈赤。次子舒爾哈齊。三子雅爾哈齊。這三個兒子。是塔克世大福晉喜塔喇氏生的。那第四子巴雅齊。是次妻納喇氏生的。第五子穆爾哈齊。是寵妾生的。講這納喇氏天生標緻。比較大福晉勝得許多。那塔克世很爲寵愛他。但大福晉身體多病。生了努爾哈赤弟兄三人之後。便奄奄的病了一直纏綿到努爾哈赤十歲的時候死了。大福晉死後。這納喇氏益發專寵。大凡後母的心腸。多半的恨那前母之子。這納喇氏在大福晉未死之前。並有幾分怕懼。因爲他是個大福晉。自然不敢輕慢他。有時見了努爾哈赤等。還給些糖果等物。做做面子。等到喜塔喇氏一口氣不來。他就大變態度。真正是人在人情在。人死兩撒開。而納喇氏尤其是個長舌婦人。恃寵而驕。終日裏見了努爾哈赤弟兄三個。如同眼中的釘一樣。常常的枕邊對塔克世說。努爾哈赤等弟兄三個如何不學好。如何要謀害他母子。一番言語之外。還做出些假證據。如此日日說着。夜夜念着。竟把個塔克世弄得大怒起來。也不問是非皂白。索性把他們弟兄三個趕出

門外。從此不准回家。那努爾哈赤嚇得如晴天聞霹靂一般。只得跪下哀求。納喇氏見了這樣。不住在塔克世身後吃吃的發笑。那塔克世性起。漲着紅臉。大聲道你們三個畜生走不走。遲一步俺就砍你們的腦袋。說着氣呼呼的跑向後面。果然擎出一柄大刀來。朝着他們就砍。那覺昌安年老力衰。無法阻止。祇得將努爾哈赤等弟兄三人拉開。暗地給了些錢。對着他們顫聲說道。你們小心出去。等你們父親平平氣。再回來罷。說着兩隻老手。不住的在三個孫子頭上摩來摩去。那眼睛裏的熱淚。滴滴在他們頭上。當下祖孫四個哭了一會。三人才跪別祖父。出城而走。走一步。哭一步。走到三叉路口。三人坐下。努爾哈赤把祖父給的銀錢。平均分了。抱頭大哭。這陣哭。哭得天昏地暗。日月無光。三人纔爬起身來。各奔前程。走了數步。皆回頭互望。止不住淚如雨下的去了。且說努爾哈赤走了一日。遇見一年老的獵人。這獵人見他怪可憐的。就把他留住在家內。教會他拳棒。一連住了數月。不期這老獵人一病歸天。努爾哈赤又剩了孑然一身。祇得草草殮葬。帶了些乾糧衣服。信步而去。心想到山內去尋覓棲身。不覺走了一日。迷失路徑。越走越看不見人烟。看看天色已晚。那黑漫無邊的荒地。不知東西南北。正在慌急。陡見前面露出一影燈籠光來。他便竭力的向燈籠光跑去。看看相近咫尺。見一白髮老翁。手攜着一隻燈籠。聽得有人脚步聲音。忙回過頭張望。這努爾哈赤見了這老頭子。如同見着親人一般。祇說得一句俺的娘呀。便號淘大哭起來。那老頭子忙回過身來。提起燈籠。朝着他臉上照看。見是個面貌清秀的少年。便問道孩子從何處來的。那努爾哈赤便帶哭帶說。把父親和繼母不容的話。隱瞞起來。只說自己父母雙亡。無家可歸。出外來想謀些衣食。不期迷了途徑。一番假話。那老頭子聽了。也深深的嘆了一口氣說道。好孩子。你既是無家可歸。你跟俺回去罷。俺住在撫順市上。離此不遠。說着一老一少。依着燈籠的一點亮光慢慢向前去了。原來這老頭子姓佟。撫順市上誰不叫他一聲佟太爺。這佟太爺在關外是個大族。家資饒富。單講高粱田有五百多頃。他住的

一宅屋子。統統是瓦蓋的。磚石砌的。又高又大。屋子的四週。圍着一條濠河。濠河內養着一尺多長的大魚。濠河的兩旁。栽着一棵桃花。間着一棵柳樹。着濠河上。架起一座吊橋。這座吊橋可以隨便起落。吊橋的前面。便是數畝大的一座廣場。家內的牲口。牛馬有五七百頭。連後面一座高山。總是他的產業。家內養着百十個人吃飯。還有長工短工。忙得挨肩磨背。總之他家出產太多了。這努爾哈赤到佟太爺家裏。一住十多天。佟太爺看出他非常人之輩。所以另眼看待。不時的和他下鄉去收租。不時的和他在家閒談。把這裏做工吃閒飯的漢子。看得眼熱起來。時常商議把苦頭他吃。有一天衆漢子在樹下坐着。嘴內說東說西的講山海經。蠢不入耳。努爾哈赤可巧躡近他們身邊。他們皆一字兒站起。有兩個漢子朝着他們丟了個眼色。忙走到努爾哈赤身後。用腿將努爾哈赤腿子一楞。努爾哈赤猛不提防。呀的一聲。跌倒在地。衆漢子個個拍掌大笑。努爾哈赤也不與他們計較。只得爬起身來。跑進後堂。見佟太爺正在坑上坐着。手裏拿着一本書。口講指畫。兩旁站着一羣女人們。都鼻息無聲的聽着。在一羣女人之中。有一個女郎。年紀約十八九歲。斜着頸子。也在那裏聽。這努爾哈赤因受了衆漢們的羞辱。所以忙不迭跑進後堂來。向佟太爺告訴。出出腔中怨氣。誰知跑到這裏。見佟太爺正在講書。講得涎沫四濺。興高彩烈。不敢驚動他。又見一羣女人中的一女郎。白嫩的粉頸。映着半面嬌豔的臉龐。越發出了神。站在那裏飽餐秀色。早把將才的事。丟向爪哇國去了。且說佟太爺講了一刻。抬頭見努爾哈赤在那裏發怔。連忙跳下炕來。笑道。你也在這裏聽的麼。那些女人見佟太爺下炕來招呼客人。連忙轉身向屏後去了。祇有這個女郎。還亭亭玉立站在那裏。這裏努爾哈赤聽得同他說話。不免吃了一驚。忙收回了神。欲待回答。苦的佟太爺問的話。未曾聽得清楚。急得無言可答。猛想起剛才的事情。才一五一十說了遍。嘴裏說着。眼睛不住溜看那女郎。見她正過臉來。眉清目秀真如出水芙蓉一般的美麗。那女郎也聽了努爾哈赤的一番話。不免薄怒起來。朝着佟太爺說道。祖父。

這些大膽的蠢物。開罪客人。太沒規矩了。佟太爺氣得鬚子根根豎起。和刺蝟一般。朝着旁邊說道。快把他叫來。那旁邊站的漢子。如飛的跑去。半响聽得屋外嘈嘈雜雜。一羣大漢子走進屋來。見了佟太爺。個個俯首帖耳。如唾子一般。這佟太爺辱斥了一番。下次不准放肆。如再有得罪努爾哈赤。定然逐出不留。衆人一齊回聲。下次不敢。佟太爺喝聲出去。一個個才逼着呼吸。不敢伸氣。退出去了。這女郎見衆漢子這等光景。又好氣。又好笑。聽得裏面有人喊他。忙答應一聲。如花枝般的向後邊去了。且說佟太爺和努爾哈赤吃過晚飯。佟太爺喝了一杯酒。竟娓娓不倦的談起他的家際狀況起來。努爾哈赤欲知這女郎的底細。求之不得。乃靜着心。定着神。聽去。那佟爺太道。老夫承先人的產業。碌碌無能。所幸俺辛辛苦半生。活到今朝。已過了七十四個年頭。對着先人的產業。未曾變賣過一畝。俺一世生五個女兒。一個男孩。長女今年已五十餘歲。嫁給東莊吉太爺的兒子。頂小的女兒。也有三十多歲。他尚有孝心。不時家來看俺的精神。但是俺生的男孩。不幸活到三十五歲。竟死了。俺媳婦。祇生一女兒。今年十八歲。只小孩子。怪靈氣的。俺倒很歡喜。日裏站在俺身邊的就是他。你看見的麼。努爾哈赤哼了一聲。接着佟太爺又道。俺這孫女兒。連漢字也認識幾個。田務內事情。俺照應不過來的。總的他照應。說也奇怪。那些莊漢長工都有點怕他。都說道。秀姑娘教人有點害怕。他名教秀秀。人皆喊他教秀姑娘。她能照管田莊的事。俺也落得讓他去照管照管。閱歷閱歷。說到這裏。努爾哈赤忙接過一柄旱烟袋來。裝一袋烟。送把佟太爺。佟太爺站起身來。將烟袋頭碰着燈頭。吸了幾口。那屋子裏的烟便迷漫滿了。佟太爺吸了一陣烟。咳了一聲。又開口說道。俺這孫女兒。不像是個女孩子。閒暇的時候。就圍着俺講三國。把他聽。有時她自己也拿一本三國看看。看到董卓。曹操。華歆等這班大奸大惡的人。她氣得把書上的董卓。曹操。華歆等名字。統統挖去。說是殺他心恨。這小孩真惡得令人可笑。但是三國上。最歡喜的是劉備。孫權。一般英雄。今天

她的姑母總回來看俺。她就趁着熱鬧。又逼住俺講了一段劉備招親。……正說到這裏。忽聽得屏後噉的一聲笑。不知是何人。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識英雄掌珍配浪子 聞警信哭訴真行藏

話說佟太爺。和努爾哈赤。談論家世。正談到他和孫女春秀講三國。猛聽時屏後有人噉的一聲笑。佟太爺尙未在意。努爾哈赤忙看去。只見屏後走出一花枝招展的春秀姑娘來。斜着眼對佟太爺說道。祖父又講俺了。怪不道俺耳朵不住的發熱。你再講。俺來揪你鬍鬚了。佟太爺哈哈的笑道。你來揪。說着將她拉近身邊。鬍子嘴向她臉上聞了一聞。指着努爾哈赤道。這是你的世兄。努爾哈赤忙過來見了禮。兩下裏淡淡的笑了一笑。當下佟太爺又講了一陣三國。努爾哈赤那裏有心入耳。兩隻眼睛不住的朝着春秀姑娘看去。見她穿着元色的旗袍。高底的粉鞋。翠綠色的褲子。頭上挽了高高的髻。臉上搽了些粉。潔白無痕。頰上擦了胭脂。似桃花一樣。那彎彎的蛾眉。紅端端的香口。秀麗中現出莊嚴的態度。努爾哈赤看了一回不住的發怔。春秀姑娘耳裏聽三國。眼珠也不時向努爾哈赤溜看。見他神氣面色。俊美英雄。也在心中欽慕。只是自己是個女孩兒。不好意思先同他親熱。看看將近二更。佟太爺也講得舌敝唇焦。便起身攜着春秀進內去了。努爾哈赤也進了房。脫衣而臥。不免翻來覆去。心事上湧。想着自身本是一堂堂都督的兒子。向後說不得也派是個建州衛的都督。奈何受繼母的虐待。弄得無處容身。東飄西蕩。只時自己雖在此暫住。究竟無功受祿。與心有愧。欲待脫離此處。何處再能遇得佟太爺這樣的好人。還有兩個兄弟。現今不知死活存亡。淪落何處。嚴厲的父親。不知何日纔得回軟心腸。可恨繼母。妖豔淫蕩。活活的把父親迷住。祖父年老。不知精神怎樣。唉。俺這時倒不如那散漫自由無愁無慮的鳥雀了。努爾哈赤越想越苦。越苦越悲。抱住枕頭嗚嗚的哭了一回。又想日

間受漢子們的侮欺。也是世理常情。悔恨不該告訴修太爺。反令修太爺說俺無容人之量。但是悔後已遲。向後遇事。三思而行。又想春秀姑娘那種姿色。俺在建州街閱歷了若干人。就是都督府內妃嬪嬾嬾。也難及她萬一。可恨俺這時落魄。如好端端的做着小貝勒。定然要請人來做媒說合。俺得這樣美人做妻子。俺的黷福也不淺了。又想春秀姑娘晚間。對俺的神情。並不很鄙視。她嘴內並想和俺說話。只是嚙嚙嚙。到底是女子們怕羞的原故。俺明天先同她說話。俺這要存邪念。就無愧於心了。這樣的前思後想。將近五更。他便朦朧睡去。那邊春秀姑娘。夜間也有點想念努爾哈赤。他倆人各有思慕之意。便修太爺心中也有他們兩個。且說努爾哈赤一覺醒來。已是紅日半窗。連忙爬起身來。走到外面。見修太爺已到田內去照料過回來。修太爺見了努爾哈赤。便想他配勳的孫女。真算是珠聯璧合。祇不知他們意思怎樣。從此便細細留神看着。看看他們倆個先前總不好意思說話。後來熟了。便常談起話來。隔了幾日。竟親熱起來。像得有些情投意合。你惜我憐的樣子。從早到晚。常在一起。有一日在後園內。又聽見他倆人思慕的情話。修太爺恐怕他們再親熱很了不對。便打定主意。和老妻寡媳去商量。他的媳婦原不肯把只一顆掌上明珠。嫁給一個天涯浪子。後來他公公拍着胸脯說。努爾哈赤定不是個常人。俺也耳聞得他是建州衛都督之子。他弟兄三個。總被他繼母虐待逐出來。俺早晨起來常見他兩隻眼睛紅腫。便問他原故。哄他實話。他多麼靈巧。總是回得乾乾淨淨。還說自己那有福是都督的兒子。眼睛紅腫。豈是眼睛的毛病。你們想放在沒志氣的小孩。還不承認他是都督的兒子麼。况且俺前在後園內。又聽得他同春秀兩下談話。他忽漏出一句說。俺如做貝勒。做都督。一定請你做福晉。後來春秀追問他怎麼都督不都督。貝勒不貝勒。他死也不肯實說。你們想他怎樣歡喜春秀。還不肯說呢。看他的志氣大不大。他不肯告訴的原故。是家醜不揚。俺們也不必追究。俺可包努爾哈赤是個頂天立地的英雄。俺將他入贅。你答應了。俺把全份家私傳把這孫女婿。向後他

們豈有不養俺們老。送俺們終麼。俺這樣的說。你可放心了嗎。他媳婦見公公說這樣一夕懇切的話。連一位老婆婆。也在旁邊說道。你公公再老些。是個男人家。他的主見總不會得錯的。俺們女人家。那能及得他們呢。停了一晌。佟太爺在屋子裏。背着手轉來轉去。問了媳婦答應嗎。這春秀姑娘的慈母。見公公婆婆。都是這樣說。便答應下來。第二天佟太爺天不亮就起來。騎了牲口。便到撫順市上。辦了些喜物。又教家人殺了若干牛羊豬仔。先期預備擇定了吉日。看看到了吉日。一時賀客盈門。佟太爺孫女兒招婿。誰不來恭維他。佟太爺忙得昏頭搭腦。他們倆人在熱鬧的時候。拜了天地。到晚進了繡房。你恩我愛的成了眷屬了。後來他倆人竭力幫住佟太爺。料理內務和外務。他又因入贅了佟姓。便改爲佟努爾哈赤。隔了一年。佟太爺去世。努爾哈赤就獨撐家財。他生性好友。仗義疎財。又兼跟老獵人學過的一身武藝。所以一般少年英雄。都聚集來了。此時大有孟嘗君食客三千之概。沒事便到撫順市上打聽官場消息。究竟不忘了建州衛在腦筋內。這時明朝總兵衙門。上下都認識佟努爾哈赤。有一天被他打聽得王台攻打古埒城。又用兵來襲建州衛的消息。不覺大驚失色。忙跑家來。思欲回建州報告。捨不得離這新婚的妻子。攢這萬貫的家財。欲待忍心不回建州衛報告。又怕的古埒城姊夫和兩人被害。又恐建州衛吃虧。進退兩難。晚上不吃飯便和衣而臥。那佟氏嬌妻。連忙問慰。他只是嘆氣。兩眼裏珠淚泫泫。佟氏益發驚疑。越加盤問。到夜間倆人在被窩內佟氏還是盤問。努爾哈赤看看隱瞞不住。乃對佟氏說道。俺真是都督的兒子。俺的祖父便是覺昌安老都督。俺父親便是現任建州衛都督塔克世。俺弟兄三人。受繼母的虐待。逃得出來。遇見了你祖父。承你祖父的恩德。俺纔不填溝壑。得有今朝。今天俺到撫順打聽了。王台和明朝總兵。要打古埒城。建州衛。俺不忍不回去報告。但又捨不得你。說罷嗚嗚哭了。佟氏聽了一番話。纔佩服祖父的老眼睛不錯。便也哭了。倆人抽抽噎噎哭了一夜。到了天亮。纔去告訴了家內祖母和佟氏的母親。大家沒法。只得讓佟

努爾哈赤回建州衛再說。欲知努爾哈赤如何回去。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救孫女三代喪生 慶成功尼堪誇口

却說哈達萬汗王台。將建州衛指揮使王杲。計誘殺死。得了明朝的封號。得意非常。他心想一不做。二不休。乃又聯絡明朝總兵李成梁。用明修棧道暗襲陳倉的計策。一枝兵虛張聲勢。要取建州衛城池。寧古塔部落。一枝兵卻開道來到古埒城。又約通圖倫城主。尼堪外蘭。併力攻打。這古埒城乃彈丸之地。人烟稀少。那裏當得住這些大軍。那城主阿太章京。早嚇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急忙差飛毛腿到建州衛報告乞援。那老都督覺昌安。聽得孫塔被困。恐孫女被陷。則急得六神無主。兩眼地牌式。不住的氣呼呼的道王台這廝俺誓要殺他片甲不留。遂同兒子塔克世。到教場內點齊了兵馬。帶領全部兵士。一路上旌旗蔽日。人喊馬嘶。浩浩蕩蕩。殺奔古埒城來。這古埒城。正在被圍得水洩不通。阿太章京和覺昌安的孫女兒。急得坐臥不安。忽聽得城外砲響震天。忙差快馬出去打聽。快馬停了半晌。忙來回報。是建州衛的救兵到了。二人大喜。連忙上城巡視。果見塵頭大起。連珠砲響。那全部建州衛兵馬。如潮湧般的衝來。看看較近那白髮鬍鬚的老都督。和塔克世都督。只因救孫女心急。見着人便殺。這邊王台的兵隊。早已預備。一聲應戰。炮響連珠。兩邊兵馬。交戰起來。誰知玉台的兵。以逸待勞。覺昌安的兵馬。一路上人不停步。馬不停蹄。早已人困馬倦。如何當得住王台的兵馬。含着精銳。一陣廝殺。只把覺昌安兵馬殺得落花流水。大敗而回。點點人數。已損失三千多人。這覺昌安懊憤異常。獨坐在帳中悶悶不樂。忽的他兒子塔克世走近來說道。圖倫城主尼堪外蘭。來見父親。覺昌安聽了。大驚道。他來見俺做什麼。敵將既來快快殺掉就是了。那塔克世聽了。心中不悅。厲聲說道。尼堪外蘭。乃貪利的小人。他既來見。豈有懷着歹意的嗎。父親不見他。讓俺偏來

見他。說着。向營外就走。覺昌安聽兒子一頓搶白。忙回頭小聲說道。你要見俺也要見。你可教他進來。塔克世氣忿忿的走到外面。覺昌安見兒子走出營外。他嘆了一口氣。心想尼堪外蘭。同俺建州衛本有仇恨。但他是俺教他做了圖倫城主。算起來同俺應派沒有什麼仇恨。他今要來見俺。也許是爲俺幫忙。待他進來。用好言同他說。哄他讓俺們兵馬進城。救了阿太章京們夫妻等他進城再把他砍下腦袋不遲。然後俺們的兵馬。再打退王台李成梁的兵馬。則不是一舉兩得的計策嗎。覺昌安想到這裏。心中歡喜。連聲叫快請圖倫城主尼堪外蘭進見。說着便見兒子塔克世和着一人。進了帳來。再見那人。便是尼堪外蘭。這尼堪外蘭。見了覺昌安。口稱老都督在上。奴才叩見。行了個全禮。那覺昌安便問道。何故聯絡明朝。聽王台的話。發兵攻打古埒城。那尼堪外蘭叩頭不迭的說道。奴才不知古埒城主與都督有親。故敢冒犯。今聞主子遠道馳救。方識有婚姻關係。現已向明總兵面前盛說。主子威德及人。不宜與敵。李總兵已願退兵。若主子再令古埒城主向明朝歲獻方物。李總兵且當表奏明廷。請給主子封爵。晉授主子龍虎將軍印。覺昌安道。汝言果真嗎。尼堪外蘭急得碰頭打滾連聲發誓道。奴才如假言哄騙主子。願死亂刀之下。覺昌安大喜。忙令備酒款待。尼堪外蘭又道。明日傍晚。主子進城。奴才的兵馬定然退出五里之外。讓主子的兵馬進城。免致誤會。說着也不擾酒席。匆匆上馬而去。到了第二日。夕陽西下。覺昌安便傳令拔寨進城。兵馬走到古埒城邊。果然尼堪外蘭的兵馬。統統退去。當下覺昌安同塔克世躍馬進城。到了阿太章京府中。覺昌安見了大孫女。忙不迭的抱在懷中撫慰。阿太也抱膝請安。一面備辦盛筵。一面又拿許多酒肉犒賞兵士。這時人人得意。個個揚眉。那邊覺昌安父子。阿太夫妻。團了一桌。盤膝坐下。開懷暢飲。席間又談些離別之情。塔克世和阿太又猜拳行令。只吃得酒醉飯飽。大家纔各自安臥。正在好睡。驀地裏砲聲大震。喊殺連天。衆人從睡夢中驚醒。不識何處大兵。從天而下。身不及披衣而頭已斷。手不及持刃而臂已離。紛紛擾擾。叫苦連

天。那一陣一陣的火光。照那雪亮的刀槍。和電閃一樣。覺昌安的兵士睜了朦朧的睡眼。連方向也不知。東一攆少了一隻腦袋。西一跑去了一半身子。那剛而不柔隨心所欲的都督塔克世。早已被些亂兵砍得缺頭缺脚。獨自一人上鬼門去尋大福晉了。可憐覺昌安至死還抱住大孫女圖逃。誰知跑了兩道門。背後搶上五七十個兵士。把長孫女由老都督懷中強拖過去。一陣亂刀砍了。這老都督見了。痛苦得失了知覺。大吼一聲。餘威猶在。搶過了一把刀。抱住頭。朝着衆兵砍去。也砍下十數隻腦袋。看看衆人圍上。難得脫身。就很了心腸。咬定了牙關。將刀向頸上一抹。一陣涼風過頂。咚的一聲。這赫赫威名的老都督竟身首異處。與世長辭了。那阿太章京也被砍得和肉醬似的。血肉模糊。這一場好殺。只殺得屍身遍地。碧血斑斑。鬧了一夜。到了天明只見那尼堪外蘭揚揚得意。滿面春風。騎着一匹馬。到了府中。先計點本部兵士。祇損失十餘人。想被覺昌安臨死砍殺的。後又點覺昌安部下兵馬。計一萬五千人。第一次接仗喪失三千餘人。尚有一萬一千餘人。這一夜計殺死的五千餘人。殺傷而未死的七百餘人。總計尙餘兵五千名足數。馬一千四百餘匹。尼堪外蘭計點完畢。將五千名建州兵。一千四百餘馬匹。統統換了旗幟。編爲圖倫城兵士。歸自己節制。管帶。那些建州衛的兵馬問心不肯降服。祇因迫於勢力。不得已俯首承認。那尼堪外蘭又吩咐打掃屍身。出示安民。盤查倉庫。挑選美女。將古埒城的精華。搜羅殆盡。第二日那明朝總兵李成梁。哈達萬汗王台。兩人騎了馬並着肩同到府中。二人坐在堂上犒賞三軍。又令尼堪外蘭將覺昌安塔克世父子屍身。好好用棺木盛斂。存放在府中。帶回撫順闕去。又令將阿太章京。夫妻倆個屍身。也好好收斂埋葬城外。王台分一枝兵。駐紮在古埒城。各事完畢。當下備酒。李成梁首席。王台二席。尼堪外蘭三席。席間談起往事。王台便問尼堪外蘭見信如何出兵。尼堪外蘭答道。俺見將軍的信。並銀一萬兩。教俺設計哄騙。俺當時見信。先心中很希望僥倖成功。是俺名利雙輝。後一想建州衛覺昌安老都督。雖有屠殺俺部的仇恨。但

他對俺很好。並且提拔做圖倫城。正式的城主。管理軍務。俺今變心害他。於天理不合。所以因恐懼而想不做。再後一想。桌上擺着一萬兩花銀。那閃白亮光。不住照耀在俺眼內。俺那顆心就變黑了。乃打定主意。不期今朝竟成功了。尼堪外蘭說時。睜眼向李成梁看去。見李成梁臉上。露出驚怒的形容。他不敢再說。接着王台哈哈笑了一回。大家離席而散。當日李成梁王台帶了兵馬。各回本部。尼堪外蘭也領了建州衛兵馬。會同本部兵馬。以及金銀美女。裝了數十車。浩浩蕩蕩取道凱旋。正行間忽前面快馬跑回。報道。建州衛覺昌安之孫。塔克世之子努爾哈赤。起了一萬人馬。前來報仇。已取了圖倫城。兵馬前面來了。尼堪外蘭一聽。嚇得手足慌亂。不知所措。究竟如何。下回分解。

第八回 得內助恢復建州衛 封都督索還祖父柩

話說努爾哈赤在撫順市。修府內。打聽得王台用計。攻打古埒城。後勾結尼堪外蘭。明朝總兵併力攻打這消息他聽了連忙離了佟府。奔建州而來。在路聽得祖父。和父親。已馳兵往救。心中略安。不數日。到了建州。進了都督府。那納喇氏看他出外數年。尚未淪落。倒也略為親熱些。見了伯父叔父伯母等。那大伯母禮敦的福晉。最為疼愛他。一連在家三日。他想到古埒城去看看。一家倒也准許。正預備第二日早晨動脚。忽的接得。祖父。和父親。姐夫兒的死耗。他不覺大叫一聲。暈極於地。一時間一片婦女的哭聲。從屏後轉出來。當先便是覺昌安的正妃。哭得滿臉的淚痕鼻涕。後面塔克世的福晉。納喇氏和庶妃。還有禮敦的福晉。都滿眼抹淚。悲悲切切的大哭。還有德世庫福晉。劉闡福晉等以及許多姑娘侍女。一屋子的女人哭聲震耳。婉轉悲啼。那覺昌安的長次三五個兒子。也是哭得氣竭聲嘶。再看看努爾哈赤臥在地上不動。衆人連忙救醒。他一躍而起。止住悲哀。商議復仇。當下檢點軍馬。還有六七千人。便連夜的趕回撫順。見了佟氏。伏頭大哭。佟氏見丈夫去了三五日便回。

問他何故這樣的痛哭。他帶哭帶訴把祖父等被害情形說了。並請修氏幫助資財。修氏說俺嫁了你就是你的。俺家內的資財。便是郎君的資財。又何庸向俺說呢。努爾哈赤拜謝不迭。連忙暫湊了數萬銀子。在此交游的朋友也來投效。兩日間招集了二三千人。不遑同修話別祇說得成敗在此一舉。如成。俺同你共享榮華。如敗。俺也不見你。說罷領了數千人匆匆上馬去了。到了建州衛。便把父親遺留下來的十五副盔甲。分把衆人穿了。祭了天地。一聲炮響。領了七八千兵出城而去。在路想着先把尼堪外蘭砍了。便直取圖倫城而來。這時圖倫城算是個空城。城內的軍士。祇有一二百人。餘下皆同尼堪外蘭出陣。努爾哈赤兵馬。到了圖倫城。打聽得城內空虛。忙傳令攻打。不到半個時辰。城已攻破。乃一擁進城先進了尼堪外蘭的府。把尼堪外蘭的眷屬。一一砍下腦袋來。先祭了祖父和父親。又祭了姐夫和姐兒。事畢。忙傳令三軍向古埒城進發。一路上威風凜凜。勇氣倍增。行了十餘里。便撞見尼堪外蘭的回軍。這尼堪外蘭聽得快馬說圖倫城已被努爾哈赤襲取了。驚慌失措。忙傳令兵馬後退。自己躍馬向前。那努爾哈赤見敵軍紛紛後退。忙向前追。忽的敵軍內躍出一騎。打着尼堪外蘭的旗號。努爾哈赤一見認得是尼堪外蘭。仇人相見。分外看明。努爾哈赤氣得咬牙切齒。也不打話。舉着槍迎面攔來。尼堪外蘭却不惱怒。兵士們攔住了槍。他笑盈盈的說道。你的祖父和父親都被俺聊施小計的敗了。死了。你的姐夫姐兒也死了。你的部落建州衛寧古塔也快要投降俺了。你這乳臭未乾的小孩。俺還放在心上嗎。你爲何要打破俺的城池。你好好下馬受降。俺饒你不死。帶罪立功。你若再行糊塗。你不怪俺。絕你建州衛根株了。努爾哈赤聽了這番話。不覺三尸神暴跳。七竅裏生烟。咬着牙關。罵道。你這負心賊。俺祖父同你有多大冤仇。你下此毒手。俺要挖你心。吃你肉。替我祖父報仇。你不要得意。你回去看看你的城池。看看你的父母妻子。說着又是一槍過去。尼堪外蘭聽得家內眷屬不保。也大怒起來。仗着自己有數千兵馬。忙令兵隊上前迎敵。自己却同努爾哈赤動起手來。誰

知自己部下雖有六七千人。但有五千人是建州衛的兵。見努爾哈赤義勇如此。皆鼓噪起來。倒戈相向。一霎時尼堪外蘭的兵不戰自亂。紛紛後退。尼堪外蘭見大事不妙。忙轉馬頭。落荒逃走。圖倫城兵士。從未見過這樣利害的兵士。也弄得降的降。死的死。金銀美女。統被努爾哈赤收了過來。可憐尼堪外蘭。空費了一場心血。祇剩得獨自一人。亡命在外。且說努爾哈赤獲了全勝。復進了圖倫城。下令城內外居民。降者免死。一時軍民人等。聞此號令。都投首乞降。休息一天。後發兵追尋尼堪外蘭。終無下落。旋探知尼堪外蘭已竄入明邊。乃回建州衛。修書致明朝邊吏。書中大意。請還祖父靈柩。及拏交尼堪外蘭。一面又差人迎接佟氏。這時明朝接得努爾哈赤的書。個個不知如何覆法。一般新進的大臣。皆是衣架飯囊。接了此書。整整的會議了一夜。祇議得送還覺昌父子的棺木。封努爾哈赤爲建州衛都督。並奉勅三十道。馬五十四。建州衛都督冊書一函。龍虎將軍印一顆。至於尼堪外蘭。不能拏交。有損國體。差官到建州衛。努爾哈赤見了皇皇聖旨。不由得屈下膝來。北面受封。對着差官也當天使看待。供應不暇。第二日撫順關總兵將屍柩送還。滿執掛孝。都督府前前後後。皆紮起白布來。一應人等。皆著了白袍。掛了重孝。努爾哈赤穿了麻衣。到碼頭迎接祖父的靈柩。一時見了兩口棺木。不覺搶上前去。爬在地下。號跳大哭。那樂聲悠揚中。兩口棺木已抬進了城。進了都督府。努爾哈赤領着弟兄衆人哭拜過了。心中稍慰一點。只是尼堪外蘭現在仍安居在撫順關。未曾拏交。不免心中不樂。仍央差官傳意。那差官去後。等了兩三個月頭。仍是不見明朝將尼堪外蘭送來。努爾哈赤復仇心切。整日裏招兵買馬。大修武備。分黃紅藍白四旗。編成隊伍。旌旗變色。壁壘一新。暇時同武將們談論軍略。一日又想起尼堪外蘭的仇恨。實在忍耐不住。乃傳令三軍預備。第二天五更造飯。拔寨起營。一路有幾個小部落。統統被他收服下來。到了撫順關城外。放炮安營。令部將向前叩關。這時明朝總兵李成梁已由明譴責。說他無故起衅。褫奪官職。換了一位新總兵來鎮守。這

新總兵懦弱無能。膽小如鼠。做了總兵。前後已有四個多月。對於軍政各事。得過且過。死也不肯追究。一追究生怕弄出事來。這尼堪外蘭住在撫順關內。努爾哈赤常差人來索拏。這總兵又不好叫尼堪外蘭到別處。又不好交給建州衛使者。以致爲着他一人。日日憂愁。這一日衙役報說。建州衛起了數千人馬。努爾哈赤親自來索交尼堪外蘭。現在兵馬駐紮在城外。請總兵定奪。這總兵官聽了這話。嚇得半響開不得口。摸耳抓腮。長吁短嘆。幸虧有個副將。具有識略。在旁見總兵爲這一點小事。弄得這樣無定主意。便忍不住上前稟道。總兵在上。建州都督努爾哈赤乃一偏屬的都督。不過略有勇謀。今總兵乃一位堂堂天子的命官。爲着這一點亡命的事情。弄得這樣的沒法。也太不值得。依末將的鄙見。總兵既無權把尼堪外蘭留放。索性差快馬進京。奏知皇上定奪。皇上聖旨教不准把建州衛。則不把他領去。他也不敢反抗。說到這裏。總兵只是點頭。忙說道。他如反抗起來。便怎樣呢。副將發急說道。他如反抗。再奏朝廷。發大兵來彈壓。難道天朝大國還怕一小小的偏屬麼。如若朝廷聖旨下來。准把尼堪外蘭給建州都督帶去。那就慎事極了。一了百了。就把他送出城外是了。但是先要飭人將尼堪外蘭禁起來。怕他聞了風聲逃走和躲避。那就更麻煩了。這總兵聽了副將的一番話。很有道理。忙不迭的出來坐堂。一面差人辦了奏章。連夜上京去請旨。一面飭人去禁住尼堪外蘭。不知尼堪外蘭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尼堪外蘭亂刀踐誓 努爾哈赤歡寵烏拉

却說撫順關總兵。爲了建州衛索尼堪外蘭的事情。特地差人到京內來奏請皇帝。這時神宗皇帝。惑於女虜。被那鄭貴妃纏得已有幾年不見朝了。這關外的一點小事。奏章上去。那有這閒眼來看他。隨你寫得如何端正。如何道理。也是信手一擲。發交軍機處議處完了。那軍機處。雙手將這本奏章接來。

從頭至尾。凝神看了一遍。明了裏頭的意思。一時那些無事可做。終日好閒的大員。開起議論來了。有的主張不還這尼堪外蘭。還是靠着喪國體的老話。有的主張還了他。省得常常的費口舌。又省事又結了建州衛的歡心。當下議了多時。費了這些軍機大臣的無數腦筋和涎沫。究竟主張奉還的人多。便擬了一又堂皇又正大的聖旨。聖旨道。

據撫順關總兵某。奏稱。建州衛都督努爾哈赤。爲報戴天之讎。屢次索還該部罪將尼堪外蘭。歸該部懲治。朕因該都督尙屬孝行。准予將尼堪外蘭交該都督領回。以全孝志。但該都督擅自起兵。殊屬不合。仰旨到卽行退兵毋得遲誤。致甘罪戾。其凜遵之。

這旨擬就。當下發了差官帶回總兵接了聖旨。喜出望外。忙將副將喚至後室。避席而謝。又差人將尼堪外蘭。用刑具拿來。這尼堪外蘭也是惡貫滿盈。到了此時。竟呆若木雞。俯首帖耳。裝入囚籠之內。由副將押解。送出城來。那差官也齎着聖旨。一同出城。是時努爾哈赤正急如星火。見城門不開。又不敢用武力攻城。看看等了三晝夜。心內實在不耐煩起來。忽的一聲炮響那城門大開。連珠串似的走出百十人來。當先一位差官。騎了一匹白馬。手中高捧着黃綾的聖旨。口中高呼建州衛都督努爾哈赤接旨。那努爾哈赤見了。連忙擺了香案。面朝北的跪下來。差官將聖旨宣讀一遍。努爾哈赤連說遵旨。又磕了幾個頭。纔爬起來。回頭見了一隻囚籠。那囚籠內正坐着一位尼堪外蘭。努爾哈赤對他淡淡的笑了一聲道。你這廝也有今日。忙過來謝了副將。押解之勞。那總兵官到此事。纔大膽騎馬前來。努爾哈赤也拜謝了一番。忙傳令三軍卽刻起行。一時旌旗招展。角聲悠揚。努爾哈赤親自押了尼堪外蘭。拜別了衆人。上馬去了。回到都督府。卽令人將尼堪外蘭推來。那尼堪外蘭早已嚇得魂魄俱無。竟無一計可施。聽得上面驚堂一響。厲聲說道。俺祖父待你不薄。汝怎忍心出此。兩句未完。正思閉目張望。無奈亂刀已下。一霎時血肉橫飛。這妙計騙人之賊。竟踐了前日的誓語。自是努爾哈

赤大纛已報。自己越發振作。感激明朝的恩德。每歲輸送方物。明朝也歲給銀八百兩。蟒緞十五匹。并許彼此人民。互市塞外。這覺羅部漸漸富強。名爲明朝藩屬。實是明朝敵國。而這位雄心勃勃的努爾哈赤。又吞并附近不少的部落。他見本部的勢力日大。竟想混一滿洲。奠定國基。做出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來。在這時不料那患難恩情的佟氏春秀姑娘。竟一病奄奄。這努爾哈赤如何不傷心失意。終日裏陪在炕上。問茶問水。到了臨終的時候。佟氏還緊緊握住努爾哈赤的手。連喘帶說道。俺同你十數年的恩情。這時要永訣了。俺佟氏毀家助你。幸你此時能振興祖業。也不虧佟氏一筆資財。也不虧祖父和俺的一番心血了。俺死後。郎君正在壯時。幸勿爲我悲傷。大事要緊。那富察氏青年玉貌。郎君可娶爲福晉。俺一生得事英雄。死亦無憾。不過蒼天再壽我數年。使我見郎君鼎成大業。那更外死得瞑目。說着淌了幾滴眼淚。努爾哈赤這時。想起少年一番情形。泣不成仰。那旁邊的侍女們。想起佟氏福晉的好處。都是珠淚暗彈。心酸難忍。再抬頭向炕上看去。那佟氏已直挺挺香消玉隕了。努爾哈赤搶天呼地。哭得死去活來。勝如祖父之喪。一時掛孝祭奠。七日之囚。不許民間動一點樂器。唱一句歌聲。這樣過了十數天。喪事完畢。究竟有些耐不住。就把富察氏娶來。這富察氏年紀廿一歲。生得比佟氏還嫵媚幾分。那梨渦淺笑。百媚橫生。努爾哈赤自然寵愛萬分。志得意滿。但是努爾哈赤是個英雄。雖好美色。但能不爲美色所迷。故夜夜雖有床第之勞。而日日還是力圖振作。其時遼東東海濱。共分四部。一名滿洲部。一名長白山部。一名東海部。一名屬倫部。扈倫部。又分爲四。首葉赫。次哈達。三輝發。四烏拉。葉赫最強。明廷也隨時羈縻籠絡。倚爲屏蔽。稱作海西衛。葉赫主見努爾哈赤崛起滿洲。料他具有大志。意欲趁早剪除。遂差了一使。下書到建州衛來。來使到了建州。進了都督府。將書呈上。努爾哈赤折開一看。見書上寫着。

葉赫國大貝勒林布祿。致書滿洲都督努爾哈赤麾下。爾處滿洲。我處扈倫。言語相通。勢同一

國。今所有國土。爾多我寡。盍割地與我。

努爾哈赤看到。盍割地與我一句。不由得。怒氣上沖。將來書扯得粉碎。喝令斬了來使。部將扈古倫說道。兩國相爭。不斬來使。可教他好好回去下次警戒。努爾哈赤對來使說道。我國寸土寸金。就是汝主首級來換。也是不允。說罷。命左右逐出。那使者嚇得抱頭鼠竄而去。努爾哈赤即於次日戎裝騎馬。到校場閱兵。嚴行部勒。詳申軍律。并命軍士日夜操練。防備葉赫前來。預備廝殺。且說這使者回到葉赫國。將努爾哈赤對待的情形。說了一遍。那國主納林布祿大怒道。俺了他不服強。久已要帶兵去收服他。只是無故不好發兵。所以遣使去探他意思。今他既不服。掩正好發兵了。遂約了哈達輝發。烏拉。三部。并長白山下的珠舍哩。納殷。二部。又去聯絡蒙古的科爾沁。錫伯卦。勒察。三部。足足的忙了二十餘日。湊了三萬餘人。又差使報告了明朝。擇了吉日。祭了纛旗。炮响數聲。那三萬大軍殺奔建州而來。驚報傳到建州。努爾哈赤毫不驚慌。即令兵士駐扎喀城。阻止葉赫各部兵的來路。努爾哈赤却領一校兵。等候接仗。第二日。兩軍前哨相遇。接觸起來。第一仗努爾哈赤小敗。第二仗努爾哈赤聚了。全部的生力兵。放出利害。只殺得葉赫部兵。大敗而退。努爾哈赤生擒了布占泰。殺了不少將官。統領。葉赫部看看不是頭。忙商議和戰。把葉赫部一位絕世的美女。許配把努爾哈赤做妻子。努爾哈赤纔收兵回了建州。恨的長白山下二部幫住葉赫部。就帶兵將二部收服下來。前時擒住的布占泰。因他降順。又生得俊偉。就把姪女配給了他。放他回國。誰知布占泰回了烏拉部。又聽了葉赫部的唆使。將努爾哈赤的姪女殺死。投歸了葉赫部。努爾哈赤聽了這種消息。氣得發昏章第十一。當時就帶了若干兵馬。殺奔前來。乘勢又收服了輝發部。又得了烏拉部。許多城池。到了葉赫部聲勢益發浩大起來了。當時修了一書。差人送到葉赫部去。那書上寫道。

昔我陣擒布占泰。宥其死而豢養之。又妻以女。布占負恩悖亂。吾是以問罪往征。削平其國。今

投汝。汝其執之以獻。

這葉赫國開了書信。不獨不將布占泰交出。反將聘定與努爾哈赤的美女。與蒙古喀爾喀部貝勒的兒子。莽古勒岱。正式結婚。這努爾哈赤越發憤恨。乃將葉赫部十幾城池。統統放起火來。燒得淨光。並發誓言。定要削滅葉赫部。葉赫部看他日漸漸猖獗。自己的勢力也敵他不過。只得申奏明朝告急。明朝發游擊馬時枏。周大岐。帶着砲兵一千人來。幫着把守葉赫城。建州兵見砲火利害。無法對付。只得退兵回去。努爾哈赤自從回了建州。因富蔡氏死了。便把大妃烏拉氏立爲大福晉。這烏拉氏性情十分溫柔。姿色又比富蔡氏來得標緻。在那努爾哈赤滿腔怒氣的時候。祇要他向他懷內倒。或者一溜眼一笑。他便氣消烏有了。且這烏拉氏。年紀纔十九歲。努爾哈赤已有四十歲。偏這努爾哈赤越老越好女色。中年的人。配着這青年的美女。那有不寵愛的道理。軍政的暇時。便來和烏拉氏尋樂。一日正在和烏拉氏坐在炕上，一隻手摟住她。一隻手拿住一杯酒。將要湊近她的朱唇。那烏拉氏笑道。妾身不會飲酒。稍嘗一滴。便耳熱頭暈。努爾哈赤道。你呷一口不妨。烏拉氏就掀着桃口。皺着眉。閉了眼。輕輕的靠在杯上。呷了一滴。說聲麻得很呀。那努爾哈赤見她這形容。委實可愛。忙丟了酒杯。摟住親了一個吻。一吻未完。忽的外面走進一個侍衛。口稱貝勒。明朝總兵差人在大堂候貝勒談話。並聽來人說明日還有聖旨到呢。努爾哈赤聽了。忙整衣冠。踏進大堂來。見了差官。差官道我乃明朝新任撫順關總兵張承蔭的通事官董國蔭。今到貴都督府。報告明日聖上有旨意下來。囑都督謹爲預備。並問建州的人民。何故常越界耕種。下次如再遇見。這事本總兵即抓住懲治。努爾哈赤聽了。說總是你總兵官多事。這事也不便責備我。當時心中忿怒。不好發作。就送了通事回去。接着第二日聖旨下來。說他對於葉赫部太行蠻橫。收服部落。也不事先奏明。且年來進貢。也不及向年豐富。下次如再擅作威福。定當遞奪官職。追回賜物等語。努爾哈赤看罷。便大怒起來。說道明朝常常幫住葉

赫。拿兵力欺我。我因他是天朝大國。總是忍着氣惱。如今他有意尋事。要來免我的官職。他要怎樣。就怎樣。俺們還怕他不成。他免了我官職。我做我的貝勒。省得受他的節制。老實說。明年連不豐富的貢物總沒有了。看他怎樣。他如先發兵。我也同他決個雌雄。他說着。一面回進內院去。第二日傳令開會。各處兵馬首領。統統到齊。不知努爾哈赤有何作爲。且待下回再說。

第十回 志大心雄設八旗制度 滿洲稱帝書七恨告天

却說努爾哈赤招了各部將。首領。文臣武將。商議改變兵略。商量了許多日子。便定出八旗的制度來。他的兵隊是拿旗色來分別的。滿洲兵制原有黃色。白色。藍色。紅色。四旗。如今又拿別的顏色。鑲在旗邊上。稱做鑲黃旗。鑲白旗。鑲藍旗。鑲紅旗。共是八旗。分作左右兩翼。編定了兵制。分給各大將日日操演。又令兩位文官。一個叫做額爾德尼巴克什。一個叫噶蓋扎爾克齊。兩個人仿着蒙古字音。造出滿洲字來。這時建州佔據的城池。除去開原附近以南。遼河內邊。由內山關附近。通鳳凰城一帶外。凡是廣闊的南北滿洲肥地。都在努爾哈赤掌握之中。便是朝鮮的北部。也被他佔據得不少。講他的兵力。足足離十萬不遠。他生有十多個兒子。那褚英。和代善。是修生的。莽古爾泰。和德格類。是富蔡氏生的。那皇太極。是大妃。葉赫納喇氏生的。還有那阿巴泰和。是側妃伊爾根覺羅氏生的。此外庶妃生的兒子阿拜。湯克岱。塔拜。巴布寨。巴布海等五人。近年。又立了烏拉氏做大福晉。非常寵愛。因又生出一個兒子名阿濟格。接着又生了兩個兒子。一個名叫多爾袞。一個名叫多鐸。共計努爾哈赤有十四個兒子。這時明朝的皇帝。和大臣們還睡在鼓裏。那宰相葉向高。滿筋清楚一點。耳聞得建州一天盛旺一天。近年來的舉動。大大的不對勁起來。便上了一本。請神帝皇帝。快修武備。那皇帝起初倒覺得吃驚。後來又漸漸的忘了。這時是明朝萬曆四十四年。努爾哈赤在興京

造了堂皇的宮殿。就背了明朝。做起滿洲皇帝來了。當登位的時候。也是由禮官喝聲行禮。衆大臣都行了三跪九叩首的禮。一時鴉雀無聲。努爾哈赤坐在上面。好不威風。心中說不出來的快活。後由文臣捧了祭天的表文。高聲朗誦。稱努爾哈赤爲英明皇帝。就是後來清朝子孫稱爲的太祖。這滿洲太祖聽了表文。遂領文武各官。拜了天地。然後復上寶座。當殿也傳下聖旨來。改年號爲天命元年。大赧滿洲本部。立四子皇太極爲太子。當在左右殿賜文武官員吃酒。太祖也退下朝來。由各妃跪接。先行君臣之禮。後行家禮。禮畢。喫了酒席。太祖到了此時。便開懷暢飲。不覺酩酊大醉。和那烏拉氏同入帳中去了。第二日五更起來。坐朝聽政。從此太祖皇帝。益發勵精圖治。到了明朝萬曆四十六年。滿洲天命三年正月。太祖便大舉伐明。擇日誓師。命太子皇太極監國。揀選了二萬精兵。親自騎了馬。週身披掛。領了文武官員。到天壇祭天。當由司禮各官。懸燭焚香。恭行三跪九叩首禮。一時那袍褂靴腳。悉索的聲音。和着那朝珠微微磕碰的聲音。大家跪下的時候。一眼望去。祇見滿地翎毛。根根倒豎。好似一座菜園。這時太祖也跪在下面。那讀祝官。噶蓋扎爾克齊站在台上。捧出那七大恨的文來。這七大恨乃太祖登位後。擬就。說出一番整大的理來。不得已纔攻伐明朝。文道。

滿洲國主臣努爾哈赤。謹昭告於皇天后土曰。我之祖父。未嘗損明邊一草寸土。明無端起衅邊陲。害我祖父。恨一也。明雖起衅。我尙修好。設碑立誓。凡滿漢人等。無越疆圍。敢有越者。見卽誅之。見而故縱。殃及縱者。誣明復渝誓言。逞兵越界。衛助葉赫。恨二也。明人於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歲竊踰疆場。肆其攘奪。我遵誓行誅。明負前盟。責我擅殺。拘我廣甯使臣綱古里方吉納。脅取十人。殺之邊境。恨三也。明越境以兵助葉赫。俾我已聘之女。改適蒙古。恨四也。柴河三岔撫安三路。我累世分守。疆土之衆。耕田藝穀。明不容刈穫。遣兵騙逐。恨五也。邊外葉赫。獲罪於天。明乃偏信其言。特遣使臣遺書詬詈。肆行凌侮。恨六也。昔哈達助葉赫

二次來侵。我自報之。天既授我哈達之人矣。明又黨之。脅我還其國。已而哈達之人。唆使葉赫侵掠。夫列國之相征伐也。順天心者勝而存。逆天意者敗而亡。豈能使死於兵者更生。得其人者更還乎。天建大國之君。即爲天下共主。何獨構怨於我國也。初扈倫諸國。合兵侵我。天厭扈倫啓釁。惟我是眷。今助天譴之葉赫。反抗天意。倒置是非。妄爲割斷。恨七也。歎凌實甚。情所難堪。因此七大恨之故。是以征之。謹告。

文讀畢。各大臣皆歡呼萬歲。這時那烏烏的角聲。催師出發。太祖離了天壇。上了駿馬。將手中御鞭一指。那一隊一隊的人馬。俱向前移動。頓時旌旂蔽日。槍戟如林。浩浩蕩蕩。殺奔撫順關來。師行數日。由前隊報說。距明邊撫順關只有二十里了。太祖命紮住營帳。正擬遣將攻城。忽有一書生求見。太祖便令侍衛將他宣進來。週身先摸了一會。怕是奸細。然後帶進帳來。太祖向他看去。見他生得粉白的面皮。相貌清秀。便問道。你是漢人是滿人。來俺這裏做甚。那書生道。下臣姓范文程字憲斗。瀋陽人氏。原是宋朝范文正公仲淹之後。自幼博覽羣書。天文地理。無所不知。三教九流。無所不曉。軍書韜略。無所不精。十八歲。即舉秀才。後因屢次上書明皇。明皇不用。落拓一生。無憑無籍。今因陛下崛起滿洲。故不避斧鉞。效毛遂自薦。來見陛下。陛下如愛惜人才。下臣當盡畢生之力。上輔明主。太祖聽他這番言語。語語中入心坎。便說道。賢士遠來。朕之幸也。朕處正少一漢文先生。勞你任了此職。并拜爲軍師。參贊軍機。文程叩首謝恩。太祖稱他爲范先生。各貝勒大臣都稱他先生。滿朝文武都十分敬重他。第二日太祖便問他。撫順關守將李永芳。這人本領如何。文程道無能之輩。太祖道這是撫順關一鼓可下了。文程道。以力服人。何如以德服人。陛下且不必用兵。先給他一封書信。勸他投降。他若投降。何勞殺伐。人民豈不感陛下的德嗎。建大業者。貴得民心。民人服從。大業即成。幸陛下細思臣之意如何。太祖道先生之言。是也。當下即令文程修了一勸降書。令

兵士射入城內。這時撫順關守將李永芳。正在衙內發悶。四城門俱閉得水洩不通。雖有奏章到京。無奈神宗的意思。以爲已經打發頗廷相去充遼陽副將。蒲世芳去當海州參將。至於撫順關也有一萬兵鎮守。也是當一面了。誰知李永芳奏章上去。並不放在心內。那一班大臣見皇帝不上緊。落得貪懶了。且說李永芳接得滿洲的書信。便集了些副將。千總。商議。有的主降。有的主戰。無奈京中的聖旨又不下來。覺得自己一戰未戰。不好再上奏章。所以李永芳的意思。很主張降。那些偏將千總。雖有幾個勇的。到此時也只得跟住主將言降。當下費了一夜功夫。議定投降。早晨便將城門開了。李永芳頂了降冊。接着十數個官員。一字兒跪在城下。那太祖聽探子報說。撫順關已降。驟聞不甚相信。便同范文程上馬。到了撫順關。果然見李永芳領着衆人。跪地請降。當下大軍進城。安了百姓。太祖覺得未費一兵一卒。得了撫順關。并得了一萬多兵。嘆服范文程不置。記了首功。仍封李永芳爲撫順關總兵官。并將他招爲駙馬。那李永芳感激無涯。死心塌地的做了滿洲的官員。太祖駐蹕三日。各事俱備。乃發令左翼兵馬由大貝勒三貝勒管帶。馳往撫安。花豹。三岔。各處攻打。令右翼兵馬。馳往鴉鵲關清河城攻打。發遣完畢。太祖便和范文程仍駐撫順關。終日裏。談論軍略。范文程口若懸河。善於應對。把個太祖喜得益加信任。無論大小細事。俱聽范先生的主張。忽一日右翼先回。報告鴉鵲關。清河城。二處。三日功夫。業已攻克。太祖大喜。紀錄功將。犒賞三軍。越二日那左翼軍也回來報告撫安。花豹。三岔。五日攻破了。太祖也賞了三軍。到處令兵士將七大恨文張帖。諸事停妥。太祖傳令班師。范先生也同回建州。一隊隊步馬三軍過去。一路唱着凱旋歌。太祖皇帝親自押陣。各員勒大臣隨駕扈從。便是范先生也騎着馬。追隨左右。三軍過了謝里甸地方。急探報說明朝廣寧總兵。張承蔭。遼陽副將頗廷相。海州參將蒲世芳領兵一萬。從後面追趕前來太祖聽了大驚。忙令三軍駐紮。不知張承蔭等追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疆場誓語承蔭效忠 塞外賢師楊鎬肆性

話說。滿洲太祖皇帝。在明朝萬歷四十六年。滿洲天命三年。起了十萬人馬。大舉攻明。路上又得了范文程替他運籌幃幄。未消一月。竟降了撫順關總兵李永芳。破了撫安花豹三岔口等處。又攻克鴉關。清河城。兵馬到處。望風披靡。原來這些明朝的兵馬。整整成十數年不加修練。弄得些刀也缺口。槍也生鏽。兵士們非病即老。聽得一聲警訊。早嚇得魂上九霄。魄飛天外。再等捱命掙扎起來。早被那如狼似虎的滿洲兵士。一陣殺得屍積如山。那太祖皇帝出兵即克。歡喜得怎樣似的。心想俺做了皇帝。初打明朝。便得着勝利。也教他覺得俺滿洲的利害。這時俺先班師。等明年再說。太祖打定了主意。便傳令班師。在這時那明朝張承蔭頗廷相蒲世芳放起馬後砲來。那張承蔭乃廣寧總兵。頗廷相乃遼陽副將。蒲世芳是海州參將共領兵馬一萬。追趕前來。太祖聽探子報說。大驚失色。忙回顧對范文程說。范先生。這廣寧總兵張承蔭及蒲世芳頗廷相等軍略何如。人格何如。那范文程忙垂首答道。明朝張承蔭等三人。驍勇異常。不可輕敵。陛下在撫順關時。他們不敢當我軍的銳氣。所以按兵不動。這時我軍奏凱班師。他纔追我後路。使我們不及備戰。陛下可傳令三軍。前隊作後隊。後隊作前隊。再令一枝兵差一位員勒往……說到這一句。范文程引頸就着太祖的耳邊。輕輕說了幾句。太祖大喜拍掌說。先生妙計真好。范文程忙搖手道。陛下勿言。火速傳令。這時後面喊聲漸近。隱隱的見旛幟飄飄。看去祇有八九里光景。那太祖連忙傳令兵馬預備。又對大員勒附耳說了幾句。那大員勒帶着一枝兵去了。這時明朝的追兵。已經漫山遍野來了。當前一面大紅旗。臨風飄揚。現出一斗大的張字來。太祖見了。御鞭一指那兵馬直殺上去。張承蔭見滿洲兵如蜂擁一般殺來。知他已有預備。便靠山紮營。令兵士應敵。兩陣對圓。動起手來。張承蔭軍備有火砲。承蔭指揮兵士開砲。一時砲聲震

天。煙霧迷漫。滿洲兵如何當得住這種砲火。傷亡不少。不由潰退下去。只時天已傍晚。那太陽也怕砲火利害。躲入雲裏去了。正在這個時候。忽然西南角上起一陣狂風。飛沙走石。直向明朝兵營裏打去。那明軍的旂幟。被風吹得東歪西倒。那些兵士被這風吹得個個抱頭瞑眼。立腳不住。那張承蔭等。雖然驍勇。也自禁不住。當下忙亂了手脚。砲也不放了。滿洲軍佔住上風。看看明軍被風刮得這樣。都回過身來。抖擻精神。如泰山壓頂一般。衝鋒過來。接着一聲砲響。一枝兵攔住去路。當先一員大將。大叫道滿洲貝勒代善在此。原來范文程對太祖附耳的話。就是令貝勒領一枝兵馬。繞出明軍後面。埋伏着。夾攻明軍。當下張承蔭見腹背受敵兵士們嚇得亂竄逃生。自己也無心戀戰。只得殺開血路。領兵前走。這時天色昏暮。方向不辨。後面的滿洲兵。如狂風疾雨的追着。惹得這張承蔭性起。便立住脚圓睜兩眼。嘴裏的牙齒。咬得格格查查的發響。氣呼呼的對顏蒲二將說道。我擁兵以來。未有受此大敗。今日之事。戰亦死。不戰亦死。不若與他力戰。就是死了。也不負明朝的皇恩。也不失爲大明的忠臣。你們可怕死嗎。顏蒲二將見主帥如此。也激起忠憤。便說道大丈夫得死於疆場幸也。當下三人。復轉身殺來。見了滿洲的將士大聲呼道。賊將休要猖狂。本帥與你們拚個死活。說着左衝右突。逢人便殺。如砍瓜切菜一般。滿洲軍恰不防他出此著。在前的兵士。被殺死了數百。又要敗退下來。忽聽一聲綁子響。那滿洲軍裏萬弩齊發。如飛蝗的向明軍射來。可憐張承蔭顏廷相蒲世芳和游擊梁汝貴等。五十員戰將。都死在亂箭之下。一萬兵士祇剩得二三百殘敗的兵。向四面山下逃去。這時天已微明。天上的紅霞。映着地下的碧血。令人看了起無限的感喟。那太祖皇帝同着范文程。騎了馬。到戰場四週。閱看了一遍。太祖見滿地死傷那大明旗幟。都倒在地。對范文程說道。這次戰勝乃先生的妙計。文程答道此勝倚着天意。臣祝陛下洪福齊天。早定中原。太祖呵呵一笑。那貝勒將士們跪在馬前奏道。臣兒等。獲得戰馬五千餘匹。盔甲四十餘副。兵仗器械不計其數。

太祖隨即犒賞。那些將士兵卒個個歡呼。一路上唱着凱旋歌。回到建州。太祖皇帝給他們在營大開慶功筵宴。鬧了十多日。這且不去說他。再說明朝神宗皇帝在宮裏。恣情佚樂。忽然接到建州入寇。撫順失守。李永芳報降。接着又得到張承蔭全軍覆沒的消息。不由得驚惶起來。立刻陞殿。召見羣臣。問京師內外有何將帥。能禦胡虜。這時關外已鬧得不成體統。朕宵旰俱憂。故召見卿等有何妙策。將胡虜一掃淨盡。問了半晌。弄得這些大臣們。閉口結舌。半響開不出口來。神宗見滿班文武。沒一個回奏。不覺惱怒。眉頭皺動。正待發作。那班內閃出一人來。口稱臣大學士方從哲。啓奏陛下。想建州夷人。入犯天國。皆因關外兵備。年久失修。那努爾哈赤精明驍勇。以致數失關隘。爲今之道。非要大大的痛剿他一下不可。但出軍關外。非尋常戰事可比。必定要熟悉關外人情地理。纔可前去。據臣所知。有兵部侍郎楊鎬。前任遼東巡撫。也曾充朝鮮經略。這人深明關外情形。請陛下再委任他官職。神宗准奏。立即召見。當殿加封。爲遼東經略使。賜上方寶劍一柄。說如有不服命令臨陣逃亡等的將官。雖是皇親國戚。也許先斬後奏。沒得客氣。楊鎬竟握了出京的天子全權。在神宗的意思。將楊鎬這樣隆寵封典。也是希望他感激皇恩。奮不顧身的殺敵。誰知楊鎬這人是個朽才。曾任過僉都御史。朝鮮經略等職。在萬歷二十五年的時候。日本的倭寇侵犯朝鮮。楊鎬做了朝鮮經略的要職。奉朝命起了幾萬人馬。投救朝鮮。講知竟喫了個敗仗。弄得無顏見江東父老。又恐天子罪責。因此也勸他想出一個法子。說打了勝仗把民間擄來的東西。說是戰勝物品。一路也居然唱得勝歌回來。當時並有人曉得他詭詞報捷。要想在皇帝面前參奏。無奈怕他勢力那皇帝又像睡在鼓裏的一般如何知道。後來又調撫遼東。也是弄得邊民抱怨。被御史奏參。調進京來。這時復任邊防。試問能够收得良好的結果嗎。且說楊鎬退朝。回到家裏。頓時門口的車馬。暖橋。擠滿得水洩不通。楊鎬新拜了要職。志得意滿。那些附炎趨勢的人。如熱鍋上的螞蟻。接二連三的前來拜望。到了第二天。果然宮中發下上方

寶劍來。楊鎬謝了聖恩。當下點了人馬。辦齊了兵糈糧餉。足足經過了九個月頭。纔得湊辦成功。這一日楊鎬騎馬。到教場。劉鋹早在將台邊候着。當委任劉鋹爲先鋒官。各將任職有差。砲聲一響。大軍發動。出了京城。便直向關外去了。看到了瀋陽。兵馬駐紮下來。便有探子報說。清河堡已被滿洲兵奪去。守將鄒儲賢。張旆。殉節而死。一報未畢。接着清河堡副將。陳大道高炫逃回遼東。進了瀋陽城。那楊鎬聽說敗將逃回。不覺大怒。不問皂白。倚着聲威。拿出上方寶劍來。竟把二個逃將斬首示衆。每日令將士們預備。自己恰按兵不動。鎮日裏。摟住幾個美貌女子。飲酒取樂。大學士方從哲聞他逗留不進。常發緊急的文書。和紅旗。催他出戰。楊鎬沒法。只得點齊兵馬。佈置將士。這時探子又報滿洲皇帝親自帶了八旗兵丁。每旗七千五百人約有六萬大軍。已離瀋陽不遠。楊鎬聽了便拔了一枝箭。令馬林帶了本部人馬。會合葉赫援軍。約一萬五千人。從開原鐵嶺方面。出三岔口。入蘇子河一帶。委山海關總兵杜松。從渾河出撫順。又委遼東總兵李如柏帶領二萬五千人馬。沿太子河出清河城。從鴉鵲關。直搗興京。又令先鋒官劉鋹。合了朝鮮的兵。從遼陽出寬甸口。各將領兵去訖。四路兵馬。共有二十多萬。楊鎬虛張聲勢。說有大兵四十七萬。遣將去訖便修戰書。打發人送往興京。又派游擊史安仁。督運糧草。這時正是明朝萬歷四十七年二月。先一月間。天空中出現一顆長星。光芒四射。當時人皆說是。蚩尤星。這星出現。國家不祥。一時京城內外傳說紛紜。御史也照例奏知皇帝。請神宗勤修內政。等語。神宗初聽倒也吃驚。隔了數日。不覺又丟向爪哇國去了。這且不說。且講楊鎬遣了兵將以後日日盼望捷報。那時正當二月。塞外天氣。與內地不同。在這時候那大雪颼颼。朔風怒吼。兵士們在只風雪中。慢慢的向前走着。可憐自出娘胎以來未受過這樣的嚴冷。凍得斷指裂脣。臉上像被小刀搨過的一樣。受了無數辛苦。到了渾河。這渾河內的水。已凍得像石頭一般。上面的雪。堆得不知他深淺。這時山海關總兵杜松。仗着膂力。想立首功。令這些兵士渡凍過

河。兵士們不敢違命。只得向前。見這凍上的堆王結晶。又不覺戰慄起來。這杜松一馬跑到前軍。領着兵馬向凍上走着。馬蹄到處。埋了有一尺多深。兵士們也是雪埋膝蓋。看看渡了一半。忽聽得一聲响。那冰凍忽解。溺死兵士多名。渡至對岸。個個凍得和團魚似的。杜松見了令軍士焚柴烘火。兵士們個個歡呼。一時熱騰騰的烟火。將冷氣驅散了一半。杜松將軍也冷得利害。便和副將劉遇節在營帳裏。盪了一壺好酒淺斟淺酌起來。心想這樣冷的天氣。敵軍也未必敢來。就使來我兵馬預備現成。也不怕他。正想閒探子進帳報說。有敵軍來了。杜將軍忙丟了酒杯。傳令應戰。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雪裏渡河總兵殉難 擲頭罵敵副將捐軀

話說太祖皇帝。聞得明朝起兵征伐。聲勢煊赫。他便起了六萬大軍。令大將扈爾漢爲先鋒官。范文程爲軍師。各員勦統帶兵馬。大軍行至界凡山。太祖皇帝傳令安營。忽探馬報說前面隱隱見有明軍旗幟。各營皆烽烟四起。太祖聽了。便命三四小隊兵前往偵探。當下兵隊去訖。且說杜將軍聞報有敵兵來了。便令各軍上前迎敵。滿洲軍祇有三四小隊。不足二百餘人。怎禁得住萬餘人的砍殺。頓時紛紛退走。杜軍爭先追趕。那滿兵路經熟悉。只是上前奔着。後面如流星的趕着。看看趕了三四里。那些滿洲軍統向山谷中退去。杜松恐山內有埋伏。暫止不追。令數十名兵士守住谷口。自己領了兵馬。仍回營來。這時天已晚了。風也息了。雪也停落了。天氣較日間和暖得多。再停一會。天上的星光一點點的現出來了。杜松滿心歡喜。兵士們個個也有談有笑。到了二更。營裏傳出號令。准兵士和甲而臥。各兵聽了這個號令。如同得着大纛一般。個個皆因數日受了凍苦。皆未曾合眼。今晚天氣和暖。正巴望將息。不消半個時辰。各人已東倒西歪。呼呼睡着。這裏杜將軍與劉遇節。坐在帳內。擎着酒

杯。談起明日進攻的兵法。劉遇節說道。今日敵軍。恐是偵探。今夜須謹慎的防着。還有我軍今日不該渡過渾河。從來不背水紮營。倘敵軍一來。我軍皆不明地勢。這樣的嚴寒天氣。如何能取勝呢。依末將的主意。我軍兩萬多人馬。連夜統統再渡回渾河。到薩爾濟山下駐紮。等敵軍渡河來攻擊。那時我軍以逸待勞。乘其半渡而擊。必獲全勝。事不宜遲。望主帥即速發令。杜松聽了這番話。冷笑幾聲。不以爲然。劉將軍又說今晚天氣和暖。兵士渡河。毫不畏渡。杜將軍不得已說。我同你到外邊瞧瞧。再行商酌。當下二個將軍出得營帳。到各營邊查看。見各營內燈火全無。鼾聲大作。天上一粒粒的星。好似鎮懾住四郊現出那靜悄的氣象。這杜松吃了幾杯酒。醉眼朦朧遠遠向界凡山看去。見山上有點點燈光。或影或沒。回頭對劉遇節說道。那山上的燈光不知是不是滿洲營裏的燈光。話未畢。只見那燈光漸漸的移動。漸漸的明亮。但黑沉沉的看不清楚。看燈光越近。隱隱的見黑影幢幢。再聽去好似有人馬之行聲。劉遇節道。不好恐怕是敵軍來了。杜松大驚。嚇了一身汗。忙道。快令兵士預備。劉將軍將鹿角放在口內。嗚嗚吹響。一時四下裏角聲皆鳴。各營裏的兵士。從夢中驚醒。睜着睡眠。見四下火光燭天。杜將軍劉將軍皆騎馬挺鎗。正與滿洲兵廝殺。無奈滿洲兵越聚越多。殺退了一路。又上來一路。滿洲兵分八路進攻。喊聲連天。杜將軍的兵馬。不及調遣。胡亂的衝殺。怎敵得住滿洲兵一般銳氣。逢人便砍。逢馬便射。杜軍又不識路徑。東竄西逃。明知身後是一條大河。殺不上去。祇得向河內逃去。滿洲兵仗着火把。四面包圍。祇留東南一面。驅杜軍下水淹死。一時喊聲。哭聲。追殺聲。砍腦袋的屹踏聲。杜將軍這時殺得性起。東西衝突。想殺出重圍。誰知滿洲兵將城腳站得堅固。任你如何驍勇。休想動得一步。這時天快要亮了。杜軍已殺死了一半。那渾河內水已被血染得通紅。岸邊的屍首。一堆堆的堆着。地下滿墜了些旗幟器械。劉遇節在紛亂的時候。已領着一萬多兵渡過河去。在薩爾濟山脚下休息。杜將軍被滿洲兵圍住。從早晨又殺到午牌。還是氣呼呼精神陡

長。被他瞧出一個破綻。一馬衝去。竟透出了重圍。滿洲兵吶喊一聲。大將扈爾漢。單刀匹馬。緊緊的追著。杜將軍且戰且走。慌不擇路。看看前面一座高山。那山上黃繖寶蓋。馬上端端正正坐着一個滿洲太祖皇帝。左有軍師范文程。右有大貝勒四貝勒。杜將軍看了。正自驚疑。心想敵首在前。便一馬衝上山去。無奈那馬蹄無力。自己也汗流浹背。剛剛轉了一山灣。便瞧不見那黃繖寶蓋。聽得一聲響。聽的來了一箭直穿杜將軍心窩。撞下馬來死了。原來只座山。名界凡山。太祖皇帝。在昨日令三四小隊。偵探杜軍。被杜軍一陣殺。剩得數十人回來。報說杜軍背水立營。各軍士皆怕冷烘火。太祖聽了。當下就與范文程商議。依了文程的話。說今晚天氣不冷。杜軍必然安睡。可於三更時分。前去劫營。到了三更。只點了三數個燈光。照看路徑。扈爾漢領了一旗人馬。衝枚疾走。到了杜營便點了火把。分八路進攻。因之杜軍大敗。杜將軍被追。到界凡山被箭射死。那射箭的。是太祖第十三個兒子名賴慕布。他奉父皇的命。埋伏在山上放箭。當下賴慕布割下了杜松的腦袋。回到大營。太祖皇帝論功行賞。接着扈爾漢也回來。報說杜松副將劉遇節。已渡過渾河去了。那大貝勒連忙向父皇要了二千兵士。趕到渾河邊。只見河邊除靜悄悄的幾十墩屍首外。人影皆無。他不敢走正路渡過。乃抄向渾河上流山峽邊渡過。不消半個時辰。到了薩爾滸山下。只見明兵個個皆倒在地下。一眼看見滿洲兵到來。皆嚇了一大跳。忙起來穿甲取械。滿洲兵已到面前。一聲吶喊將明兵統統圍住。劉將軍提槍與大貝勒應戰。戰了數合。早已人馬疲乏。一錯眼。被絆馬索絆翻了。那些兵士見主將被捉。個個皆想逃走。苦的路徑不熟。尋不出一條沒人的道路。看看一萬多人馬。一半被殺。一半被捉。奪得旗幟馬匹。不計其數。大貝勒押解劉遇節。回到大營。一來一去祇費了幾個時辰。太祖皇帝大喜。命將敵將推來。那劉遇節見了太祖皇帝。立而不跪。不住口的大罵。太祖見他忠誠。有心想他降服。便令將杜松腦袋捧來。斷他的念頭。劉遇節見一只紅珠漆盤內。盛着一顆血淋淋的杜將軍首級。他見了雙手捧

住首級。嚎咷大哭。一面哭。一面說。將軍。不聽我言。致有今日之敗。上負國恩。下負軍士。我生不能爲將軍報仇。死當迫殺夷賊之命。說罷。圓睜兩眼。雙手將首級向太祖擲來。太祖大驚。急用袖揩拂。幸四貝勒眼快。一揮手。將首級打落於地。太祖大怒。喝令將這蠻子斬了。那劉遇節大笑不止。大踏步走向外面。引頸就刑。少頃劉遇節腦袋捧上。太祖不住的點頭。回顧范文程道。明朝也有這樣的忠臣。令朕可敬。范文程聽了。面紅耳赤。默無一言。當下太祖又賞了大貝勒。並將擄來物品。統共賞賜把他。這且慢表。話說開原總兵馬林。聞報杜松全軍覆沒消息。他行軍到馬崔山。便令監軍潘宗顏。領一枝軍往西面斐芬山駐紮。自己統一萬五千軍在馬崔山排列自守。互爲犄角。這時太祖皇帝大貝勒。已領兵前來。馬林出陣迎敵。從午牌戰至申牌。兩軍相持不下。忽明軍陣後大亂。那三貝勒引着一軍。衝殺過來。明軍大亂。馬林前後受敵。虧得人多。且戰且走。滿兵見明軍散亂。便一齊包圍上來。這時太祖皇帝。也領兵到來。滿洲兵越發氣振。那太祖皇帝。站在高處。拿着紅旗。不住的搖着。滿洲兵人人奮鬥。個個當先。可憐這些明兵。大半皆死在刀槍之下。那副將李希泌。亂念遂。都力戰而死。游擊麻岩。及大小將兵。一齊陣亡。祇有馬林逃得性命。落荒而走。這裏大貝勒三貝勒追殺一陣。看看明朝的兵馬。被他殺盡。兩軍合在一處。轉向斐芬山攻打。只斐芬山形勢險惡。太祖皇帝早令扈爾漢前往攻打。扈爾漢領着五千多人。仰着臉。向山上攻打。那潘宗顏用炮火向山下猛打。只扈爾漢的兵被他打死得三千多人。正在危急。忽大貝勒領着一千弓箭手。三貝勒領着一千校刀手。從山後小路上得山來。下面四貝勒又統領着七八千軍。將一座斐芬山圍得水洩不通。大貝勒三貝勒領着兵。發一聲喊。任炮火如何利害。前仆後繼。好不容易纔爬上山來。佔住了山頂。兵士見着潘宗顏。刀箭並施。可憐一位勇將。被殺得如肉醬一般。那些明兵因滿洲兵個個痛恨。竟殺得一個不留。這次滿洲兵也死傷五七千人。但是馬林這一枝人馬也可算得全軍覆沒。那葉赫貝勒金台石。

布揚古。本恨建州努爾哈赤。明朝也會幫住他打退建州兵。這時楊鎬請他幫助人馬。他滿口答應。兩貝勒帶了一萬人馬。走到開原。預備同馬林會合。不意走到中古城。聽得明朝兵敗。馬林剩得隻身回來。嚇得連忙捲旗息鼓。悄悄的逃回本部去。這時太祖已破了明朝二路兵馬。聲勢益大。本部雖損失有一萬人馬。恰收降了明朝有二萬多降兵。擄得兵械馬匹旗幟盔甲不計其數。並又搶來美女十數名。個個總是天姿國色。美貌如花。太祖皇帝便在斐芬山上盤桓數日。一天范文程進帳奏道。我軍雖破了二路明軍。只恐三四路明軍。要攻興京。請陛下快快回軍。防護興京要緊。太祖准奏。第二日便收集八旗軍隊。忽探馬報說。明朝總兵劉銜。會合了朝鮮兵隊。又同遼東總兵李如柏兩路兵。由遼陽出寬甸。已離不遠。太祖大驚。隨命大將扈爾漢。二貝勒。三貝勒。四貝勒。各帶一千人馬。晝夜兼程回去。保護興京。自己帶了大貝勒。及文武官員擄來明朝的美女。也離了斐芬山。回到界凡山。大開慶宴。行了儀旋禮。殺十數條牛。祭了天地。個個皆吃得酒醉薰薰。都唱着得勝歌。跟着太祖回鑾。且說二貝勒三貝勒四貝勒同扈爾漢回至興京。打聽得明軍離此尚有百里。乃將兵馬分往各處警防。這三位貝勒回到宮中。那宮中的妃子。早圍住他們。問長問短。三個貝勒將戰場打仗的情形說了。早嚇得他們粉臉兒發黃。櫻脣上發白。連聲說俺們不敢聽了。弟兄三人皆笑道。你們的膽兒真小。假使父皇教你們隨駕出征。便怎樣呢。接着酒席辦好。三個貝勒皆坐下了首。妃子們坐了上首。三貝勒對二貝勒道。俺們從征數月。未曾有一頓安安穩穩的酒飯。今晚俺們暢飲一回。說着弟兄三人一替一杯的飲酒。妃子皆不會飲酒。祇看住他們吃。看看他們喝得太多了。那烏拉氏恐怕他們喝傷了。鬧出毛病來。便暗暗的喚了一個侍衛。令將酒罇內換了參湯。仍舊一杯一杯斟去。諒他們這時總有點糊塗了。那侍衛如法泡製。果然三人皆吃不出味道。烏拉氏和衆妃。都抿着口發笑。看那四貝勒兩腮上紅得像鮮蘋果一樣。還是喘着。再來一杯。整整鬧到五更。弟兄三人皆不約而同。頹然臥倒。

各妃子吩咐將三位貝勒。各抬到各房內安臥。侍衛須一夜廝守着。這時天快要亮了。妃子們各回內寢。這弟兄三個。一覺醒來。個個皆噴口渴。快接茶來。侍衛們早已預備。茶吃過了。纔安甯的睡去。第三天午牌起身。剛吃過午餐。聽得那城外炮響連天。鼓角齊鳴。知道是皇帝駕到。城內的大小官員。文武將士。早出城去迎接。弟兄三人也忙不迭的將父皇迎接回宮。太祖皇帝到得宮裏。烏拉氏領着頭統統行了跪拜禮。一時環佩叮噠。花花綠綠的跪了一地。太祖皇帝笑吟吟的受禮。當下宮中備了接風酒，烏拉氏雙手捧了一杯酒。賀太祖戰勝凱旋。太祖接來一飲而乾。忙回頭問侍衛道。帶回的明女何在。速召來侍酒。侍衛忙出宮宣召。不一刻只見十數個蠻腰細足的明女。嫋嫋進來。不知太祖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蠻腰細足皇帝多情 谷應角聲總兵喪膽

話說太祖令侍衛將明女召來。不一刻明女進宮。看見宮中莊嚴氣象。富麗堂皇。俱嚇得不敢抬頭。和木人般的站在一旁。還是侍衛呼喝。令她們先舉右手禮。後行了跪拜禮。那太祖皇帝。左顧右盼。覺得南朝金粉。和北地胭脂。各具風韻。停了半晌。誰知這些明女個個皆皺着柳眉。屈着蠻腰。那一雙蓮足。皆有些站立不住。太祖忙驚問原故。明女挨不住疼痛。便奏道。脚痛。太祖聽了。忙賜坐兩邊。妃子公主們見了這裙下雙鉤。都十分詫異。皆離了席。圍住了她們。量長論短。捏着看看。把明女們羞得紅飛兩頰。拾不起頭來。當下散了酒席。太祖便命十數個宮女。領明女去梳洗。沐浴。這一夜太祖留下八名侍寢。揀了兩個送把范文程受用。那二貝勒阿敏。原是個色中餓鬼。竟把父皇揀下來的數名。弄得去消受。太祖皇帝原也好色。上了年紀。仍是興致不衰。見明女們玉容美貌。豆蔻年華。這一夜倒也十分寵愛。第二天范文程和阿敏到宮內來謝恩。太祖便和文程商議國事。文程請太祖

戰事有暇。勤修內政。并將幾個小貝勒修文習武。太祖一面答應。一面商議剿滅葉赫部。消胸中憤恨。文程回奏道。葉赫不滅。終是後患。常常幫助明朝。攻擊我部。太祖切齒道。葉赫部。朕久欲誦平。皆因葉赫貝勒。與朕子有甥舅之誼。朕不好反臉。不是有這點關礙。在三年前早將他滅掉了。范文程接着說道。自古大義可以滅親。陛下要成大事的人。顧不得這一點名分。正說間。大貝勒代善也走進宮來。見了父皇。行了禮。見范先生在座。也行個常禮。稱一聲先生而不名。太祖令代善恭坐在旁。太祖又和范文程談起葉赫事來。大貝勒聽了半晌。也起身奏道。葉赫部與我仇恨。豈獨幫助明朝。父皇不記得四年前賴婚的事嗎。太祖聽了點點頭說。待退了明朝的兩路兵。乘勢去收服他便了。當下太祖留文程代善在宮中賜宴。席間又談了許多文修武備吞滅明朝的策略。到了二更時分。纔見文程和大貝勒出宮。第二天太祖皇帝五更坐朝。便有大將扈爾漢出班奏。稱現有明朝兩路兵馬。已從寬甸進董鄂路。已離興京數十里。請皇上下令。快發大兵。前去迎敵。太祖聽了忙令大貝勒。三貝勒。四貝勒。各帶五千人馬往董鄂路迎敵。又令大將扈爾漢。領一枝人馬在後策應。不題。且說遼陽總兵劉鋹。曾經過數十百戰。有萬夫不擋之勇。他奉了楊鎬之命。誓死立功。他原同楊鎬有金蘭之好。所以他領的兵馬。皆是精銳。這日到了董鄂。兵馬皆困疲異常。將息少頃。劉鋹又催促起身。纔走幾步。那探馬報道。前面有不少的滿洲軍攔住去路。劉鋹聞報。忙傳令安營。親自爬上山去遠看。見滿洲旗幟。迎風飄揚。急忙下山領一枝兵上前迎敵。只時天色已晚。劉鋹令各軍點了火把。照耀如同白晝。生龍活虎似的殺上前去。劉鋹舞起鑕鐵大刀。左右盤旋。却是凶勇。滿洲兵看着抵敵不住。明軍奮勇上前。整整殺了幾個時辰。劉鋹越戰越勇。大貝勒。三貝勒。四貝勒。輪流戰住。劉鋹一人。劉鋹心想後軍何不接戰上來。忽西北角上一彪軍殺到。喊殺連天。風馳電掣。從火光中望去。但見大旗上現出一斗大的杜字來。那兵士盔甲就是明裝。劉鋹見了又驚又喜。驚的是杜將軍從天而下。

必然已得了興京。喜的是自己正力戰不勝。正好得一幫手。便大叫道。來將莫非杜松將軍嗎。話未畢。一將已到馬前。頭戴金盔。身穿鐵甲。正是一員明將。只是面目長黑。恰不識認。剛按刀動問。那來杜已手起一刀。劈劉鋹於馬下。衆軍急來相救。已是不及。只見殺入的明軍。逢人便砍。專殺明軍。弄得明軍昏頭搭腦。不知誰是敵人。自相屠戮。一時間劉鋹的兵馬。殺得干干淨淨。原來這殺人的杜軍。是滿洲軍的假冒。在殺取杜松劉遇節的時候。得了杜軍盔甲旗幟。這時拿來。教軍士改裝。那扮明將的。便是滿洲大將扈爾漢。他在劉鋹初同滿洲兵交戰的時候。已將自己五千人馬。統統換了裝束。閒道把劉鋹後路的兵馬。包圍。殺死一半。招降一半。因此劉鋹。盼不到援軍。這一條妙計是四貝勒想出來的。活活的把劉鋹的二萬兵馬。和劉鋹。送上鬼門關去了。這裏剛剛收集軍隊。忽報朝鮮援軍來了。大貝勒。三貝勒。四貝勒。和扈爾漢不等他們兵馬駐定。就一陣廝殺。當場捉住朝鮮統兵元帥姜宏立。殺死明朝游擊喬一琦。將朝鮮帶來的一萬大軍。殺得一個不留。這一次又被滿洲兵獲得盔甲器械不少。當下弟兄三個押解了姜宏立。扈爾漢領了兵馬。又唱凱旋歌慢慢向興京而來。且說第三路兵李如柏帶了二萬餘人。從清河堡到了虎欄關。已聞得杜松全軍覆沒。劉遇節殉節。接着又聽得馬林敗逃。潘宗顏戰死。李如柏心想如再前進。也是白送性命。便在虎欄關久駐下來。又停了數日。忽接探子報說。遼陽總兵劉鋹。全軍敗亡。劉鋹被殺。朝鮮兵又敗。李如柏一聽。早嚇得魂不附體。心想回軍。但怕楊鎬的上方寶劍利害。真是欲進不敢。欲退不能。整整憂愁得茶飯不思。湊巧一天。午牌時分。滿洲駐兵差二十名哨兵。任虎欄山上放哨。吹起螺來。那嗚嗚的聲音。山谷響應。好似臨陣對敵的聲音。李如柏聽了。嚇得心背俱裂。魂靈兒出了泥丸宮。也不敢差人探聽。便傳令退軍。兵士也道是滿洲兵殺來。忙不迭拔寨逃生。一口氣跑回瀋陽。繳了令箭。這一次。楊鎬奉了聖旨。起了二十萬大兵。分四路攻伐滿洲。臨了祇剩得馬林隻身逃回。李如柏保全了全軍。未戰而歸。

這楊鎬心灰意懶。且不去說他。再說朝鮮統兵元帥姜宏立。被三個貝勒。押到興京。見了太祖皇帝。早嚇得祇是爬在地下磕頭。太祖皇帝問他何故幫助明朝。攻伐我邦。那姜宏立抖抖的說道。做國本是明朝的藩屬。在數年前日本倭寇侵犯做國。佔了我們的城池。那時我們差人到明朝去求救。明朝日夜打發兵馬。到我國來。將日本倭寇打退。這一回明朝差康應乾下文。到我國。叫我國出兵二萬到寬甸。我們義不容辭。因為受過他恩。便出了一萬兵馬。由末將統帶。我們本不知同誰打仗。駐在富察地方。不動身。後來康應乾不住的催促進兵。剛剛離了富察。便和上國兵馬相遇。做軍也不知頭緒。統統被上國殺死。這時知道是得罪上國。後悔已遲。願揆棄嫌疑。兩國仍相和好。太祖皇帝聽了這番話。朝下看這姜宏立。怕得可憐。覺得朝鮮又不曾得罪。便改了笑容說道。朕初立國。看天地好生之德。赦你們的罪孽。放你回去。好好對你國王說。向後休要多事。姜宏立聞皇帝說不殺他。喜極要哭。連聲說是。太祖又問道。明朝的康應乾。這廝何處去了。姜宏立回說不知。大貝勒接口說道。聞兵士云。康應乾已逃回明境去了。太祖笑道。便宜了這廝。當下太祖令將姜宏立扶起。在偏殿賞賜酒肉。太祖退朝。傳下聖旨。備辦慶功酒席。請大小文武從征官員。在御花園吃酒。一時觥籌交錯。人盡歡娛。太祖皇帝也在宮內。召了各妃子。太子。公主。福晉。明女們。開了一席家庭慶功宴。當時妃子們。有富察氏。烏拉氏。覺羅氏。和庶妃等。太子們。有次子代善。三子家拜。四子湯古岱。五子莽古爾泰。六子塔拜。七子阿巴泰。八子皇太極。九子巴布泰。十子德格類。十一子已布海。十二子阿濟格。十三子賴慕布。十四子多爾袞。十五子多鐸。十六子費揚古。都團團圍陪著父皇。坐在一桌。這時太祖皇帝。志得意滿。胸襟豁暢。十六子之中最歡喜的是十四子多爾袞。衆妃之中最寵愛的是烏拉氏。整整吃得金烏西墜。玉兔東升。這次宴真是人間天上。說不盡富麗堂皇。不在話下。且說瀋陽城中的楊鎬。自從發出了四路大兵。心想小小的滿洲。那敵得大兵呢。便日日飲酒。夜夜風

流。也不管那一柄上方寶劍。和一顆經略使金印。怎樣重大。怎樣責任。看看出兵已有了半月。前敵的消息。音信皆無。又停了數日。便接到杜松全軍覆沒的消息。後來一次一次的。得到三路兵隊。敗沒的報告。嚇得他神魂顛倒。手足失措。看光景隱瞞不住。只得寫了表章。奏知神宗皇帝。馬林敗回。並受責備。李如柏帶兵回來。反說他臨機應變。保護瀋陽。又令人將劉鋹屍首找回。用棺木裝好。這時朝廷的聖旨下來。責他喪師誤國。趕快回京。聽候查辦。楊鎬祇得硬着頭皮。垂首喪氣。回到京師。第二天聖旨下來。追回上方劍。經略印。褫奪官勳。削職爲民。楊鎬回了故里。自幸保住首級。明朝吃了這一次大虧。便牢守關隘。不敢問關外的事。那太祖皇帝。這時恰想起葉赫部的讎恨。便令四貝勒做了元帥。掌着先鋒印。領一萬人馬。馳往葉赫。太祖也隨後帶了各貝勒和文武官員行去。且說葉赫部主已死。由兄弟金台石襲位。弟兄二人。倒也將本部修練得齊整。自從明朝大敗已後。弟兄二人便帶了兵馬逃回本部。明知建州兵要來攻打。日日防備。這一日打聽得建州四貝勒帶了一萬人馬前來。太祖皇帝也帶了兵馬得了東城。太祖傳令攻打。那四貝勒帶的一萬人馬也在西城攻打。從早至午一座城力攻不下。太祖命軍士緣梯上攻。城上急拋矢石。滿州兵死得不計其數。正在相持。忽聽一聲響如天崩地裂一般。那西北角上牆城已坍倒了。原來乃太祖暗令一千兵士掘開。那城牆一倒。滿洲兵如蠡擁般搶進城來。金台石爬上高臺。死命的守住。滿洲兵將高台團團圍住。金台石卻令福晉抱了兒子下去。自己却不下去。太祖在臺下。仰着臉對金台說道。汝下臺來。好好的降順。朕仍舊封你做汝部貝勒。朕看姻戚的情分。不來罪你。你城已破。兵已亡。死守這座高臺。有何用呢。金台石氣衝斗牛大聲道。俺和你皆是滿洲的部主。俺爲何要降你呢。俺不像那明朝的臣子。被你三兩句疼人的好話。一兩個美貌的公主。便忍負國恩。忍受羞名。甘心降服。俺金台石堂堂部主。今日被你所亡。也是天命。俺一身不能滅你滿洲。俺死後倒看你滿洲有何好結局。說罷。自己在臺上放火。燒了

半截。那臺倒了。金台石從上面滾跌下來。太祖命兵士將他勒死。割下首級。到西城招降他兄弟布揚古。那西城正被四貝勒攻打得危急。古揚布見了哥哥的首級。嚇得連聲稱降。當下西城也破了。太祖將全城金銀財物。搜羅殆盡。這一夜太祖又令人將布揚古暗下裏刺死。從此葉赫部。遂亡。太祖又乘勝移兵到明境去攻打。這時明朝邊吏。不敢再肯吃虧。任憑太祖皇帝取了開原城。打破鐵嶺城。又打敗蒙古喀爾喀的兵隊。活捉西長宰賽。一連攻打了一個多月。太祖也覺得老師在外。便下令班師。太祖走到半路。忽探馬報前面有一彪人馬攔住。有一個使臣手裏捧着國書。說是蒙古國主巴圖魯成吉思汗差來的。要見滿洲皇帝。有國際要事相商。太祖皇帝聽了。心想蒙古是西北大國。日下有四十萬大兵。頗爲強盛。國主又是蒙古五部的盟主。今既有使到來。不問何事。總要接見。不能怠慢了他。當下傳令紮定人馬。正中設了皇帝的營帳。從營外一直到帳內。統站了御林軍。皇帝寶座旁邊盡是侍衛保護。左邊站着大貝勒。右邊站着四貝勒。文武大臣。俱一傍侍立。御林軍俱刀出鞘。弓上弦。靜悄悄的聲息皆無。少頃皇帝令宣使臣進來。不知太祖如何見使臣。且聽下回再說。

第十四回 結蒙古冲年定大策 援瀋陽經略守遼邊

却說太祖令侍衛宣進使臣。當下便見營門外走進一個大將來。身軀高大。虎虎生氣。雙手捧住國書。口稱蒙古國使臣。康喀爾拜虎見滿洲太祖皇帝。說着行下禮去。呈上國書。當由大貝勒上前。將國書接過來。送把父皇。太祖皇帝將國書打開。見上面寫道。

統四十萬衆蒙古國主。巴圖魯成吉思汗。問水濱三萬人滿洲皇帝安甯無恙耶。明與吾二國仇讎

也。聞自午年來。汝數苦明國。今年夏。我已親往明之廣甯。招撫其城。收其貢賦。倘汝兵往。

吾將牽制汝。吾二人非有齟齬也。但是吾已服之城。爲汝所得。吾名安在。若不從吾言。則我二

人是非。天必鑒之。先是二國使者。常相往來。因汝使臣謂吾不以禮相遇。搆吾兩人。遂不服聘問。今日汝如以吾言爲是。汝其令前使來。後至我國。

太祖皇帝看了國書。不覺臉上現出不悅的顏色來。隔着半響。不發一言。那大貝勒。四貝勒。站在旁邊看見父皇這副形容。都上來看着國書。一邊看。一邊連說。蒙古國太小。覷我國了。就中四貝勒忍耐不住。滿面怒容。將寶劍拔了出來。氣呼呼的說道。待俺先砍下這使者的腦袋。看蒙古國有什麼理說。他要同俺們動兵。俺帶兵去殺得他雞犬不留。同葉赫國這樣。說着搶上前去。奔那拜虎砍去。太祖皇帝連聲喝住。吩咐把拜虎領出去。賞他酒肉。拜虎出帳。太貝便同各貝勒大臣將士等商議。對付蒙古國的策略。當時有人說把拜虎放回去。隨後去攻打。有人說把拜虎殺了。把各兵士的耳朵割掉。再放他們回去。叫蒙古曉得我們的利害。太祖皇帝聽了。連連搖頭說。不安。不安。這時十四皇子多爾袞。年紀尙小。也在父皇身邊。聽各人說長說短。拿不定章程。他便仰着小臉。朝着父皇說道。蒙古國共有五部。擁兵四十萬。聲勢強盛。遣使到我國。是探探我國的口氣。我們如今正要奪明朝的天。何況同蒙古結盟。合力攻打明朝。待我們得了明朝的天下。他得我們的一寸土嗎。不然我們向明朝攻打。他便出兵牽制。倘他再與明朝修好。我們能當得住嗎。這是我國成敗興亡的關鍵。願父皇斟酌行之。多爾袞說畢。太祖笑吟吟捺他頭頂道。你年紀雖小。主意倒不差。當時便宣進使臣來。對他說道。我們滿洲兵力也不弱。不過同蒙古是鄰邦。一向未曾反過臉。今我國仍好好同你國結盟。合力攻打明朝。望你回去好好的回覆國主。順便請你國主的安。拜虎連聲說好。當下便殺牛。宰馬。祭告天地。對天立誓。並誓書道。

今滿洲八旗執政貝勒。與蒙古國五部落執政貝勒。蒙天地眷佑。俾合謀併力。與明修怨。如其與明擇舊憾。結和好。亦必合謀。然後許之。若滿洲渝盟。不借喀爾喀合謀。先與明和好。皇天后

土其降之罰。若明欲與喀爾喀貝勒和好。密遣離間貝勒等。不以其言告我滿州皇帝者。皇天后土亦降之罰。吾二國同踐盟言。天地佑之。其飲是酒。食是肉。一國執政貝勒尙克永命。子孫百世。及於萬年。二國如一。共享太平。

太祖皇帝讀了誓言。遂賜各貝勒大臣。及蒙古國使者。同席飲酒食肉。第二日便打發使臣回去。那虎拜賽了回書。跪別了皇帝。領兵回國而去。這裏太祖也班師回興京去。不表太祖皇帝與蒙古國訂攻守同盟的誓。再說明朝神宗皇帝。因楊鎬兵敗。便有人保舉兵部侍郎熊廷弼代任經略。這熊廷弼乃湖北江夏人氏。秉性忠誠。具有膽略。神宗便拜他爲遼東經略使。并賜上方寶劍。准他先斬後奏。熊廷弼奉了朝命。不敢怠慢。第二天就點齊兵馬。校閱了一遍。見兵馬衰弱不成樣子。心中太息。接着報說。開原等處。連接的失陷。心中更覺悲歎。恨那滿朝的大臣。不知滿洲好歹。任意的主戰。也不知自己的兵馬。毫無戰鬥力。以致弄得如此的糟糕。自己這一番出兵。總想要掙掙國家的場面。和本人的面子。遂連夜寫了一張奏本。呈上皇帝。便在這一夜五更的時候帶了十八萬兵馬向山海關進發。留呈的奏本寫道。

臣聞遼左京師肩背。河東遼鎮腹心。開原又河東根本。開原今已破。則北關難保。朝鮮亦不可恃。遼河亦何可守。乞速遣將備芻糧。修器械。毋窘臣用。毋緩臣期。毋中格以阻臣氣。毋旁撓以掣臣肘。毋獨遺臣以艱危。以致誤臣誤遼兼誤國也。謹奏。

這本奏章。說得淋漓悲切。無奈落在一般太監手裏。不送把皇帝去看。深恐皇帝看了奏章。就誤了美色。留中不發。任你熊廷弼如何策略。神宗也難曉得一點。且說熊廷弼。領了兵馬。一路上辛辛苦苦。幸他對待兵士。溫厚和平。常常的垂問疾苦。毫沒一點大人的習氣。所以兵士們。吃着辛苦。毫不有一句怨聲。軍行數日。出了山海關。忽探馬報說滿洲兵攻破了開原城。又佔據鐵嶺。近來瀋陽方

面。商民驚慌。吃緊得很。熊廷弼聽了。催兵急進。日夜趕程。那沿路上逃難人民。紛紛絡繹。扶老攜幼。哭子呼妻。一種狼狽的情形。真令人可憐。難民見明兵來了。都跪在路旁。哀聲求救。熊廷弼親自跨下馬來。用好言撫慰。令隨軍回到瀋陽。不必驚慌。難民乃隨軍前行。到了遼陽。熊廷弼看了駐紮的兵隊。零落不整。實在腐敗得不成樣子。他便赫然大怒。將總兵喚來。申斥了一番。令連夜整治。違命立斬。接着捉住幾個逃兵。和驚弓鳥的跪在熊經略面前。張着口只是說不出話。熊經略看了這樣情形。怒上加怒。喝令綑綁起來。問了姓名原故。一個叫王捷。一個叫王文鼎。因部隊被滿洲軍殺退。自己保命。便逃回來。廷弼問明白了。便請出上方寶劍。一個個砍下腦袋來。送到各營內去示衆。令敗兵回城贖罪。一時軍心嚴肅。不敢違令。第二天。廷弼用東經略使的名義。發了幾張佈告。諭民衆各安生業。勿自驚慌。如有私造謠言。擾亂人心者。查獲立斬。又親自巡城。遇着百姓總盤問疾苦。這時滿城軍民人等。人人懾服。個個感恩。廷弼當即率督兵士。日日到教場操練。製造火砲。戰車。修繕城池。濠壘。停了幾日。聞得滿洲軍離瀋陽不遠。便調二萬軍分在遼陽。撫順。柴河。清河等幾個要隘紮住。這裏自己便調集十六萬大軍。浩浩蕩蕩奔瀋陽而來。那時正在嚴寒。天上滿結着彤雲。一陣西北風刮過那雪花兒如梅花般的飄落下來。熊經略領着三軍。在軍前冒雪前進。到了遼陽。城內的百姓鬧得東凌西亂。廷弼安撫百姓。派五千兵向撫順關駐紮。自己每自每夜率領軍士。巡閱城市。日夜如臨大敵。這樣的嚴密了幾日。那滿洲兵聽了不敢進兵。那太祖皇帝已駐紮在奉集堡。祇離瀋陽四十五里路。聽得熊廷弼這樣認真防守。無懈可擊。又聽知熊經略使不比那楊經略使。這熊經略是中原好漢。大將良材。太祖在奉集堡駐了幾日。也不敢前進。便傳令退回興京去了。這裏熊經略正要發兵追擊。忽然接得探報說北京差大員來閱兵。廷弼不得已祇得親自出城迎接。半響那閱兵大員坐了一頂暖轎。前後護衛。耀武揚威。廷弼迎上看去。原來是吏部給事中姚宗文。心想姚

宗文乃白面書生。爲何遣他來閱兵呢。心中有幾分不樂。接着那姚宗文進城。同廷弼談了一會。第二天廷弼陪着他校閱兵隊。一連住了幾日。這大員也談不到回京。當晚正在巡城。忽前面馬蹄得得。幾個護兵同一個將官迎面而來。廷弼騎着馬忙上前查問。再看原來是姚宗文的副將李嘉登。廷弼忙下馬周旋。便問將軍夜出何幹。那李嘉登說道。奉姚將軍諭回京向國庫撥資以便回京覆旨請經略知照城門軍士。末將奉諭緊急。須連夜趕上北京。熊廷弼聽了這話。心中無名火起。也曉他們的意思。只是因他是天子命官。不敢發作。便說道請將軍稍停片刻同我見姚將軍再說。便同李副將並轡而行。同赴姚將軍行轅。見了姚宗文。廷弼劈頭說道。敵軍在外。已有年餘。末將身爲經略。常虞隕越。雖未替皇家爭得一寸土。但滿洲兵不敢再行猖獗。前月正追擊賊軍。而將軍榮載遙臨。廷弼忙收回軍令。將軍校閱多日，今云回駕無資。廷弼身爲武職。祇知上報國恩。下親百姓。非一般尅扣軍餉。收刮人民。害理喪心。腰纏萬貫者。可比。今將軍回駕。廷弼當飭沿途地方官供應。無費分文。欲廷弼供應微敬。除買妻鬻子。別無所出。說罷氣呼呼走出營外。仍去巡城。這裏姚宗文和李嘉登也弄得面面相覷。忍着一肚子氣。第二天傳令回京。廷弼護送十里。方行回城。便連夜趕辦結束。將苦衷一切。繕了奏章。辭職歸里。這奏章尙未發出。那京內緊急聖旨。已經下來。把熊廷弼革職。說他按兵不進。命袁應泰接任遼東經略使。熊廷弼接了聖旨。忙卸了兵權。回京覆命。明知是姚宗文報了仇恨。便嘆了口氣。回里種田去了。這時神宗光宗相繼崩駕。嗣位是熹宗。信任太監魏宗賢。擾亂朝綱。什麼東林黨。宣岷黨。鬧得天昏地黑。宮裏又鬧出挺擊。紅丸的離奇案件。明朝君臣。人民。終日在愁雲慘霧裏過日子。那熹宗又聽閹人的主張。派袁泰爲遼東經略。這袁應泰是進士出身。曾任過巡撫。爲人也頗機警。對上又忠。對下又和。只是應泰乃文官出身。兵法武備。不是個能手。旣到遼東。對軍民人等益加寬待。鎮十幾日裏不殺一人。有竊賊的案件。略問幾句。便放出去。這是蒙古國五都。有四部

饑荒。那些飢民。成羣結隊的入塞乞食。應泰見飢民可憐。准令在境內乞食。誰知這些飢民竟鬧出大亂子來。欲知如何鬧亂。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熊廷弼復任經略使 王化貞兵敗大凌河

話說袁應泰任了遼東經略。滿洲太祖皇帝聞聽這個消息。拍手說道。熊廷弼去職。這袁應泰俺不怕了。便起了八旗兵隊。進攻瀋陽。那瀋陽總兵官。賀世賢見滿洲兵來攻。忙將城門關閉。領兵登城守禦。一面令快馬飛報袁應泰。一面日夜備戰。過了幾日。忽上一聲吶喊。滿洲的兵馬和狂風似的捲來。那把守城門的兵士。慌忙報知賀世賢。世賢到城上督率。兵士放箭。又把許多木石打下城去。一霎時那滿洲在城外。駕起雲梯。向城上擁。正在忙亂的時候。忽見西城火起。賀世賢便急跳上馬。向西門跑去。纔到西城。那東城又火起了。急轉過馬頭。向東城跑去。看看快到東城。那南城北城又同時火起。他知道城中有了奸細。這不知是那裏來的奸細。乃祇向自己衙門跑去。到了衙門口。祇見裏面人聲鼎沸。火光燭天。他一見大怒。便仗着一柄刀。搶進門去。見擾亂的一般兵民。夾着多數蒙古的飢民。他大喝一聲。見着蒙人便砍。剛一轉身。腳下一根繩子絆住。一個倒栽葱。跌在地下。那些蒙古的飢民。爭先砍殺。一陣烏亂。可憐將這總兵官。砍得像肉醬一般。滿洲兵乘勢進城。這消息傳到袁應泰耳裏。不覺大驚。剛要出兵援應。得了此報。便問明底細。方知瀋陽有蒙古飢民爲內應。賀世賢以致與城俱亡。應泰頓足說道。悔不該放蒙人入境。急令兵士將城門關閉。挨次搜查民家。一日間獲得七八十名蒙古人。就各人身邊搜檢。果然得了好幾封通滿洲兵的書信。當下即將幾十個蒙古人。一一砍下腦袋來。從此不准蒙古人入境。令軍士沿城掘濠。沿着濠溝。環列兵器。將火炮排列在城垛上。自己率領總兵侯世祿。姜弼。梁仲善等。出城五里迎戰。這時太祖皇帝領兵已到。梁仲善不

問好歹。討一枝令箭。帶着五千兵殺入滿洲陣中。侯世祿。和姜弼。見梁仲善孤軍深入。恐他吃虧。也急忙各領五千兵上前接應。不料滿洲兵見梁仲善殺來。便放進他圍住廝殺。這裏却截住侯世祿。姜弼。令與梁仲善不得接應。二人幾次衝鋒。都被箭射回。霎時間滿洲兵一聲吶喊。併力上前。衝入明軍陣內。刀槍並舉。明兵被殺死的不計其數。侯姜二人雖拚命的應敵。但軍心已亂。見着滿洲兵便嚇得亂竄。這時袁應泰也在陣內督戰。見兵士紛紛退後。他大怒起來。便親自砍死幾個逃兵。但是那些退後的兵士。情願後退被殺。不肯向前應戰。看看大敗下來。只得退入城中。查點兵馬。損失一萬餘人。那梁仲善失蹤。定是陣亡。第二天滿洲兵到了城下。包圍住攻打。袁應泰站在城樓上。指揮兵士。一連攻打幾日。滿洲太祖皇帝就倒覺躁急。當晚請范文程商議。便用了范先生的妙計。將城西大開。把濠溝中灌滿了水。那明兵在濠內伏不住。便起來入城。那開水湧猛。竟將城門淹了。明兵俱爬上城樓。城內軍民不由的驚慌起來。袁應泰正擬差兵馬保守大開。將開口關閉。不料滿洲已分兩路攻打。一路由東城渡水而上。一路由西城緣梯而上。應泰抵死守城。但城中已亂。滿洲和潮湧般的殺進城來。兵官牛維曜。高出等。逃得無影無蹤。看看大勢已去。再也挽回不過來。袁應泰嘆息了數聲。便避入城北鎮遠樓。這時那巡按御史張銓。漲着通紅的臉。氣喘喘的也跑上鎮遠樓。應泰見了張銓。滿眼流淚道。我身為經略。上不能報國恩。下不能顧民命。今守土已亡。城不能保。惟有一死以謝國家。公職乃文官。無守土之責。望速遠避。以保性命。如能退守河西。招集殘部。再圖後舉。張銓道公知忠國。銓豈無知。應泰無言。連連點頭。當下將印劍挂起。解帶懸樑。聽得樓外喊殺連天。便歎了口氣。自縊而死。張銓見應泰已死。也自縊在應泰身旁。這時滿洲兵已統統進城。太祖皇帝令搜查主將。兵士到鎮遠樓。見兩人高懸樑上。就一一解將下來。拾到太祖皇帝面前。皇帝大驚道。好兩個忠臣。可敬。可敬。一句話未了。那張銓的兩隻眼睛。陡然活動起來。再令兵士們看看。原來還

有生氣。便令兵士用湯灌救。那張銓慢慢的醒來。望上看去。見上面坐着一位威風凜凜的老頭兒。料是滿洲主子。便大聲道。夷賊何不殺我。太祖皇帝勸他歸降。張銓道生爲明臣。死爲明鬼。太祖道。忠臣。忠臣。朕殺之不忍。遂令兵士放他回署。好好的看待。那張銓既返署中。朝北拜幾拜。謝了聖恩。朝西拜幾拜。謝了父母。復解帶自縊。太祖命軍士好好埋葬。遼陽既下。遼東附近五十寨。及河東大小七十餘城。皆望風投降。這消息傳到明朝。衆大臣驚慌起來。又記起熊廷弼是個好人。熹宗亦有悔意。便接二連三的聖旨下去。把熊廷弼宣進京來。仍任他爲遼東經略。廷弼上三方布置策。以廣寧一方爲陸路界口。擬用馬步軍駐守。以天津登萊二方爲沿海要口。各用舟師駐守。熹宗准奏。仍賜尙方寶劍。並將姚宗文削職。以消熊廷弼心恨。第二天皇帝親於五里外。賜宴餞行。廷弼謝了聖恩。當日起兵。出了山海關。到得廣寧。滿城文武。俱出城迎接。廷弼一一接見。忽侍兵遞上一片。上寫遼東巡撫王化貞。熊廷弼見是巡撫。忙請相見。寒暄幾句。便同赴行轅。王化貞備了接風酒。席間共商戰守的事宜。化貞的意思。想分兵防河。廷弼欲固守廣寧。兩人意見不同。廷弼決然道。今滿洲擁兵遼陽。注目廣寧。廣寧不守。則山海關勢危。廣寧能守。則關內外自可無虞。若行巡撫之策。分兵防河。恐勢單力弱。敵兵一來。難以自守。王化貞仍不爲然。心內有幾分不樂。當下散了酒席。廷弼又草起奏章。請實行三方分置策。王化貞也上一奏本。請行沿河分守之議。熹宗從廷弼之策。化貞之議。竟擱置不問。化貞越加不樂。停了幾日。王化貞便拿定主張。領着游擊孫得功。參將祖大壽。總兵祁秉忠等。又帶六萬餘兵。向遼河而來。在路聽得西平堡守將羅一貫陣亡。化貞傳令日夜兼程。平西向走着。這裏熊廷弼在廣寧城內。祇有五千名親兵駐紮。徒擁經略虛名。心中憤恨已極。遂上奏道。

臣以東西南北所欲殺之人。適遘事機難處之會。諸臣能爲封疆容。則容之。不能爲門戶容。則去

之。何必內借閣部。外借撫道以自固。

奏上。朝廷留中不發。且說王化貞進兵西平堡。正遇着滿洲兵迎面而來。兩下一聲砲響。大戰起來。正戰得難解難紛。那陣後大亂。乃游擊孫得功倒戈響應。一陣亂。明兵自相踐踏。劉渠祁秉忠捨命遮攔。兀自截留不住。弄得兵殘力竭。死於陣前。那些兵士傷亡不計其數。四貝勒招降兵士。在陣前馳驟。正遇孫得功一彪軍到。四貝勒見是敵軍。教軍士放箭。孫得功忙大叫止住。到四貝勒馬前說道。我乃明將。今已降順你國。待我將王化貞擒來得功。請貝勒培植我一官半職。說罷回馬領兵而去。四貝勒心疑。又見他獐頭鼠腦。那詭媚的神情。令人作嘔。看他去得不遠。四貝勒搭起箭。覷得親切。喝一聲你這狼心狗肺的賊。去罷。弓弦到處。那孫得功應聲落馬。倒在地下。血盡而死。那數千軍早被四貝勒收降過來。這時熊經略已得了敗報。便領了五千親兵和風馳電掣般向遼河而來。那兵敗將亡的王化貞。這時正和喪家犬似的。在大凌河邊逃走。正在着急。忽迎面喊聲連天。再看去一彪軍如蜂湧般的殺來。王化貞認是滿洲兵。嚇得索索的亂抖。看看較近。見軍旗飄出個熊字來。爲首的大將。正是遼東經略使熊廷弼。王化貞方纔醒悟。跪在廷弼的馬前。嚎啕大哭。熊廷弼道。不聽我言。致有此敗。六萬軍一朝覆沒。今却爲如何。正哭間。探馬報廣寧已被滿洲兵攻下了。錦洲大小凌河松山杏山等城都已失陷。廷弼聽了。頓足道。完了。完了。語未畢。山內金鼓大震。一彪軍殺出。正是滿洲大貝勒代善。帶領一萬鐵騎軍。衝殺過來。那熊廷弼的五千軍。如何抵擋得住。早殺得落花流水。熊廷弼和王化貞夾在敗兵裏逃進關來。明朝得這個消息。一般大臣嚇得心膽俱落。熹宗皇帝。也大怒起來。聖旨將熊廷弼王化貞下獄。交刑部議罪。第二天便將他二人斬首。將首級送到邊地上號令。這時繼任遼東經略是王在晉。兵部尙書孫承宗見邊事日危。乃上疏奏道。

邇年兵多不練。餉多不核。以將用兵。而以文官招練。以將臨陣。而以文官指發。以將備邊。而

日增置文官於幕。以邊任經撫。而日間戰守於朝，此極弊也。今當重將權。擇沈雄有氣略者。授之節鉞。如唐任李郭。自辟置偏裨以下。邊事小勝小敗。皆不必問，要使守關無闖入。而徐爲恢復之計。

這奏本上後。熹宗歡悅。承宗又請修築寧遠城，而經略使王在晉。主張建築重關。並請朝廷歲給百萬糧餉。招撫關外諸豪部。這兩樣主張。朝議不決。皇帝命承宗到關外觀看地勢。承宗奉命出關。察看了形勢。仍主建築寧遠城。皇帝准奏。便免了王在晉職。令孫承宗繼任。照例賜上方劍一口。皇帝御蹕送出城外。替承宗餞行。承宗拜謝聖恩。到了寧遠。更定軍制。申昭職守。用馬世龍爲總兵官。令游擊祖大壽守覺華島。副將趙率教守前屯在寧遠附近。築堡修城。練兵十一萬。造鎧仗數百萬。又開屯田五十頃。兵精糧足。壁壘森嚴。在寧遠坐鎮四年。那滿洲太祖皇帝不很正眼看他。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砲彈飛來滿兵敗績 地雷炸處皇帝受傷

話說孫承宗坐鎮遼東。四年間關內外固若苞桑。不失一草一木。那太祖皇帝見他壁壘森嚴。兵精糧足。也不敢和他啓衅。只得差精明的探子。到關內去密探軍情。這裏盡將八旗兵丁。搬到瀋陽來駐紮。又招募良匠工人。將城池重加修築。建造宮殿。把瀋陽城開了四門。中置大殿。名篤恭殿。前殿名崇政殿。後殿名清寧宮。東有翔鳳樓。西有飛龍閣。樓臺掩映，金碧輝煌。雖是塞外都城。不亞大明京闕。太祖定議移都。遂率六宮后妃。滿朝文武。齊至瀋陽。犒飲三日。後來改名盛京。就是此地。太祖皇帝自移都以後。見明邊嚴緊。便也不去問他。終日在新宮裏。和烏拉喇喇氏飲酒談笑。大貝勒和二貝勒弟兄幾個。不是打獵。便是練武，且說明朝孫承宗守遼以來。安穩了幾年。不料那魏忠

賢又眼熱起來。起初想聯絡孫承宗。常常送承宗禮物。不意承宗是個直心君子。不行人諂媚。竟將魏忠賢的禮物。全數奉還。忠賢惱羞成怒。便在皇帝面前。說承宗兵權太重。將有異圖。那皇帝便有幾分疑心。可巧那一天是皇帝的壽期。孫承宗用祝壽的名意。欲進京面劾闖豎。誰知剛去到通州。那京內的緊急文書連接的了來。不准進京。承宗沒法。只得垂頭喪氣。回關。那朝中的閹黨竟說承宗不奉宣召。擅欲進京。交刑部議罪。承宗大憤。索性上了奏章。說朝中閹宦用事。刑賞不公。自己不願再任經略。那熹宗皇帝正要免他。見他自己辭職。便許他免官。任了高第爲經略。高第任了經略。不敢妄爲。各事皆憑監軍袁崇煥的主張。這袁崇煥是山東人。天生一身的武藝。在熊經略任上。曾經做過武官。後來熊經略去職。他仍在關外。到孫承宗做遼東經略。他便做一營的頭目。孫承宗見他忠誠毅勇。便在皇帝面前保他做個游擊。接着高第繼任經略。聖旨下來拜他爲關外監軍。發國庫二十萬着他招募散兵。停了幾月。他所部軍士。操練的純熟。以砲兵和鐵騎兵最精。後來高第告退。袁崇煥便做了遼東經略使。日夜的操練人馬。養着銳氣。專等滿洲兵廝殺。且說滿洲太祖皇帝移都瀋陽。有一天承啓官上殿奏稱。今有探馬探得明朝的消息。在殿門外。守候陛下旨意。太祖皇帝聽了。忙傳旨宣探馬上殿。那探子走上殿來。跪倒在地。太祖令快快奏來。那探子便說臣奉旨進關。探得明朝如今魏忠賢當國。遼東經略使孫承宗去職。由高第接任。但刻下高第自己退職。由監軍袁崇煥做了經略使。前日纔接任。陛下欲攻伐明朝。待臣再去打探這經略的本領。太祖道朕數年來未犯明邊。皆因孫承宗這廝利害。令承宗旣去。俺放心大膽了。便傳令八旗軍士。令大貝勒統率先行。自己却親統大兵十三萬。祭了天地。忙進宮去。更換武服。烏拉氏忙上前來服侍他丈夫。一邊伏侍。一邊問道。陛下如今出兵打誰去。可要臣妾陪着兒一塊去。太祖道。朕這次打明朝去。要打進山海關。去看看中原的景緻。但是打仗十分害怕。卿去不得。烏拉氏是太祖最寵愛的妃子。近年在宮中。日日行臥不離。這時

聽說要離開他。出兵去了。便一納頭倒在皇帝懷裏。說妾要跟陛下一塊兒去不好嗎。太祖一手摸着她粉腮兒。低頭接着他朱唇。說。好人。你好好在宮裏。待朕將明朝打下來。同你到中原去游玩。正說話的時候。宮女跪奏道。二貝勒和四貝勒在宮外候旨。當下太祖離了宮中。便有二貝勒四貝勒保護出了宮門。上了馬。一聲砲響。大軍向寧遠而來。到了寧遠城。遠遠的見城上旗幟鮮明。戈矛森列。中間架着幾尊大砲。那種威嚴的氣象。令人不由得恐怖。太祖也不覺有點害怕。便令兵士。退五里下寨。當晚便商議攻城。第二天太祖親率一萬鐵騎兵。左翼大貝勒代善。右翼四貝勒皇太極。一聲金鼓響。滿洲兵奮勇攻城。城上也是一聲鼓角。豎起一面大旗。迎風飄揚。由大紅旗中現出一大大的袁字。旗下立着一員大將。金盔耀目。鐵甲生光。左手執着一柄大刀。右手拿着一面令旗。圓睜兩眼。殺氣隱在眉際。兩隻眼珠。射出光芒來。太祖見了此人。暗暗的誇賞。心想俺數次攻打明朝。未見過明朝有這樣的勇將。那四貝勒見父皇只向敵將看去。也不傳令。便放馬到城下說道。你是寧遠城的守將麼。城上大將答道。夷虜到此。何不開兵。你要聽你老子名字。先坐定了馬。再問。我乃東莞人。現在遼東經略使。袁崇煥。四貝勒聽了。笑道。原來是袁蠻子。快快開城迎降。俺保你的腦袋。你再糊塗。後悔不及。你想關外各城。已成平地你這寧遠城。彈丸之地。還想守得住嗎。崇煥厲聲道。夷賊不得狂言。汝要想老子的城池。便是把你賊主的腦袋獻來。我也不肯讓一磚半石。我奉天子命。來守此土。責任重大。談得到降你們瘟韃麼。說畢。一聲梆子響。矢石兩下。滿洲兵不得前進。看看天色已晚。太祖便令收軍回寨。夜間太祖便與衆貝勒將士商議。四貝勒道。臣兒的意思。就此進攻。太祖道。這袁蠻子不好惹的。我等明日誓拔此城。難道俺們十三萬大兵。攻不下這小小一座寧遠城嗎。便令各軍休息。預備明晨進攻。這且慢表。且說袁崇煥。當晚與衆將士泣血立誓。輒夜在城上巡視。一夜不曾合眼。軍士見主將如此。莫不感憤這時夜色沉沉。靜悄悄的除幾聲畫角聲外。別無聲息。崇

燒在城上與總兵滿桂。談談說說。不覺金雞已唱。那天空一陣陣黑雲過去。泛出那魚肚色來。遙聽敵營裏。吹起畫角。隨發砲聲。曉得敵軍將來攻城。便抖擻精神。指揮兵士。不多時。果見遠遠的敵軍蔽野而來。將近城濠。城上的矢石如飛蝗般射去。滿兵前隊。傷亡多名。後軍見前軍傷死。復一擁而上。又受一陣矢石。傷亡無數。前仆後繼。只是抵死不退。太宗皇帝見明軍矢石利密。忙傳令籐牌隊上前迎敵。那大貝勒代善奮不顧身。領着五千籐牌兵把籐牌護住頭頸。躍過城濠。城上矢石射下。都被籐牌擋住。大貝勒將馬鞭一揮。一聲喊這籐牌兵便衝到城脚。架起雲梯。一個個冒死上前。剛爬了一半。袁崇煥令軍士緹下大石。夾上火器。把雲梯打翻。那些滿軍。個個跌死。大貝勒性急起來。又領着兵士衝鋒上去。俱被矢石火器打退。這時已經午牌。那太陽正掛在天空中。太祖皇帝見姿了半天。傷亡了五七千兵馬。仍是攻不下這寧遠城。太祖也發怒起來。便親自騎馬。跑到城邊。令大貝勒二貝勒各領一萬兵從左邊包圍。三貝勒四貝勒各領一萬兵從右翼包圍。奮勇上前。退後者斬。太祖親領一萬兵在中翼進攻。一時數萬軍上前。和潮湧般的將城門圍住。這時袁崇煥在城上。見滿洲軍越聚越多。便令兵士一面開砲。一面燃放地雷。原來這砲乃葡萄牙國所建。火力利害。初入中國。只有福建兵善放。當時崇煥一聲令下。那城頭上砲火齊發。那滿洲兵不知利害。祇聽得轟然一聲。霎時間煙霧迷天。血肉蔽地。打死滿洲兵無數。太祖急令後退。忽地下一聲響。地雷大發。那些滿洲兵。被地雷炸的伸手舒脚。有的拋在空中飛舞。這時太祖皇帝也被地打倒在地。頭角上被炸傷一塊。幸在骨外未曾傷及內腦。但已經睡在地下。不省人事。那大貝勒。二貝勒。也被地雷炸得發昏章第十一。曉得父皇也在陣中。便掙扎起來。到各處尋覓。奈遍地屍骸。都是焦頭爛額。斷手折腿。看不出誰是小兵。誰是皇帝。正在着急。前面四貝勒慌忙前來。淚痕滿面的。問大貝勒道。大哥。見父皇嗎。大貝勒道。俺們正尋呢。說着弟兄三個向屍骸內看去。那一陣的砲聲。不住的響。敗回來的軍士都抱頭亂竄。忽

敗兵內夾着三貝勒。週身的塵土。見兄弟們在一堆。便大聲道。快來救父皇呀。衆貝勒忙向前看去。果見父皇睡在屍叢裏。動彈不得。大貝勒忙救了父親。上馬逃去。那明兵在城樓上見滿洲兵大敗。便如虎嘯般殺下城來。滿軍雪上加霜。只敗得落花流水。袁崇煥見敗兵遠去。便鳴金收軍。當下在城樓上和滿桂盪了一壺酒。淺斟低酌起來。並第一賞了福建兵。又賞了滿城軍士。一時歡呼暢飲。這一次真是明朝和滿洲對敵。第一次大勝仗呢。且說大貝勒保護着父親。回到大營。太祖皇帝清醒過來。覺的滿身疼痛。自知內傷甚重。但是恨着袁崇煥。便要令衆貝勒反攻。衆貝勒經了這一次利害。又見父皇受傷。皆不肯再戰。各勸太祖皇帝返駕。再圖後舉。太祖沒法。只得忍着氣回到瀋陽。第一便是烏拉氏百般的調護。各貝勒大臣。每日皆進宮問安。太祖皇帝睡在床上。一天沉重一天。常常暈絕過去。清醒過來曉得自已難得再好。便召集衆貝勒文武大臣。進宮聽旨。貝勒等到了宮內。俱跪在床前。太祖在枕上看了。便說道。朕自二十五歲起兵。大小數十百戰。戰無不勝。攻無不克。辛苦半生。創了這關外基業。今方進取中原。與汝等共享安樂。不料攻一小小甯遠。遇着這袁蠻子。受此大敗。可恨可惱。朕年已六十餘。死不足恨。務望衆大臣。幫助貝勒。取奪明朝天下。說畢。淚如雨下。歎恨一聲。又昏厥過去。烏拉氏忙上前叫應。衆貝勒大臣。俱跪在地下。不敢起身。停了半響。太祖皇帝又清醒過來。一手拉住烏拉氏。將四貝勒皇太極喚至榻前。說道烏拉氏是我最愛的妃子。我死後你須當母親看待。九王子多爾袞也要時常照應。說罷又對衆貝勒大臣說道。談到立太子的事情。朕登極的時候。已立四貝勒爲太子。朕死後。汝等立四貝勒皇太極。爲君。衆貝勒大臣。齊聲說。遵旨。這時太祖皇帝。氣色已變。停了半嚮。兩眼翻動。衆貝勒俱圍立在榻邊。太祖看了又微微的一笑。雙脚一蹬。死過去了。烏拉氏嚎啕大哭。那代善等弟兄十幾個也泣不可仰。當下范文程在旁便說。請諸貝勒節哀。國不可一日無君。便由衆大臣將皇太極擁出宮來。上了大殿。那滿殿的文武百

官。一字兒跪在下面。磕頭朝賀。口稱皇帝萬歲萬萬歲。皇太極坐在上面。想起弟兄們皆是父皇的嫡子。獨我做了皇帝。不覺動起骨肉的情分來。便拉着大貝勒。二貝勒。三貝勒。並肩兒坐下。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再說。

第十七回 立皇后天子鍾情愛 傳國書喇嘛講和平

却說皇太極坐在上面。觸動了弟兄之情。便將大貝勒等三人。拉了同坐一塊。並肩兒受百官朝賀。一時朝賀已畢。便將太祖皇帝的遺骸。收殮起來。正在大吹大擂的時候。那宮女出來報說大妃烏拉訥喇氏殉節了。皇太極令殮後殉葬。各事完畢。從此便改年號。稱天聰元年。皇帝稱爲太宗。太宗皇帝嗣位以後。仍遵太祖的遺志。把八旗軍隊日夜的訓練。任范文程爲大學士。軍務大臣。兼辦禮教的事宜。這時國內無事。明邊仍是袁崇煥守土。不敢去惹他。隔了幾個月大學士范文程出班奏道。陛下年屆壯年。當立皇后。庶萬民有國母之稱。太宗皇帝聽了。心想俺之皇后。定立那博爾濟吉特氏了。便一道聖旨下去。冊立博爾濟吉特氏爲孝壯文皇后。第二天宮中辦起喜事。皇帝皇后行大婚禮。談這文皇后本是個再醮之婦。乃科爾沁部主博爾濟吉特察桑貝勒的大女兒。他名字叫大玉兒。他妹妹叫小玉兒。姊妹倆個。好似一對玉人。天生的一張鸞蛋臉。不施脂粉。又白淨。又滋潤。那彎彎的眉兒。萬水似的瞳兒。瓊瑤似的鼻兒。血點也似的珠唇。兩邊粉腮上露出兩點笑渦來。這樣嬌艷。誰不見他魂銷。在太祖皇帝出兵撫順的時候。留着皇太極做監國。一天皇太極爲這一隻鹿。竟迷路迷到科爾沁部。也該天緣湊巧。偏偏這大玉兒也在山內打獵。兩下在深山內遇見。從來佳人愛才子。倆個人。便定下情愛。後來皇太極回去。請人去做媒。竟遲了一脚。這美人兒被他表兄娶去享受。隔了幾年太祖滅葉赫部。皇太極第一件事。把大玉兒取來做妃子。到了現在。纔冊立爲皇后。安享艷福。倆下裏恩

愛萬分。朝夜不離。行監坐守。那些三宮六院。休想得一夜臨幸。國家的政事。也撇把大貝勒。二貝勒。三貝勒。分管。這時明朝經略使袁崇煥。聽得滿洲太祖皇帝已死。便借了弔喪賀位的名義。遣李喇嘛。到瀋陽來遞書。探探滿洲的虛實。這喇嘛既到滿洲。太宗皇帝只得坐朝。宣召李喇嘛入覲。喇嘛見了太宗。合十叩安。將兩封文書呈上。太宗見了文書。對李喇嘛說道。書中的意思。是息兵言和。我國酷愛和平。只要他出於至誠。俺答應就是。李喇嘛奏道。阿彌陀佛。請皇帝慈悲生靈。免動干戈。太宗當下令范文程寫一封答書。令通事官方吉納。參軍溫塔石。二人賚了國書。與喇嘛同到甯遠城。見了袁崇煥。遞上國書。崇煥將書打開。見上面寫道。

大滿洲國皇帝。致書於大明國袁經略。爾停息兵戈。遣李喇嘛等來弔喪。並賀新君即位。既以禮來。我亦當以禮往。故遣官致謝。至兩國和好之事。前皇考至甯遠時。曾致爾書。令爾轉達尙未見答。汝主如答前書。欲兩國和好。當以誠信爲先。爾亦無事文飾。

袁崇煥將書看過。拋在旁邊。對使臣厲聲道。你國教你來下書。還是挑戰呢。還是講和呢。那方吉納見他發怒。不覺發抖起來。怕的說挑戰不好。只得低着頭回道。我國皇帝差卑職來。是請和的。崇煥說道。既是來請和。爲何書上寫着高大的格式呢。你國皇帝休想同我國並稱。下次要來請和。要卑行藩屬禮。不然領兵前來廝殺便了。說着。站起身來。走入裏面。那方吉納嚇得面無人色。急忙的回到本國去。太宗皇帝。赫然大怒。便想發兵。後來三個貝勒上前奏道。我國在大喪的時候。不宜動兵。如今不若面子上同他講和。骨子裏操練兵馬。等他防守了懈怠下來。然後再發兵攻擊。殺他個片甲不留。報去年的讎恨。太宗聽衆貝勒異口同音。只得忍着氣。又令范先生寫了一封書。仍差方吉納溫塔石二人。到甯遠城去。他二人前次吃了虧。本的敢再去。祇因皇帝的旨意。又不敢違逆。只得硬着頭皮。又到甯遠城來。先請了李喇嘛。邀他一同去見。袁崇煥見滿洲又來國書。便將書拆開展看

道。

大滿洲國皇帝。致書明袁經略。吾兩國所以構兵者。因昔日爾遼東廣甯臣。高視爾皇帝。如在天上。自視其身。如在雲漢。俾天生諸國之君。莫能自主。欺藐陵轍。難以容忍。用是召告於天。與師致討。惟天不論國之大小。止論事之是非。我國循理而行。故仰蒙天佑。爾國遠理之處。非止一端。可致爾言之。如癸未年。爾國無故興兵。害我二祖。一也。癸巳年。葉赫達烏拉輝發。與蒙古會兵侵我。爾國並未援我。後哈達復來侵我。爾國又未曾助我。己亥年。我出師報哈達。天以哈達畀我。爾國乃庇護哈達。偏我復還其人民。及已釋還。復爲葉赫掠去。爾國則置若罔聞。爾既稱爲中國。宜秉公持平。乃於我國則不援。於哈達則援之。於葉赫則聽之。偏私至此。二也。爾國雖啓釁。我猶欲修好。故於戊申年勒碑邊界。刑白馬烏牛。誓告天地。云兩國之人。毋越疆圉。違者殛之。乃癸丑年。爾國以衛助助葉。赫發出邊。三也。又曾誓云。凡有越邊境者。見而不殺。殃必及之。後爾國之人。潛出邊境。擾我疆域。我遂前誓殺之。爾乃謂我擅殺。繆繫我使臣綱古禮方吉納。索我十人。殺之邊境。以逞報復。四也。爾以兵備助葉赫。俾我國已聘葉赫之女。改適蒙古。五也。爾又發兵焚我累世守邊廬舍。擾我耕耨。不令收穫。且移置界碑於沿邊三十里外。奪我疆土。其間人獲貂皮五穀財用產馬。我民所賴以生者。攘而有之。六也。甲寅年。爾國聽信葉赫之言。遣我遺書。種種惡言。肆我侮慢。七也。我之大恨。有此七端。至於小忿。何可悉數。陵僞已甚。用是興師。今爾若以我爲是。欲修兩國之好。當以金十萬兩。銀百萬兩。緞百萬匹。布十萬匹。爲和好之禮。既和之後。兩國往來通使。每歲我國以東珠十顆。貂皮千張。人參千斤餽爾。爾國以金十萬兩。銀十萬兩。緞十萬匹。布三十萬匹報我。兩國誠如約修好。則當誓諸天地。用矢勿渝。爾卽以此言轉奏爾皇帝。不然。是爾仍願兵戈之事。

也。

這封書。袁崇煥看畢。心中更爲憤恨。轉想遼西一帶。兵備尙未完固。再等一二年後。修城築壘。屯墾田。教他無懈可擊。便與他決個雌雄。主意想定。遂寫了一封書。婉詞答復。遂命親兵取紙筆過來。執筆寫道。

遼東經略使致書於滿洲國汗帳下。再辱書教。知汗漸息兵戈。休養部落。卽此一念好生。天自鑒之。將來所以佑汗而昌大之者。尙無量也。往事七宗。抱爲長恨者。不佞甯忍聽之。但追思往事。窮究根因。我之邊境細人。與汗家之部落。口舌爭競。致起禍端。今欲一一辨晰。恐難問之九原。不佞非但欲我皇上忘之。且欲汗並忘之也。然十年苦戰。爲此七宗。不佞可無一言乎。今南關北關安在。遼河東西。死者甯止十人。仇離者甯止一老女。遼瀋界內之人民。已不能保。甯問田禾。是汗之怨已雪。而志得意滿之日也。惟我天朝難消受耳。今若修好。城池地方。作何退出。官生男婦。作何送還。是在汗之仁明慈惠。敬天愛人耳。天道無私。人情忌滿。是非曲直。原自昭然。一念殺機。啓世上無窮劫運。一念生機。保身後多少吉祥。不佞又願汗圖之也。若書中所開諸物。以中國財用廣大。亦甯靳此。然往牒不載。多取違天。亦汗所當酌裁也。我皇上明見萬里。仁育八荒。惟汗堅意修好。再通信使。則懷簡書以料理邊情。有邊疆之臣在。汗勿憂美意不上聞也。汗更有以教我乎。爲望。

寫畢。差使杜明忠。偕方吉納。同去瀋陽。太宗皇帝。將書展開。杜明忠在殿上等候覆書。太宗遂命范文程再寫覆書。書中的意思。大約分爲三條。第一條是畫定國界。山海關以內屬明。遼河以東屬滿洲。第二條是修正國書。滿洲皇帝讓明朝皇帝一格。明朝的臣子。當讓滿洲皇帝一格。第三條是每年互送歲幣。滿洲國主。每年贈東珠衮貂把明朝。明朝也拿金銀布緞爲報。當下太宗皇帝看了一遍。便

交把杜明忠帶回。這裏二貝勒又出班奏稱。明朝的藩屬朝鮮。本同我國是兄弟國。今番先皇升天。朝鮮國未嘗差人來弔問。加之陛下即位了半年。他也不遣使來朝賀。他仗着明朝的聲勢。對我國這樣的無禮。這時臣願領兵隊去報復。請陛下發下聖旨。太宗准奏。第二天二貝勒。阿敏。統了五萬大兵。太宗皇帝下旨任阿敏爲征韓大元帥。親自送出瀋陽城。阿敏謝了聖恩。一聲袍響。向朝鮮進發去了。當下太宗回城。進了宮。想着和文皇后多日不在一起。便踱進永福宮去。那文皇后見皇帝便跪下去請安。太宗忙扶起來說。我幾天爲着明朝請和的事情。鬧得頭昏。今日二貝勒又打朝鮮國去。到這時纔有閒空到這裏來。說着向文皇后身邊靠去。斜着頸。說你這幾日冷清嗎。皇后聽了。把小嘴兒一撇說。皇帝國事要緊。怎能顧得臣妾冷清不冷清呢。不過聖上三夜未曾駕臨。臣妾也三夜未曾合眼。說着。一手掠着鬢兒。斜過眼來。向太宗溜了一眼。那粉腮兒上飛起兩朵紅雲。低着頸子。祇是弄那衣角上的亮珠。一種嫵媚的姿態。太宗看了。忍不住撲在懷裏。緊緊握出他兩手。皇后笑了一聲。將粉臉湊在太宗的臉上。親熱了一番。當下宮女擺上午膳。皇帝和皇后並肩兒坐着。宮女斟上了酒。兩人便淺斟低酌起來。一面說笑着。一面吃喝着。兩人分離了三日夜。總有點情趣。心旌癡癡的。正在有趣。忽有宮門外走進一個美男子來。不知道這美男子是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種情根巧救小玉 償夙願親王大婚

話說太宗和皇后。正在宮裏吃酒。忽走進一美男子來。太宗看去。原來是十四親王多爾袞。那多爾袞見太宗坐在上面。忙跪下請安。太宗說。老九。起來喝一杯酒。多爾袞謝恩坐下。皇后命宮女添一雙盃箸。太祖便問多爾袞道。老九這幾天打獵嗎。多爾袞笑道。談起打獵來。真教人發笑呢。皇后接口說道。講起他打獵來。弓馬的本領。真了不得。他還救俺妹妹的性命呢。皇帝便問怎麼一回事。皇后

說道。我們小玉兒。從小喜歡打獵。前天他又想起打獵。便想俺同他一塊兒去。俺怕的皇上要進宮。就未同他去。後來他帶了宮女。上東山去了。忽然一頭白兔。在小玉兒馬前跑過。小玉兒拍馬直追進林子裏去。忽然林子裏跳出一隻野豬來。小玉看見野豬。便丟了兔子。來追一頭野豬。那野豬見有人追他。便東西亂跑。小玉也騎在馬上。左右盤旋。跟着這野豬追跑。箭也射不着。刀也砍不着。把個小玉弄得嬌喘細細。香汗涔涔。忽的那頭野豬惱怒起來。大叫一聲。掉過身體。張着血盆似的大口。露着鋼刀似的牙齒。直向小玉撲來。小玉騎在馬上。嚇得魂不附體。那馬也大吼一聲。和人一般的站了起來。小玉一翻身。摔下馬來。嬌聲的叫喚。這時宮女們。在林子外。站得很遠的。祇有喊救的分兒。却沒有人敢上前去打野豬。正在危的急時候。忽聽得颼的一聲。林子內飛出一枝箭來。不偏不斜。止插入那野豬眼睛裏去。那野豬大嚎一聲。屁股一蹶。眼睛裏血滴滴又飛奔起來。接着林子內掙進一個少年。一手挽着弓箭。一手提着短刀。迎面向野豬頸下很命的一戳。祇見那野豬倒在地下。翻了幾翻死了。那少年却笑盈盈的站在小玉面前。小玉凝神見時。那少年不是別人。原來是他。皇后說到這裏。把一個手指。指着多爾袞。却笑嘻嘻的向多爾袞溜了一眼。多爾袞接着說道。那只野豬。本是俺趕進林子來的。俺遲一步。玉姑娘要不止這樣受驚呢。皇帝聽了。對着皇后說道。這一頭豬。却也抵得那年我和你的一頭鹿呢。說着哈哈大笑。皇后聽了皇帝的話。想起從前的情形。粉腮兒不覺起了一層紅雲。微微的一笑。接着談起從前的笑話。多爾袞見哥哥和嫂嫂談得那種神情。不免心中也有點意思了。只是怔怔的想着。這時多爾袞已十五歲了。他兄弟多鐸也十三歲了。祇因文皇后歡喜他二人。便留在宮中常常和皇后做伴。皇帝不在宮內的時候。他們弟兄兩個和皇后的妹妹小玉兒。四個人常在一塊兒。說話談笑。竟忘了君臣叔嫂的名分。太宗也因他。幼年亡母。感着骨肉的情分。便格外好意看待他。隨他在宮裏走進走出。侍衛宮女不得阻當。但是多爾袞。比兄弟生得格外乖巧。在八九

歲的時候。就會射箭做詩。到了十幾歲。騎馬射箭。越發精明。談到詩文。便是漢字。也認得幾個。總是范先生教他的。他的面貌也長得漂亮。蘋果似的臉兒。雪白的面皮。兩道烏眉毛。配着黑棋子似的眼珠。一嘴的銀牙齒。映着胭脂似的朱唇。文皇后見他這樣美貌怪疼人的。所以格外多歡喜他些。那皇后的妹子。小玉兒也跟他姊姊住在宮裏。他的容貌和他姊姊。真是長得一樣的嬌豔。一樣的白嫩。一樣的潤澤。年紀祇有十五歲。和多爾袞同年伴歲。自然是容易親熱。加之前兩天。多爾袞又救他的危急。所以越發心內感激他。愛慕他。這時正在暖天時候。小玉兒自從前天受了驚嚇。當晚便覺身上有點發熱。第二天倒也好了。只是仍睡在炕上。多爾袞也去看過他。這天下午。小玉兒覺得身上清潔。常睡在房內。怪煩膩的。便爬起身來。同幾個宮女。向永福宮來。剛進了宮門。那宮裏的宮女。便齊聲道。玉姑娘來了。多爾袞第一個聽見。忙轉身看去。果見四個宮女。簇擁着一位花枝招展的小玉姑娘。皇后便喚道。小玉兒。快來見皇帝。小玉兒上前行過禮。回過頭來見多爾袞。不禁盈盈一笑。那一笑兩面雪白的粉腮兒上。早起兩個酒窩兒來。接着低低的喚一聲哥哥。……多爾袞急忙的。兜頭一揖說姐姐請坐。小玉兒就在文皇后肩旁坐下。宮女早斟一杯酒。小玉兒呷了一口。見面前有一盤菓子。拿一只親手遞給多爾袞。多爾袞忙站起身接着。在小玉兒臂膀上一擦。覺得細膩如酥。不覺心中一動。想他臂膀這樣酥潤。身上不知怎麼個有趣。他不住的癡想。小玉兒知道他不轉好念頭。急回過臉去。聽皇帝和他姊姊說話。這時太宗皇帝喫了幾杯酒。醉眼朦朧。見多兒袞和小玉兒。坐在下面。一個嫵媚。一個清秀。兩個人美貌配起來。好像一對兒。便回過頭來笑問皇后道。你看小玉兒。和老九配起來。倒是一對佳耦呢。只是小玉兒今年幾歲了。皇后笑了一聲說道。陛下。小玉兒今年十五歲了。配把叔叔倒好呢。說着忙拉住多爾袞的手。緊緊的一握。笑迷迷的問道。好叔叔你愛他嗎。我把他給你好嗎。多爾袞天生乖巧。不迭的磕頭謝恩。這時小玉兒。坐在旁邊。心內雖也愛多

爾袞。但是聽姊姊說。把自己的終身許配了多爾袞。便垂頸也怕羞。掉臉也害醜。臉上一陣發燥。忙爬起身來。和宮女出宮去了。當下皇帝和皇后說定了小玉兒嫁給多爾袞。多爾袞喜得心旌動搖。忙也出宮去了。當晚太宗和文皇后早早的雙雙上炕。並頭兒睡倒。第二天太宗皇帝。便傳內務大臣。吩咐給十四親王造一座高大的王邸。預備多爾袞和小玉兒。行大婚禮。一面又差人到四處去採辦嫁奩。這事整整忙了幾個月。還不會完備。有一天太宗正在坐朝。忽聽得城外砲響連天。接着便有人報說。二貝勒班師了。太宗聞二貝勒征朝鮮班師。曉得他立了功勞。便傳旨御蹕親迎。太宗出城與阿敏行抱見禮。這抱見禮。是兩人用雙手在腰內互抱。非大功勞。大動績。皇帝不輕易對人臣行此大禮。這太宗皇帝因阿敏征朝鮮。立了大功。纔行了抱見禮。當下太宗和阿敏並肩兒進城。進了宮。太宗便和阿敏坐了一桌。將打朝鮮的一番。問個仔細。阿敏說臣自三月出兵。軍行半月。到了朝鮮。頭一仗。託陛下的洪福便將義州攻下。那府尹李莞。被亂兵殺死。判官崔明亮也自盡死了。得了義州。隨後又攻破定州。佔據了漢山城。那些朝鮮的人民。說也可笑。都嚇得屎尿屁流。逃得無影無蹤。臣等到了漢山城。那朝鮮國王李倬還和睡在鼓裏一般。一直等到我軍到得安州。他纔驚慌得手足無措。因為快要到他國都。所以忙差人來講和。自己却躲到江華島去。在濟爾哈朗的意思。便想與他講和。臣意已到了安州。索性再攻到他國都。給他們的一個利害。遂又進攻到平山。那朝鮮國主竟差了族弟李覺。備了駿馬百匹。虎豹皮百張。棉絨苧布四百疋。白布一萬五千疋。到營裏來講和。並謝罪訂約。李覺並情願到我國來。給陛下賠罪。臣因為國兵久出。他既嚇得這樣。便准他講和。當下傳令班師。這時李覺也隨軍來。請陛下打發他回去。並請陛下安插禮物。太宗聽了不禁大喜。便出宮上殿。李覺隨班叩見。太宗命他起坐。吩咐偏殿賜宴。一面又大開筵席。和各將士官員。飲慶功酒。重重的賞了阿敏。停了幾天。李覺回國去了。太宗又忙起喜事。便是多爾袞和小玉兒行大婚禮。這日滿盛京城裏。車水

馬龍。擁擠不堪。大街小巷。塞滿了看熱鬧的百姓。那十四親王多爾袞。全身披掛。進宮去親迎。玉姑娘拜過皇帝皇后。便和多爾袞出宮。下嫁到親王府裏去。沿路上祇聽百姓們說。親王這樣的美貌。皇家纔有呢。我們百姓們那裏找得出這樣的面貌呢。有人說福晉的面貌不知怎樣呢。且說多爾袞和玉姑娘進了親王府。拜過天地。接着那班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奉國將軍。和碩親王。福晉。格格等。一班皇親國戚。一隊一隊的到府來道賀。正在熱鬧。忽門外砲聲。接着一隊侍衛軍。飛也似的跑進府來。說皇帝和皇后駕到。那文武百官。皇親國戚。聽了這個消息。忙亂爭着披掛。跑出府門接駕。文武百官。都爬在地下。口呼萬歲。太宗見多爾袞也爬在路旁。便走下轎來。親自扶起。弟兄兩個。同進了府。到大廳上坐下。文武百官。一字兒站在兩旁。太宗聖旨下來。免了各人儀節。同吃喜酒。當由太宗坐在上面。百官在下恭陪。這裏皇后鳳輦。自然也由一班福晉。公主。格格等。迎接上內廳。也是皇后坐在上面。福晉等坐在旁桌恭陪。那多爾袞雖是年輕。儀節行禮。無所不知。可憐他祇因娶一個妻子。大廳皇帝。後廳皇后。頭磕了幾百個。那汗珠子。淋漓滴滴。到了飯後。皇帝和皇后。纔傳旨返宮。多爾袞忙又跪送。皇帝臨行時。對多爾袞說道。老九。你今天辛苦了。到晚早睡罷。當下多爾袞送了皇帝。纔得喘了一口氣。看看天色已晚。到了合巹吉時。把小玉妃請出來。行了合巹禮。進了洞房。多爾袞到了這時。纔恢復元神。便放眼向小玉看去。覺得他穿着一身禮服。越發嬌豔動人。那一羣宮女雖也華服鮮衣。究竟不及他的顏色。多爾袞到這時忍不住搔癢的。令宮女退去。自己拉着小玉的手。並肩坐下。兩下裏互看了一會。先覺得有些害羞。後來便雙雙攜手同入羅幃。自有一番恩愛。第二天夫妻倆個。雙雙到宮裏去謝恩。自有文皇后留住他二人午膳。席間文皇后叔叔長。妹妹短。問多少知情知意的話。把他們倆人倒弄得害羞起來。從此多爾袞和小玉妃萬分恩愛。只是文皇后倒覺得清淡起來。原來太宗皇帝。日夜和皇后恩愛。覺得有點厭倦。到了厭倦的時

候。也常到別宮裏去走走。所以文皇后覺得冷清。加之多爾袞同小玉結婚以後。也不常到宮裏來和皇后作伴。弄得皇后。越法冷清清地。徧徧太宗因朝鮮已經征服。老九已經完婚。又想起袁崇煥的仇恨。便傳旨攻伐明朝。御駕親征。一道旨下。朝中頓時便忙亂起來。不知太宗征伐明朝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槐樹蔭中窺嫂浴 荷花池上捺叔腮

話說太宗皇帝傳旨攻明。命貝勒杜度。阿巴泰。多爾袞。留守盛京。自己領着八旗軍隊。由德格類。濟爾哈朗。阿濟格。作爲前隊。岳托。薩哈廉。豪格。作爲後隊。皇帝御駕在軍後押隊。前呼後擁。渡過遼河。向大小凌河進發。大軍行抵錦州城。太宗遂令離城五里下寨。這時袁崇煥正在關內練軍。聞滿洲兵又來犯邊。急令趙率教帶五千兵速往錦州。援救。到了錦州。正遇滿洲兵攻城。率教令弓弩齊發。矢石齊下。一陣殺。將滿軍殺得倒退不迭。太宗在陣後。看了光景。急傳令後隊向前。併力進攻。明兵見滿兵添了生力軍。不由得向後敗退。正在危急。驀見滿軍後面。隊伍紛亂。飄起明軍的旂幟。趙率教曉得袁崇煥的援軍到了。忙令軍隊反攻。率教親自騎馬。向滿洲軍衝來。滿軍前後受敵。慌得突圍而走。明軍趁勢會合。併力追殺。追去十餘里。方鳴金收軍。這一陣。滿洲兵死得三千餘人。幸虧太宗約束得好。不致全軍潰散。太宗見錦州圍攻不下。只得統軍向甯遠進發。這裏却留着一隊兵馬。虛張聲勢。這時又是仲夏的天氣。太宗領了五萬人。乘着黑夜。御枚疾走。偷偷的過了錦州。向甯遠而來。到了甯遠城北岡。太宗上岡瞭望。見草木陰濃。蟲聲嘈雜。甯遠城上。刁斗無聲。正想傳令攻城。瞥見西北角上。火光大起。一彪軍。打着明字旂號。如狂風一般吶喊而來。太宗大驚。急令全軍迎敵。兩軍接戰。所幸明軍。只有一千餘人。戰了一個時辰。看看後退。太宗不捨。令

向前追趕。明軍向城下退去。滿軍向城下趕來。剛到城下。忽斜刺裏一彪軍殺出。爲首一員大將。就火光中看去。正是遼東經略袁崇煥。手執令旗。指揮殺敵。原來袁崇煥自錦州開仗。防着滿軍分襲甯遠。果然探馬報告。太宗親領兵隊來攻。他便令城內掩旗。又令一枝軍誘引敵軍。進城。自己却從右側殺出。太宗情知中計。急忙傳令後退。但全部軍隊已橫截爲二。那被追的明軍。又轉過身來奮鬥。一時喊殺連天。哭聲震地。滿洲兵只恨爺娘給他少生兩隻腿。可以跑得快些。太宗見全軍大敗。又見阿濟格。薩哈廉。瓦克達一班大將皆身負重傷。所幸濟爾哈朗拚着命。和明軍且戰且退。把敗軍慢慢的退到錦州。袁崇煥見滿軍退去。又追殺一陣。纔收軍回城。太宗回到錦州。集了軍隊。垂頭喪氣回到瀋陽。檢點軍士。計帶去八萬餘人。損失一半。器械幟仗。不計其數。不禁咬牙切齒道。這袁蠻子。真正利害。怪不得先皇在日。也吃他一場大虧。此人不除。那裏能奪得明朝的天下。當下又傳將士。日日操練。準備復讎。話分兩頭。且說袁崇煥大勝滿軍。心中懽喜。吃了得勝酒。便着快馬到京內去告捷。滿望皇帝降旨。獎勵他功勞。誰知停了幾日。聖旨下來。反說他擅自動兵。不親救錦州。將他申斥一番。袁崇煥讀了聖旨。好似一瓢冷水從頭頂直澆到脚跟。便歎了口氣。寫了奏本。乞辭經略使的官職。聖旨照准。命王之臣任遼東經略使。這個消息傳到滿洲太宗的耳朵裏去。拍手歡喜說。袁蠻子去職。俺放心了。但是想再攻明朝。因本國的兵士新敗。不得不休養一年。到了第二年。探子又報明朝的熹宗皇帝死了。皇帝的五弟信王做了皇帝。把魏忠賢誅了。接着到崇禎元年四月裏。探子又報。明朝又任袁崇煥爲遼東經略使。這番袁崇煥得了崇禎皇帝的信任。益發威風。到了遼東。因爲東江總兵毛文龍兵重生驕。被崇煥請出上方劍來砍下腦袋。收了他們的兵隊。聲勢浩大。近來修城增堡。置戍屯田。仍駐在甯遠城呢。太宗聽了。頓足說道。我剛要出兵。如何這袁蠻子又來呢。太宗心裏頭怕他。便不敢動兵。祇是令八旗軍隊。日夜訓練。光陰易過。忽忽又是個年頭。太宗在宮裏和文

皇后宮妃。纏得煩膩起來。常常的到東山上去打獵。又怕軍心懈怠。也時常校閱兵隊。旣便消遣。又資蒐討。一天太宗正和多爾袞出獵回來。半路上有探子報說。內蒙古林丹汗。私受明朝賄賂。白銀四萬兩。現在西刺木倫上源地方。窺探我國的邊地。太宗皇帝聽了十分惱怒說。我國和林丹汗結盟在先。共拒明朝。如今他貪利忘義。罪由自取。朕誓必討之。遂起了大兵五萬。從察哈爾攻入。到西刺木倫河上。便有許多蒙古的部落前來乞降。那林丹汗帶了兵隊。和滿洲兵接仗。一陣殺訖。被滿洲兵打得一敗塗地。只得抱頭鼠竄。逃過歸化城。渡過黃河口。到青海地方。忽然害病死了。太宗直追到歸化城。探馬報前面。離明朝邊界不遠。太宗命分四路兵入明邊。第一路從尙方堡進宣州。到山西省大同應州。第二路從龍門口進長城。到宣州。與第一路會齊。第三路從獨石口進長城。到應州。第四路從得勝堡。進朔州。四路大兵。長驅直入。據得明朝的人口。牲畜。七萬六千。幸虧有大同。宣州總督。張宗衡。曹文詔。張全昌等。固守住城池。太宗滅了蒙古。心滿意足。唱着得勝歌回去。後來打聽得林丹汗的兒子額哲。逃在托里圖地另立了一個小部落。這時十四親王多爾袞。已二十歲。因爲未立過戰功。便奏准了皇帝。帶兵到托里圖地方。那額哲只得乞降。並獻一顆元朝歷代皇帝的傳國璽。從此內蒙古各部落。完全歸併在太宗部下。太宗見多爾袞有功。便又格外和他親熱。常常傳他夫妻倆個進宮去。姊妹弟兄四人。在一塊兒吃酒說笑。那皇后從小看多爾袞長大。自然格外親熱些。便是太宗不在宮裏。皇后也常傳多爾袞進宮。多爾袞從小在宮裏穿宮入殿。毫無顧忌。一班宮女侍衛們。見親王進宮。也不問底細。一天正是炎夏的時候。小玉兒午睡未醒。多爾袞便進宮來。找皇后說話。這時皇帝不在宮裏。多爾袞一脚走到永福宮去。見皇后也不在宮裏。祇有三數個宮女在那裏擲骰子。抬頭見多爾袞進來。便嚇得忙跑下去行禮。多爾袞問皇后到那裏去了。宮女回說。皇后往園子裏乘涼去了。多爾袞便向園裏走來。走到一帶槐樹下面。樹蔭罩地。遠遠的見荷花池邊。圍着五七個宮

女。那皇后正光着潔白的身體。背着臉。坐在一方湖石上。旁邊的宮女不住拿扇子搨着。多爾袞見了。曉得皇后是在那裏洗浴。便想回頭。但見那皇后一身潔白的皮膚。苗條的身段。捨不得離開。便在樹旁邊躲着。瞧他個究竟。不多一回。那皇后轉過身來。宮女替他週身揩過。慢慢的梳粧起來。穿好衣服。這時多爾袞因爲看了皇后週身的妙處。和曲線美。不禁魂靈兒早飛向天空。只是和獸子般的站在那裏。後來皇后的眼靈。遠遠見槐樹下。隱隱有人站着。便令宮女到樹林內去搜。宮女跑到多爾袞面前。他還是同未曾看見的一樣。這時他前後圍着許多宮女。內中有幾個宮女早跑到皇后面前說。林子裏站的。是親王呢。皇后聽了。忙說令他來見我。停了一回。多爾袞被宮女們圍住。走到皇后跟前。這時他纔明白過來。見了皇后。忙跪下去請安。皇后笑說。你好。俺在這裏洗澡。你這偷眼賊在那裏做甚。多爾袞道。娘娘洗浴臣實不知。皇后說。你這壞蛋。倒會裝傻呢。俺不追究。只是你這大熱天氣。進宮有什麼原故。多爾袞說。特來給娘娘請安。皇后聽了說道。你這小嘴會說好話。說着。把手在多爾袞腮上一捺。多爾袞忙低下頭去。微微的一笑。但仍跪在地下。皇后打發宮女退去。便兩手按在他肩上。低着頸子。看他真是長得眉清目秀。齒白唇紅。不覺心裏一動。多爾袞仰着臉見皇后豐容盛鬋。美貌如花。方纔見他身上的美處。正在心裏癡想。如今見皇后和他親熱。便大膽湊上臉去。在他唇上親了一個嘴。皇后不覺臉上發一陣臊熱。紅上臉來。便拉起多爾袞。並肩兒坐下。唧唧嚶嚶的談了一會。從此他們種下愛根。兩人心中各有了情愛。第三天。太宗皇帝坐朝。祇見阿濟格出班奏道。今有明將總提兵大元帥。孔有德。總督糧餉總兵。耿仲明。帶領他兵士一萬三千八百七十四名。前來投降我朝。太宗大喜。便令召見。當下孔耿二將。走上殿來。伏地三呼萬歲。太宗便問何事投降。二人奏道。因袁崇煥將毛文龍殺死。抱着義氣。所以投降。太宗褒獎了幾句。令在偏殿賜宴。當時下聖旨封孔有德做都元帥。耿仲明爲總兵官。第二天孔耿坐在客館裏。便有范文程和他來談話。

連日許多貝勒。大臣。輪流請他二人喫酒。把他二人感激得萬分。便想報答的法子。後來孔有德想出一個尊號的法子來。便和大臣。貝勒們。議定。又和蒙古的貝勒大臣議定。請范文程擬好表文。第二天早朝的時候。多爾袞捧着滿洲表文。蒙古貝勒捧着蒙古表文。孔有德捧着漢字表文。一齊呈上龍案。太宗看道。

諸貝勒大臣。文武各官。及外藩諸貝勒。恭維皇上承天眷佑。應運而興。當天下渾亂之時。修德體天。逆者威之以兵。順者撫之以德。寬仁之譽。施及萬方。征服朝鮮。混一蒙古。更獲玉璽。內外化成。上合天意。下協輿情。是以臣等。仰體天心。敬上尊號。一切儀物。俱已完備。伏願俯賜俞允。勿虛衆望。

太宗看了。謙遜了一回。諸貝勒大臣一齊勸駕。那范文程俯伏奏道。皇上功蓋寰宇。德遍四方。如今用兵明國。須先上尊號。纔能和明朝皇帝下個敵體的戰書。且十四親王多爾袞。平滅蒙古。又獲玉璽。這是天意。皇上不可違天。太宗皇帝當下答應。便揀了吉日。建築天壇。不知太宗皇帝。如何上尊號。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獲玉璽太宗上尊號 失糧餉大帥困孤城

話說太宗皇帝。因上尊號建築天壇。不到一月。天壇建築功成。擇了吉日。祭告天地。當命排齊全副儀仗。簇擁御駕登壇。適值天氣晴和。曉風和煦。滿州文武百官。都隨太宗至天壇。司禮各官。已鵠候兩旁。焚起香燭。太宗下了御駕。龍行虎步的走近香案。對天行禮。拜畢。由司禮官讀過祝文。於是諸貝勒擁着太宗。從中階升壇。到中間繡金團龍的大座椅前。徐徐坐下。但覺得萬人屏息。八面威風。諸貝勒大臣。及外藩各使。都恭恭敬敬的。向上行三跪九叩禮。孔有德耿仲明等降將。格外謹

肅。遵禮趨踰。不敢稍錯分毫。宣詔大臣。捧了滿漢蒙三體表文。站立壇東。布告大衆。壇下軍民人等。黑壓壓的跪了一地。等到宣詔官讀完諭旨。一齊呼嵩。萬歲萬歲的聲音。遠馳百里。當下太宗皇帝。受寬溫仁聖皇帝的帝號。改國號稱大清。改元稱崇德元年。禮畢。太宗慢慢下壇。由衆貝勒大臣扈蹕還宮。次日。上列代帝祖尊號。謚努爾哈赤爲承皇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武皇帝。廟號太祖。追封功臣。配享太廟。名宮殿正門爲大清門。東爲東翊門。西爲西翊門。大殿正殿。仍遵太祖時所定名目。惟後殿改名中宮。太宗居之。中宮兩旁。添置四宮。東爲闕雎宮。西爲麟趾宮。次東爲衍慶宮。次西爲永福宮。羅列妃嬪。作爲藏嬌的金屋。冊封大貝勒代善爲禮親王。貝勒濟爾哈朗爲鄭親王。多爾袞爲睿親王。多鐸爲豫親王。豪格爲肅親王。岳托爲成親王。阿濟格爲武英郡王。此外文武百官。都有封賞。拜范文程爲大學士。作爲宰相。封孔有德爲恭順王。耿仲明做懷順王。一面又設三院。一名內國史院。一名內祕書院。一名內弘文院。國史院是編製實錄。記注起居。祕書院是草擬敕書。收發章奏。弘文院是討論古今政事得失。命范文程作爲總監。一而又拜睿親王多爾袞爲統帥。總督人馬。這時崇煥早給范文程用了反間計。明朝的崇禎帝把他下了牢獄。抄他的財產。後來竟將他磔死了。且說請太宗改號之後。又想攻伐明朝。但是對於朝鮮國放心不下。因爲朝鮮仗着明朝。又毀了盟約。太宗上尊號的時候。他不來恭賀。這兩樣事情。太宗很爲惱怒。遂起了十萬大兵。親自統領着。命睿親王多爾袞。豫親王多鐸。領着一萬兵。做前隊。又命鄭親王濟爾哈朗。做監國。武英郡王阿濟格。屯兵牛莊。防備明朝的援軍。這時正是隆冬天氣。太宗祭了太廟。便向朝鮮國來。那朝鮮國原是貧弱。怎禁得住清軍這樣的大兵呢。清軍一到。那國主李倬便具表乞降。太宗命他獻出明朝的冊印。此後改奉大清正朔。慶弔等事。行貢獻禮。將事明朝的禮儀。統移作事清。又斬了倡議敗盟的洪翼溪。尹集。吳達濟。太宗便得勝回朝。朝鮮征服。太宗便專力攻明。到了崇德三年。太宗拜多爾袞

爲奉命大將軍。岳托爲揚武大將軍。領了十萬人馬。向明邊攻入。由長城青山口。直到薊州。那薊州總兵。吳阿衡。歡喜吃酒。這天正在吃酒。聽得清軍攻城。便醉醺醺的衝出城來。正遇清將豪格。冒冒失失戰了兩三合。早被豪格亂個破綻。一刀劈下馬來。那些兵士。一轉身逃得乾乾淨淨。清軍也不停留。行到牛關山。直趨蘆溝橋。良鄉。連拔四十八城。那高陽城內孫承宗。自從辭了遼東經略使。便住在家裏。這時聽得清軍打來。便吃毒藥死了。他的兒孫十幾個也跟着死了。這消息傳到北京。把明廷滿城的文武。嚇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崇禎皇帝。連忙飛檄山東巡撫顏繼祖。山西總督盧象昇。這時明朝兩個奸臣。便是揚昌嗣。和高起潛。他們不顧國家興敗存亡。祇爲私人爭權奪利。因之顏繼祖敗績。盧象昇戰亡。談起這盧象昇。並是個勇將。同流寇大小數百戰。無一不勝。皇帝賜過他三次上方劍。他未曾殺過一個家將。這次奉檄援救。便帶了一萬餘人。從山西向涿州進發。不意揚昌嗣。高起潛。想同清軍求和。象昇不肯。他二人便牽制象昇。任盧象昇和清軍力戰。不發一兵來援救。清兵勢勝。連勝了幾仗。盧象昇祇剩了五千餘人。還擋住清數萬大兵。那揚昌嗣。和高起潛。兀自擁兵不救。後來清軍將明軍四面包圍。象昇自刎而死。清軍獲着全勝。正想再向前進。忽清太宗傳聖旨到軍裏。令多爾袞等班師回國。多爾袞奉命班師。便由清山口。回到盛京。見了太宗。奏道。臣等正打得順手。爲何令臣班師。太宗說。我國要奪中原。必須要將山海關攻下。要想攻打山海關。必須要吧甯遠諸城攻破。不然。我們進兵到中原。那時明朝關外的兵將。將我軍截斷。我軍怎能取勝呢。當下多爾袞等。就請出攻甯錦。太宗准奏。卽令發兵。多爾袞進兵到了錦州。捉住錦州守將祖大壽。仍放他回國。給清朝做偵探。這消息傳到明朝皇帝耳朵裏。崇禎皇帝。便拜洪承疇做經略使。就帶王樸。曹變蛟。馬科。吳三桂。李輔明。唐通。白廣恩。王廷臣。八個總兵官。參將。游擊。守備。二百多名。馬步兵十三萬人。浩浩蕩蕩。來保護錦州。在松山北杏山上紮下營寨。多爾袞打聽得

明朝兵勢浩大。便向盛京報告。太宗即起傾國兵馬。親自統率。大學士范文程隨軍參贊。大軍行進松山。和多爾袞軍隊會合。就令軍士駐紮下來。第二天太宗和范文程帶了侍衛。上山來察看形勢。見岡巒起伏。曲折盤旋。那山下旗幟飄揚。料是明軍的大營。太宗和范文程看過。便下山回帳。令全軍擺成長蛇一般。自松山到杏山。接連住紮了十數個營頭。包圍住松山到杏山這一段路。明軍見清軍攔住去路。個個驚慌。那八個總兵官都帶領本部兵馬。鳴鼓吹角。直衝過來。清太宗見明軍來攻。忙一聲令下。清軍營裏。砲箭齊發。一箭一個。將明軍射死七八百人。不由的倒退下天。清軍復去衝突。大勝而回。這夜太宗復與范文程商議。想劫明軍的糧草。當下范文程拿出遼西地圖。看出一條小路。從杏山繞出去。劫明軍填在塔山的糧草。太宗看過地圖。心中大喜。便拔了兩枝令箭。召多爾袞阿濟格二人入帳。令率領兵馬。乘夜去劫明軍糧草。並將地圖給他二人。按圖覓路。一人領命。各帶兵士二千。靜悄悄的出營。走到杏山。曲折繞出。到了塔山。這時已有三更天氣。看看沒有什麼糧草。多爾袞忙帶親兵數十人上山來。見前面山岡上。立着七個營寨。這時天上月光。如同白晝。多爾袞忙下山和阿濟格商議說。山岡營寨。定是護着糧草的人馬。俺們正好乘他不備。殺將過去。當下二人分左右。一聲吶喊。向明營撲入。明營的兵士。正在好睡。猛被清兵殺入。連逃走都來不及。霎時七座營寨。統統潰散。清兵跑到岡上。瞥見幾百堆糧草。立即搬運下山。從原路回到大營。等到洪承疇聞報。忙領兵追趕。已來不及。急得洪承疇抓耳摸腮。氣起來將保護糧草的官將。統統砍下腦袋。第二天洪承疇領着八個總兵。步兵馬隊直向清營衝殺。清營堅壁不動。明軍衝鋒幾次。只是衝殺不入。後來洪承疇。想出一個偷營的法子。故意的退兵十里下寨。令軍士飽了夜餐。紮束停當。靜待中軍號令。是夕天色微黑。淡月無光。到了三鼓。傳令王樸唐通爲第一隊。白廣恩王廷臣爲第二隊。馬科楊國柱爲第三隊。曹變蛟吳三桂爲第四隊。依次進發。後先相應。自己與巡撫邱民仰。守住大營。王樸

唐通。率兵到清營附近。只見清營中裹着一股殺氣。陰森逼人。王樸素來膽怯。向唐通道。我看清營有備。不如退歸。唐通道。奉命前來。有進無退。安可中道折回。於是唐通在前。王樸在後。整隊望清營撲入。猛聽得一聲號砲。骨軋軋的彈子。豁喇喇的箭桿。從清營齊射出來。把前隊衝鋒的明軍。打倒一半。王樸唐通。急令軍士退回。行不數步。兩邊突出兩支清兵。左係多爾袞。右係多鐸。將明軍衝作兩截。唐通王樸。忙奪路逃走。清兵隨後趕來。正危急間。白廣恩王廷臣已到。放過唐通王樸。把清軍截住。兩邊酣鬪起來。互有殺傷。忽刺斜裏又殺到一支人馬。爲首的有三員大將。紅頂花翎。乃是清降將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白廣恩。王廷臣。見有清兵續至。無心戀戰。遂且戰且走。清兵不住的追趕。幸虧馬科楊國柱兵到。得了援應。方得走脫。那時曹蛟吳三桂一軍。本是明營內的後應兵。待三隊兵馬統行出發。方率兵出營。約數里。見唐通王樸。率領殘兵回來。兩下晤談。始知清營有備。第一隊軍已經敗還。二將急策馬前進。接應第二三隊人馬。忽聽後面鼓角聲喧。礮聲迭發。吳三桂回頭一望。向曹變蛟道。莫非清兵攻我大營。曹變蛟道。如何我們一路行來。並不見有清兵。語尙未畢。忽一卒從背後趕到。氣喘吁吁的。報說大帥有令。請二將軍速回。吳三桂問他情由。答說清兵闖入大營。所以調回二將軍。速去救應。吳曹二人。忙令軍士轉身馳歸。到了大營相近。見有無數清兵。往來衝陣。洪承疇親自督戰。唐通王樸等。亦協力抵禦。左阻右攔。尙是招架不住。曹變蛟一馬當先。殺入清兵隊裏。吳三桂率領繼入。與清兵馳戰多時。清兵尙是氣勢蓬勃。不肯退回。待白王馬楊四將齊到。方併力將清兵殺退。這一場惡戰。明軍損傷多人。方識得清兵利害。人人畏懼。原來清太宗料明營未敗而退。必有詐謀。令豪格阿濟格等。從間道趨出明軍背後。襲擊明營。一面令多爾袞多鐸。伏在塞外。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接應兩邊。所以明軍不能得手。反被清兵前後攻擊。受了損失。後來吳三桂和王樸。帶領他本部人馬。要逃向甯遠去。又遇着清軍的伏兵。一

陣廝殺。殺得一個不留。吳三桂和王樸兩人單身獨馬。落荒逃走。這裏洪承疇。親領的一枝兵馬。也和清兵混戰了半日。清兵越戰越勇。看看營盤又站立不住。沒奈何。只得退入松山城裏。清兵將松山城圍住。那洪承疇在城內死命的抵抗。太宗和范文程商議。想這洪經略降他。便令范文程寫封勸降書。射進城去。誰知洪承疇在城內傳出話來。說城可破。頭可斷。大明經略卻不可降。太宗心內着急。皺着眉對范文程說。范先生你看。這便是如何。話未畢。祇見帳下走出一位大臣來。說道。這事容易。臣和松山副將。夏承德。頗有幾分交情。如令臣親自送勸降書。走進松山城去。先說降夏承德。再請他幫着臣說降洪經略。豈不是好。不知此人是誰。能說洪承疇降清。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香衾臥嬌艷經略降清 宮內候兄安親王戲嫂

話說。清太宗因爲洪承疇不肯投降。正在維難。忽帳下走上一位大臣。將招降洪承疇的計策說了一遍。太宗看那人正是明朝的降臣。駙馬李永芳。當下太宗大喜。便令他照計行事。這一夜永芳混進城內。第二天李永芳與夏承德之子。縋城同來。當於明日夜間獻城。太宗喜甚。命將承德子留住營裏。仍令李永芳進城。專待明日破城。是時松山城內。糧食已盡。洪承疇等束手無策。只待一死。是日上城巡閱一周。因清兵圍攻略懈。到了傍晚。下城晚餐。到了黃昏時候。忽報清兵已經登城。洪承疇急命曹變蛟王廷臣。率兵抵截。自己方思上馬督戰。聽見軍士來報道。王總兵陣亡。承疇大驚。少頃。邱民仰又踉蹌趨入。說是曹變蛟亦已戰死。公宜自行設法。邱某一死報君便了。道言未絕。拔出佩刀自刎。承疇此時。亦拔劍向項。轉思我死亦須保全屍首。不如投縵爲是。就解下腰帶。挂在梁上。不防背後來了一人。將他一把抱住。旁邊又轉出數人。把承疇捆縛而去。這抱住承疇的人。便是夏承德。縋縛承疇的人。便是李永芳等。承疇知身已被擒。閉目無語。被夏承德等牽到清太宗前。太宗忙

令范文程代爲解縛。并勸令歸降。承疇道。不降。不降。范文程等即接口道。洪先生既到此地。徒死無益。不如歸順清朝。圖後半生的事業。承疇道。我知有死。不知有降。旁邊惱了多鐸豪格等。齊說道。他既要死。賞他一刀就是。何必同他絮聒。文程以目示意。多鐸豪格等。全然不睬。想拔刀來殺承疇。太宗喝令出帳。即將承疇交與范文程。令他慢慢勸降。原來承疇頗有威望。素爲孔耿諸人所推重。稟明太宗。此次太宗費盡心機。方將承疇擒住。必次降他以資臂助。所以把他交付文程。文程引承疇到自己營中。把竹糜時務不時務。俊傑不俊傑。足足的談了半夜。偏這洪大帥垂着頭。屏着息。像死人一般。隨你口吐蓮花。他終不發一語。次日。仍自閉目危坐。飯也不吃。茶也不喝。范文程又變了一套言語。與他談論許久。他總是一個沒有回答。文程也不覺懊惱起來。惟御營內擡運報捷。錦州下了。祖大壽投降了。杏山塔山。俱已攻克了。太宗命拔營回國。范文程帶了洪承疇。同到國都。又勸了承疇一回。只是不理。回報太宗。太宗也無可如何。但因得勝回來。文武百官。上朝稱賀。原是照例的規矩。宮裏各妃嬪。亦打扮得花枝招展。迎接太宗。一齊的賀喜請安。太宗笑盈盈的受賀。宮內擺下酒席。太宗便和各妃子飲酒談笑。當夜留幸永福宮。那文皇后自然是拿出全副精神來服侍。第二天早晨。太宗想起洪承疇不肯投降。無法可施。不由得心內不樂。臉上現出不豫的顏色。那文皇后在旁邊看見。便問道。陛下何事不樂。太宗便把洪承疇不肯投降的話說了。文皇后聽了說。這人不肯投降。砍下他腦袋就是。皇帝這。嘿。這洪承疇朕心愛的。他在明朝是個中原的才子。文武雙全。朕想得明朝天下。非要他不可。他肯投降。便是我第一大幸事。文皇后忙說道。陛下看見過這人嗎。皇帝說。朕見他兩次。用好言勸慰他。只是不肯應降。說時。眉頭倒皺。歎息連聲。那文皇后聽了太宗的一番話。起初並漠不相關。後來他不知爲何的。那眼珠子轉了幾轉。凝神了一回。便轉身入內。接着太宗也出去坐朝。問范文程道。洪承疇如何。文程答道。此老固執太甚。看來是無可曉諭了。太

宗道。且慢慢再商。忽報明朝遣職方司郎中馬紹愉等。持書乞和。現在都城二十里外。太宗道。明朝既來乞和。理應迎接。便命李永芳孔有德祖大壽三人出城。迎接明使。李永芳等去訖。太宗退朝休息。且說洪承疇自被捉住後。拿定主意。不肯投降。范文程孔有德耿仲明等費了幾番口舌。偏這洪大帥立志不從。太宗欲服他的心。格外加意看待。將他留在內院客館裏。每天差十數個美女服侍他。真是吃的山珍海錯。住的是錦被繡榻。後來他住在客館內。見勸他投降的人太多了。一天功夫。總有十班八班。他煩惱起來。將房門關起。也不吃飯。茶水不進。這樣過了兩日。洪承疇覺肚內饑餓。自己因爲要做忠臣。索興一粒米不想喫。心想再等幾日。便可餓死了。這夜便睡在床上。瞑着眼。黑洞洞的喘着等死。正在昏昏沉沉的時候。驀聽門外叮噹一聲。開去了鎖。半扉漸闢。進來了一個青年女子。嫵嫵婷婷的走近前來。頓覺一種異香。撲入鼻中。承疇睜眼一望。見一個美人真是絕色。鬢雲高擁。鸞鳳低垂。面如出水芙蓉。腰似迎風楊柳。更有一雙纖纖玉手。豐若有餘。柔若無骨。手中捧着一把玉壺。映着柔荑。格外潔白。承疇暗想前幾天的侍女來了好幾個。總不及這一個的顏色。但是雖這裏思念。因爲自己是將死的人。便也不去管他。捺住心跳。仍倒在炕上睡去。停了一回又清醒過來。忽見房裏燈燭輝煌。一陣陣的香氣向鼻孔內竄來。但是那美人已不在面前。忽的一轉眼。那美人兒正睡在他裏面。不覺一驚。便問道。你是什麼人。和我睡在一塊。說着那美人兒看他獸獸的樣子。便櫻唇中噴的一笑。把被角兒遮住自己粉臉兒。看他身上穿着一件銀紅小襖。越顯得嬌豔動人。洪承疇心中一動。忙自己止住。這樣捱了幾個時辰。只是翻來覆去睡不着。那美人兒。看他不睡。曉得有分來了。便有一搭沒一搭的問他。先問他被攔的情形。後來問他有幾個姨太太。那個姨太太頂美。頂有趣。那洪承疇聽了這番話。不覺勾起心內的酸楚來了。便在被窩內抽抽噎噎的哭泣。那美人兒見他哭泣。便坐起身來。低聲軟語的勸慰他。便將那只玉壺提起。教承疇喫了幾口。呷呷味道。竟是上好

參湯。洪承疇也不管他。便坐起身來。看那女子委實可愛。忙收一收神。大聲問道。你這女子究竟是什麼人。怎麼和我一被窩睡着。那女子嘆嗤一笑。說道。你問我是誰。我說出來時。怕要嚇破你的膽。我不是別人。便是當今皇上孝莊文皇后呢。洪承疇聽了果然一跳。從被窩裏跳起來。直挺挺的跪在炕上。祇是磕頭。那皇后伸出玉也似的膀臂來把洪承疇拉起說道。我家皇帝。並不是要明室江山。所以屢次投書。與明議和。怎奈明帝聽信邪言。屢與此地反對。因此常要打仗。今請將軍暫時降順。爲我家皇帝主持和議。兩下息爭。一面請將軍作一密書。報知明帝。說是身在滿洲。心在本國。現在明朝內亂相尋。聞知將軍爲國調停。斷不至與將軍家屬爲難。那時家也保。國也報了。將來兩國議和。將軍在此固可。回國亦可。豈不是兩全之計麼。這一席話。說得承疇心悅誠服。接着聽得他二人的笑聲。後來便不聽得聲息。良宵易度。第二天早晨。纔見皇后雲鬢蓬蓬的上車回宮。從此洪承疇投了清朝。剃了頭髮。結一條小辮。穿着皇帝賜的紅頂花翎。黃緞褂。那清太宗又拜他爲內院大學士。無事便和他談明朝的政教。禮制。風俗。軍制等。常常的皇帝賜他物品。與范文程差不多的寵遇。又蒙賜美女十人。給他使用。不由的感激萬分。只因家眷在明。恐遭殺害。就依了皇后同他在被窩內的話。自去施行。當時明朝的崇禎帝。還道承疇一定盡忠。大爲痛悼。輟朝三日。賜祭十六壇。又命在都城外建立專祠。與巡撫邱民仰等一班忠臣。並列祠的。崇禎帝御製祭文。將入祠親奠。誰知洪承疇密書已到。略說暫時降清。勉圖後報。崇禎帝長嘆一聲。始命罷祭。閱書中有勉圖後報之言。遂不去拿究承疇家眷。并因馬紹愉等赴清議和。把松山失律的將官。一概不問。且說馬紹愉等到了清都。由李永芳等迎接入城。見了太宗。設宴相待。席間敘起和議。相率贊成。彼此酌定大略。及馬紹愉等謝別。太宗賜他豹皮白金。仍命李永芳等送至五十里外。馬紹愉等回國。先將和議情形。密報兵部尙書陳新甲。新甲閱畢。擱置几上。被家僮誤作塘報。發了抄。鬧的通國皆知。朝上主戰的人。統劾新

甲主和賣國。那時崇禎帝嚴斥新甲。新甲倔強不服。竟被崇禎帝飭縛下獄。不數日。又將新甲正法。原來新甲因承疇兵敗。與崇禎帝密商和議。崇禎帝依新甲言。只是要顧着面子。囑守祕密。不可聲張。所以馬紹愉等出使。廷臣尙未聞知。及和議發抄。崇禎帝恨新甲不遵諭旨。又因他出言挺撞。激得惱羞成怒。竟冤冤枉的把他斬首。從此明清兩國的和議。永遠斷絕了。太宗得知消息。遂令貝勒阿巴泰等率師攻明。毀長城。入薊州。轉至山東。攻破八十八座堅城。掠子女三十七萬。牲畜金銀珠寶。各五十多萬。居守山東的魯王以派。係明廷宗室。仰藥自盡。此外殉難的官民。不可勝計。是時山海關內外。設兩總督。昌平保定。又設兩總督。寧遠。永平。順天。保定。密雲。天津。六處。設六巡撫。寧遠。山海。中協。西協。昌平。通州。天津。保定。設八總兵。在明廷的意思。總道是節節設防。可以無慮。誰知設官太多。事權不一。個個觀望不前。一任清兵橫行。阿巴泰從北趨南。從南回北。簡直是來去自由。毫無顧忌。明廷反惶急的了不得。揀出一個大學士周延儒。督師通州。周本是個齷齪人物。因結交奄寺。納賂妃嬪。遂得了一個大學士頭銜。當時明宮裏面。傳說延儒貢品。無奇不有。連田妃腳上的繡鞋。也都貢到。繡鞋上面用精工繡出延儒恭進四個細字。留作紀念。這田妃是崇禎帝第一個寵妃。暗中幫他設法。竭力抬舉。此次清兵入邊。延儒想買崇禎帝歡心。自請督師。到了通州。只與幕客等飲酒娛樂。反日日詭報勝仗。這清將阿巴泰等。搶刼已飽。不慌不忙的回去。明總兵唐通。白廣恩。張登科。和應薦等。至螺山截擊。反被他回殺一陣。張和二將。忙不迭的退去。身上已中了幾箭。後來清兵追殺一陣。獲得器械無算。便唱着得勝歌。凱旋。清太宗聞阿巴泰打勝仗回來。照例論功行賞。擺慶功酒。歡宴羣臣。太宗也坐在上面。和衆大臣吃酒。吃了幾杯。便覺頭暈。接着又覺心悸。便令侍衛扶進內宮。那文皇后忙伏侍太宗睡下。這一夜。太宗大發寒熱。氣急眼花。通宵未曾合眼。第二天宮裏發下兩道聖旨。一道是宣御醫入宮診視。一道是因皇帝有疾。一

切朝政。命鄭親王濟爾哈郎睿親王多爾袞。暫行代理。倘有大事。令多爾袞到寢宮面奏。又數日。太宗病勢越重。醫藥罔效。后妃人等。都不住的前來謁候。多爾袞手足關懷。倚着問候的名義。同皇后常常親近。每天入宮。總有五六回數。一天多爾袞進宮。走到宮外。見宮女們俱輕手蹣脚。見多爾袞匆匆進來。便跪下說。皇帝正睡着呢。娘娘旨意。問候人等。不准入內。多爾袞哼了一聲。一脚跨進宮去。見皇帝正瞑眼睡着。皇后正對着鏡在那裏出神。見多爾袞進來。臉上露出笑容。多爾袞也笑臉的向皇帝一指。正挨進皇后身邊。一手緊握住皇后的纖手。瞥眼見皇帝兩眼睜開。喘聲說。老九何爲。多爾袞一嚇。不知如何回答。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榻前聽命心有靈犀 府內強嬌豫王罰俸

却說多爾袞進宮候安。見太宗正自睡着。便握住皇后的手。正想親熱。忽聽皇帝說。老九何爲。多爾袞大驚。忙跪下奏道。臣跪榻候安。已有多時。說清見皇帝又昏昏睡去。多爾袞又說一遍。那太宗兀自不醒。多爾袞見皇帝說的夢話。方大膽起身。已嚇得面如土色。便向皇后一看。忙轉身出宮。心中跳個不住。第二天候安時。順問皇帝道。臣昨日跪榻請安。陛下正在安睡。臣跪候多時。陛下知否。太宗道。朕昨日夢中好似見你和皇后在一處。不知何故。多爾袞道。這是陛下想念臣弟。故於夢寐間見之。一句話把一天大事。化爲烏有。隔了十多日。太宗的病仍無起色。一天重似一天。那些御醫看了。也是縮手無策。祇是天天灌下人參湯去。苟延殘喘。看看到十一月底。天氣頗爲寒冷。太宗睡在御榻上。氣喘十分着急。他自己知道不中用了。一天文皇后站在御榻前。替皇帝調茶。那皇帝從被裏窩伸出手來。握住文皇后的手。氣喘吁吁道。我今年已五十二歲了。死不爲天。但不能親統中原。與愛妃享福數年。未免恨恨。現在福臨已立爲太子。我死後。他應嗣位。可惜年幼無知。未能親政。看

來只好委托親王了。文皇后聞言。嗚咽不已。太宗命宣召濟爾哈郎多爾袞入宮。須臾。二人入內。到御榻前。太宗命他旁坐。二人請過了安。坐在兩旁。太宗道。我已病入膏肓。將與二王長別。所慮太子年甫六齡。未能治事。一朝嗣位。還仗二王顧念本支。同心輔政。二人齊聲道。奴才等敢不竭力。太宗復命皇后掣了福臨。走近牀前。以手指示濟爾哈郎道。他母子兩人。都托付二王。二王休得食言。二人道。如背聖諭。皇天不佑。多爾袞說到皇天二字。已抬頭偷瞧皇后。但見他淚容滿面。宛似一枝帶雨梨花。不由的憐惜起來。偏這吉特氏一雙淚眼。也向多爾袞面上。覷了兩次。多爾袞正在出神。忽聽得一聲嬌喘道。福哥兒過來。請王爺安。那時多爾袞方俯視太子。將身立起。但見濟爾哈郎早站立在旁。與小太子行禮了。自覺遲慢。急忙向前答禮。禮畢。與濟爾哈郎。同到御榻前告別。趨出內寢。次晨。來了內宮太監。又宣召入宮。多爾袞奉命趨入。見太宗已奄奄一息。后妃人等擁列一堆。旁邊坐著濟爾哈朗。已握筆代草遺詔了。他挨至濟爾哈朗旁。俟遺詔草畢。由濟爾哈朗遞與一瞧。卽轉呈太宗。太宗略略一閱。竟氣喘痰湧。擲紙而逝。當時闔宮舉哀。哀止。多爾袞偕濟爾哈朗出宮。令大學士范文程等。先草紅詔。後草哀詔。紅詔是皇太子卽皇帝位。鄭親王濟爾哈朗。睿親王多爾袞攝政。哀詔是大行皇帝。於某日宴駕字樣。左滿文。右漢文。滿漢合璧。頒發出去。頓時萬人稿素。全國哀號。濟爾哈朗多爾袞。一面率各親王郡王貝勒貝子。暨公主格格福晉命婦等。齊集梓宮前哭臨。一面命大學士范文程。率大小文武百官。齊集大清門外。序立哭臨。接連數日。用一百零八人請出梓宮。奉安崇政殿。由部院諸臣。輪流齋宿。且不必細說。單說太子福臨。奉遺詔嗣位。行登極禮。六齡幼主。南面爲君。到也氣度雍容。毫不膽怯。登極這一日。由攝政兩親王。率內外諸王貝勒貝子文武羣臣朝賀。行三跪九叩首各儀。當由閣臣宣詔。尊皇考爲太宗文皇帝。嫡母爲皇太后。以明年爲順治元年。王大臣以下。各加一級。王大臣復叩首謝恩。新皇退殿還宮。王大臣各退班歸第。

自是皇太后吉特氏。因母以子貴。居然尊榮無比。但他是聰明絕頂的人。自念孤兒寡婦。終究未安。不得不另外畫策。幸虧這多爾袞心心相印。無論大小事情。一律稟報。并且辦理國事。比鄭親王尤爲耐勞。過了數日。又由多爾袞舉發阿達禮碩托諸人。悖逆不道。暗勸攝政王自立爲君。當經刑部訊實。立即正法。并罪及妻孥。吉特太后聞知。格外感激。竟特沛殊恩。傳出懿旨。令攝政王多爾袞便宜行事。不必避嫌。多爾袞出入禁中。從此無忌。有時就在大內住宿。宮內侍衛宮女皆同眷親王通氣。誰敢說親王一句閒話。但是多爾袞和太后這樣的行爲。第一個氣的便是太后的妹妹。小玉兒。因爲他丈夫常常在宮裏住宿。自從太宗皇帝賓天以後。倆人的情愛一天淡似一天。但是小玉兒。這段隱情。只是放在心裏。又不敢和太后開口。又不敢向旁人告訴。便是多爾袞有時回來。小玉兒和他在被窩裏。亦祇得聊表幾句。教他在意而已。談到第二個氣的。便是豪格。他因爲家庭關係。叔叔這樣。太不成體統。但也只得放在心裏。憤恨。後來濟爾哈朗也聽得耳風。多爾袞怕他直言說他。便和太后商量。太后說教他去打仗好了。當下聖旨下來。令濟爾哈朗出師攻明。此旨一發。濟爾哈朗只得奉旨前去。涉遼河。抵寧遠。適值明吳三桂爲寧遠守將。嚴行抵禦。急切難下。濟爾哈朗也不去猛攻。越過了寧遠城。把前屯衛。中前所。中後所。諸處。騷擾一番。匆匆的班師回國。過了一年。便是大清國順治元年。明崇禎帝十七年。元旦清明。清順治帝御殿。受朝賀禮。外藩各國。亦遣使入覲。九天闔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別有一種興旺氣象。過了一月。太宗梓宮奉安昭陵。輻輳首轍。輅仗莊嚴。旌旛亭蓋。車馬駝象。非常熱鬧。皇太后皇帝各親王郡王貝子貝勒。暨文武百官。以及公主格格福晉命婦。都依次恭送。正是生榮死哀。備極隆儀。這且不去說他。單說多爾袞同太后的來去。一天好一天。一天勤一天。那豪格心內的怨氣。忿得無處可泄。談起這豪格的福晉。也是豔絕人寰。和太后不相上下的美貌。不知何時被多爾袞看見。驚爲絕色。便常放在心裏。打算。有一天。豪格進宮

有事。一頭撞見攝政王和太后在一處談話。談得臉靠臉色。腮靠腮。十分親熱。豪格看見叔叔。竟大膽暗含語的。說了幾句。多爾袞心裏恨。嘴上說不出口。可巧一天豫王到范文程家內。見了他小老婆鶯姑娘。驚悅不置。竟向范文程面討。文程如何肯捨。豫王竟仗勢將鶯姑娘搶進府去。正要受用。忽被皇太后的一通懿旨傳進宮裏去。三言兩句。被多爾袞做主。罰豫王幾千銀子。連豪格也就罪名。也罰去銀子。後來他二人想謀刺多爾袞被多爾袞察出。將他們監禁起來。那豪格的妻子。竟被多爾袞弄去。任情受用。說來本是叔姪名分。多爾袞生性風流。也顧不了這許多。且說多爾袞把豫王和豪格監禁。覺的仇人不在眼前。便和皇太后朝朝運理。夜夜並頭。情愛達於極點。那鄭親王博爾哈朗看了也無法可制。皇帝又小。只得催多爾袞出征。他恰不甚願意。因為捨不得離開太后的原故。鄭親王催也沒用。看看又過了十幾日。有一天多爾袞在書齋中。批閱奏章。忽來了大學士范文程。向多爾袞請過了安。一旁坐下。隨稟多爾袞道。明京已被李闖攻破。崇禎自盡。現在李闖已在明京稱帝。國號大順。改元永昌了。多爾袞道。這李闖。忽做中原皇帝。想是有點本領的。文程道。李闖是個流寇的頭目。聞他也沒甚本領。只因明崇禎帝不善用人。把事情弄壞。所以李闖得長驅入京。現聽得李闖非常暴虐。把城中子女玉帛。擄掠一空。又將明朝大臣。個個綁縛起來。勒令獻出金銀。甚至灼肉折脛。備諸慘毒。金銀已盡。一一殺訖。明朝臣民。莫不切齒痛恨。若我國乘此出師。借着弔民伐罪的名目。布告中國。那時明朝臣民。必望風歸附。驅流賊。定中原。正在此舉。多爾袞聽罷。沈吟半晌。方答道。且慢慢商量。文程又竭力慫恿。說是此機萬不可失。可奈多爾袞恰另有一番隱情。只是躊躇未決。范文程快快告別。次日復着人至睿親王邸第。呈上一書。多爾袞拆書視之。只見上寫道。

大學士范文程。敬啓攝政王殿下。迺者有流民寇。踞於西土。水陸諸寇。縱於南服。兵民煽亂於北陲。我師變伐其東鄙。四面受敵。君臣安能相保。良由我先皇帝憂勤肇造。諸王大臣祇承先帝

成業。夾輔冲主。忠孝格於蒼穹。上帝潛爲啓佑。此正欲我攝政王建功立業之會也。竊惟成業以垂休萬禩者此時。失機會而貽悔將來者亦此時。蓋明之勁敵。惟在我國。而流寇復蹂躪中原。我國雖與明爭天下。實與流寇角也。爲今日計。我當任賢撫衆。使近悅遠來。曩者棄遵化。屠永平。兩經深入而返。彼此官民。必以爲我無大志。縱來歸附。未必撫恤。因懷攜貳。是當申嚴紀律。秋毫無犯。復宣諭以昔日守內地之由。及今進取中原之意。官仍其職。民仍其業。錄其賢能。恤其無告。將大河以北。可傳檄而定也。河北一定。可令各城官吏。移其妻子。避患於我軍。因以爲質。又拔其德譽素著者。置之班行。俾各朝夕獻納。以資輔翼。王於衆論。擇善酌行。則聞見可廣。而政事有時措之宜矣。此行或直趨燕京。或相機攻取。要於入邊之後。山海關以西。擇一堅城頓兵。以爲門戶。我師往來甚便。惟我攝政王察之。

多爾袞閱畢。嘆道。這范老頭兒的言語。確是不錯。但我恰有一樁心事。不能與范老頭兒說明。我且到夜間入宮。與太后商量再說。是夕。多爾袞入宮去見太后。便把范文程的言語。敘述一遍。太后吉特氏道。后老先生的才識。先皇在時。常佩服他的。他既主張出師。就請王爺照他行事。多爾袞道。人生朝露。但得與太后長享快樂。已自知足。何必出兵打仗。爭這中原。太后道。這却不是這樣說。我國雖是統一滿洲。總不及中國的繁華。倘能趁此機會。得了中國。我與你的快樂。還要加倍。况你不過三十多歲的人。來日正長。此時出去立場大功。何等光輝。何等榮耀。將來親王以下。人人畏服。還有那個敢來饞舌。多爾袞尙是沈吟。太后見他不願出師。便豎起柳眉。故作怒容道。王爺要什麼。我便依你什麼。今天要你出師攻明。你却不去。這是何意。慌得多爾袞連忙陪罪。雙膝請安道。太后不必動怒。奴才願去。太后便對多爾袞。似笑非笑的了嘅一眼。多爾袞見太后不怒。便出宮回府。第二天。多爾袞上奏。自請証明。不知多爾袞出兵如何得勝。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一曲湘妃將軍驚豔 三軍浩蕩異族入關

話說多爾袞奏請南征。由順治帝祭告天地太廟。不日啓行。啓程這一日。范文程恭擬詔敕。便在篤恭殿中。頒給多爾袞大將軍敕印。敕曰。

朕年冲幼。未能親履戎行。特命爾攝政和碩睿親王多爾袞。代統大軍。往定中原。特授奉命大將軍印。一切賞罰。便宜行事。至攻攻方略。爾王欽承皇考聖訓。諒已素諳。其諸王貝勒貝子各大臣等。事大將軍當加事朕。同心協力。以圖進取。庶祖考英靈。爲之欣慰。欽此。

多爾袞叩首受印。隨同豫親王多鐸。武英郡王阿濟格。恭順王孔有得。懷順王耿仲明。智順王尚可喜。貝子尼堪博洛。輔國公滿達海等。率領八旗勁旅。蒙漢健兒。向山海關去了。那多爾袞領着三軍。行了幾日。每到了夜間。便想起皇太后和姪媳婦來。睡在帳內。兀自睡不着。翻來覆去。嘗盡相思之苦。到想得利害的時候。便爬起來。到帳外去舒暢一回。仰首見天空的明星月亮。和鹿角的嗚嗚聲音。浩歎不已。這且不去說他。且說山海關外的守將。就是明總兵吳三桂。其時三桂已封平西伯。駐守寧遠。因有廷旨促他入援。遂率衆西行。到山海關。聞京師已陷。明帝殉國。遂令軍士紮住營寨。徘徊不進。忽探馬來報道。爵帥家屬。盡被李闖拿去了。三桂大怒。率兵入關。適李闖派降將唐通。賚白銀五萬兩。并三桂父吳襄書札。來招降三桂。途次遇三桂軍。便入帳進見。三桂問明來意。唐通取出吳襄書。交與三桂。三桂拆閱。大略說是君逝父存。汝宜早降。不失通侯之賞。猶全孝子之名云云。三桂遲疑未決。唐通又說是崇禎已歿。明已無君。君不能使再生。父寧可以再死。不如歸降爲是。三桂道。旣如此。我爲老父故。無奈投降。諸君先行回覆。我當入京來見新主。唐通復索來書。三桂便潦潦草草。寫了幾句。并加了幾句。并加了封。交與唐通帶回。遂卽各集衆將。把降順李

闖的緣故。約略說明。部將馮鵬諫阻。三桂不從。即在關上守候交卸。不數日。李闖差來的守關將吏。已率兵趕到。三桂把關上事務。交與來將。遂帶了數千精兵。望燕京進發。到了灤州。有家人求見。三桂喚入。詳問家中近狀。家人便將吳襄被擄。家產被抄情形。詳細告稟。三桂道。這到無妨。我一到京。我父自然釋放。家產也自然發還了。家人道。現在京內是鬧得不像樣子。闖王入京。拷逼大臣。苛索財物。且不必說。宮內的皇后妃嬪。多半隨崇禎帝殉節。還有未死的宮娥彩女。都被闖王收爲妃妾。日夕姦淫。昨聞我家的姨太太。被這闖王選入後宮。不知死活哩。三桂急問道。那個姨太太。家人道。便是陳。三桂便接口道。是否陳圓圓姑娘。家人道。不是陳圓圓姑娘。還有誰人。三桂不聽猶可。聽了此語。祇叫一聲我的心上人呀。望後便倒。兩眼向上翻動。口吐涎沫。親兵急忙扶進後帳不提。且說這位陳圓圓姑娘。本姓陳名沅。是中原尤物。天生的鶯蛋式臉兒。玉容花貌。嬌豔動人。那蠻腰嫵娜。和迎風楊柳一般。真是行一步也可人意。還有他身上的香氣。是他獨有。經年累月。好似他身長着蘭花的一樣。並且能詩能畫。彈琴唱歌。又是他的好手。因爲遭流賊的橫行。便流落到北京。鬻爲玉峯歌伎。豔艷高張。纏頭價重。吳三桂在京師時。曾與他有一面緣。彼此企慕。嗣後沅娘豔名。爲藩府田皖所聞。千金購豔。充入下陳。遂改名圓圓。田皖係崇禎帝寵妃父親。仗着皇親勢力。蓄有數百萬家私。自得了陳圓圓。百般愛寵。怎奈老夫少婦。終嫌非匹。石崇有意。綠珠無情。田皖亦無可如何。適值李闖陷西安。秦王存樞被執。轉陷太原。晉王求樞又被殺。秦晉二邸。累代積蓄。都掃得乾乾淨淨。田皖暗暗着急。終日愁眉不展。圓圓窺破情景。便乘機進言。說是寧遠總兵吳三桂。部下都是精銳。國丈何不與他結交。作爲護符。田皖大喜。可巧吳三桂入京覲見。遂設宴相請。三桂正憶着陳圓圓。聞他身入田邸。苦難會面。一聞田皖相邀。忙即赴席。席間說起清兵强悍。與流寇猖獗的事情。田皖便把全家托他保護。三桂謙讓一番。田皖恐他不允。格外殷勤。向後房

叫出衆歌姬。奏曲侑酒。三桂仔細一瞧。雖是個個妖豔。但不見那可人兒圓圓姑娘。便問田皖道。前聞玉峯歌伎陳元娘。曾入貴邸。如何衆歌姬中。獨無此人。田皖聽三桂提起圓圓。呆了半晌。只因有事相求。不得不召圓圓出來。少頃。圓圓應召而出。田皖令向三桂行禮。三桂舉手相讓。一面瞧那圓圓。宛似寶月祥雲。別具神采。比當年初見時。雖稍清減。却越顯出玉質娉婷。圓圓見三桂瞧他。恰嫣然一笑。低垂粉頸。另有一種嬌羞態度。三桂便轉眼看衆歌姬。覺得齷齪異常。彷彿鹽嫖。便向田皖道。西子在前。難爲衆豔。請國丈令衆姬入室。免得多勞。吳某只請沅姬鼓琴一曲。靜心領悟。便感國丈厚誼。田皖卽令衆姬退出。命圓圓側坐鼓琴。侍女抱琴與圓圓。圓圓便輕舒皓腕。默運慧心。彈了一曲湘妃怨。三桂係將門之子。頗識琴心。料知圓圓自怨非偶。不由的自念道。可惜可惜。田皖方欲啓問。忽見家人呈進邸報。接過一瞧。不覺魂馳魄落。三桂從旁遙望。邸報上寫着。是代州失守。周遇吉陣亡九個大字。便道。代州一失。京畿要戒嚴了。田皖道。老夫風燭殘年。偏要遭此喪亂。奈何。三桂趁此機會。竟借着酒意。慨然答道。吳某蒙國丈雅愛。願力尊邸。但有一事相求。請國丈見賜。田皖問他何事。三桂道。便是這位沅姬。若承國丈賜與吳某。吳某誓爲國丈効死。田皖聽到此語。又是怨。又是悔。勉強答道。老夫也不惜一歌伎。但未知圓圓願否。此時圓圓琴已彈完。就稟告田皖道。妾隨國丈數年。安忍輕離國丈。但賤妾事小。國丈事大。國丈有命。敢不敬從。三桂大笑道。沅姬願了。沅姬願了。忙起身向田皖謝賜。隨命自己僕役。攙進暖轎。令陳圓圓拜別親王。押着圓圓上轎。出了藩府。自己上了馬。揚鞭徑去。這位田國丈。弄得目瞪口呆。既不忍割捨。又不好攔阻。只得眼睜睜的由他劫去。那三桂劫娶圓圓回家。像活寶貝的看待。圓圓又素羨他是當世英雄。三生有幸。兩意相向。真個是你貪我愛。說不盡的綢繆。不料明廷諭旨。飭三桂迅速出關。軍中不能隨帶姬妾。三桂硬着頭皮。別了愛姬。率兵趕到關上。心中恰時時思念這陳姑娘。此番得了家人的傳

報。知陳姑娘被李闖劫奪去了。頓時魂靈兒飛在九霄雲外。立即暈倒。酥醒轉來。便咬牙切齒誓報此恨。當即率諸將馳回山海關。逐去關上的闖將。令軍士爲崇禎帝服喪。設座遙奠。齧血結盟。決志掃滅李闖。爲明復讎。這消息傳達燕京。李闖方在宮中取樂。三日不朝。及接到此報。不覺大驚。亟發兵二十萬。下令親征。又命降將唐通白廣恩。率二萬騎逃出關外。夾攻三桂。三桂方整備抵禦。忽報清兵攝政王多爾袞。帶領雄兵十萬。將到寧遠。三桂惶急道。內有闖賊。外有清兵。叫我如何對付。轉而一想。與其把明朝江山。送把闖賊。不若送把滿清。祇因恨李闖王奪他的陳圓圓。也顧不得父母妻子。當下拿定了主意。便寫了一封文書。令副將楊坤。游擊郭雲龍。赴清軍乞援。此時清攝政王多爾袞。正領兵到了翁後。距寧遠城只數里。聞報平西伯吳三桂。遣使求見。乃傳令入帳。田楊坤呈上書信。多爾袞卽展閱道。

明平西伯山海關總兵吳三桂。謹上書於大清國攝政王殿下。三桂初蒙先帝拔擢。以蚊負之身。荷遼東纜兵重任。棄寧遠而鎮山海者。正欲堅守東陲。而鞏固京師也。不意流寇逆天犯闕。京城人心不固。奸高開門納款。先帝不幸。九廟灰燼。賊首僭稱尊號。據掠婦女財帛。罪惡已極。天人共憤。衆志已離。敗可立待。我國積德累仁。謫思未泯。各省宗室。如晉文光武之中興者。容或有之。遠近已起義兵。山左江北。密如星布。三桂受國厚恩。憫斯民之罹難。欲趣師以慰人心。奈京東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我國致北朝通好二百餘年。今無故而遭國難。北朝應惻然念之。夫除暴翦惡。大順也。拯顛扶危。大義也。出民水火。大仁也。與滅繼絕。大名也。取威定霸。大功也。流賊所聚。金帛子女。不可勝數。義兵一至。皆爲王有。又大利也。王以蓋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會。誠難再得之事也。乞念亡國孤臣忠義之言。速選精兵。直入中協西協。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門。滅流寇於宮廷。示大義於中國。則我朝之報北朝者。豈惟財帛。將

裂地以酬。不敢食言。

多爾袞閱畢。見范文程洪承疇在旁。便將書遞閱。兩人閱過了後。范文程先開口道。王爺大喜。此番大手定中原了。多爾袞道。這且仗先生等費心。洪承疇道。此去中原。何患不滅李闖。但此番是爲明討賊的義師。與前次入塞不同。還請王爺發令。申諭將士。經過各府州縣。毋屠人民。毋焚廬舍。毋掠財物。有敢違令。照軍法從事。如此施行。中原人民。定當望風投誠。萬里江山。唾手可下。求王爺明鑒。多爾袞點頭。隨道。吳三桂的來書。如何答覆。范文程道。請先招降三桂。令他與李闖交戰。待他兩邊困乏。我却率領精銳。援應三桂。驅逐李闖。定卜大勝。多爾袞道。好好。就請先生寫了覆書便是。這位才學深通的范老先生。就濡墨拈毫。伸紙絕書道。

大清國攝政王。覆書吳平西伯麾下。向欲與明修好。屢行致書。曾無一言相答。是以三次進兵攻略。欲明國之君。熟籌而通好也。若今日則不復出此。惟有底定國家。與明休息而已。予聞流寇攻陷京師。明主慘亡。不勝髮指。用是率仁義之師。沈舟破釜。誓必滅賊。出民水火。及伯遣使致書。深爲喜悅。遂統兵前進。夫伯恩報主恩。與流賊不共戴天。誠忠臣之義也。伯雖向與我爲敵。今亦勿因前故懷疑。昔管仲射桓公中。後爲仲父以成霸業。今伯若率衆來歸。必封以故土。晉藩爲王。一則國讎得報。一則身家可保。世世子孫。長享富貴。當如帶礪河山。永永無極。

文程寫畢。呈與多爾袞。多爾袞看了一遍。命文程加封。交給來使去訖。多爾袞遂拔營進發。到了連山。遇明使復來。催清兵入關。多爾袞應允。遣回來使。那時吳三桂日盼清兵到來。不料清兵未至。李闖先到。三桂急將關內的百姓。驅入營中。復挑選精銳。登關固守。正籌備間。猛聽得一聲大礮。如雷震耳。三桂向西瞭望。但見塵頭起處。千軍萬馬。向東而來。後面隱隱有一黃蓋。簇擁着一個鬚

眉如戟。鷹目鵠鼻。一主帥。三桂料是李闖。恨不得一手抓來。把他碎屍萬段。當即激厲將士。開關出戰。李闖見三桂出來。驅衆直上。把三桂困在垓心。三桂毫不懼怕。率着鐵騎。左衝右突。頓時喊殺連天。山搖地動。從早晨殺到日暮。闖軍尙是未退。三桂恐兵士疲乏。無奈衝開敵陣。率兵入關。李闖也不敢緊逼。令部下齊下寨。三桂入關。升堂檢點軍士。已傷亡多人。不禁號啕大哭。衆將士亦皆感泣。忽報闖將唐通白廣恩。已帶兵二萬。從關外殺來。三桂大驚。即登遙望。果見東南角一軍。懸著大順旗號。旋風般的過來。三桂自語道。真個賊將又來了。內外受敵。奈何。正在着急。忽聽東北角上又是砲聲連天。一彪軍如飛而來。三桂大驚道。又是敵軍來了嗎！不知這一枝兵馬到來。如何。且聽下回解說。

第二十四回 救愛妾忍心見父戮 接寸書復得陳圓圓

話說吳三桂見東北角又是一軍飛至。大驚失色。看看漸近。遠遠的見旗幟飛揚。隱隱有紅黃藍白四色。三桂又自語道。莫非清兵已到麼。方在躊躇。見探子已上城飛報。說是清豫王多鐸。英王阿濟格。已率前隊兵到此。三桂不禁轉悲爲喜。謝天謝地。便下關用過夜膳。命衆將士道。清軍已到。可以無慮。今夜請諸位一意守關。明晨我當出見清軍。是夕。各軍都休息勿動。至翌晨。唐通白廣恩進兵攻關。三桂選了五百精兵。攜着大礮。開關東出。關門甫關。礮彈隨發。衝開一條血路。直到清營。卽下馬求見。當由多爾袞遣將迎入。三桂旣入帳。見上面坐着威風凜凜的多爾袞。卽倒身下拜。多爾袞出座相扶。請三桂起坐。三桂卽哭訴李闖不道。殘毀宮闕。故主自盡。全家被擄的情形。多爾袞道。說來也是可恨。我到此地卽爲貴爵報讎雪恨而來。三桂忙接着道。王爺仗義興師。爲吳某報讎雪恨。某非木石。敢負鴻慈。多爾袞道。如天之福。定得中原。當以王爵相報。三桂稱謝。并請速發

兵相救。多爾袞點頭。命多鐸阿濟格入帳。先與三桂相見。隨即對二人道。你二人帶兵五千。去殺退關外賊軍。二人奉命前去。多爾袞召進洪承疇祖大壽等。與三桂共敘寒暄。承疇是三桂故帥。大壽是三桂母舅。至此談及明室情形。各自嘆息。且說多鐸和阿濟格。各帶了五千兵向前殺敵。迎面遇見唐通。白廣恩。兩枝兵馬。多鐸敵住唐通。阿濟格敵住白廣恩。一陣廝殺。唐通的兵。死的死。逃的逃。早敗得落花流水。原來白廣恩。和唐通。這兩人。在松山交戰的時候。早識得清軍利害。今見清軍和虎狼般的殺來。兩人嚇得屎尿屁流。和潮水般的倒退下去。當下清軍大勝。多鐸和阿濟格回營報捷。三桂大喜。便請多爾袞入關。守關將士。由三桂點名參謁。復祭告天地。歃血爲盟。當下多爾袞命分裂坐次。會議軍事。洪承疇道。現在關賊率衆東出。都城必然空虛。若潛軍從關外繞道。踰入居庸。襲破京師。待賊回援。我在關之軍蹙其後。在京之軍扼其前。任他李闖非常兇悍。他要一鼓成擒。這却是萬全的計策。三桂聽這番議論。暗暗着急。忙說道。關內人民。望大軍如望雲霓。若潛師襲京。多費時日。轉失民望。現不如乘着銳氣。驅逐逆闖。况王爺以順討逆。正應用著堂堂正正的舉動。義師所至。無人不服。何必用這祕謀。多爾袞道。闖賊的兵勢如何。三桂道。賊兵雖多。統是烏合之衆。三桂只有七千人馬。尙能與他殺個平手。何况王爺帶來大隊。個個英勇。那有殺不過闖賊的道理。三桂不才。願衝頭陣。多爾袞道。既如此。明日與他決一勝負。再作計較。翌晨。多爾袞升帳。令吳三桂率領本部人馬。攻賊右面。自己的兵馬。攻賊左面。一聲鼓號。開關出戰。兩邊排着陣勢。李闖的兵。約多一倍。多爾袞向吳三桂道。貴爵願衝頭陣。請先攻入。三桂得令。領着本部人馬。向闖兵最多處。殺進去了。多爾袞恰領着英豫二王。馳上東山。立馬觀戰。洪承疇祖大壽孔有德尙可喜等。也隨着多爾袞上山。但見對面山上。李闖亦挾着明太子諸王等。指麾賊衆。賊衆張鬪兩翼。把三桂軍圍了四五重。三桂軍人人血戰。衝盪數十回。呼殺聲震動海嶠。多爾袞道。好利害。好

利害。自我帶兵以來。入寨也好幾次。從沒有經過這般惡鬪。說時遲。那時快。海溜忽起了一陣怪風。把地上塵沙。捲入空中。頓覺天昏地暗。不辨彼此。多爾袞驚道。不好了。吳三桂要陷沒陣中了。快去救他。多鐸阿濟格應聲而出。躍下山。洪承疇祖大壽孔有德尚可喜等亦隨下。一聲號召。萬馬奔騰齊向敵陣衝入。李闖正在山上督戰。見大風過處。風塵四散。霎時塵開見日。有無數辮髮兵。橫躍入陣。督兵的都是紅頂花翎。不覺失聲道。這是滿洲兵。如何到此。急應蓋向山下退走。賊軍不見主子。紛紛大亂。滿漢各軍。追趕四十里。斬首數百級。方收兵回關。多爾袞令關內兵民。盡行薙髮。吳三桂首先遵令。薙髮已畢。即請作前驅。多爾袞率兵二萬名。即日就道。星夜前進。李闖奔一城。三桂搗一城。李闖遣使求和。三桂只是不允。一逃一追。直抵燕京城下。李闖馳入京中。令部衆紮在城外。分作十二寨。抵敵三桂。那禁得三桂當先踴躍。無人可當。不到半日。十二寨已攻破八寨。餘四寨亦邊城遁去。李闖又遣兵出城迎戰。又被三桂一陣殺退。真是一夫拚命。萬夫莫當。李闖大懼。復遣使求和。願與三桂平分中原。三桂見了來使。也不令他開口。急喝令斬訖。當即命軍士猛攻京城。忽聽得城上一片哭聲。吳三桂抬頭一望。乃是自己的親父母。并妻子等三十多名。都是兩手被縛。負帶刑具。向城下哀告道。闖家性命。都在呼吸。你不如投降了罷。三桂到此。憤氣填胸。大呼不降。說着向城上看去。見父親滿面的眼淚。光着身上。兩手綁在背後。那母親及妻孥等。皆光身被綁。祇聽他父母齊聲說。三桂兒呀。你快降罷。你父母的命。在你的一句話。親兒呀。好肉呀。你想你身從何而來。你不降。你忍心看我們三十多人被殺嗎。說過嗚嗚的哭聲。和被綁的慘狀。令人聞不忍睹。耳不忍聞。停了一刻。誰知那吳三桂竟圓睜兩眼。厲聲大叫道。父母深恩。兒非不知。但兒與闖賊誓不兩立。今日有闖無兒。有兒無闖。若闖賊敢害我父母。兒誓把闖賊生擒活剝。償我父母的命。這償父母的命。還未曾說完。忽聽得城上一聲呵呀。接着上面擲下一顆鮮血淋漓的腦袋下來。

接連的慣下三十多顆。一個個皆和球般的滾向三桂的馬腳邊來。三桂令兵士拾起一看。正是他父母妻子的首領。驚得面色如土。從馬上墜下。當由軍士扶起。不禁捶胸大哭。恰好清兵亦趕到城下。聞報三桂家屬被害。多爾袞卽下了馬。勸三桂收淚。並安慰他一番。三桂謝畢。清兵乘着銳氣。攻了一回都城。到晚休息。城內的李闖王。聞滿洲兵也到城下。急得屁滾尿流。忙與部下商議了一夜。除逃走外無別法。遂令部下將所索金銀。及宮中帑藏器皿。寅夜收拾。鑄成銀餅數萬枚。載上騾車。用親卒押着。出後門先發。自率妻妾等開西門潛奔。晚走時。放了一把火。將明室宮殿。及九門城樓。統行燒燬。并把那明太子囚挾而去。時已黎明。清兵方出塞攻城。忽見城內火光燭天。烈焰飛騰。城上的守兵。已不知去向。隨即緣城而上。踰入城內。把城門洞開。吳三桂一馬衝入。軍士亦逐隊進城。外城已拔。內城隨下。皇城已開得洞穿。三桂率兵到宮前。只見頽垣敗瓦。變成了一個火堆。三桂忙令軍士撲滅餘焰。自己恰急急忙忙的。到了家內。故廬尚在。人迹杳然。轉了身。向各處搜尋一番。只有鴻形鵠面的愚夫愚婦。並沒有這個心上人兒。他亦無心去迎多爾袞。竟領兵出了西門。風馳電掣。追趕李闖。到了慶都。見李闖後隊不遠。便憤憤的追殺過去。李闖急令部將左光先谷大成等。回馬迎戰不數合。已被三桂軍殺敗。勒馬逃走。拋棄甲仗無數。擁積道旁。三桂軍搬不勝搬。移不勝移。等到撥開走路。眼見得闖軍已去遠了。三桂尙欲前進。祖大壽孔有德等。已從京城趕到。促令班師。三桂道。逐寇如追逃。奈何中止。大壽道。這是范老先生意見。說是窮寇勿追。且回都再議。三桂猶自遲疑。大壽言軍令如山。不應違拗。三桂無奈。偕大壽等回見多爾袞。多爾袞慰勞一番。三桂道。闖賊害我故君。殺我父母。吳某恨不立誅此賊。只因軍命難違。姑且從歸。現請仍行往追。多爾袞道。將軍原不憚勞。軍士已經疲乏。總須休養幾天。方可再出。三桂無言可答。只得辭別到家。仍密遣心腹將士。探聽陳圓消息。這時京城內已鬧得不成樣子。富麗堂皇的宮殿。皆變成荒煙瓦礫之

場。街上的屍首。東一個。西一堆。男女不分。老幼無別。皆是斷頭缺臂。血肉模糊。有幾個不死的。皆是面爲菜色。骨瘦如柴。試問這樣的京城裏。從那裏能訪得出尋得來個陳圓圓姑娘。所以一連尋訪了幾天。結果是音信毫無。杳如黃鶴。那吳三桂怎樣似悲嘆。終日裏愁雲慘霧。圍繞住他。一人。他也不要那攝政王多爾袞。和范文程。洪承疇等。如何布置。如何整理。這一日。三桂午牌起身。忽見一個門卒領着一衣冠藍縷的小民進來。那小民見了三桂。和搗算盤的磕頭。口稱大人。今有陳圓圓姑娘見在小民家裏。他曉得大人在這裏。教小民送一封書信在此。三桂聽了。大喜。欲狂。便問一聲。你真看見陳圓圓姑娘的嗎。說着忙向小民手中親自接了那封信。拆開看了。見信上寫着。

賤妾陳沅。謹上書於我夫主吳將軍麾下。妾以陋姿。猥蒙寵愛。爲歡三日。遽別征旌。妾雖留滯京門。魂夢實隨左右。陌頭之感。不律難宣。三月終旬。闖賊東來。神京失守。妾以隸於將軍府中。遂遭險難。以國破君亡之際。卽以身殉。夫亦何惜。弟以未見將軍。心迹莫明。不敢遽死。闖賊屢圖相犯。妾以死拒。幸闖賊猶畏將軍。未下毒手。令妾得以瓦全。妾之偷息以至於今者。皆將軍之賜也。及闖賊舉兵西走。妾得乘間脫逃。期一見將軍之面。捐軀明志。乃聞將軍復出追寇。不得已暫寓民家。留身以待。今幸將軍凱旋。將別後情形。謹陳大略。伏維垂鑒。書不盡意。書不盡意。死待來命。

三桂看了完畢。也來不及伸氣。忙差人去用肩輿迎接。一面又賞了這小民五百兩銀子。他卻眼巴巴的在屋裏盼望。停了一回。圓圓已到。款步而入。三桂忙起身相迎。文姬歸來。丰姿如舊。圓圓方欲行禮。三桂已將他一把掖住。擁入懷中。與他接了一回吻。纔對圓圓道。不料今日猶得見卿。圓圓道。妾今日得見將軍。已如隔世。惟妾身雖幸保全。左右不無疑慮。請今自死在將軍面前。聊明妾志。說畢。已垂下珠淚數滴。把三桂雙手一推。意圖自盡。三桂將他緊緊抱住。便道。我爲卿故。閒關萬

里。日不停馳。今日幸得重會。卿乃欲舍我而死。卿死。我亦不能再生。圓圓嗚咽道。將軍知妾。未必人人知妾。三桂急忙截住道。我不疑卿。誰敢疑卿。圓圓道。將軍如此憐妾。妾不死。無以自白。妾死。又有負將軍。正是生死兩難了。三桂着急道。往事休提。今日是破鏡重圓的日子。當與卿開樽暢飲。細訴離情。於是命侍役安排酒肴。到了上房對酌。敘這數月的相思。妾貌似花。郎情如蜜。金缸影裏。半禪雲鬢。秋水波中。微含春色。既而夕陽西下。更鼓隨催。攜手入幃。重療相如渴病。含羞薦枕。長令子建傾心。不知三桂。和陳圓圓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再說。

第二十五回 兩地相思多爾袞迎駕 宮門鬧罵小玉妃爭風

却說吳三桂和陳圓圓。合浦珠還。重圓破鏡。說不盡一夜的恩愛。第二天。仍是行臥不離。一連幾日不問外事。後來是三桂的一員副將。談起替他父親發喪。那三桂纔如夢初醒。挨了幾日。便替吳襄開弔。一時素車白馬。往來不絕。只是他在孝幃裏。仍和陳圓圓在一塊。第二天。攝政王多爾袞。保奏他爲王父改喪事爲喜事。這且不去說他。且說清攝政王多爾袞入京後。一切布置。都由范文程洪承疇酌定。范洪二人。擬就兩道告示。四處張貼。一道是揭出除暴救民四字。羈縻百姓。一道是爲崇禎帝發喪。以禮改葬。籠絡百姓。那時百姓因李闖入京。縱兵爲虐。受他姦淫擄掠的苦楚。飲恨的。了不得。一聞清兵入城。把闖賊趕出。已是轉悲爲喜。又因清兵不加殺戮。復爲故帝發喪。真是感激涕零。達到極點。還有那個不服呢。多爾袞見人心已靖。急召集民夫。修築宮殿。武英殿先告竣工。多爾袞升殿入座。擺設前明鑾駕。鳴鐘奏樂。召見百官。故明大學士馮銓。及應襲恭順侯吳維華。亦率文武羣臣。上表稱賀。是日。卽繕好奏摺。令輔國公屯齊。喀和托。及固山額真何洛會。到瀋陽迎接兩宮。兩大臣去訖。多爾袞退了殿。忽由部將呈上密報。多爾袞一瞧。卽召范文程洪承疇遞閱。二人

闕畢。范文程道。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監國。將來定與我爲難。這事頗要費手。洪承疇道。朱由崧是個酒色之徒。不足深慮。只是南京兵部尙書史可法。素具忠誠。未知他曾任要職否。多爾袞道。洪先生諒識此人。承疇道。他是祥符縣人。素來就職南京。所以不甚熟識。唯他有一弟在京。日前已會晤過了。多爾袞道。最好令伊弟招降了他。承疇道。恐他未必肯降。但事在人謀。當先與商議便是。多爾袞點頭。二人隨即退出。過了數日。迎變大臣飭人回報。兩宮准奏。擇於九月內啓變。多爾袞遂派降臣金之俊爲監工大臣。從京城至山海關。填築大道。未竣工的宮殿。加緊築造。又招集特女太監。派往各宮承值。宮中需用的器具物件。特遣專員往各處採辦。多爾袞當政務餘閑的時候。亦親去監察。一日。由探馬報投明福王稱帝南京。改元弘光。命史可法開府揚州。統轄淮揚鳳廬四鎮。江淮一帶。都駐紮重兵了。多爾袞聞報。仍延這洪老先生密議邸中。此時這洪老先生。已托史可法兄弟寄書招降。又與多爾袞代作一書。寄與史公。此書會載八史鑑。首末無非通套。中間恰說得委婉動人。其文云。

予向在瀋陽。卽知燕京物望。咸推司馬。及入關破賊。與都人士相接。識介弟於清班。會托其手書奉致衷緒。未知以何時得達。比聞道路紛紛。多謂金陵有自立者。夫君父之讎。不共戴天。春秋之義。有賊不討。則故君不得書葬。新君不得書卽位。所以防亂臣賊子。法至嚴也。闖賊李自成。稱兵犯闕。手毒君親。中國臣民。不聞加遣一矢。平西王吳三桂。介在東陲。獨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義。念累世之宿好。棄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驅除狗鼠。入京之日。首崇懷宗帝后謚號。卜葬山陵。悉如典禮。親郡王將軍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勳戚文武諸臣。咸在朝列。恩禮有加。耕市不驚。秋毫無擾。方擬秋高天爽。遣將西征。傳檄江南。聯兵河朔。陳師鞠旅。戮力同心。報乃君父之讎。彰我朝廷之德。豈意南州諸君子。苟安旦夕。弗審時機。聊慕

虛名。頓忘實害。予甚惑之。國家撫定燕都。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朝也。賊毀明朝之廟主。辱及先人。我國家不憚征討之勞。悉索餽賦。代爲雪恥。孝子仁人。當如何感恩圖報。慈乃乘逆寇稽誅。王師暫息。遂欲雄據江南。坐享漁人之利。揆諸情理。豈可謂平。將謂天塹不能飛渡。投鞭不足斷流耶。夫闖賊爲明朝祟。未嘗得罪於我國家也。徒以薄海同仇。特申大義。今若擁號稱尊。便是天有二日。儼爲勁敵。予將簡西行之銳。輕旂東征。且擬釋彼重誅。命爲前導。夫以中華全力。受制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國。勝負之數。無待籌龜矣。予聞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則以姑息。諸君子果識時知命。篤念故主。厚愛賢王。宜勸令削號歸藩。永綏福祿。朝廷當待以虞賓。統承禮物。帶礪山河。位在諸王候上。庶不負朝廷仗義。興滅繼絕之初心。至南州羣彥。翩然來儀。則爾公爾侯。有平西之典例在。惟執事實圖利之。晚近士大夫。好高樹名義。而不顧國家之急。每有大事。輒同築舍。昔宋人議論未定。兵已渡河。可爲殿鑿。先生領袖名流。主持至計。必能深維終始。甯忍隨俗浮沈。取舍從違。應早審定。兵行在即。可西可東。南國安危。在此一舉。願諸君子同以討賊爲心。毋貪瞬息之榮。而重故國無窮之禍。爲亂臣賊子所笑。予實有厚望焉。記有之。惟善人能受盡言。敬布腹心。佇聞明教。江天在望。延跼爲勞。書不盡意。

書成。命故明副將韓拱薇。及參將陳萬春。齎書去訖。多爾袞照常辦事。除處理國務外。却將明朝的宮殿。重加修飾。睿親王在盛京的時候。和皇太后是親熱慣的。在出兵的時候。沿路上常常想念。後來吳三桂求援。趁着機會便好進關。接着天天打仗。所以只得將想皇太后的心腸。撇在一邊。這時京城大事。已稍稍粗定。心內又略略安穩。便又想起皇太后和姪媳婦兒來了。他駐明朝宮裏。每天夜裏。說不得也到外面弄幾個女子來陪睡。但這些女子。總因爲勢力的要挾。威權的屈服。不得已的強

笑承歡。和娼妓般的賣淫。怎及得多爾袞皇太后的。你貪我愛。海樣情深。所以多爾袞也覺得。這些女子的味道。不對勁。越發想着他們。盼望他們早進關來。只且不去說他。且說皇太后自從多爾袞出兵以後。也覺孤守得難過。他是天生的尤物。淫蕩性成。一天兩天不和多爾袞親近。倒還聽了。到了十朝半月。便想得利害。這時候洪承疇也隨軍出征。後來聽得明朝請多爾袞入關定鼎。滿朝留守的大臣。歡喜欲狂。大開慶賀。請皇帝升殿受賀。接着那睿親王派來的輔國公屯齊克和托。圍山額真付洛會。二人。到盛京來迎接兩宮。兩宮准奏。遂即於九月初旬起駕。那多爾袞天天盼望。盼到九月二十連接來報。聖駕已到某處某處了。多爾袞召於通州城外。先設行殿。命司設監去設帷幄御座。尙衣監去呈冠服。錦衣衛去監鹵簿儀仗。旗手衛去陳金鼓旂幟。教坊司去備各種細樂。大致齊備。傳聞御駕已入山海關。進次永平。即傳集滿漢王大臣。統穿著吉服。往行殿接駕。是日鑾駕已到通州。龍旗煥采。鸞輅和鈴。兩旁侍衛。擁着一位七齡太子。生得秀目隆準。器宇非凡。後面便是兩宮皇太后。這位吉特氏。華服雍容。端嚴之中。偏露出一種娥媚。多爾袞忙率王大臣等。排班跪接。由太監傳旨平身。始一齊起立。隨鑾駕進了行殿。七齡天子。升了御座。旁立鴻臚寺官。俟王大臣等依次排列。一一唱名。贊行五拜三叩首禮。禮畢。退殿少息。約兩三小時。復命起鑾。從永定門入大清門。王大臣等仍送迎如儀。是時城內的居民。早已奉到命令。家家門前。各設香案。煙雲繚繞。氣象昇平。鑾駕徐徐經過。入了紫禁城。王大臣等始起身而退。只多爾袞隨駕而入。猛見那已革的肅親王豪格。仍然翎頂輝煌。昂頭進去。多爾袞滿腹狐疑。當時不便明問。只好隨駕入宮。接連忙了數日。無非是安頓行裝。排設器具。毋庸細說。到了十月朔。順治帝親詣南郊。祭告天地社稷。并將歷代神主。奉安太廟。隨即升武英殿。即中國皇帝位滿漢文武各官。拜跪趨跽。嵩呼華祝。正是說不盡的熱鬧。禮畢。遂頒詔天下。大旨設是國號大清。定都燕京。紀元順治等語。是日即加封多爾袞爲叔父攝政王。

因他功績最高。特命禮部建碑勒銘。并定攝政王冠服宮室各制。又加封濟爾哈郎爲信義輔政叔王。晉封阿濟格爲武英親王。復肅親王豪格爵。賜吳三桂平西王冊印。諭旨一下。多爾袞因豪格爵。心中未免不樂。恰又不便攔阻。只好緩緩設法。是日親王及各大臣家屬。亦統同到京。畿內已定。復令直隸巡撫衛國允等。平定畿內。於是決議遠略。聞李闖西奔入陝。遂授阿濟格爲靖遠大將軍。率同吳三桂尚可喜等。由大同邊外。會諸蒙古兵。入榆林延安。攻陝西的背後。多鐸爲定國大將軍。率同孔有德等。由河南趨潼關。攻陝西的前面。兩將軍率兵去訖。多爾袞又遣豪格出師山東。豪格不敢違慢。亦即奉命而去。那時朝政安暇。多爾袞忙溜進宮去。和太后敘情。他們倆人久別重逢。那太后情不自禁的。和多爾袞並肩兒坐下。宮女擺上酒來。兩人一杯一杯的斟酌。後來兩人俱有點酒意。便雙雙的上炕。等到上燈的時候。纔見多爾袞出宮。回邸。接着又和小玉兒周旋了一夜。第二天多爾袞又進宮去。和太后尋樂。接連幾天不出宮來。那小玉兒見丈夫如此。便將姊姊恨入骨髓。便也不進宮去去看。又過了幾天。多爾袞仍不回家來。他可再也耐不住了。便一輛車子直闖進宮去。見一班宮女侍衛便問攝政王在那裏。那宮女不敢回說。那小玉兒憤無可洩。便在宮門口。大喊大叫起來。將他姊姊和多爾袞的一番私情。統統叫喊出來。嚇得那些宮女太監和侍衛們。掩了耳朵。不敢聽他的話。他罵了一陣。說了一陣。和瘋子一般。後來被幾個宮女勸勸說說。纔住了嘴回邸。誰知多爾袞當晚就回府邸。小玉兒正自歡喜。多爾袞也不動聲色。到了第二天早晨。忽攝政王府裏個個說攝政王福晉。夜裏得急病死了。這明明是多爾袞謀害死的。大家心裏曉到。嘴上不敢露出半字。接連忙了幾天喪事。多爾袞方纔有些空閒功夫。向宮內跑去。一天他正走出宮來。撞見洪承疇報稱。江南遣使左懋第陳洪範馬紹愉等。攜帶白金十萬兩。綢緞數萬匹。來此犒師。多爾袞道。何處的軍士。要他犒賞。承疇道。說來可笑。他說是犒我朝軍士呢。還有史可法一封覆書。說至此。卽袖出一書呈上。不知史可法書

裏是何言語。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史可法忠義抗清 豫親王專情嬖婦

話說攝政王多爾袞見史可法的覆書。忙拆開展看。原來是洋洋灑灑一大篇頁。多爾袞便遞把洪承疇。令他朗誦一遍。當由洪承疇念道。

大明國督師兵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史可法頓首。謹啓大清國攝政王殿下。南中向接好音。法隨遣使問訊吳大將軍。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誼於草莽也。誠以大夫無私交。春秋之義。今倥偬之際。忽奉琬琰之章。真不啻從天而降也。循讀再三。殷殷致意。若以逆賊尙稽天討。煩貴國憂。法且感且愧。懼左右不察。謂南中臣民。偷安江左。竟忘君父之怨。敬爲貴國一詳陳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真堯舜之主也。以庸臣誤國。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法待罪南樞。救援無及。師次淮上。凶聞隨來。地坼天崩。山枯海泣。嗟夫。人孰無君。雖肆法於市朝。以爲泄泄者威。亦奚足謝先皇帝於地下哉。爾時南中臣庶。哀慟如喪考妣。無不拊膺切齒。欲悉東南之甲。立蕭凶讎。而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宗社爲重。相與迎立今上。以繫中外人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子。光宗猶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五月朔日。駕臨南都。萬姓夾道歡呼。聲聞數里。羣臣勸進。今上悲不自勝。讓再讓三。僅允監國。迨臣民伏薦屢請。始以十五日正位南都。從前鳳集河清。瑞應非一。卽告廟之日。紫雲如蓋。祝文升宵。萬目共瞻。欣傳盛事。大江湧出柵梓數十萬章。助修宮殿。豈非天意哉。越數日。遂命法視師北上。尅日西征。忽傳我大將軍吳三桂。借兵貴國。破走逆成。爲我先皇帝后發喪成禮。掃清宮闕。撫輯羣黎。且罷薙髮之命令。示不忘本朝。此等舉動。靈古鑠今。凡爲大明臣子。無不長跪北向。頂禮

加額。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恩圖報已乎。謹於八月薄治筐篚。遣使犒師。兼欲請命鴻臚。連師西討。是以王師旣發。復次江淮。乃辱明誨。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善哉言乎。然此爲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死其君者立說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皇子。慘變非常。而猶拘牽不卽位之文。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卒出師。將何以維繫人心。紫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間特書如莽移漢鼎。光武中興。丕廢山陽。昭烈踐祚。懷愍亡國。晉元嗣基。徵欽蒙塵。宋高嗣統。是皆國讎未翦之日。亟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爲自立。率以正統予之。甚如玄宗幸蜀。太子卽位靈武。議者疵之。亦未嘗不設以行權。幸其光復舊物也。本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自治冠帶之族。繼絕存亡。仁恩遐被。貴國昔在先朝。夙膺封號。載在盟府。甯不聞乎。今痛心本朝之難。驅除亂逆。可謂大義復著於春秋矣。昔契丹和宋。止歲輸以金縢。回紇助唐。原非利其土地。况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若乃乘我蒙難。棄好崇讎。規此幅員。爲德不卒。是以義始而可利終。爲賊人所竊笑也。貴國豈其然。往者先帝軫念瀕池。不忍盡戮。撫勦互用。貽誤至今。今上天縱英武。刻刻以復讎爲念。廟堂之上。和衷體國。介冑之士。飲泣枕戈。忠義民兵。頭爲國死。竊以爲天亡逆闖。當不越於斯時矣。語曰。樹德務滋。除惡務盡。今逆賊未服天誅。諜知捲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乞堅同仇之誼。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賊之首。以洩敷天之恨。則貴國義聞。照耀千秋。本朝圖報。惟力是視。從此兩國世通盟好。傳之無窮。不亦休乎。至於牛耳之盟。則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盤盂從事矣。法北望陵廟。無涕可揮。身陷大戮。罪應萬死。所以不卽從先帝者。實爲社稷之故。傳曰。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法處今日。鞠躬致命。克盡臣節。所以報也。惟殿下實昭鑒之。弘光甲申九月日。

洪承疇讀畢。隨道。據書中意思。史可法是不肯降順我朝。但照陳洪範傳說。現在明福王用了馬士英。阮大鍼等人。入閣辦事。恐怕就要滅亡呢。多爾袞問他何故。承疇道。馬士英向來貪鄙。阮大鍼是魏闖的乾兒。這等人執掌朝綱。還有何幸。多爾袞道。有史可法在。承疇道。單靠這史老頭兒。也不中用。多爾袞道。此外有無別說。承疇道。來使左懋第。恰有四件事要求我朝。第一件。是要在天壽山特立園陵。改葬崇禎帝。第二件。是要索還北京。只肯把山海關外。割界我朝。每年贈我歲幣。只有十萬兩。第三件。我朝與他國書。只許稱可汗。不能稱帝。第四件。來使聘問。要照故明會典。不肯曲膝。多爾袞勃然道。左懋第何人。敢說這樣話。承疇道。聞他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多爾袞想了一回。便道。且令他三人暫居鴻臚寺中。再作計較。歇了幾天。承疇因染病乞假。不去上朝。忽聞朝中已遣回南使。大吃一驚。忙來見多爾袞。問道。王爺把南使都遣回了麼。多爾袞道。兩國相爭。不斬來使。自然令他回去。承疇道。老臣已與陳洪範密約。願招降江南將士。洪範可去。左馬二人不應遣歸。多爾袞道。你日前未曾聲明。今已遣歸。奈何。承疇道。請速派得力人員。追回左馬二人。只放陳洪範回南。多爾袞點頭。即令學士詹霸。帶着禁軍。飛騎南追。不到兩三日工夫。即將左馬二人截回。多爾袞正思遣將南下。忽接西征捷報。說西安已攻下了。原來豫王多鐸。和英王阿濟格奉旨追擊李自成。這時李自成的軍威。已被吳三桂在京城敗時。奪得不少。便和強弩之末似的。怎禁得住清兵的銳氣。第一仗。清軍得了靈寶。洛陽。接着入綏德。下鄭州。克延安。到了西安。直和李闖王相遇。一陣圍攻。將闖兵殺得屍首遍地。血流成河。接着潼關又被清軍攻下。李自成竟剩得十數個殘卒。保着落荒走了。這裏多鐸。和阿濟格。聯名報捷。多爾袞大喜。即奏請順治皇帝升座受賀。大開慶宴。宮內外歡聲震地。那些明朝亡國故臣。也是笑逐顏開。跟隨住清國的一班大臣。跪拜恭賀。竟將明朝的皇帝丟向爪哇國去了。一連慶賀了幾日。那多爾袞便請順治皇帝。下一道聖旨。

封多鐸爲江南定國大將軍。會合孔有德一班降將。直下江南。去收服明朝天下。接着又下一道上諭。嚴令人民剃髮留辮。違者立斬。原來清帝入關。政從寬大。薙髮與否。暫聽民便。此次諭下。怕死的人。那個敢以頭易髮。自然奉旨遵行。是時江南使臣左懋第。尙羈居北京太醫院。他的隨員艾大選。也遵旨薙髮。被懋第杖死。多爾袞聞了此事。命懋第弟懋泰進去詰責。懋第正色道。汝乃滿清降官。何得冒稱吾弟。叱出懋泰。懋泰回報多爾袞。多爾袞親自提審。懋第直立不跪。多爾袞喝令跪下。懋第道。我乃天朝使臣。安肯屈膝番邦。多爾袞道。汝國已亡。汝主已戮。尙有何顏可說。懋第道。大明宗支。散處東南。一日不盡一日不亡。就使絕滅我是明臣。甘爲明死。要殺就殺。多爾袞道。汝已食清粟一年。還得自稱明臣麼。懋第道。汝奪明粟。無理已甚。反謂我食清粟。真是強橫。多爾袞道。你何故殺你隨員。懋第道。我殺隨員。與你何干。多爾袞道。你爲何不肯薙髮。懋第道。頭可斷。髮不可斷。多爾袞道。好個倔强的男子。語未畢。左側閃出一人道。懋第爲崇禎帝來。可饒命。爲福王來。不可饒命。懋第怒目道。你是大明會元陳名夏。有何面目來插嘴。你怕死。我不怕死。多爾袞道。你不怕死。就今你死。命左右推出宣武門外處斬。懋第已死後。接着又死了不少的忠臣義士。只且不去說他。且說多鐸領兵南下。沿路城池。望風投降。打聽得揚州地方。繁華景緻。便下令軍士。從天長六合間道圍攻揚州。這時揚州都督便是那明朝的大忠臣史可法。他見清軍圍城。忙下令抵敵。城內的軍馬寥寥無幾。攻打了幾日。清軍遣將勸降。這史可法如何肯降。到了第七日城內的。砲彈。矢。石。所剩無幾。可法正在着急。陡聞砲聲大震。東城有幾里長的城牆坍倒了。史可法大驚。仍是帶着兵和他血戰。清兵踐屍入城。史可法可憐被清兵殺得屍骨不知去向。當下多鐸入城。因恨史可法守住揚州。不肯投降。下令屠殺揚州十日。將揚州城內的人民。殺得雞犬不留。那街溝裏的鮮血。和流水般潺潺成聲。多鐸得了揚州。便過江攻打南京。不消三數日也平定了。多鐸便捷報到

京。皇帝的聖旨自然獎敘不置。他駐在南京。日日尋歡作樂。快活得怎樣似的。後來他手下軍官。攪得羊藐婦女。便來獻把豫王。多鐸見這些江南女子。細膩柔媚。另有一種風味。一共有幾十個。都是絕色佳人。內中有個劉三秀。出落得和出水芙蓉一般。他本是江南才子。黃亮功的嬌妻。亮功病歿。三秀守孀。被清軍掠獻多鐸。多鐸見他天然秀媚。不同凡響。就要逼他侍寢。三秀抵死不從。把頭觸柱。險些兒作了血污美人。幸虧婢媼衆多。把他攔住。他尙大哭大踊。弄得亂頭散髮。別個婦女。到這般田地。也沒甚可觀。偏這三秀髮長委地。萬縷香絲。光同黑漆。尤覺動人憐愛。多鐸不敢相強。只令婢媼小心服侍。多方勸解。多鐸見他不從。只急得抓耳摸腮。長吁短歎。後來聽他說。他有個愛女。名叫珍兒。流落江南。遂令清兵沿途訪覓。竟被尋着。致書三秀。三秀始漸漸解憂。多鐸見他稍稍歡悅。便將他房裏打扮得和仙宮一般。錦衾香軟。燈燭輝煌。每日的膳餐。都是山珍海錯。美味珍饈。這樣的供應周旋。那劉三秀究竟不是鐵石心人。加之也是文君新寡。不免思情。不由的那顆心便柔軟下來。把個多鐸只喜得心花怒放。忙辦了喜服。把個劉三秀裝得和瑤池仙子一般。到晚便和他同入羅幃。委情快活。那劉三秀到了那時。倒也和他貪愛萬分。說不盡多在鐸江南享受榮華。且說攝政王多爾袞見國事已定。便天天和太后在宮裏。飲酒取樂。但是他叔嫂兩人的事體。自從小玉妃吵嚷過。以後鬧得人人皆知。多爾袞雖說常在宮裏。也聽得有些風聲。便和太后商量。一個方法。一天多爾袞從宮裏出來。忙不迭的回邸。差了兩個親兵。去請范老先生。又令邀同內院大學士剛林。及禮部尙書金之俊議事。三人應召而至。攝政王格外謙恭。將三人邀入內廳。命左右進酒共飲。飲到半酣。攝政王令左右至外廂伺候。自與范老先生耳語良久。說話時。攝政王面目微頰。范老先生也覺皺眉。後來范文程凝神了半晌。那攝政王也仰着頭。呖唇。略舌。兩隻手只是在桌上畫來畫去。一雙眼睛不住向范文程臉上看去。這樣的沉寂了兩個時辰。不知攝政王和范文程是何樣的事體。費這樣的深思。

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建新儀攝政娶太后 名打獵姊妹嫁親王

話說攝政王多爾袞。和大學士范文程。兩人默念了兩個時辰。那多爾袞性急。忍不住問道。范先生法子想好嗎。那范文程皺着眉。將手搖動。仍是凝神的癡想。好似令多爾袞不要催促。擾他的思想。這樣又停了半晌。范文程忽起身向邊廳裏去。將剛林金之俊拉來。由他轉告剛林金之俊。畢竟金之俊職掌禮部。熟諳儀注。說是這麼辦。這麼辦。便好成功。攝政王聞言大喜。卽向三人拱手道。全仗諸位費心。三人齊聲道。敢不效力。次日卽由金之俊主稿。推范老先生爲首。遞上那從古未有的奏議。看官。你道奏說什麼話。小子尙記大略。內稱皇父攝政王新賦悼忘。皇太后又獨居寡偶。秋宮寂寂。非我皇上以孝治天下之道。依臣等愚見。宜請皇父皇母。合宮同居。以盡皇上孝思。伏維皇上聖鑒云云。此本一上。奉批王大員等議覆。鄭親王濟爾哈郎等。向知多爾袞利害。不敢不隨聲附和。復命禮部查明典禮。由金之俊獨奏一本。援引比附。說得盡善盡美。當於順治六年冬月。由內閣頒發一道上諭。略云。

朕以冲齡踐祚。撫有華夷。內賴皇母皇太后之教育。外賴皇父攝政王之扶持。仰承大統。幸免失墜。今皇母皇太后獨居無隅。寂寂寡權。皇父攝政王。又賦悼亡。朕躬實深歎仄。諸王大臣合詞籲請。僉謂父母不宜異居。宜同宮以便定省。斟酌情理。具合朕心。爰擇於本年某月某日。恭行皇父母大婚典禮。謹請合宮同居。着禮部恪恭將事。毋負朕以孝治天下之意。欽此。

這道上諭頒下。家家傳誦。個個議談。當下禮部早議定太后下嫁的禮節。派定和碩親王充欽派大婚正使。饒餘親王充大婚副使。先揀定下聘吉日。正副使攝政王到午門外行納采禮。那禮單上。寫着文馬

二十四。甲冑二十副。緞二百疋。布四百疋。黃金四百兩。銀二萬兩。金茶具兩副。銀茶具四副。銀盆四隻。關馬四十匹。駝甲四十副。禮物陳列。在太和殿。在乾清殿賜攝政王筵宴。宴畢。到壽寧宮行三跪九叩首謝禮。到了大婚這一天。五更時候。攝政王排齊全副執事。從大清門直到壽寧門。沿路鋪着黃沙。攝政王坐在金輦內。後面六百名御林軍。各各捧着豹尾槍。儀刀。弓。矢。騎在馬上。耀武揚威。最後面。豎着一面黃龍大纛。慢慢的走進宮。那宮裏一班福晉。貝勒。貝子。夫人。內務大臣。命婦。等。都是按品大裝。早請了皇太后端坐在金輦裏。攝政王金輦一到。鼓樂喧天。砲聲震地。攝政王和太后便行了大婚禮。到了合盞的時候。又行了合巹禮。吃了合巹酒。便送入洞房。第二天。順治皇帝登太和殿。百官上表慶賀。皇帝降旨。稱容親王多爾袞。爲皇父攝政王。每日早朝。皇父攝政王坐在皇帝右面。同受百官跪拜。當下內閣復特頒恩詔。大赦天下。京內外各官加級。免各省錢糧一年。太后與攝政王。倍加恩愛。不必細說。只是攝政王尙憶念姪婦。未免偷寒送暖。嗣經太后盤詰。無可隱諱。不知攝政王如何懇求。始由太后特恩。許爲側福晉。順治七年春月。攝政王多爾袞。復立肅王福晉博爾濟錦氏爲妃。百官仍相率趨賀。多爾袞。既娶了太后。又娶了肅王福晉。真是一箭雙鵰。非常快樂。此外妃嬪。雖尙有一二十人。多爾袞都視同嫗母。不去親幸。旁人各自豔羨。無如好色的人。有一種癖病。得了這一個。又想那一個。得了那一個。又想把天下美人。都收將攏來。藏在一室。銷金帳裏。夜夜試新。軟玉屏中。時時換舊。方覺得心滿意足。俗語說得好。癡心女子負心漢。多爾袞也未免要作負心人了。一日。朝鮮國王李湜。遣使進貢。呈一奏摺。內稱倭人犯境。欲築城垣。因恐負崇德二年之約。故特籲請。俾免殘破之患等語。多爾袞覽了一遍。猛觸起一件情緒來。卽命朝鮮來使。暫住使館。候旨定奪。又宣召內大臣何洛曾入府。授了密語。到使館中。與朝鮮使臣相見。兩下商議多時。朝使唯唯聽命。別飭隨員馳稟國王。這國王李湜。前曾入質清朝。因

其父李倬歿後。得歸國嗣位。深感多爾袞厚恩。此時不得不唯命是從。立命返報。當由何洛會稟知多爾袞。次日即發下朝鮮國奏牘。批了准其築城欽此六字。使臣即奉命而回。過了月餘。攝政王府內。竟發出命令。率諸王大臣命獵山海關。王大臣奉命赫集。等候出發。越宿。攝政王出府。裝束得異樣精采。由僕從擁上龍駒。一鞭就道。萬馬相隨。不多日。已到關外。此時正是暮春天氣。日麗風和。草青木綠。一路都是野花香。四面蜂蝶翩翩。好像歡迎使者一般。經過了無數高山。無數森林。並不聞下令駐紮。到了寧遠。方入城休息。一住三日。亦沒有圍獵命令。諸王大臣紛紛議論。統是莫命其妙。只何洛會出入稟報。與攝政王很是投機。王大臣向他詰問。也探不出什麼消息。次日又下令往連山驛。諸王大臣一齊隨行。到了連山。何洛會已經先到。帶了驛丞。恭迎攝政王入驛。但見驛館內鋪設一新。五光十色。爛其盈門。把王大臣弄得越發驚疑。攝政王直入內室。何洛會也隨了進去。歇了片刻。始見何洛會出來。招呼諸王大臣。略談原委。王大臣俱相視而笑。隨即偕何洛會同赴河口。迤邐前行。波光映目。但見岸側有一大船。岸上有兩乘彩輿。輿旁有朝鮮大臣站立。見王大臣至。請了安。便請輦中兩女子登陸上輿。兩女子都服宮裝。高綰鬢雲。低垂鬢鳳。年紀統將及笄。彷彿一對姊妹花。當由何洛會及諸王大臣。導引入驛。下了輿。與攝政王交拜。成就婚禮。諸王大臣照例恭賀。便在驛中開起高宴。這一夕間。巫峽層雲。高唐雙雨。說不盡的風流快樂。但是這兩女子。究係何人。待補敘幾句。原來這兩女子。係朝鮮公主。崇德年間。多爾袞隨太宗征朝鮮。攻克江華島。將朝鮮國王家眷。一一拿住。當面檢驗。曾見有幼女二人。年僅垂髫。頗生得丰姿楚楚。多爾袞映入眼波。料知長成以後。定是絕色。及朝鮮乞盟。發還家屬。多爾袞亦攔過不提。此次朝鮮國奏請築城。陡將十年前事。兜上心來。遂遣何洛會索娶二女。作爲允許築城的交換品。朝鮮國王無可奈何。只得飭使臣送妹前來。多爾袞恐太后聞知。所以祕密行事。假出獵爲名。成就了一箭雙鵰的樂事。住驛月

餘。方挾了朝鮮兩公主入京。此時對了肅王福晉。未免薄倖。多爾袞也管不得許多。由他怨罵一番。便了了事。只太后這邊。不便令知。當暗囑宮監等替他瞞住。自是多爾袞時常出獵。臨行時。定要朝鮮兩公主相隨。青春易過。暑往寒來。多爾袞一表儀容。漸漸清減。只出獵的興趣。尙是未衰。是年十一月。往喀喇城圍獵。忽得了一種喀血症。起初還是勉強支持。與朝鮮兩公主。研究箭法。後來精神恍惚。竟至上牀。閉着眼只見元妃忽喇氏。開了眼乃是朝鮮兩公主。多爾袞自知不起。但對了如花似玉的兩公主。怎忽說到死字。可奈冥王不肯容情。厲鬼竟來索命。臨危時。只對着。兩公主垂淚。模模糊糊的說了誤你誤你四字。多爾袞已歿。訃至北京。順治帝輟朝震悼。越數日。攝政王柩車發回。帝率諸王大臣縞服出迎。奠爵舉哀。命照帝制喪葬。帝還宮。令議政諸王。會議親睿王承襲事。是時已值殘臘。王大臣照例封印。暫從擱置。至順治八年正月。始議定睿王襲爵。歸長子多爾博承受。只是人在勢在。人亡勢亡。當多爾袞在日。勢燄熏天。免不得有飲恨的王大臣。此次正思乘間報復。適值順治帝親政。下詔求言。王大臣遂上摺探試。隱隱干涉攝政王故事。惟皇太后尙念攝政王舊情。從中調護。摺多留中不發。王大臣探悉此情。復賄通太監。令將多爾袞私納朝鮮公主。稟白太后。太后方悟多爾袞時常出獵。就是借題取巧。竟發恨道。如此說來。他死已遲了。王大臣得了此句綸音。便放膽做去。先劾內大臣何洛會。黨附睿王。其弟胡錫。知其兄逆謀。不自舉首。應加極刑。得旨何洛會及弟胡錫。着卽凌遲處死。原來順治帝已十五齡。窺破宮中曖昧。亦懷隱恨。方欲于親政後加罪洩憤。巧值王大臣攻訐何洛會。便下旨如議。王大臣得了此旨。已知順治帝隱衷。索性推鄭親王列了首銜。追劾睿王多爾袞罪狀。大略說他種種驕僭。種種悖逆。并將他逼死豪格。誘納姪婦等事。一一列入。又賄囑他舊屬蘇克薩哈詹穆濟倫。出首伊主私製帝服。藏匿御用珠寶等情。順治帝不見猶可。見了這樣承章。就大發雷霆。赫然下諭道。

據鄭親王濟爾哈朗等奏。朕隨命在朝大臣。詳細會議。衆論僉同。謂宜追治多爾袞罪。而伊屬下蘇克薩哈詹穆濟倫。又首伊主在日。私製帝服。藏匿御用珠寶。曾向何洛會吳拜蘇拜羅什博爾惠密議。欲帶伊兩旗。移駐永平府。又首言何洛會遇肅親王諸子。肆行罵詈。朕聞之。即令諸王大臣詳鞫皆實。除將何洛會正法外。多爾袞逆謀果真。神人共憤。謹告天地太廟社稷。將伊母子並妻。所得封典。悉行追奪。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此諭下後。復詔雪肅親王豪格冤。封豪格子富壽爲顯親王。鄭親王富爾敦。亦受封爲世子。又將剛林祁允裕二人。下刑部獄。訊明罪狀。着卽正法。大學士范文程。也有應得之罪。命鄭親王等審議。嚇得這位范老頭兒。坐立不安。幸虧他素來圓滑。與鄭親王不甚結怨。始議定了一個革職留任的罪名。范老頭兒。免不得向各處道謝。總算是萬分僥倖。這時江南總督洪承疇。在江南地方整治政事。暇時想起皇太后的舊情。便常差人到宮裏。去暗下請安。通問音信。這時順治皇帝年已十六歲。尙未立后。由睿親王在日。指定科爾沁卓禮克圖親王吳克善女爲后。是年二月。卓禮親王吳克善送女到京。暫住行館。當由巽親王滿達海等。請舉行大婚典禮。順治帝不許。延至秋季。仍沒有大婚消息。這位科爾沁親王在京。已六七月。未免煩燥起來。只得運動親王。托他稟皇太后。由太后降下懿旨。令皇帝舉行大婚禮。順治帝迫於母后。不好遽違。只得命禮部尙書準備大典。卽於八月內欽派滿漢大學士尙書各二員。迎皇后博爾濟錦氏於行轅。龍旌鳳輦。倍極輝煌。宮娥內監侍衛執事人等。分隊排行。簇擁皇后入宮。至丹墀降輿。這時候天子臨軒。百官侍立。諸王貝勒六部九卿。沒有一個不到。正是清室入關後第一次立后盛舉。宮女攙扶皇后。徐步上殿。那皇后穿着黃服繡帔。滿身都是金鳳盤繞。珍翠盈頭。珠光耀目。當卽面北而立。由禮部尙書捧讀玉冊。鴻臚寺正卿贊禮。道皇后跪伏聽命。冊讀畢。鴻臚寺導皇后起立。文華殿大學士。捧上皇后寶璽。武英殿大學士。捧上璽綬。由坤寧宮總監

跪接。轉授宮眷。佩在皇后身上。皇后再向帝前俯伏。口稱臣妾博爾濟錦氏。謹謝聖恩。謝訖。帝退朝。皇后正位。羣臣朝賀。禮畢入宮。笙簫迭奏。仙樂悠揚。隨與皇帝行合巹禮。次日帝率后到慈寧宮請安。遂加上皇太后尊號。稱爲昭聖慈壽恭簡皇太后。只是順治帝終究不樂。隔了兩年。竟將皇后降爲靜妃。改居側宮。大學士馮銓等。奏請皇帝靜思遠慮。仍復靜妃爲皇后。奏上。不知順治皇帝對於靜妃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水流花謝董鄂妃玉隕 紅塵看破順治帝出家

却說大學士馮銓。因順治皇帝降皇后爲妃。特上奏章。皇帝看了奏章。不以爲然。反嚴旨申飭。禮部尙書胡世安等。復交章力諫。皇帝又發下聖旨說。皇后博爾濟錦氏。係睿王於朕幼冲時。因親定婚。冊立之始。卽與朕志意不協。宮闈參商。該大臣等所陳。未悉朕意。着諸王大臣再議。鄭親王濟爾哈朗。覆奏聖旨甚明。無庸再議。於是改冊科爾沁鎮國公綽爾濟女爲后。從前的正宮博爾濟錦氏。竟自此不見天日。幽鬱而死。皇帝自博爾濟錦氏死後。越發悶悶不樂。忽一日。江南總督洪承疇回京。并帶一個歌妓董小宛。談起這董小宛。生得豐容盛鬋。美貌如花。被洪總督仗勢搶了回來。帶到京裏。便連夜送進宮去。那皇帝接着董小宛。見他這樣的嬌豔。裙下雙鉤和春筍似的瘦得可憐。當夜皇帝便留宮臨幸。把個皇帝歡寵得住在宮裏一連幾日。當下便封董小宛爲董鄂妃。這順治皇帝自從歡寵了董鄂妃。便將一生鬱鬱不暢的愛情。統統皆移到董鄂妃身上。每天除朝見親王大臣外。終日躲在宮裏。和董鄂妃做伴。這時皇太后已有四十餘歲。但徐娘雖老。風韻猶存。自從多爾袞死後。覺得冷寂寞分。後順皇親政。這皇太后格外不得放蕩。虧得還有洪承疇不時的進宮談敘。聊解寂寞。這順治皇帝也盡孝道。常常到宮裏去請安。這且慢表。如今且說明朝自多鐸等人。帶兵南征。那些明帝子孫。禍

王。唐至。魯王。等相繼敗亡。那時平西王吳三桂。平南王尙之信。清南王耿精忠。俱各守汛地。食清朝的俸祿。但這三王之中。以吳三桂功勞頂大。幾年來東征西討。南蕩北殺。足足征了十數年功夫。纔將明朝的根株。蕩滅殆盡。後來他因爲又追明朝的桂王。到了雲南地方。駐紮下來。捷報到京。皇帝曉得他到了雲南。因爲他兵權太重。如把調到內地來。怕他存了異心。便索與一道聖旨。令平西王吳三桂留守雲南。這吳三桂留守雲南。本沒有什麼大事。可以安穩度日。他偏欲翦滅明宗。上了一本奏章。這奏叫作三患二難疏。他說李定國白文選等。托名擁戴。引着潰衆。肆擾邊境。患在門戶。上司易被煽惑。徧地蜂起。患在肘腋。投誠將士。或繫念故明。邊聞有驚。攜貳乘機。患在騰理。這便叫作三患。又說滇中米糧騰踊。輸輓絡繹。在在需貲。養兵難。安民亦難。這便叫作二難。總結是當及時進勦。淨盡根株。方得一勞永逸等語。順治帝因中原混一。已存一厭世心。不欲再勞兵衆。覽了此奏。猶在遲疑。朝上一班大臣。都贊成三桂議論。乃命內大臣愛星阿爲定西將軍。赴滇會勦。愛星阿到滇後。與三桂進兵木邦。擒住白文選。直入緬境。一面傳諭緬酋。索獻桂王。一面飛報捷音。順治帝得此捷音。非常歡喜。見中原境內。已經肅清。明朝人的心。已統統歸清。毫不思明。加之朝中的人臣。也個個忠心保國。這時范文程已死。那明朝的降臣。也是一樣的忠心保着清國。順治皇帝心無積慮。便想出家做和尚的心事來了。他因爲看破紅塵。做到皇帝，也不過這樣。想起做了和尚。真是六根清淨。四大皆空何等的超脫。何等的瀟灑。但是他雖是這樣想。只因爲宮中有位董鄂妃。未免多情。爲此一縷絲牽。未忍遽辭塵網。這老天偏要成全順治帝初志。竟降了二豎下來。陪着董妃左右。從此董妃日漸瘦弱。一病不起。膏肓成病。藥石無靈，可憐一朵嬌花。竟與流水同逝。順治帝十分悲痛。輟朝五日。特諭禮部。略稱皇貴妃董鄂氏薨逝。奉聖母皇太后懿旨。宜追封爲皇后。以示褒崇。朕仰慈承諭。特用追封。加之謚號。謚曰孝獻莊和至德宣仁端敬皇后。禮部奉旨。辦理喪

葬事宜。自必格外從豐。無庸細說。這是順治十七年仲秋事。梧桐葉落。翡翠衾寒。轉眼間霜雪連天。益增惻怛。順治帝經此慘事。益看破世情。遂於次年正月。打定主意。改了平民的裝束。偷偷的出了大內。到各處游玩一回。沒一個曉得他是當今順治皇帝。後來走到五台山。遇見一個癩和尚。談了幾句。靈機一動。便剃髮到山裏去修行了。只是他臨出宮時。祇留了一道上諭。在御案上。太監們見皇帝沒有了。便將只上諭說是遺詔。詔曰

太祖太宗勦垂基業。所關至重。元良儲嗣。不可久虛。朕子玄曄。修氏所生。八歲岐嶷穎慧。克承宗祧。茲立爲皇太子。卽遵典制。持服二十七日。釋服卽皇帝位。特命內大臣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爲輔臣。伊等皆勳舊重臣。朕以腹心寄托。其勉矢忠藎。保翊冲主。佐理政務。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此詔一傳。各王大臣非常驚疑。都說昨日早朝。皇上康健如恆。這麼今日會晏起駕來。且遺詔上面。亦並沒有說起病源。正是奇怪得很。當下照例哭臨。輔政四大臣。及信郡王鐸尼。大學士洪承疇等。奉了八齡的新主。卽帝位於太和殿。這便是皇三子玄曄嗣位。擬定年號叫康熙。次年改元。是爲清聖祖仁皇帝。康熙帝卽位。由四位輔政大臣。盡心佐理。首擬肅清宮禁。將內官十三衙門盡行革去。什麼叫作十三衙門。卽司禮監。尙方司。御用監。御馬監。內官監。尙衣監。尙膳監。尙寶監。司設監。兵仗局。惜薪司。鐘鼓司。織染局。便是。這十三衙門中。所用的都是太監。順治帝在日。曾立內十三衙門鐵牌。嚴禁太監預政。只因衙門未撤。終不免鬼鬼祟祟。暗裏藏奸。康熙卽位。就裁撤十三衙門。官廷內外。恭讀上諭。已自稱頌不置。到了元年三月。平西王吳三桂。定西將軍愛星阿。奏稱奉命征緬。兩路進兵。緬酋震懼。執僞永歷帝朱由瑞獻軍前。滇河告平。此奏一上。特降殊旨。進封三桂爲親王。鎮守如故。命愛星阿卽日班師。原來桂王寄居緬甸。本已困辱萬分。李定國時在景

線。連上三十餘疏。迎駕往彼。都被緬人阻住。定國復出軍攻緬城。緬人固守不下。忽聞清兵亦來攻緬。只得引還景線。適緬酋巴哇喇達娣摩。弑兄自立。欲借清朝的勢力。壓服緬人。遂陰使通款清兵。願執獻桂王。三桂應允。限期索獻。緬酋遂發兵三千。圍住桂王住所托名誑盟令從官出飲呪水。馬吉翔先出開了頭刀。李國泰作了吉翔第二。接連是走出一個。殺死一個。共死四十二人。惟沐天波與將軍魏豹格死緬人數名。自刎而亡。桂王自知不免。含淚修書遣人投遞清營交與吳三桂。其辭非常沈痛詳錄如左。

將軍新朝之勳臣。亦舊朝之重鎮也。世膺爵秩。封藩外疆。烈皇帝之於將軍。可謂厚矣。國家不造。闖賊肆惡。覆我京城。滅我社稷。逼我先帝。戮我人民。將軍志興楚國。飲泣秦庭。縞素誓師。提兵問罪。當日之初衷。固未泯也。奈何遂憑大國。狐假虎威。外施復讎之命。陰作新朝之佐。逆賊既誅。而南方土宇。非復先朝有矣。諸臣不忍宗社之顛覆。迎立南陽。枕席未安。干戈猝至。弘光北狩。隆武被弑。僕於此時。幾不欲生。猶暇爲社稷計乎。諸臣強之再三。謬承先緒。自是以來。楚地失。粵東亡。驚竄流離。不可勝數。猶賴李定國迎我貴州。接我南安。自謂與人無患。與世無爭矣。而將軍忘君父之大德。圖開剝之豐功。提師入滇。覆我窠穴。由是僕渡荒漠。聊借緬人以固我圉。山遙水長。言笑誰歡。祇益悲矣。既失山河。苟全微息。亦自息矣。乃將軍不避阻險。請命遠來。提數十萬之衆。窮追逆旅。何其視天下之不廣哉。豈天覆地載之中。猶不容僕一人乎。抑封王錫爵之後。猶欲殲僕以徼功乎。既毀我室。又取我子。讀鴟鴞之章。能不慘然心惻乎。將軍猶是世祿之裔。即不爲僕憐。獨不念先帝乎。即不念先帝。獨不念列祖列宗乎。即不念列祖列宗。獨不念己之祖若父乎。不知大清何恩何德於將軍。僕又何讎何怨於將軍也。將軍自以爲智。適成其愚。自以爲厚。適成其薄。千載而下。史有傳。書有載。當以將

軍爲何如也。僕今日兵衰力弱。蹙蹙之命。懸於將軍之手矣。如必欲僕首領。則雖粉骨碎身。所不敢辭。若其轉禍爲福。或以遐方寸土。仍存三恪。更非敢望。苟得與太平草木。同霑雨露於新朝。縱有億萬之衆。亦當付於將軍矣。惟將軍命之。

這封書信。若到別人手中。也要存點慚隱。爲桂王顧恤三分。偏這忍心害理的吳三桂。毫不動心。仍檄催緬酋速獻桂王。桂王方等三桂覆書。忽見緬兵七八十名。蜂擁而入。不問情由。把桂王連人帶座。擡了就走。還有桂王眷屬二十五人。號哭相隨。桂王此時精神恍惚。由他抬着。經過了若干路程。滿望是荊蔓葛藤。無情一碧。到了緬都城外。見有大營數座。旗幟分懸。右首是平西大將軍字樣。左手是定西將軍字樣。緬兵從平西大將軍營內進去。放下桂王。出營自去。這裏自有營兵接住。桂王問此處是那裏。營兵道。是清平西大將……吳王爺大營。桂王道。是否平西王吳三桂。營兵應了一個是字。桂王歎了數聲。又見眷屬多蓬頭赤足。被緬兵押令入營。到桂王前。個個放聲大哭。營內走出一員部將。大喝道。王爺出來。休得胡鬧。眷屬被他一嚇。噤住哭聲。少頃。一位雄糾糾氣昂昂的大員。帶了數名護衛。緩步出來。對了桂王。一個長揖。桂王見他頭戴寶石頂。身穿黃馬褂。早料着是大將軍模樣。恰故意問是誰人。答稱清平西王吳。說到吳字。停住。桂王道。你便是大明平西伯吳三桂麼。三桂聞得大明二字。好像天雷劈頂一般。頓時毛骨俱悚。不由的雙膝跪下。顫問道是。桂王道。好一個平西伯。果然能幹。可惜是忘本了。但事到如今。也不必說。朕正思北去。一謁祖宗。二陵寢。你能替朕辦到。朕死亦瞑目了。三桂仍顫聲道是。桂王命他起來。三桂即辭歸營內。對衆將道。我自從軍以來。大小經過數百戰。並沒有什麼恐懼。不意今日見這末代皇帝。偏令我跼蹐難安。真正不解。隨令都將護着桂王。及桂王家眷。簇擁前行。自己邀同愛星阿。拔營歸滇。不幾日到了雲南省城。將桂王拘禁別室。與愛星阿商議處置桂王的法子。愛星阿擬獻俘北京。聽朝廷發落。吳三桂

道。倫中途被劫。奈何。據我愚見。不如奏請就地處決爲是。愛星阿不便抗議。照三桂意拜發奏摺。到了四月十四日。奉了清聖祖諭旨。前明桂王朱由榔。恩免獻俘。着卽傳旨賜死。欽此。三桂接了聖諭。爬起身來。到帳內坐下。傳令步馬三軍。將明桂王及眷屬。二十餘人捉來。一時鑼聲叮噹。蓬頭赤脚。有二十多個和罪犯般的。齊跪在帳下。祇聽得三桂哼一聲。說。奉旨將明桂王賜死。接着便令軍士將廿餘人綁起。吩咐到篋子坡法場絞決。三桂也隨後騎了高頭的馬。一聲砲響。向法場而來。那法場四週。早站滿了兵士。中間擺着公案。一面大圈椅。那三桂到了法場。便在椅上坐下。不知明桂王如何被殺。且聽下一回再說。

第二十九回 恃忠義弒桂王立績 亂倫常立姑母爲妃

活說吳三桂忍心害理。竟將明國的桂王。押赴到篋子坡法場處死。可憐那明桂王等。一共二十多個。淒淒慘慘的跪上法場上。那桂王到了這時。也不多說。只有桂王儲嗣。年只十二齡。大罵三桂道。三桂黠賊。我朝何負於汝。我父子何難於汝。乃竟置我死地。天道有知。必不令黠賊善終。是日。天昏地暗。風霾交作。滇人無不悲悼。改喚篋子坡爲迫死坡。時李定國方聯結暹羅占刺諸國。擬火舉攻緬。索還桂王。忽聞緬人已把桂王獻與吳三桂。急引兵追截。途次又聞桂王被弒。望北大哭。嘔血數升。兵士見主帥已病。請卽退還。回到猛獠。病勢日重一日。臨危時。尙三呼永歷帝。悠然而逝。這消息報到京裏。三桂又得了皇帝的誇獎。這時皇帝已十七歲。他在七八歲的時候。天天和宮女們太監們游玩。頑耍。他頂歡喜的人。便是大公主。談起這大公主。本是太宗的幼女。世祖的胞妹。康熙皇帝的姑母。他生得美貌的臉兒。因康熙皇帝祇大他五歲。從小兩人便在一起。那時康熙皇帝祇六七歲。大公主祇十二歲。兩人皆小孩的性質。好得行臥不離。一直到十三歲。他們還是同床兒睡。誰

知皇帝過了十三歲。更外大了。這姑母早已十八九歲。兩人天天做伴。越發要好。後來他姑母二十二歲。他十七歲。兩人情竇已開。康熙皇帝從小美鬢。日子多了。兩人便情不自禁做出風流事體來了。不知爲怎的。忽被太后曉得。便想趕快的將他姑母招了駙馬。誰知這皇帝不肯干休。偏要這姑母做妃子。隔了一年。竟下道聖諭。把他姑母封做淑妃。當有御史力諫。也毫無效力。後來又將民間的美婦。弄得宮裏來臨幸。當時什麼。姚家四小姐等。又將京城內開布莊的老板娘。弄到宮裏去在絳雪軒臨幸。這開布莊的老板娘。他丈夫名衛光輝。因妻子被皇帝寵愛。便棄商入了宦途。一跌跌跌在青雲裏。做個御前侍衛官。這人家婦女。如何得到宮內的呢。原來皆是康熙皇帝親自出宮游玩。看上了。叫太監們想法子弄進的。這衛妃自進宮後。不上五個月。竟生出個太子。皇帝因寵愛衛妃。便也不問這太子。是衛光輝的。還是自己的。便立爲太子。就是向後的雍正皇帝。此是後話。擱在一邊。且說這時朝綱的事情。有四大臣管理。康熙也落得在宮裏快活。這四大臣便是索尼。遏必隆。蘇克薩哈。蘇拜。內中以索尼是四朝元老。資格最優。人品亦頗公正。遏必隆。蘇克薩哈。勳望較卑。凡事俱聽索尼主裁。獨這蘇拜隨征四方。自恃功高。橫行無忌。連索尼都不在眼中。他想把索尼諸人。一除掉。趁着皇帝冲幼。獨攬大權。因此暗中設法。先從蘇克薩哈下手。蘇克薩哈。係正白旗人。蘇拜乃鑲黃旗人。順治初年。睿親王多爾袞。曾把鑲黃旗應得地。給與正白旗。別給鑲黃旗右翼地。旗民安居樂業。已二十多年。蘇拜倡議。欲將原地各歸原旗。宗人府會議照准。遂命直隸總督朱昌祚。巡撫王登聯。會同國史館大學士蘇納海。經理易地事宜。俗語說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這安居樂業的旗民。無緣無故要他遷徙。不免要多費財力。况且原地易還。屯莊亦須互換。彼此各有損失。各有困難。自然而然的怨恨起來。蘇納海朱昌祚王登聯等。俯順輿情。奏請停止。康熙帝召見四大臣。將原奏交閱。蘇拜怨道。蘇納海撥地遲誤。朱昌祚阻撓國事。統是目無君上。照例應一律處斬。康熙帝

問索尼等人道。卿等以爲何如。遏必隆連忙答道。應照輔臣鰲拜議。索尼亦隨即接口道。臣臣意也是如此。只蘇克薩哈俯首無言。鰲拜怒目而視。恨不將蘇克薩哈吞入肚中。轉向康熙帝道。臣等所見皆同。請皇上發落。康熙帝猶在遲疑。鰲拜即向御座前。檢出紙片。提起御用的硃筆。寫著蘇納海朱昌祚王登聯。不遵上命。著即處斬十七個大字。匆匆徑出。索尼等亦隨了出來。鰲拜就將矯旨付與刑部。刑部安敢怠慢。即提到蘇納海朱昌祚王登聯三人。綁出市曹。一概梟首。康熙帝見鰲拜這副情形。遂有意親政。陰令給事中張維赤等。聯銜奏請。貝勒王大臣。同聲贊成。獨鰲拜不發一詞。康熙帝又延了年月。直到康熙六年秋季。始御乾清門聽政。隔了數日。索尼病逝。鰲拜越加專恣。蘇克薩哈恐不能免禍。遂呈上奏摺略云。

臣以非材。蒙先皇帝不次之擢。廝入輔臣之列。七載以來。毫無報稱。罪狀實多。茲遇皇上躬親大政。伏祈令臣往守先皇帝陵寢。如綫餘息。得以生全。則臣仰報皇上豢育之恩。亦得燠盡。謹此奏聞。

帝覽奏。即用另紙寫就硃諭道。

爾輔政大臣等。奉皇考遺詔。輔朕七載。朕正欲酬爾等勤勞。茲蘇克薩哈奏請守陵。如綫餘息。得以生全。不識有何逼迫之處。在此何以不得生。守陵何以得生。着議政王貝勒大臣會議具奏。此諭一下。鰲拜已經聞知。遂至議政王處運動。這時候。議政王中。要算康親王傑書。位望較高。然見了鰲拜。亦非常畏懼。鰲拜便授意傑書。教他如此如此。傑書唯唯臣命。遂照鰲拜意奏覆。康熙帝見了覆陳。不覺驚異起來。看官。你道他覆奏中是什麼說話。他說蘇克薩哈。係輔政大臣。不知仰體遺詔。竭盡忠誠。反佈詞欺藐主上。懷抱奸詐。存蓄異心。本朝從無犯此等罪名。應將蘇克薩哈官職。盡行革去。即凌遲處死。所有子孫。俱著正法云云。查清朝律例。凌遲處死。乃是大逆不道的處

分。蘇克薩哈請守陵寢。不過語言激烈一點。如何可加他凌逼。并且還要族滅。康熙帝幼年歧疑。那有不驚異之理。便召康親王傑書等。及遏必隆鰲拜二人入內。說他覆奏謬誤。鰲拜即上前辯駁。康熙帝道。你與蘇克薩哈。不知有什麼離隙。定要斬草除根。朕意恰是不准。鰲拜道。臣與蘇克薩哈。並無嫌隙。只是秉公處斷。康熙帝道。恐怕未必。鰲拜道。若不如此辦法。將來臣下都要欺君罔上了。康熙帝道。欺君罔上的人眼前何曾沒有。朕看蘇克薩哈。到還是有些規矩。鰲拜仍是力請。康熙帝堅執不允。鰲拜不禁大怒。攘臂直前。欲以老拳相餉。康熙帝究屬少年。嚇得惶遽失色。便支吾道。就要辦他。亦不應凌逼處死。鰲拜抗聲道。即不凌逼。也應斬首。康熙帝戰栗不答還是傑書同遏必隆。參了末議。定了絞決。鰲拜方無言而出。可憐蘇克薩哈七載勤勞。竟被權奸搆陷。慘死法場。康熙帝經此一激。到慈寧宮去見太后。泣述鰲拜不法情狀。太后女流。無計可施。用好言撫慰。究竟聖明天子。別有心思。他向各王邸中。選了百名親王子弟。年紀多與康熙帝彷彿。一班兒練習武藝。研究拳術。將門之子。種骨不同。不到一年。都學得拳術精通。武藝高強。連康熙帝也得了一點本領。於是康熙帝不動聲色。先封鰲拜爲一等公。歇了數日。單召鰲拜入內議事。鰲拜欣然前往。到了內廷。見康熙帝端坐上面。兩旁站立的。便是一班少年貴胄。鰲拜昂着頭。走至康熙帝前。說道。皇上召臣何事。康熙帝豎起龍目。怒向鰲拜道。你知罪麼。鰲拜毫不畏懼。直答道。臣有何罪。康熙帝道。你結黨樹私。妨功害能。罪不勝舉。還說無罪。鰲拜聽了此語。惱着性子。忍耐不住。仍舊發作攘臂故態。康熙帝索性激他一激。便道。左右與我拏下。鰲拜厲聲道。那個敢來拏我。言未畢。一少年應聲而出。走近鰲拜。鰲拜即拍面一拳。那少年不慌不忙。把鰲拜拳頭接住。喝一聲消去。鰲拜站立不住。倒退數步。衆少年趁這機會。擁住鰲拜。你一拳。我一脚。鰲拜不防這童子輩。有如許能力。方想極力招架。誰知已被衆少年掀翻。打得皮破血流。奄奄一息。康熙帝便召傑書遏必隆入內。痛罵一

頓。兩人連忙下跪。叩頭如搗蒜。康熙帝便命兩人拖出鰲拜。叫他據實訊鞫。不得徇私。這兩人魂膽消揚。自然遵旨勘實。

第二天康親王傑書等。既審問鰲拜。明白覆奏。不日由內閣傳下諭旨。其詞道。

鰲拜係勳舊大臣。受國厚恩。奉皇考遺詔。輔佐政務。理宜精白乃心。精忠報國。不意鰲拜結黨專權。紊亂國政。紛更成憲。罔上行私。凡用人行私。鰲拜欺藐朕躬。恣意妄爲。文武官員。欲令盡出其門。內外要路。俱伊之奸黨。班布爾善。穆里瑪。塞本得。阿思哈。噶褚哈。訥莫。秦壁圖等。結爲黨與。凡事先於私家商定乃行。與伊交好者。多方引用。不合者卽行排陷。種種奸惡。難以枚舉。朕久已悉知。但以鰲拜身係大臣。受累朝寵眷甚厚。猶望其改行從善。克保功名。以全始終。乃近觀其罪惡日多。上負皇考付託之重。暴虐肆行。致失天下之望。遏必隆知其惡。緘默不言。意在客身。亦負委任。朕以罪狀昭著。將其事款命諸王大臣公同究審。俱已得實。以其情罪重大。皆擬正法。本當依議處分。但念鰲拜効力多年。且皇考曾經倚任。朕不忍加誅。姑從寬免死。著革職籍沒。仍行拘禁。遏必隆無結黨事。免其重罪。削去太師銜。及後加公爵。班布爾善。穆里瑪。阿思哈。噶褚哈。塞本得。秦壁圖。訥莫。或係部院大臣。或係左右侍衛。乃皆阿附權勢。結黨行私。表裏爲奸。擅作威福。罪在不赦。概令正法。其餘皆係微末之人。一時苟圖僥倖。朕不忍盡加誅戮。寬宥免死。從輕治罪。至於內外文武官員。或有畏其權勢而倚附者。或有身圖俸進而依附者。本當察處。姑從寬免。自後務須洗心滌慮。痛改前非。遵守法度。恪共職業。以期副朕望飭綱紀愛養百姓之至意。欽此。

刑部奉到諭旨。卽遵照辦理。自是文武百官。方曉得康熙帝英明。不敢肆無忌憚。這事傳到外省。別人到還不甚介意。只有那兩朝柱石。功高望重的吳三桂。偏覺心中不安起來。事有湊巧。廣東鎮守平

南王尙可喜。因其子之信酗酒暴虐。不服父訓。恐怕弄出大禍。遂用了食客金光計。奏請歸老遼東。留子鎮粵。他的意思。無非望皇上召還。得以面陳一切。免致延累。適值康熙帝除了熬拜。痛恨權臣。見了此奏。卽令吏部議覆。吏部堂官。早窺透康熙的意思。議定藩王現存。兒子不得承襲。尙可喜既請歸老。不如撤藩回籍等語。康熙帝遂照議下諭。吳三桂在雲南。日日探聽朝廷消息。他的兒子吳應熊曾招爲駙馬。在京供職。所有國事。朝夕飛報。尙可喜還未接諭。吳三桂早已聞知。當下寫了密函。寄到福建。此時靖南王耿繼茂已死。由其子靖忠襲封。仍鎮守福建地方。得了三桂密書。就照書中行事。上了摺子。奏請撤兵。摺奏到了北京。吳三桂奏摺亦到。大致與精忠相同。康熙帝召集廷臣會議。各大員多胆小如鼠。主張勿撤。又命議政王及各貝勒議決。也是模稜兩可。康熙帝道。朕閱前史。藩鎮久握重兵。總不免闖出禍來。朕意還是早撤。况吳三桂子應熊。耿精忠弟昭忠聚忠等。都在京師供職。趁此撤藩。彼等投鼠忌器。尙不至有變動。不知康熙帝究竟將吳三桂的兵權。裁撤與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吳三桂雲南起叛 陳圓圓了解世情

且說康熙皇帝。見吳三桂的手摺。便想乘勢裁撤他的兵權。皇帝和衆臣商議。衆臣皆不定主意。後來皇帝立意裁撤。那兵部尙書明珠。戶部尙書思翰。刑部尙書莫洛。聽到此語。隨卽附和起來。不是說聖意高深。就是說聖明燭照。康熙帝遂准奏撤藩。差了侍郎哲爾肯。學士傳達禮往雲南。戶部尙書梁清標往廣東。吏部左侍郎陳一炳往福建。經理各藩撤兵起行事宜。三桂聞了此信。大吃一驚。暗想道。我去奏請撤藩。乃是客氣說話。不料他竟當起真來。遂密與部下夏國相馬寶計議。馬寶道。這乃調虎離山之計。王爺若願棄甲歸田。也不必說。否則當速謀自立。毋再遲疑。夏國相道。馬公之言甚

是。但現在且練兵要緊。等待朝使一到。激動軍心。便好行事。三桂便於次日升帳。傳齊藩標各將。往校場操演。各部將遵着號令。不敢懈怠。以後日日如此。除夏國相馬寶。及三桂兩婿郭壯圖胡柱國外。統是莫明其妙。一日。傳報欽使到來。三桂照常接詔。一面留心腹部員款待兩使。一面部署士卒。檢點庫款。宛似轉理交卸的樣子。整頓已畢。便召教將士齊到府堂。令家人抬出許多箱籠。開了箱蓋。搬出金銀珠寶。綉緞衣服各類。擺列案前。隨向將士說道。諸位隨本藩數十年。南征北討。經過無數辛苦。現今大局漸平。方想與諸位同享安樂。不期朝廷來了兩使。叫本藩移鎮山海關。此去未知吉凶。看來要與諸位長別了。衆將士道。某等隨王爺出生入死。始有今日。不知朝廷何故下旨撤藩。三桂道。朝旨也不便揣測。大約總是烏盡弓藏。兔死狗烹的意思。本藩深悔當年失策。輔清滅明。今日奉旨戍邊。不知死所。這也是本藩自作自受。只可憐我許多老弟兄。汗馬功勞。一旦化爲烏有。說到此處。恰裝出一種悽惶的形狀。並手指向案前道。這是本藩歷年積蓄。今日與諸位長別。各應分取一點。留個紀念。他日本藩或有不測。諸位見了此種什物。就如見了本藩。罷。罷。請諸位上來。由我分給。衆將士都下淚道。某等受王爺厚恩。願生死相隨。不敢再受賞賜。三桂見衆將士已被激動。隨即說道。欽使已限定行期。不日即當起程。諸位還要這般謙遜。反使本藩越加不安。衆將士方欲再辭。忽從大衆中閃出兩人。抗聲說道。什麼欽使不欽使。我等只知道有王爺。不知有欽使。王爺若不願移鎮。難道欽使可強逼麼。三桂視之。乃是馬寶夏國相。却假作怒容道。欽使奉聖旨前來。統宜格外恭敬。你兩人如何說出這等言語。真是瞎鬧。馬寶夏國相齊聲道。清朝的天下。沒有王爺。那裏能夠到手。今日他已非常快樂。反使明爺跋涉東西。再嘗苦味。這明明是不知報德。王爺願受清命。某等恰心中不服。三桂道。休得亂言。俗語說道。君要臣死。不得不死。只我前半生是明朝臣子。爲了闖賊作亂。借兵清朝。報了君父大讎。本藩因清朝頗有義氣。故爾歸清。至永歷帝到雲南

時。木藩也有意保全。無如清廷硬要他死。不能違拗。只得令他全屍而亡。把他好好安葬。現在遠徒關外。應向永歷帝陵前祭奠一回。算作告別。諸位可願隨去麼。衆將士個個答應。三桂入內更衣。少頃。卽出。衆將士見他蟒袍玉帶。渾身換了明朝打扮。又都驚異起來。三桂令家人扛了牛羊三牲。帶同將士。到永歷帝墳前酬酒獻爵。伏地大哭。衆將士見他哭得悲傷。也一齊下淚。正在悲切之際。不料兩欽差又遣使催行。三桂背後躍出胡國柱。拔了佩刀。把來人砍翻。三桂大哭道。你如何這般鹵莽。叫我如何見欽使。軍士快與我捆了國柱。到欽使前請罪。衆將士呆立不動。三桂催令速捆。馬寶上前道。王爺如要捆綁國柱。不如將某等一齊捆去。三桂道。你們如此刁難。難道欽使不要動氣麼。馬寶道。兩個京差。怕他什麼。三桂道。欽使不怕。還有撫臺。你可怕麼。胡國柱道。不怕不怕。我就去殺他。衆將士道。我們同去。三桂連忙攔阻。只攔得一半。一半隨國柱忿忿前去。不消多少工夫。胡國柱提着血淋淋的人頭。向地下一擲。三桂拾起一看。正是巡撫朱國治的首級。復哭道。朱中丞。朱中丞。本藩並不要害你。九泉之下。休怨本藩。復對衆將士道。你等無法無天。叫我如何辦理。衆將士同聲道。請王爺做了主子。殺往北京便了。三桂收淚道。當真麼。當真可做此事麼。衆將士道。王爺係明朝舊臣。復明滅清。乃堂堂正正的事情。如何不可。三桂道。北京兵來。奈何。衆將士道。火來水掩。兵來將擋。有什麼害怕。三桂道。你等陷我至此。肯爲我盡力麼。衆將士統大呼道。願盡死力。這一聲。彷彿像雷聲一般。震驚百里。三桂率兵回府。急命手下將哲博兩欽差捉住。拘禁獄中。寫了旗幟。豎起府前。旗上寫的是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吳十一字。一面趕撰檄文。其文道。

本鎮深叨明朝世爵統鎮山海關。一時李逆倡亂。聚衆百萬。橫行天下。旋寇京師。痛哉毅皇烈后之摧崩。痛矣東宮定之藩顛跌。文武瓦解。六宮絲亂。宗廟邱墟。生靈塗炭。臣民側目。莫敢誰

何。普天之下。竟無仗義興師。本鎮獨居關外。矢盡兵窮。淚血有乾。心痛無聲。不得已許虜藩封。暫借夷兵十萬。身爲前驅。斬將入關。李賊遁逃。誓必親擒賊帥。斬首以謝先天之靈。復不共戴天之讎。幸而渠魁授首。方欲擇立嗣君。更承宗社。不意狡虜再逆天背盟。乘我內虛。雄據燕京。竊我先朝神器。變我中國冠裳。方知拒虎進狼之非。追悔無及。將欲反戈北逐。適值先皇太子幼孩。故隱忍未敢輕舉。避居窮壤。艱險待時。蓋三十年矣。使夷無道。奸邪高位。道義之士。悉處下僚。斗筭之輩。咸居顯職。君昏臣暗。彗星流隕。天怨於上。山岳崩裂。地怒於下。本鎮仰觀俯察。正當伐暴救民。順天聽人之日也。爰率文武共謀義舉。卜甲寅正月元旦。推奉三太子。水陸兵並發。各宜懷遵誥誠。

上首署銜。就是大旗上面的十一字。只是檄文中有推奉三太子一語。他是憑空捏造說是崇禎帝三太子。留在周皇親家。當迎他爲主。自己權稱元帥以便號召。遂以甲寅年爲周元年。今軍民蓄髮易服。改張白幟。擇日祭旗出兵。三桂處置已畢。便退到內室。剛走到寢室。瞥見妻子張氏。倚着一臉的眼淚。氣吁吁的正在走來。迎面直看三桂。便一把拉住三桂的衣裳。號咷大哭起來。吳三桂忙問道。你這樣子。是什麼事。那張氏却一口咬住三桂的衣裳。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說道。你要害我親王兒子嗎。我同你死不開交。三桂聽了不由的將袖子一擦。厲聲說。你這賤人。管得我什麼事。張氏說。你還我兒子來。三桂冷笑了一聲說。死一個兒子何妨。人生總是要死的。那張氏聽三桂這話。傷心得在地下亂滾。哭得和淚人一般。這時陳圓圓姑娘。剛在前半個月到了雲南。他正在房內。坐着。忽見侍女慌張張的跑進來說。不好了。王爺。和太太。在外面哭鬧呢。陳圓圓忙走出室門。便聽了哭聲。見三桂正在那裏罵着賤人。賤人。忙上前去勸解。三桂見了陳圓圓一肚子的氣。散了一半。便不罵了。祇有那張氏仍在地下滾哭。陳圓圓令侍女扶起張氏。勸慰一番。令侍女送回正寢。一面迎三桂入

臥室。問明原委。三桂將當日情形。敘述一遍。圓圓俯首長嘆。三桂問道。愛妃亦以此舉爲未然否。圓圓道。妾自出世以來。起初遭家不造。鸞爲歌伎。輾轉流離。後在田府得見王爺便蒙王爺青眼。恩愛有加。後王爺出塞督師。妾心實難捨。祇因爲國奔波。何能爲妾兒女私情。致誤王爺錦繡。故王爺去後。清風明月。夢裏春閨。妾嘗盡此中風味。後被闖賊所掠。至今思之。心中尙時常震恐。到了今日。安榮已極。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長此奢華。恐遭天忌。願王爺賜一淨室。俾妾茹素修齋得終天年。實爲萬幸。三桂道。我正思勗立帝業。冊你爲后。你却欲淨室修齋。令我不解。圓圓道。自古到今。都爲了爭帝爭王。擾到人民不寧。實在是做了皇帝一日萬歲。也是沒甚趣味。妾少年時。自顧姿容。亦頗不陋。常有非分的妄想。目今身爲王妃。安享榮華。反覺塵俗難耐。爲王爺計。到不如自卸兵權偕隱林下。做個范大夫泛舟五湖。寧不快樂。何苦爭城奪地。再費心力。再擾生靈。且成敗利鈍。人所難料。說着歎息連聲。那柳眉皺起。兩眼裏一陣的淚珠兒。和珍珠似滾將下來。這時天色已晚。侍女們皆擎燈到寢室來。三桂聽了陳圓圓的一番話。覺得倒有的入耳。無奈自己主意已定。那些將士也說動心了。巡撫朱國治已殺掉了。欽差已捉禁了。再回頭已是不及。便令侍女備酒上來。和陳圓圓一杯一杯的遞吃。那陳圓圓見三桂不肯回心。格外不樂。這一夜。三桂和陳圓圓。睡在一起。在被窩裏。陳圓圓又絮絮叨叨的勸他一回。後來吳三桂厭煩起來。便說道你要去。修行念佛。隨你去罷。我這時已定了主意。隨便何人來勸我。隨便什麼話來說我。我却有兩句話。便是書上說的。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陳圓圓聽他說出這兩句話。便不說了。第二天清晨。吳三桂爬起身來。到外面去辦事。只裏陳圓圓也起身來。侍女們替他梳洗沐浴。到了午後。他便帶了兩個貼身的侍女。悄悄出了府門。到了城外。他却下了車子。和侍女慢慢走着。這時正是殘冬的時候。外面却也不甚寒冷。他見了這郊外山明水秀。景色天然。越發勾起他芳心的靜思。走到城北一帶。一個好所在。

地方空敞。枕水倚山。中間有個花園。已是頹敗不堪。但是景緻倒很清雅。當下進了這花園。抬頭見一塊腐舊的木匾。隱隱約約刻着沐氏花園四字。他又觸動了心事。覺得人生如夢。事理循環。這沐氏花園。不知在多少年前。定是個繁盛的地方。時事變遷。這花園的主人。不知去向。弄得這花園。東坍西倒。存着一點形迹。我陳圓圓一生以色事人。享盡榮華富貴。這時早已三十多歲。不急早回頭。後來痛苦收場。向誰人怨訴呢。不知陳圓圓究竟如何心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因父叛駙馬亡身 稱帝王三桂遺疾

話說吳三桂的愛妾陳圓圓。因勸吳三桂和他偕歸林下。以樂餘年。跟那范丈夫學載西子遊湖的故事。無奈三桂成了騎虎之勢。便不聽他的諫勸。陳圓圓歎息了一回。便和侍女們到城外去遊玩山水。走到沐氏花園。感動了芳心。第二天他却令人。將沐氏花園收拾一新。後來他辭別三桂。祇帶了一名侍女。到園子裏住下。先幾天覺得有些不慣。因為同三桂有幾年的衾枕情分。後來他獨定了心願。素興供起佛像。念起佛經。便連葷腥都不進口。終年的茹素了。住數年。三桂也不去纏擾。別選美人。充了。下陳。圓圓畢竟有福。到三桂將敗時。一病身逝。三桂命葬在商山寺旁。絕代尤物。到安安穩穩的與世長辭了。這也不在話下。單說三桂既叛了清朝。號召遠近。貴州巡撫曹申吉。提督李本深雲南提督張國柱。亦起兵相應。獨雲貴總督甘文焜。得了此信。倉猝出貴陽府。帶了一子及十餘從騎。兼程趕至鎮遠。調兵守城。偏這兵士不從號令。反把甘文焜圍住。文焜先將兒子殺死。然後自刎。兵部郎中黨務禮。戶部員外郎薩穆哈正在貴州辦差。迎接三桂眷屬至京。一聞警信。嚇得魂不附體。忙坐上快馬。疾忙加鞭。星夜躡行。一口氣跑到北京。下了馬。闖入午門。守門侍衛。攔阻不住。他二人直到殿下。大聲報道。不好了。不好了。吳三桂反。說到反字。已神昏氣厥。撲倒階前。適值早朝未

罷。殿上百官下階俯視。回奏是黨務禮薩穆哈二人。康熙帝即命侍衛將二人扶入。二人尙是神昏顛倒。歇了半晌。方潮潮醒轉。開眼一看。乃在殿上。這二人官微職卑。從沒有上殿啓奏的故例。到了此時。悚惶萬狀。急忙跪伏丹陛。口稱奴才萬死。奴才萬死。康熙帝傳旨。叫他據實奏來。二人把三桂造反。撫臣朱國治。督臣甘文焜被殺事。詳奏一遍。復稱奴才晝夜疾馳。一路到京。已十二日。只望奏瀆天聽。不意神魂不定。闖入殿前。自知謬戾。求皇上重處。康熙帝道。爾等聞警馳報。星夜前來。到也忠實可嘉。只是欠鎮定一點。以致如此。朕特赦爾罪。下次須謹飭方好。兩人忙謝恩趨出。康熙帝問王大臣道。這事應如何辦理。大學士索額圖奏道。奴才前日曾慮撒藩太速。致生急變。現在事已如此。只好安撫三桂。令世守雲南。當可了事。康熙帝道。三桂已反。難道尙肯聽命麼。索額圖道。三桂若不肯聽命。請將主張撒藩的人。從重治罪。這也是釜底抽薪的一法。米思翰明珠莫洛三人。亦在殿上。聽到治罪一語。不覺面如土色。康熙帝道。胡說。徙藩是朕的本意。難道朕先自己治罪。謝這叛賊。索額圖連忙跪伏。自稱不知忌諱。該死該死。康熙帝叱退索額圖。立命兵部尙書明珠。在殿前恭錄上諭。命都統巴爾布。率滿洲精騎三千。由荊州馳守常德。都統珠滿。率兵三千。由武昌馳守岳州。都督尼雅翰。赫葉。席布根特。穆占。修國瑤等。分馳西安。漢中。安慶。兗州。隕陽。汝寧。南昌。諸要地。聽候調遣。寫到此處。外面又遞到湖廣總督蔡毓榮。加緊急報。也是奏聞雲南變事。康熙帝旁顧順承郡王勒爾錦道。勞你一行。就封你爲寧南靖寇大將軍。統帥前敵。勒爾錦遵旨謝恩。又顧莫洛道。命你爲經略大臣。督理陝西軍務。莫洛亦遵旨謝恩。康熙復命明珠。錄寫三桂罪狀。削除官爵。宣布中外。并令錦衣衛拏建額駙馬吳應熊下獄。明珠恭錄聖旨畢。即奏道。閩粵兩藩如何號置。應乞聖旨明示。康熙帝道。暫令勿撤可好麼。明珠奉命續錄。隨即退朝。自是羽檄飛馳。勁旅四出。周太尉發兵泗上。乘傳前來。裴節度進擣蔡州。經車夜至。這且慢表。且說吳三桂絕

心反叛。佈了檄文。這時他據了雲南。貴州。兵力很大。那尙之信。耿精忠。也和他明來暗去。合力同心。他仗着兵力。便起兵四出攻打。未消幾個月。攻入四川。湖南。聲勢日大。康熙皇帝屢得警報。也很爲吃驚。連日早朝。總和一班大臣商議。大臣們皆說。各路將士不肯用力。以致讓吳三桂這等猖獗。皇帝說這也未必。當有協辦大學士明珠奏道。三桂不除。終是國家的隱患。各路將士。受了國恩。也未必個個不好。只是現在軍械不好。臣日夜的愁思。前天和外國人南懷仁的繙譯。談起製造火砲的話來。那繙譯說。南懷仁。善造火砲。比我國紅衣大炮。利害得多。并且非常輕便。可以越山渡水。若令他多製此砲。運到軍前。不怕三桂不敗。康熙帝道南懷仁麼。是否現任欽天監副官。明珠應了聲是。康熙帝忙諭兵部傳旨。戶部發銀。叫南懷仁招募西人。趕緊製砲。明珠又奏道。三桂子應熊。現在監禁在天牢裏。他父親這樣的大逆反叛。神人共憤。也顧不得他是駙馬皇親。應當將他處決。纔好。一來是國法的森嚴。二來可以叫各路的將士。曉得天威震赫。做做他們觀望不前。康熙皇帝聽了。便發下聖諭。令錦衣衛到牢裏去。將吳應熊拖出來絞決。便是他兒子世霖。也須同樣的處死。聖諭下了已後。停了幾個時辰。那侍衛官俯伏奏說。吳應熊吳世霖皆絞死。現在午門示衆。當下皇帝退朝入宮。那吳三桂的兒子。孫子。代父受死。這消息傳到湖南吳三桂。倒也不覺傷心。祇是那張氏哭得死去活來。過了幾日。竟得了個想兒病死了。且說吳三桂駐在湖南。仗着他的將士用命。連克數省。他便在衡州府裏和一班妖媚的姬妾。終日荒淫作樂。他年紀快六十五歲了。還是淫興不衰。每夜總要三四個女子給他受用。這樣的快活了一年。那王輔臣忽然歸順了清朝。他便驚慌起來。接着夏國相胡國柱馬寶等。又打了幾個敗仗。那些將士皆怕清軍的火砲利害。不肯上前。從此這吳三桂便久駐在衡州。不得發展。後來又聽得清廷命將軍穆占。來助岳樂連拔永興。茶陵。攸縣。酃縣。安仁。興寧。郴州。宜章。臨武。藍禾。嘉禾。桂東。桂陽。十三城。益自震恐。他却從恐懼的時候。

發生一個癡念。竟想做起皇帝來了。這時候。三桂已六十七歲了。他想勢力日蹙。年紀又衰。得做了一番皇帝。就使不能傳世。也算英雄收場。遂令軍士在衡山築壇。祭告天地。自稱皇帝。改元昭武。稱衡州爲定天府置百官。封諸將。造新曆。舉雲貴川湖鄉試。號召遠近。殿瓦不及易黃。就用黃漆塗染。搭起蘆舍數百間。作了朝房。這日正遇三月朔。本是豔陽天氣。淑景宜人。不料狂風驟起。怒雨疾奔。把朝房吹倒一半。瓦上的黃漆。亦被大雨淋壞。三桂未免懊惱。只得潦草成禮。算已做了大周皇帝。當下調夏國相回衡州。命他爲相。令胡國柱馬寶爲元帥。出禦清兵。是時清安親王岳樂。由江西入湖南。前鋒統領碩岱。已攻克永興。永興縣係衡州門戶。距衡州只百餘里。胡國柱馬寶等。奮勇殺來。清兵出城抵敵。兩下混戰一場。清兵不能取勝。仍退入城中。歇了數日。清兵又出城掩擊。復被胡國柱等殺回。接連數戰。總是周軍得勝。原來清前鋒統領碩岱。也是滿族中一員驍將。只因永興是周軍必爭的地方。永興一失。衡州亦保不住。所以胡國柱等冒死力爭。碩岱雖勇。總不能敵。只得入城固守。靜待援兵。岳樂聞周軍猛攻永興。卽遣都統伊里布。副都統哈克山。前來援應。就在城外紮營。作爲犄角。不防馬寶分軍來攻。個個是踴躍爭先。上前拚命。伊里布哈克山。本沒有什麼勇力。遇了周軍。好像泰山壓頂一般。連逃走都來不及。一陣廝殺。兩人都戰歿陣中。碩岱出城按應。又被胡國柱截住。沒奈何退入城內。將軍穆占。自郴州發兵來援。因聞伊里布等戰歿。不敢前進。只遠遠的立住營寨。胡國柱三面環攻。止留出城東一角。因有河相阻。不便合圍。還虧碩岱振刷精神。晝夜督守。城壞卽補。且築且戰。胡國柱又與馬寶分軍。馬寶截住援兵。不能併力攻城。這樣的攻了十幾個晝夜。城池還是不得下來。消息報到京裏。康熙皇帝因爲師老日久。便想親自御駕親征。原來皇帝這時。那衛妃已死。因想着自己從小也上過戰場。水裏火裏。總經歷過的。他發了這個意思。便在第二天早朝的時候。和大臣們說道。吳三桂這廝。叛了五年。佔據不少的省數。幸後來將士用命。

纔將他逼在湖南。不得乘勢。他居然僭稱偽號。目無天朝。這時永興久攻不下。朕因老師在外。不若朕擇吉發兵。親自征討。一來叫將士曉得朕親勞苦。得以勇力向前。二來也叫叛賊喪胆。卿等以為朕意何如。當下各大臣聽了皇帝這話。吃驚非小。一字兒俯伏奏說。京師重地。皇帝不能遠離。再者如今叛賊的勢力已衰。更不費御駕親征。務望聖上收回聖意。皇帝見大臣們皆不贊成。便也罷了此議。這且慢表。如今且說吳三桂自從做皇帝的當天。受了些風寒。回到宮裏。第二天便發寒發熱。纏綿了幾個月。不見痊癒。他的身體因為逞淫的原故。本來虛弱。況且年近古稀。生了幾個月的病。如何支持得起。到了八月初旬。痰喘交作。咯血頻頻。有時神昏顛倒。謔語終宵。夏國相領了文武各員。日日進內請安。這日國相又復入內。到臥榻前。見三桂雙目緊閉。只是一片呻吟聲。國相向諸將道。永興未下。軍事緊急。皇上反病勢日重。如何是好。諸將尚未回答。忽見三桂睜開雙目。瞪表國相多時。失聲道。阿喲。不好了。永歷皇帝到了。桂王到了。父親到了。說時聲音悲慘。臉上現出恐懼的顏色來。兩隻眼睛睜得很大。只是旁邊的人。他都瞧不見。不知吳三桂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現曇花吳氏滅亡 尼布楚中俄訂約

却說吳三桂一陣昏暈過去。便見君。見父的。胡說。說的聲音皆悲慘得難聽。這時他的丞相夏國相。站在榻邊。聞此慘聲。都嚇得毛髮森豎。只得到三桂耳邊。輕輕叫道。陛下醒來。連叫數聲。三桂方有些醒悟。見了夏國相等人。忍不住流淚道。卿等都係患難至交。朕還沒有什麼酬勞。偏這。說到這字。觸動中氣。喘作一團。國相道。陛下福壽正長。不致有什麼不測。還請善保龍體爲是。三桂把頭略點一點。國相復請太監入內。診了一回脈。退與國相耳語道。皇上脈象欠佳。看來只有一日可過了。國相把眉一皺。也不言語。接着三桂氣喘略平。轉過眼來。又對夏國相說。朕年已六十多歲。也

派死得。只是目前的痛苦難挨。和驚怕得很。朕思少年時衝鋒打仗。便是性命危險的時候。也沒這時的害怕。只恐怕是朕的報應。但是目前軍事如何。國相道。永興已屢報勝仗。諒不日可以攻下。請階下寬心。三桂道。陝西廣西。有警信否。國相等答道。沒有。三桂道。卿等且退。容朕細思。到晚間再商。國相等奉命退出。將到二更。復一同入宮。但覺宮門裏面。陰風慘慘。鬼氣森森。那些樹石的影子。好像是鬼神站在那裏。國相等也心悸起來。只是低着頭。提着胆。急步的向前行着。進了宮。纔放了心。到寢宮裏去。見幾十個妃嬪。俱圍在榻前。臉上總嚇得一陣青一陣白。朱唇早變成和霜似的白唇。那身子只是抖抖的發顫。國相等忙上前看時。原來三桂正圓睜兩眼。一陣痛哭。一陣苦笑。嘴裏又見神見鬼不住的說着。國相等聽了半晌。心頭都突突亂跳。大家站了一回。三桂似又清醒起來。咳嗽了好幾聲。侍兒撩起帳床。捧過痰盂。接了三桂好幾口血。三桂見帳外有許多官員。命侍兒懸起半帳。國相等復上前請安。三桂道。卿等少坐。待朕細囑。國相等告了坐。三桂一絲半氣的說道。朕神思恍惚。時患昏暈。自思生平行事。大半舛錯。今日悔已無及。長子應熊。也是爲朕所害。目下只一孫世璠。留居雲南。可惜年幼。朕死後。勞卿等同心輔助。國相等齊聲應命。三桂歇了一歇。又道。湘滇遙隔。朕當親書遺囑。命侍兒取筆墨過來。自己欲令侍兒扶起。可奈渾身疼痛。片刻難支。復睡下呻吟一回。國相便請道。階下不必過勞。臣可恭錄聖諭。三桂點頭。國相便展箋握筆。待了許久。三桂一言不發。仔細一看。已自暈了過去。國相即命衆侍妾上前調護。自率百官。出了宮門。好一歇。復偕太醫同入宮中。但聽宮內已動了哭聲。國相忙對對大眾搖手。大家方把哭聲止住。國相復目示太醫。命太醫臨榻診視。診畢。太醫道。皇上此時。不過稍稍痰塞。還未宴駕。大家切勿再哭。言畢。即匆匆退出。國相命侍兒放下御帳。朝夕守護。只是大忌哭聲。衆侍妾莫明其妙。只得唯命是從。國相退出宮外。忙令人召回胡國柱馬寶。馬胡二人。自永興急歸。由國相延入。屏去左

右。密語二人道。主上已宴駕了。胡馬二人。大吃一驚。問道。何時宴駕。國相道。就在昨夜。主上命太孫世藩嗣立。我已晝夜令人去迎。并命宮中祕不發喪。主上遺囑。要我等同心輔助。還請兩公遵旨。胡馬二人。自然答應。國相又道。我前時勸先帝疾行渡江。全師北向。先帝不從。今日敵兵四合。較前日尤覺困難。依我愚見。只好仍行前計。越是拚命。越不會死。越是退守。越不得生。不但雲南貴州。可以棄去。連湖南也可不管。目前只有北向以爭天下。陸軍應出荊襄。會合四川兵馬。直趨河南。水軍順下武昌。掠奪敵艦。據住上游。那時冒險進去。或可僥倖成功。二公以爲何如。馬寶道。這且不可。先帝經過百戰。患難餘生。尙不肯輕棄滇黔。自失根本。目下先帝又崩。時事日非。那裏還可冒險輕舉。况滇黔山路崎嶇。進可戰。退可守。萬一爲敵所敗。還可退據一方。國相不待馬寶說畢。便歎道我能往。寇亦能往。恐怕敵兵雲集。就使重谷深巖。也是保守不住。馬保還欲爭辨。胡國柱道。現在且暫主保守。俟有機會。再圖進取。國相默然。過了數日。世藩已到衡州。就在衡州卽位。國相率百官叩賀。議定明年爲洪化元年。隨發哀詔。頒布國喪。胡國柱等因新主尙幼。不宜久居衡州。仍令隨員郭壯圖譚延祚等。迎喪扈駕。還處雲南。郭壯圖等挈了世藩。回滇而去。這且不去說他。且說清兵聞三桂已死。人人思奮。個個圖功。安親王岳樂。簡親王喇布。統率大兵入湖南。克復岳州常德。順承郡王勒爾錦。駐紮荊州。已好幾年。此時亦胆大起來。渡過長江。攻取長沙。千軍萬馬。直逼衡州。任你夏國相足智多謀。胡國柱馬寶。衝鋒敢戰。也只得棄城逃走。後來清兵又攻破漢中。連拔保寧。那四川省的王屏藩。嚇得自殺而死。那些兵士不是被殺。便是投降。川省平復。那吳世璠等。只得在雲貴兩省。自稱皇帝。停了幾天。貴州省又被清軍打勝了。那清兵鼓着銳氣。軍士所到。迎刃而解。望風披靡。那康熙皇帝見賊勢漸漸的要滅掉了。乃勉勵將士。以安人心。發下一道上諭來。傳到軍前。那上諭說道。

軍興數載。供億浩繁。朕恐累民。不忍加派科斂。因允諸臣條奏。凡裁節浮費。改折漕貢。量增鹽課雜稅。稽查隱漏田賦。核減軍需報銷。皆用兵不得已之意。事平自有裁酌。至滿州蒙古漢軍。久勞於外。械朽馬斃。朕深悉其苦。其迅奏膚功。凱旋之日。所有借貸。無論數百萬。俱令戶部發帑代還。朕不食言。昭如日月。其宣示中外咸使聞知。這上諭一下。軍士格外効命。將夏國相等追到雲南。又費幾個月功夫。纔將夏國相馬寶捉住。吳世璠戮屍。折吳三桂的骸骨。這曇花一現的吳氏。從此遂亡。按着尙之信耿精忠也被朝廷賜死。磔死的。皇帝見三藩皆行除掉。心裏了却一件絕大的隱憂。於是歡喜得大赦天下。詔戶部發帑。代償宿負。並減各省的賦稅。以輕人民的担負。當下一道諭道。

當滇逆初變時。多謂撤藩所致。欲誅建議之人以謝過者。朕自少時。見三藩勢熾日熾。不可不撤。豈因三桂背叛。遂誘過於人。今大逆削平。瘡痍未復。其恤兵養民。與天下休息。

三藩已平。中國本部十八省。及關東三省。都屬大清版圖。真成了浩蕩乾坤。昇平世界。只有那台灣鄭經。不肯降服。後來康親王又出兵海外。將鄭經打敗。皇上又發下聖旨。將台灣闢地墾荒。設一府三縣。隸屬福建省。自是清朝威力。遠達海外。琉球暹羅安南諸國都。遣使朝貢。連歐洲的意大利荷蘭等國亦通使修好。請開海禁。求互市。廷議准海濱通商。設粵海關海浙海江海四關。置吏權稅。這就是沿海通商的基础。這且按下慢表。且說中國北方。有個俄羅斯國。元朝時。已被蒙古國滅掉大半。到了元朝衰微。俄羅斯又漸漸強盛起來。把蒙人盡行驅逐。獨霸一方。滿清初興。遣兵略黑龍江。俄羅斯亦發遠征軍。越外興安嶺。到黑龍江北岸。會清兵入關。無暇遠略。俄將喀巴羅領了幾百個俄兵。將黑龍江北岸的雅克薩地。佔據了去。用土築城。屯兵把守。復分兵下黑龍江。被清都統明安達禮。及沙爾呼達。先後擊退。只是雅克薩城佔據如故。康熙二十一年。三藩削平。海內無事。康

熙帝想驅除俄人。略定東北。先差副都統朗坦。托名出獵渡過黑龍江。偵探雅克薩城形勢。朗坦回奏俄兵稀少。容易掃除。康熙帝乃決意征俄。預命戶部尚書伊桑阿。赴寧古塔督造大船。并築造墨爾根。齊齊哈爾。兩城。添置十驛以便水陸過餉。又遣薩布素爲黑龍江將軍。籌畫戰備。令蒙古車臣汗。斷絕俄人貿易二十二年。俄將模里尼克。率可薩克兵六十多人。自雅克薩城出發。直到黑龍江下流。適遇清船巡戈。一鼓而起。把六十多個可薩克兵。盡行拏住。模里尼克沒有飛毛腿。自然一併捉來。送到齊齊哈爾拘禁。二十三年。清兵至雅克薩城勸降。俄兵不從。二十四年。清都統彭春。率水陸兩軍北征。陸軍約萬人。隨帶巨礮二百門。水軍五千人。戰艦百艘。從松花江出黑龍江。齊集雅克薩城下。俄將圖爾布青。嚴行拒守。部下兵只四百多名。彭春令他把城退讓。引兵歸國。圖爾布青。恃着驍勇。不肯聽命。清兵始用巨礮轟城。圖爾布青開城接戰。以一抵十。以十抵百。到也一番鏖鬪。怎奈衆寡懸殊。久不相敵。只得棄了土城。退至尼布楚。彭春令軍士將土城毀去。率兵凱旋。誰知到了次年。圖爾布青。偕了陸軍大佐伯伊頓。又到雅克薩地。築起土壘。駐兵守禦。彭春復引兵八千。運大礮四百門進攻。圖爾布青令伯伊頓守住土壘。自率部兵抵死拒戰。他手下不過四百多人。前次傷亡了數十名。只剩得三百多人。他獨能與八千清兵。往來衝突。清兵圍住了這邊。他衝到那邊。圍住了那邊。復衝到這邊。彭春焦躁起來。督令開礮。圖爾布青還不管死活。來奪礮具。轟的一聲。圖爾布青中彈倒斃。俄兵方逃入壘中。伯伊頓部下。亦祇一二百名。同了圖爾布青部下遺兵。死守不去。清兵放礮轟壘。他却掘了地洞令部兵穴居避彈。彈來躲入。彈止鑽出。壘有殘缺。隨時修補。弄得清兵沒得安枕。後來荷蘭國進貢的使臣。自稱他國同俄羅斯是毗連的鄰邦。情願出來調停。康熙帝便令他寫了一封文書。說他爲何怎樣的。在邊界上擾亂。那荷蘭國使臣。就將書送到俄國的皇帝。大彼得。那大彼得見了國書。不知如何回覆。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娶美人三部內相闕 收漁利爾丹得嬌豔

且說俄皇大彼得。見了中國的國書。便寫了覆書。略言中俄文字。兩不相通。因致衝突。現已知邊人構釁。當遣使臣詣邊定界。請先釋雅克薩圍兵。康熙帝因窮兵徼外。未免過勞。遂允與議和。飭彭春解圍暫退。於是俄遣全權公使費羅多羅到外蒙古土謝圖汗邊境。遣人至北京。請派官與議。康熙帝命內大臣索額圖等往會。途次聞土謝圖與準噶爾搆兵。不便交通。復折回京師。再遣從官逸道出境。通信俄使。議定以尼布楚爲會場。索額圖又奉使至尼布楚。帶領西洋教士張誠徐日昇作爲譯官。另備精兵萬餘人。水陸並進。直達尼布楚城外。俄使費羅多羅亦率千人到尼布楚。見清使兵衛甚盛。頗有懼色。次日在城外張幕開會。兩國公使及從人畢集。護兵各二百餘人。手執兵刃。侍立兩旁。俄使開議。語言轉礫。索額圖全然不懂。經張誠繙譯。始知俄使要求。以黑龍江南岸歸清。北岸界俄。索額圖道。那有此理。今日俄欲議和。獨東起雅克薩。西至尼布楚。凡俄領黑龍江及後貝加爾湖殖民地。一律歸我方。俄使費羅多羅。也不懂索額圖的說話。復由張誠譯出。交與俄使。俄使閱畢。只是搖頭。索額圖見和議不諧。徑自回營。翌日復會。索額圖稍稍退讓。擬把尼布楚地。作爲兩國分界。俄使亦不允。索額圖又盛氣回營。張誠等往來調停。復由索額圖少讓。北以格爾必齊河及外興安嶺爲界。南以額爾古納河爲界。俄人所有額爾古納河南堡寨。當盡移河北。俄使尙堅執不從。索額圖遂召水陸兩軍會齊城下。擬即攻城。俄使不得已照允。遂於康熙二十八年訂約互換約。凡六條。大旨如左。

一 自黑龍江支流格爾必齊河沿外興安嶺以至於海凡嶺嶺諸川。注入黑龍江者屬中國。嶺北屬俄。

二 西以額爾古納河爲界。河南屬中國。河北屬俄。

三 毀雅克薩城。雅克薩居民及物用聽遷往俄境。

四 兩國獵戶人等不得擅越國界。違者送所司懲辦。

五 兩國彼此不得容留逃人。

六 行旅有官給文票。得貿易不禁。

約成勒碑。格爾必齊河東及額爾古納河南。作爲界標用滿漢蒙古拉丁及俄羅斯五體文字。這叫作中俄尼布楚條約。這是中國和外國立條約的第一次。自是中俄修好。百餘年不興兵革。這中俄交涉纔了手。那蒙古又發生事端。原來中國長城外。就是蒙古地方。分作三大部。一部與長城相近。叫作漠南蒙古。亦稱內蒙古。內蒙古的北境。又有一部。叫作漠北喀爾喀蒙古。亦稱外蒙古。這兩部通是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後裔。還有一部在西邊。叫作厄魯特蒙古。乃是元太祖脫歡。及瓦剌汗也先的後裔。漢南蒙古。內分六盟。清太宗時已先後歸附。獨喀爾喀厄魯特兩大部。尙未帖服。喀爾喀還遣使乞盟。厄魯特從未通使。清朝亦視同化外。不去過問。只厄魯特自分四部。一名和碩特部。一名準噶爾部。一名杜爾伯特部。一名土爾扈特部。準噶爾部最強。順治年間。準噶爾部長巴圖爾渾台吉。併吞附近部落。勢力漸盛。康熙初。渾台吉死。其子僧格嗣立。僧格死。其子索諾木阿拉布坦嗣立。僧格弟噶爾丹。把娃兒殺死。篡了汗位。（外人稱頭目爲汗）并將和碩特。杜爾伯特。土爾扈特等部。盡行霸據。於是向東略地。欲奪喀爾喀蒙古。喀爾喀蒙古。舊分土謝圖札薩克。車臣三部。這土謝圖與札薩克。離着不遠。這札薩克地方。有一個美人兒。名占施拉。是一個絕代的佳人。在蒙古地方。誰人不知道這個天仙美女。他仗着自己美貌。便打扮到異樣動人。他家裏人。出去打獵。他也跟着一塊兒去。因此土謝圖札薩克車臣各部汗。他都認識。常常和各部汗在一塊兒打圍。追飛逐走。玲瓏活潑。那班部汗見了這位美人。個個被他引誘得纒涎欲滴。恨不得一口水吞下肚去。這許多部汗之中。以札

薩克汗最是個情種。面貌也長得端正。他因爲愛上占施拉。便常常到那裏游玩。後來占施拉也愛上他。兩人便結下了私情。隔了幾個月。占施拉得了父母之允許。竟嫁把札薩克汗了。那札薩克汗自娶了他。便天天和他行臥不離。恩愛得萬分。竟消息傳到土謝圖汗和車臣汗兩人的耳朵。皆吃驚不小。以土謝圖汗更外撻着醋酸。鎮日裏胡思亂想。抓耳摸腮。後來他竟想出了一個計策。陽稱到札薩克部賀喜。令部下包裹軍械。分載囊駝身上。假說是賀喜的送禮。隨帶了部役數百名。向札薩克部進發。這蒙古地方。本沒有什麼宮室城郭。就是是頭目住所。也不過立個木柵。壘些土壘。便算了事。土謝圖汗既到。就有札薩克部役接着。通報頭目。札薩克汗。出來迎入。席地而坐。土謝圖汗便道。聞得貴汗新納寵姬。特來道賀。札薩克汗答道。不敢當。不敢當。小妾已娶得多日了。土謝圖汗道。做處與貴部。雖係近鄰。有時也消息不通。直到近日方知。特備薄禮相遺。尚祈笑納。札薩克汗道。這是不敢拜領了。土謝圖汗道。這也何必客氣。這是貴妃豔名遠噪。叨在鄰誼。可否一容相見。札薩克道。這又何妨。說罷便喚愛姬出室與土謝圖汗行相見禮。土謝圖汗見他越發白皙。楚楚可人。不覺心旌搖曳。魂魄飛揚。卽定一定神。召部役解囊入內。喝聲道。何不動手。札薩克汗茫無頭緒。但見土謝圖汗的部役。從囊中取出物件。光芒閃閃。都是腰刀。札薩克汗也管不得占施拉轉身就逃。那位占施拉正想隨走。怎奈兩脚如釘住一般。不能前行。被土謝圖汗攔腰抱住。出外就跑。這等部役一聲吆喝。趕了囊駝。都回去了。札薩克汗既失愛姬。頓時大怒。召齊部役來攻土謝圖部。土謝圖汗。知札薩克不肯干休。急遣人聯絡車臣汗。與札薩克汗對敵。札薩克汗不能抵當。率衆敗走。三部相鬩。遂惹出一個大禍崇來。禍首非別。便是準噶爾部大頭目噶爾丹。噶爾丹聞了此信。差人到札薩克部。願與調停。札薩克汗大喜。便叫原使到土謝圖部。索還愛妾。原使應命至土謝圖。坐索札薩克汗的愛姬。看官。你想土謝圖汗。費了好些心機。把這個美人兒抱回取樂。那裏肯原璧歸趙。偏這使人惡言

辱罵。惱了土謝圖汗。將使人殺死。噶爾丹藉詞報復。揚言借俄羅斯兵來攻土謝圖。土謝圖汗大懼。忙整守備待了數月。毫無影響。到邊界窺探。亦沒有俄兵入境。只有幾個外來喇嘛。四處游牧。蒙古向以游牧爲生。隣境往來。也是常事。土謝圖汗毫不在意。鎮日裏與搶來的美人調情飲酒。不防噶爾丹領了三萬勁騎。道出札薩克部。越過杭愛山。直入土謝圖境。與游牧喇嘛會合。使爲前導。引至土謝圖汗住所。時正夜靜。土謝圖汗擁着美人。酣臥帳中。忽覺得火燄颺起。呼聲震天。宛如千軍萬馬。排山倒海而來。他也不辨是何處人馬。忙從帳後竄去。噶爾丹殺入帳中。不見一人。到處搜尋。只剩得一個美人兒睡在床上。光着潔白的身子。躲在被裏。只是發抖。那粉龐兒嚇得紅一陣。白一陣。令人看了。越發憐愛。噶爾丹見了。心想這樣的美貌。怪不得他們搶來搶去。拿性命來陪他。再看時。這占施拉正在那裏哭泣。和帶雨梨花一般。不覺心裏一動。正想要拉他的手。回心一想。給騎兵們看見。不莊重。便回頭來把手裏的馬鞭子一揮。說聲退去。那班騎兵。便和潮水一般的退出帳外去了。噶爾丹這纔挨身上去。攔住他說道。美人兒受驚了。俺和你來壓驚好嗎。占施拉嬌羞滿面。拒也無用。只得聽憑噶爾丹如何弄法。這時帳外的兵士。祇聽帳裏嬌喘啼笑。到了第二日。噶爾丹竟分兵兩路。一路東出。襲破車臣部。一路西出。襲破札薩克部。他便踞着喀爾喀王庭。募集兵士數十萬。聲勢大張。這喀爾喀三部人民窮蹙無歸。只得投入漠南。到中國乞降。康熙帝命尙書阿爾尼。發粟賑贍。且借科爾沁水草地。暫畀游牧。噶爾丹也遣使入貢。康熙帝便令阿爾尼。勸諭噶爾丹要他率衆西歸。盡還喀爾喀侵地。噶爾丹拒絕清命。反日夕練兵。竟於康熙二十九年。借追喀爾喀部衆爲名。選銳東犯。侵入內蒙古。尙書阿爾尼忙率兵抵禦。竟吃了一個大敗仗。這噶爾丹更覺得意。不願輕重的向前進兵。那康熙皇帝得了這個消息。大爲震怒。自己正因爲近來悶在宮裏煩膩。又恨噶爾丹這樣猖獗。目無天朝。便當下發下一道緊急聖旨來。說噶爾丹目無天朝。朕決意親征。便命裕親王福

全爲撫遠大將軍率同皇子允禔。出長城古北口。恭親王常寧爲安北大將軍。率同簡親王雅布出長城喜峯口。並命阿爾尼率舊部。會裕親王軍聽裕親王制節。又別調盛京吉林。及科爾沁兵助戰。車駕擬親幸邊外。調度各路大兵。是年七月。康熙帝啓變出巡。方出長城。忽得探報。恭親王軍在喜峯口九百里外。被噶爾丹殺敗回來。康熙帝命諸軍急進。途次又聞噶爾丹前鋒。已到烏蘭布通。距京師只七百里。康熙帝倒也驚愕起來。飛詔徵調恭親王軍。到烏蘭布通。會截敵兵。旋得裕親王軍報。已至烏蘭布通駐紮。帝心少安。且說噶爾丹乘勝南趨。到烏蘭布通。遇着清營阻住。遂遣使入見裕親王。略言追喀爾喀驕人。闖入內地。非敢妄思尺寸。但教執畀士謝圖汗。卽當班師。裕親王幅全。把來使叱回。次日。兩軍對仗。噶爾丹用了駝城。依山爲陣。什麼叫作駝城。他用羆駝萬餘。縛足臥地。背加箱塚。蒙蓋溼氈。環列如柵。作爲前蔽。所以名叫駝城。清軍隔河立陣。前面純列火礮。遙轟中堅。自午至暮。駝皆倒斃。駝城中斷。清軍分作兩翼。越河陷陣。遂破敵壘。噶爾丹乘夜遁去。次日。遣喇嘛至清營乞和。福全飛報行在。有詔速卽進兵。毋中他緩兵之計。於是福全急發兵追趕。已自不及。噶爾丹奔回厄魯特。遺失器械牲畜無算。復遣人齎書謝罪。康熙皇帝。本想再行進兵。陡然這夜發起寒熱。飲食不進。從征的將士。個個驚慌起來。隔了一天。看看皇帝的病仍不稍退。不知皇帝患病如何。且聽下回再說。

第三十四回 妻亡妾隕仰藥傷生 兒念父情五台觀雁

話說第二天。皇帝的病。仍是不好。便有將士們奏請班師。康熙皇帝准奏。當下御駕班師。回到京城。便住在宮裏養病。到了康熙三十年。康熙帝以喀爾喀新附。部衆數十萬。應用法令部勒。且準部寇邊。由土謝圖汗啓釁。不能不嚴加訓斥。乃議出塞大閱。先檄內外蒙古。各率部衆。豫屯多淪泊百

里外。靜候上命。過了數日。車駕出張家口。至多倫泊。盛設兵衛。首召土謝圖汗。責他奪妾開宴。土謝圖汗頓首謝罪。帝乃加恩特赦。留他汗號。復諭車臣札薩克二汗。約束本部。永遠歸清。二汗亦叩首謝恩。於是編外蒙古爲三十七旗。令與內蒙古四十九旗同列。又因蒙古素信佛。命在多倫泊附近。設立彙宗寺。居住喇嘛。仍聽蒙人游牧近邊。自此外蒙歸命。隔了兩年。擬遣三汗各歸舊牧。誰知噶爾丹又來尋釁。屢奉書索土謝圖汗。并陰誘內蒙古叛清歸已。科爾沁親王據實奏聞。康熙帝令科爾沁親王。覆書噶爾丹。僞許內應。誘令深入。噶爾丹果選騎兵三萬名。沿克魯倫河南下。克魯倫河。在外蒙古東境。他到了河邊。竟停住不進。康熙帝又令科爾沁至書催促。去使還報。噶爾丹聲言借俄羅斯烏槍兵六萬。等待借到。立刻進兵。科爾沁復馳奏北京。康熙帝道。這都是捏造謠言。他道是前次敗走。因火器不敵我軍的緣故。所以佯言借兵。恐赫我朝。朕豈由他恐嚇的。遂召王大臣會議。再次親征。康熙三十五年。命將軍薩布素。率東三省出兵東路。遏敵前鋒。大將軍費揚古。振武將軍孫思克等。率陝甘兵出寧夏西路。斷敵歸道。自率禁旅出中路。由獨石口趨外蒙古。約至克魯倫河會齊。三路夾攻。是年三月。中路軍已入外蒙古境。與敵相近。東西兩軍。道阻不至。帝緩兵以待。訛言俄兵將到。大學士伊桑阿懼甚。力請回鑾。康熙帝怒道。朕祭告天地宗廟。出師北征。若不見一賊。便即回去。如何對得住天下。况大軍一退。賊必盡攻西路。西路軍不要危殆麼。叱退伊桑阿。命禁旅疾趨克魯倫河。手繪陣圖。指示方略。從行王大臣。還是議論紛紛。各執一見。帝獨遣使噶爾丹。促他進戰。噶爾丹登高遙望。見河南駐紮御營。黃幄龍纛。內環軍幔。外布網城。護衛兵統是勇猛異常。不由的心驚脚癢。拔營宵遁。翌日。大軍至河。北岸已無人迹。急忙渡河前追。到拖諾山。仍不見有敵蹤。乃命回軍。獨命內大臣明珠。把中路的糧草。分運西路。接濟費揚古軍。是時噶爾丹奔馳五晝夜。已到昭莫多。地勢平曠。林菁叢雜。噶爾丹防有伏兵。格外仔細。步步留心。俄聞

林中礮聲突發。擁出一彪兵來。統是步行。約不過四百多名。噶爾丹手下尙有萬餘人。統是百戰百勝。遇着這廝小小埋伏。全不在意。大衆爭先馳突。清兵不敢抵抗。且戰且走。約行五六里。兩旁小山夾道。清兵從山右趨入。噶爾丹勒馬。遙見小山頂上。露出旗幟一角。大書大將軍費字樣。便率衆上山來爭。清兵據險俯擊。矢銃迭發。敵兵毫不懼怯。前隊倒斃。後隊繼進。幸虧清兵陣前。設立拒馬木。阻住敵騎。噶爾丹乃止住東崖。依崖作蔽。一面令部兵舉銃上擊。聲震天地。自辰至午。死戰不退。忽山左逸出清兵千名。襲擊噶爾丹後隊。後隊統是駝畜婦女。只有一員女將。身披銅甲。腰佩弓矢。手中握着雙刀。脚下騎着異獸。似駝非駝。見清兵掩殺過來。他竟柳眉直豎。殺氣騰騰。領着好幾百悍賊。截殺清兵。清兵從沒有與女將對仗。到了此時。也覺驚異。便與女將戰了數十回合。只殺得一個平手。不料噶爾丹竟敗下山來。衝動後隊。山上清兵。從高臨下。把子母礮接連轟放。山下烟霧迷漫。但見塵沙陡起。血肉紛飛。敵騎抱頭亂竄。約有兩三個時辰。山上山下。只留清兵。不留敵騎。清兵停放銃礮。天地開朗。準部兵倒地無數。連穿銅甲的這位女將。也頭破血流。死於地下。原來這員女將。是噶爾丹妃阿奴娘子。準部呼他爲可敦。可敦善戰。力能抵住清兵。只因噶爾丹聞後隊被襲。返顧却退。清兵乘勢殺下。敵兵大亂。自相凌藉。遂至可敦戰歿。只逃去了噶爾丹。費揚古止諸將窮追。收兵回營。當即置酒高會。與諸將道。今日戰勝。都是股總兵化行之力。股總兵勸我如此設伏。方得一鼓破敵。還請股總兵多飲數盃。聊申本帥敬意。說畢。親自酌酒。遞與股化行。化行雙手捧盃。一飲而盡。接連又是兩盃。化行統共飲乾。離座道謝。化行是甯夏總兵。上文曾敘說費揚古率陝甘兵出甯夏西路。化行隨征獻計。得此勝仗。所以費揚古特別獎勞。當時清營中歡聲雷動。由費揚古飛報捷音。康熙帝大悅。慰勞有加。仍命費揚古留防漠北。遣陝甘軍凱旋。自率禁旅還京。噶爾丹復奔回厄魯特。途中聞報僧格子策。妄阿布坦。爲兄報讎。佔據準噶爾舊疆。拒絕噶爾

丹。噶爾丹欲歸無所。竄居阿爾泰山東麓。康熙帝聞噶爾丹窮蹙。召使歸降。噶爾丹仍倔强不服。那美人兒占施拉。也勸他服從聖命。保着腦袋。噶爾丹不以為然。占施拉就在第二天自盡死了。噶爾丹滴了幾滴眼淚便算了。這時噶爾丹妻子也被清兵殺死。愛妾又自盡死了。他登在阿爾泰山上。終日不樂。只是不肯就降。越年。康熙帝復親征。渡過黃河。到了寧夏。命內大臣馬思哈。將軍薩布素。會費揚古大軍深入。并檄策妄阿布坦助勦。噶爾丹聞大軍又出。急遣子塞卜騰巴珠。到回部借糧。回部在天山南路。當噶爾丹強盛時。亦歸服噶爾丹。至是回人將其子拘住。囚獻清軍。噶爾丹待糧無着。不知所爲。左右親信。又相率逃去。或反投入清營。願爲清兵嚮導。噶爾丹連接警信。有的說清兵將到。有的說策妄阿布坦。亦領部衆來攻。有的說回部亦助清進兵。一夕數驚。徬徨達旦。噶爾丹自言自語道。中國皇帝。直是神聖。我自己不識利害。冒昧入犯。弄得精銳喪亡。妻死子虜。目今進退無路。看來只好自盡罷了。遂即服毒而死。帳下只遺一女。他的族人丹吉喇。便挈了他的女兒。隨帝噶爾丹骸骨。擬至清營乞降。不想中途被策妄阿布坦截住。將丹吉喇等捆縛起來。送交行在。康熙帝頒詔特赦。命丹吉喇爲散秩大臣。噶爾丹子塞卜騰巴珠。也得了一等侍衛。俱安插張家口外。編入察哈爾旗。土謝圖車臣札薩克三汗。遣歸舊牧。關喀爾喀西境千餘里。增編部屬爲五十五旗。朔漠悉定。康熙帝銘功狼居胥山而還。既至京師。大饗士卒。俘得老胡人數名。能彈箏。善作歌。帝賞以酒。各使奏技。中有一人能作漢語。筮歌淒楚。音調悲壯。但聽他嗚嗚咽咽的唱道。

雪花如血撲戰袍，奪取黃河爲馬槽。滅我名王兮。虜我使歌。我欲走兮無駱駝。嗚呼黃河以北奈若何。嗚呼北斗以南奈若何。

康熙帝聞歌大笑。並賞他金銀數兩。蒙駝一匹。令他仍回蒙古北邊。只老人謝恩而去。康熙帝一連賞了幾天的慶功酒。這時康熙皇帝滿心快樂。他心想咱家即位以後。滅明裔。掃叛王。降臺灣。和俄羅

斯。服略爾略。平準噶爾等。總算得意已極。只是五台山上的父皇。至今不知怎樣。原來順治皇帝。自和癩和尚談了幾句。動了禪機。便上山到絕頂上。蓋了三間草屋。終日在那裏坐禪。那太皇太后到想兒想得利害的時候。便帶了康熙皇帝南下。嘴裏說是上五台山清涼寺進香。其實來和兒子會面。誰知到了清涼寺。又看不見有什麼和尚。因怕人們疑心。只得硬了心腸。對廟門口噙了幾滴眼淚。走了。後來太皇太后年老。不能動了。祇差人每年去修建廟宇。接着太皇太后死了。這康熙又在少年時候。祇在宮裏辦些風流事情。連國事也不管。那有心關到什麼五台山呢。清涼寺呢。一直到了三十多歲。快要到四十歲了。纔想起小時候和太皇太后上五台山的事情。究竟父子天性。便思念起父皇來了。便下旨南巡。並巡幸五台山。當時把些江南的官員。忙得汗流浹背。尿滾尿流。他到了五台山。便將御林軍駐紮在山下。他却一個人進了清涼寺。這時清涼寺有了和尚沙彌。道人等。他進香禮佛以後。便問方丈說。朕聞這裏有一個老和尚。修行幾十年了。現在在那裏。領朕去一見。當下方丈便領皇帝到山頂上。在極峯處有幾間茅屋。皇帝令方丈立在門外。他一人走進裏去。靜悄悄的見一位白髮蒼蒼的老和尚。坐在那裏打禪。一絲不動。和死了一般。皇帝怔了一回。忍不住的雙膝跪下。在那老和尚的膝前。喚一聲父皇。兒來了。接着說了多少話。那老和尚只把眼睛微微的睜開一看。忙又合攏起來。停一半晌。那皇帝眼裏和着不少的眼淚。出了茅屋。便見那和尚仍跪在門外候駕。當時的情形。祇有這方丈曉得。皇帝吩咐他不准聲張。好好的看待那位老和尚。將來自有好處。那方丈連聲說遵旨。皇帝便在山頂上瀏覽一回。這時正是深秋的時候。抵見天空的白雲。和山上的樹木。都現出淒涼的顏色。接着天上飛來十數隻雁。和人字形的飛着。和歎息聲的叫着。皇帝仰面朝天。向那飛雁看去。一直等聽不見那雁子聲音。看不見那雁的影子。纔低下頭來。深深的嘆了一口氣。不知康熙皇帝下山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聖天子垂談小百姓 讎兄弟互奪嗣皇儲

却說康熙皇帝站在五台山頂上。見四外的秋色。和雁聲的悲哀。不由得心內淒涼。深深的嘆了一口氣。便下山來。離了五台山。便向濟南進發。後來游玩了不少地方。纔御駕回京去。皇帝自從此次上了五台山。向後每年皆南巡一次。接連巡幸五台山五次。南巡六次。南巡到蘇州。南京。杭州。濟南等處。皆不許地方官鋪張。他在大小官員接駕的時候。准百姓站在路旁。瞻仰他聖容。常常下馬和百姓們談話。張長李短。垂問不休。把些百姓們嚇得環着舌頭回答不出來。他到一個地方。有時改裝打扮。和平民百姓一般。到各處游玩訪問。訪出貪暴的官員來。總吃他革職問罪。因此江南的官員。曉得皇帝在四處暗訪。便個個謹競自守。不敢大意。在第三次南巡的時候。忽然遇見刺客。但他却仍是不怕。請了不少有本領的好漢。保護他仍是南巡。其實他六次南巡的意思。一半是游山玩水。一半是昭示威德。籠絡人心。所以禪山謁陵。蠲租免稅。凡經過的地方。威德並用。東南的小百姓。從此怕他的威嚴。感他的德惠。把前明撤在腦後。個個愛戴清朝。清朝二百多年的基業。就此造成。這是康熙皇帝聰明英武。纔能够如此。但是他爲着立太子的事情。弄得神魂顛倒。懊恨異常。到臨死的時候。含着怨恨而死。原來康熙皇帝。一共生了三十五個兒子。人曉得的是允禔。允祜。允祜。允祜。允禛。允禩。胤禔。胤禩。胤禩等。這允禔。就是初征噶爾丹時。作裕親王福全的副手。古語道。立嫡以長。論起年紀來。允禔應作太子。但他乃妃嬪所生。不由皇后產出。皇后何舍里氏。只生一子允祜。允祜生下。皇后便歿。康熙帝夫婦情深。未免心傷。且因允祜是個嫡長。宜爲皇儲。就於允祜二歲時。先立爲皇太子。後來重立皇后。妃嬪亦逐漸增加。一年一年的生出許多兒子。內中有四皇子胤禛。就是民婦衛妃生的外種。他秉性陰沈。八皇子允禩。九皇子允禩。更生得異常乖

巧。康熙帝格外愛寵一點。但既立允禔爲太子。自然沒有掉換的心思。允禔漸長。就令大學士張爲太子師傅。教他詩書禮樂。又命儒臣陪講性理。南巡北幸時。亦嘗帶了允禔出去遊歷。總算多方誘導。至親征噶爾丹。又要太子監國。宮廷中也沒有生出事來。噶爾丹既平。東西南北。都已平靖。萬民樂業。四海澄清。康熙帝春秋漸高。也想享點太平弘福。有時讀書。有時習算。有時把酒吟詩。選了幾個博學宏詞老先生。陪侍左右。與他評論評論。這老先生輩。總是極力揄揚。交口稱頌。康熙帝又叫他纂修幾種書籍。什麼佩文韻府。什麼淵鑑類函。什麼數理精蘊。什麼曆象考成。什麼韻府拾遺。什麼駢字類編。還有分類字錦。子史精華。皇輿全覽等書。就是人人購買的康熙字典。也是這時候編成的。每種書籍。就有御製序文。究竟是皇帝親筆。也不知是儒臣捉刀。小子無從深考。但日間與儒臣研究書理。夜間總與后妃共敘歡情。枕邊衾裏。免不得有陰謀奪嫡。媒孽允禔的言語。起初康熙帝拿定主意。不聽婦言。後來諸皇子亦私結黨羽。構造蜚語。吹入康熙帝耳中。漸漸動了疑心。宮中后妃人等。越發搖唇鼓舌。播弄是非。你唆一句。我挑一語。簡直說到允禔蓄謀不軌。窺伺乘輿。可笑這個英武絕倫的聖祖仁皇帝。竟被他內外蠱惑。把允禔當作逆子看待。康熙四十七年七月。竟降了一道上諭。廢皇太子允禔。并將他幽禁咸安宮。令皇長子允禔。及皇四子胤禛看守。於是這個儲君的位置。諸皇子都想補入。皇八子允禩。模樣兒生得最俊。性情亦格外乖刁。在父皇面前。越日殷勤討好。暗中却想害死允禔。絕了後患。事有湊巧。有一個相面先生。叫作張明德。在都中賣藝騙錢。哄動一時。貝子貝勒等。統去請教。明德滿口趨奉。統說他是什麼富。什麼貴。看官。試想社會中人。有幾個不喜歡奉承。因此都說這明德知人休咎。彷彿神仙一般。允禩懷着鬼胎。暗想自己相貌。究竟配不配做皇帝。遂換了衣裝。去試明德。誰知明德一邊。早已有知風通報。等到允禩進去。明德卽向地跪伏。口稱萬歲。允禩連忙搖手。明德見風使帆。導允禩入內室。細談一番。一面說允禩定

當大貴。一面又俯伏稱臣。允禩喜甚。不但露出真面。反與明德密定逆謀。明德僞稱有好友十餘人。都能飛檐走壁。他日有用。都可招致出來効勞。允禩遂與他定了密約。辭別回宮。甫入禁門。遇着大阿哥允禔。被他扯住。邀至邸中。原來允禩曾封直郡王。另立府邸。當時屏去左右向允禔道。八阿哥從那裏來。滿俗向稱皇子爲阿哥。所以允禔沿習俗語。叫允禩爲八阿哥。允禔道。我不過在外邊閑游。沒有到什麼地方去。允禔笑道。你休瞞我。張明德叫你萬歲呢。允禩驚問道。大阿哥如何曉得。允禔道。我是個順風耳。自然聽見。允禩道。你既曉得。須要爲我瞞過父皇。允禔道。這個自然。只可惜允禔不死。昨日聞有消息。父皇欲仍立允禔爲太子。允禩頓足道。這恰如何是好。允禔道。我恰有一個妙法。但不知你做皇帝。謝我什麼。允禔道。我若得了帝位。當封大阿哥爲並肩皇帝。允禔道。不好不好。世上沒有並肩皇帝。况我仍要受你的封。不如勿做爲是。急得允禩連忙打恭。懇求妙策。允禔道。你既要我設法。現在牧馬廠中。有個蒙古喇嘛。精巫蠱術。能咒人生死。若叫他害死允禔。豈不是好。允禩喜甚。便托允禔卽日照行。揖別而去。允禔卽去與蒙古喇嘛商議。蒙古喇嘛。名叫巴漢格隆。與允禔爲莫逆交。至是允禔與商。便取出鎮壓物十多件。交與允禔。允禔攜歸。想去通知允禩。轉念道。我明明是皇長子。太子旣廢。我宜代立。爲什麼去助允禩。當下躊躇一會。忽躍起道。照這樣辦法。好一網打盡了。遂匆匆入宮。見了康熙帝。把允禩與張明德勾通事。密奏一遍。康熙卽令侍衛捉拏張明德。霎時間。明德拏到。立召內大臣問過口供。挪出宮門。凌遲處死。一面飭宗人府將允禩鎖禁。允禩一想。這事只有大阿哥得知。我叫他瞞住父皇。他莫非轉去密奏麼。他要我死。我亦要他死。遂對宗人府說道。願見父皇一面。宗人府落得容情。便帶入宮內。康熙帝見了允禩。勃然大怒。把他批頰兩下。允禩泣道。兒臣不敢妄爲。都是大阿哥教兒臣行的。康熙帝怒道。胡說他教你行。還肯告訴我麼。允禩道。父皇如若不信。可去拏問牧馬廠內的蒙古喇嘛。康熙帝又命侍

衛將蒙古喇嘛拏到。嚴刑拷訊。得供是實。隨差侍衛直至郡王府。不由允禔分說。竟入內搜索。連地版盡行掘起。果然有幾個木人頭兒。埋在土內。侍衛取出。回宮奏覆。康熙帝震怒的了不得。拔出佩刀。叫侍衛去殺允禔。允衛至此。也不敢徑行。奉命跪伏帝前。代允禔求恕。此時早有宮監報知惠妃。惠妃係允禔生母。得了此信。三脚兩步的趨入。跪在地下。膝行而前。連磕了幾個響頭。口稱求皇上開恩開恩。康熙帝見此情狀。不由的心軟起來。便道。愛妃且起。惠妃謝過了恩。起立一旁。粉面中珠淚瑩瑩。額角上已突起兩塊青腫。美人幾乎急殺。天子未免有情。遂將佩刀收入。命侍衛起來。帶出允禔拘禁。又對惠妃道。看你情面。饒了允禔。但我看他總不是個好人。須派人看管才好。惠妃不敢再言。謝恩回宮。康熙帝即親書硃諭。將允禔革去王爵。即在本府內幽禁。領班侍衛。奉旨去訖。康熙帝經此一怒。便激出病來。是晚遂不食夜膳。次日。微發寒熱。便令御醫診治。諸皇子親視湯藥。皇四子胤禛晨夕請安。且從中婉說廢皇太子的冤枉。深懷帝意。於是釋放廢太子。亦令入宮侍疾。越數日。帝疾漸愈。乃令廢太子及諸皇子近前。并宣召諸王入內。隨即申諭道。朕暇時披覽史冊。古來太子旣廢。往往不得生存。過後人君。又莫不追悔朕自拘禁允禔後。日日紀念。近日有病。只皇四子默體朕心。屢保奏廢皇太子允禔。勸朕召見。朕召見一次。愉快一次。嗣命在朕前守視湯藥。舉步頗有規則。不似從前的疏狂。想從前爲允禔鎮魔。所以如此迷惑。現在旣已改過。須要從此洗心。古時太甲被放。終成令主。有過何妨改之。卽是今日諸臣齊集。或爲內大臣。或爲部院大臣。統是朕所簡用。允禔應親近伊等。令他左右輔導。崇進德業。方不負朕厚望。四皇子胤禛。幼年時微覺喜怒不定。目下能曲體朕意。懇懇懇切。可謂誠孝。五皇子允禩。七皇子允祐。爲人淳厚。藹然可親。允禔亦應格外親熱。自此以後。朕不再記前愆。但教允禔日新又新。朕躬何憾。爾王大臣等須爲我教導允禔。毋致再蹈覆轍。諸王大臣未曾答覆。只見皇四子跪奏道。兒臣奉父皇諭旨。說兒臣屢保

奏廢皇太子。兒臣實無其事。蒙父皇褒嘉。兒臣不敢承受。康熙帝微哂道。爾在朕前。屢爲允禎保奏。爾以爲沒有證據。所以當衆強辯。爾果不欲居功。爾衷尙堪共諒。爾如畏允禎允禩。故意圖賴。便非正直。轉大失朕意了。皇四子叩首稱謝。又奏道。十年前侍奉皇父。因兒臣喜怒不定。時蒙訓誡。近十年來。皇父未曾申飭。兒臣省改微誠。已荷皇父洞鑒。令兒臣年逾三十。大概已定。喜怒不定四字。關繫兒臣身上。仰懇皇父於諭旨內。恩免記載。兒臣深感鴻慈。康熙帝便對王大臣道。近十年來。四阿哥確已改過。不見有忽喜忽怒形狀。朕今不過偶然諒及。令他免勵。不必盡行記載便了。諸王大臣遵旨退出。私下裏談論。都料皇帝又要立允禎爲太子了。到了第二年。果然皇帝聖諭下來。說太子前患狂易。今已抱愈。朕念父子情仍立長子允禎爲太子等語。不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因文字名士戮屍 敗準兵勇將設計

話說康熙皇帝復立允禎爲太子。頒詔天下。遣官祭告天地宗廟社稷。並封皇三子允祉爲誠親王。皇四子胤禛爲雍親王。皇五子允禩爲恆親王。皇七子允祐爲淳郡王。皇十子允祿爲敦郡王。皇九子允禵。皇十二子允禩。皇十四子允禩。俱爲固山貝子。又追究魘魅事。將蒙古喇嘛巴漢格隆。處以磔刑。這且不在話下。且說康熙皇帝在四次南巡的時候。他暗暗的打聽約有許多讀書人不服清朝。做了許多毀謗朝廷的詩文。便消消下一道密諭。約外省的督撫。司道。叫他們四下察訪。好有毀謗本朝的文字。從速舉發。不得循私。誰知密諭下得不多幾天。在浙江湖州府地方鬧出一堆文字的大獄來。先是康熙初年。浙江湖州府莊廷鑑。素習儒業。平時頗留心史籍。一日到市上閑遊。見有一打舊書坊。他卻躡將進去。隨手翻閱。舊書內中有一抄本夾入。視之。乃是明故相朱國禎的彙本。稿中記錄明朝史事。

自洪武至天啓。都有編述。他即將此稿買回。招了幾個好朋友。五覽一番。友人統未曾見過。個個說是祕本。文人常態。專喜續貂。就各搜集崇禎年間事情。補入卷末。并將自己姓名及友人姓名。一一附記。算是生平得意之作。廷鑑死後。家人將此書刊行。適故歸安縣令吳之榮。失職家居。見了此書。讀到崇禎朝。有毀謗滿人等語。之榮遂上書告訐。清廷即令浙江大吏。按書中姓名。一一搜捕。已死的開棺戮屍。未死的下獄正法。廷鑑是個首犯。開棺戮屍。不消說得。還把他兄弟駢戮。家產籍沒。直是可憐。吳之榮復職升官。爲了此事。士人多箝口結舌。不敢妄談。偏遭戴名世身居翰苑。清閑無事。著了一部南山集出來。集申採錄明桂王事。乃抄襲桐城人。方孝標遺書。並不是名世所造的。都察院御史趙申喬。竟指他是誹謗朝廷。拜疏奏發。康熙帝准了奏章。即飭拏名世下獄。命六部九卿會審。名世供詞抄錄方孝標演黔紀聞是實。當由六部九卿議奏。內說戴名世有心抄錄。作大不敬論。應置極刑。方孝標亦應戮屍。方戴族人。俱應坐死。此奏一上。自然照准。可憐名世爲這文字因緣。身被寸磔。戴氏族中。與名世五服相連。統皆斬首。進士方苞。因是方孝標同宗。亦繫獄論死。幸虧大學士李光地。極力洗釋。方苞得以出獄。方氏族人。除孝標子弟外。也纔算矜全了幾個。這是康熙五十年間事。從此以後。一班讀書人都縮着頸。箝着口。不敢多寫一個字。只是皇帝已六十歲。精神也漸漸的不好。比不得壯年的時候。事事明察。到了五十一年。那宮裏的太子。互相妬恨。互相刺殺。每人身邊。皆養着不少的劍客俠士。替他保護。京城裏頓時有許多的英雄好漢。東宮允禩是個讀書的書獃子。雍親王胤禛是個武藝絕倫的好漢。那些允禩。允禩。允禩。皆各有各的本領。各有各的黨羽。他們的目的物。就是想繼位做皇帝。到了第二年。皇帝巡幸關外。那皇太子允禩又不知爲着什麼事。觸怒了康熙帝。又把允禩廢黜。禁錮起來。但聞有御筆硃諭一道。說。

前因允禩行事乖戾。曾經禁錮。繼而朕躬抱疾。念父子之恩。從寬免宥。朕在衆前。曾言其似能

懷改。伊在皇太后衆妃諸王大臣前。亦曾緊持盟誓。想伊自應痛改前非。晝夜警惕。乃自釋放之日。乖戾之心。卽行顯露。數年以來。狂易之疾。仍然未除。是非莫辨。大失人心。今朕年已六旬。知後日有幾。天下乃太祖太宗世祖所創之業。傳至朕躬。非朕所創立。特先聖垂貽景福。守城五十餘載。朝乾夕惕。耗盡心血。竭蹶從事。尙不能詳盡。如此狂易成疾。不得衆心之人。豈可付託乎。故將允禎仍行廢黜禁錮。爲此特諭。

允禎再廢後。康熙帝立定主意。不再言立太子事。諸皇子個個窺測。探不出什麼消息。便浼王大臣上書奏請。誰知上一次書。受一次訓責。甚且還要治罪。諸王大臣方在疑慮。忽西域來了警信。報稱大策零在西藏作亂。準噶爾兵。入犯藏邊。康熙帝特命富寧安爲靖逆將軍。率兵駐紮巴里坤。又命傅爾丹爲振武將軍。祁里德爲協理將軍。出阿爾泰山。會合富寧安軍。嚴備準阿爾入寇。另遣西安將軍額魯特。督兵入藏。侍衛色梭爲後應。康熙五十七年。兩軍次第渡木魯烏蘇河。分道深入。大策零分軍迎戰。只數合便退。額魯特率兵追入。色梭繼進。到喀喇烏蘇河岸。大策零留有伏兵。頓時四起。截住清兵。額魯特等料知陷入重地。率兵猛撲。怎奈這番敵軍。純是精銳。與前時接仗。大不相同。額魯特不能前進。只得退後。不料後面流星馬又到。報稱準兵逸出後路。把軍餉截奪去了。清兵聞軍餉被劫。不戰自亂。額魯特色梭兩人。極力彈壓。勉強鎮定。過了數日。糧盡矢窮。準兵四面聚集。好似天羅地網一般。一陣攻擊。清兵全營覆沒。都做了沙場之鬼。康熙帝接了敗報。再命皇十四子允禩爲撫遠大將軍。駐節西甯。升任四川總督年羹堯。備兵成都。擬分道進發。敕封噶爾藏堅錯爲達賴六世。檄蒙古兵扈從達賴。隨大軍直入西藏。於是蒙古各汗王貝勒。各率部兵至青海。恭候清兵出塞。康熙五十九年春。詔移允禩移駐木魯烏蘇河治餉。令將西甯軍付都統延信出青海。年羹堯仍坐鎮四川。令將川軍付護軍統領噶爾弼。出打箭爐。分趨藏境。大策零聞清兵分出。自拒青海軍。另遣部兵

三千餘人。抵當噶爾弼。噶爾弼副將岳鍾琪。素有膽略。領親兵六百名。首先開路。至三巴橋。係入藏第一險要。岳鍾琪招募番衆。許他重賞。令詐降守橋兵。裏應外合。竟把三巴示佔住。噶爾弼率軍來會。忽聞準部兵來奪三巴橋。頭目叫做黑喇瑪。有萬夫不當之勇。噶爾弼頗驚慌起來。岳鍾琪道。有鍾琪在。就使來了紅喇瑪。也不怕他。待明日擒他便是。是夕。岳鍾琪率兵出營。潛掘陷坑。上用青草蓋住。令兵士帶了鉤索。伏在陷坑裏面。部署已定。然後回營。不知黑喇瑪就擒與否。且待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立太子暗藏詔書 做皇帝榮尊鳴販

話說岳鍾琪令兵士掘了陷坑。上面做好沙土。一點痕足沒有。果然第二天早晨。黑喇瑪領了羣衆殺來。他仗着勇力。只是向前飛奔。和排山倒海一般。這裏岳鍾琪忙令兵士們對敵。誘黑喇瑪至陷坑旁。黑喇瑪有勇無謀。但知上前追殺。不料脚下有坑。一脚踏空。墜入坑內。任你黑喇瑪膂力過人。至此被伏兵鉤住。急切不能展身。伏兵緊緊綑縛。扛入清寨。黑喇瑪受擒。餘衆不戰自降。方擬鼓行入藏。忽來了大將軍檄文。令待青海軍並進。噶爾弼躊躇未決。岳鍾琪道。我兵只贖兩月糧餉。從川西到此。已過了四十多日。若再待青海軍。糧餉食盡。如何入藏。現不如乘機疾進。沿途招撫番衆。用番攻番。約十日可抵拉薩。出其不意。容易蕩平。噶爾弼欲集衆議決。鍾琪道。事在必行。何須多議。鍾琪不才。願噴此一腔熱血。仰報朝廷。請於明晨即行。噶爾弼也不多言。次晨。岳鍾琪即用皮船渡河。直趨西藏。途中遇土司公布。用好言撫慰。公布很爲感激。遂代爲招集番兵七千。引鍾琪入拉薩。鍾琪觀番兵可恃。遂分部兵三千名。繞截大策零餉道。自領番衆趨拉薩城。拉薩城內。只有幾個準兵。見岳軍大至。盡行逃散。鍾琪長驅入城。號召大小第巴。宣示威德。除助逆喇嘛的殺了幾

人。並幽禁九十多人。其餘一概赦免。那時僧俗都頂禮膜拜。感謝再生。這時候。青海軍統領延信。正與大策零相持。連敗大策零數陣。策零欲退回拉薩。又被岳軍截住。進退兩難。遂扒山過嶺。遁回伊犁。途中崎嶇凍餒。死了大半。延信遂送新達賴入藏登座。令拉藏汗舊臣康濟鋪。掌前藏政務。頗羅鼐掌後藏政務。留蒙古兵二千駐守。奉詔班師。各回原地鎮守。西藏暫歸平靖。康熙帝又咬文嚼字。親製一編。平定西藏碑文。命勒石大招寺中。這裏康熙帝。見入藏軍士凱旋。又大開慶宴。賞封了平藏將士。歡騰中外。四境平安。皇帝又想再立太子。只是又恐再生出事端來。一天皇帝和皇后談起這件事。皇后說簡立儲君。是國家的一件大事。如今陛下皇子衆多。不得不預立太子。免掉後來的爭亂。皇帝聽皇后的話倒也不錯。便和皇后商量。究竟立誰妥當。皇后說。皇十四子胤禩。生性慈厚。堪爲儲君。這句話却你給皇帝的意思。但是皇十四子。年紀尙小。這時倘然把聖旨宣佈出去。又怕太子被人謀害。皇帝想到這裏。便想起鄂爾泰張廷玉兩個人來。便立刻把鄂爾泰兩位大臣宣召進宮。商量立十四皇子爲太子的事體。那鄂爾泰便想出一個主意來說。請陛下親筆寫下傳位的詔書。悄悄的藏在正大光明殿匾額的後面。待陛下萬年之後。由願命大臣把詔書取下來宣讀。那時諸位皇子見是皇上的親筆。也沒話可說了。聖祖聽了。連稱妙妙。又想起國舅隆科多來。立刻把他召進宮來。由皇帝親寫下詔書道。

胤禩染有狂疾。早經廢黜。難承大寶。朕晏駕後。傳位十四皇子。爾隆科多身爲元舅。鄂爾泰張廷玉受朕特達之知。可勤輔助嗣皇帝。以臻上理。勿得辜恩溺職。有負朕意。欽此。

這三位大臣受了皇帝的願命。便把詔書捧去。悄悄的藏在正大光明匾額後面。又悄悄退出宮來。各自散去。自從聖祖皇帝行了這個預藏遺詔法子。以後歷了七朝都沿用這個法子。這是後話。不去說他。如今再說國舅隆科多本是雍親王的黨羽。他藏了詔書以後。便去和雍親王商量。低聲細語的談了一

夜。直到天明隆科多纔散出來。第二天聖祖降殿。百官朝拜以後。便有兵部尙書出班奏稱。臺灣流民作亂。僭稱帝號。殺死地方命官。皇帝聽了。忙詔諭福建督撫派兵剿滅。勿使蔓延。談起臺灣這個亂子。說來可笑。臺灣亂首。乃是一個販鴨營生的小百姓。名叫一貴。他的姓恰與大明太祖皇帝相同。自施琅收服臺灣後。臺民雖稍有蠢動。事發即平。至康熙晚年。用了一個貪淫暴虐的王珍。實授臺灣知府。沒有稅的要加稅。沒有糧的要徵糧。百姓不服。就要拏來打屁股。或枷號幾個月。還有一切訴訟事件。有錢即贏。無錢即輸。因此臺民怨恨異常。這個朱一貴。雖是販鴨爲生。他却有幾個酒肉朋友。一叫黃殿。一叫李勇。一叫吳外。這三人素不安分。與朱一貴恰很是莫逆。一日到了酒樓。一面吃酒。一面談論平日事情。黃殿問一貴道。近日朱大哥生意可好。一貴搖頭道。不好不好。現在這個混賬知府。棺材裏伸手。死要銅錢。連我販賣幾隻鴨。也要加捐。我此番販鴨一千隻。反蝕了好幾千本錢。看來只好罷休哩。李勇吳外齊聲道。這般狗官總要殺掉他方好。一貴道。只有我等幾個小百姓。那裏能殺知府。黃殿道。要殺這個混賬知府。也是不難。但此處非講事堂。兄弟們不要多嘴。言畢。以目示意。大家飲完了酒。由一貴付了酒鈔。遂同至一貴家內。彼此坐定。黃殿道。朱大哥。你道是販鴨好。是做皇帝好。一貴醉醺醺的笑道。黃二弟直吃醉了。販鴨的人。怎麼好同皇帝去比。黃殿道。朱大哥想做皇帝否。一貴大笑道。像我的人。只能販鴨。那裏會做皇帝。黃殿道。明太祖朱元璋。曾充廟祝。後來一統江山。好端端的做了皇帝。大哥也是姓朱。販鴨雖賤。比廟祝要略勝三分。水勿斗量。人勿貌相。要做皇帝。何難之有。一貴聽了此言。不覺手舞足蹈起來。便道。我就做皇帝。黃二弟等須要幫助我。黃殿道。總教大哥不要驚慌。明日就請大哥南面爲王。一貴乘着醉意。便道。我果有一日爲王。就使千刀萬剮。亦是甘心。黃殿道。一言爲定。不要圖賴。一貴道。自然不賴。黃殿便邀同李勇吳外。告別而去。到了次日。黃殿復同李勇吳外。帶了一二百個流氓。抬了箱

籊。匆匆到一貴家來。一貴不知何故。慌忙問道。黃二弟。你同這許多人。到我家何幹。黃殿道。請你即日做皇帝。一貴此時。已把昨天的酒話。統共忘記。至此始恍惚記憶起來。便笑道。昨日乃是酒後狂言。如何作准。黃殿道。不能不能。昨日你已認實。今朝不能圖賴。就使你要不做。也不容你不做。說畢。就命手下開了衣箱。取出黃冠黃袍。把朱一貴改扮起來。一貴道。你等太會戲弄我了。黃殿道。那個來戲你。頓時七手八脚。將朱一貴舊服扯去。穿了黃冠黃服。一個販鴨的小民。居然要他坐在南面。做起強盜大王來了。看官。你道這套黃冠黃袍。是那裏來的。他是從戲子裏借來。暫時一穿。還有一套蟒袍宮裙。續行取出。黃殿趨入內室。扶出一個黃臉婆子。教他改裝。可憐這黃臉婆子。嚇得發抖。那裏敢穿這衣服。黃殿也顧不得什麼嫌疑。竟將蟒袍披在閨臉婆子身上。引他至一貴左側坐下。於是大衆取出衣服。一律改扮。穿紅着綠。擠作一堆。向朱一貴夫婦。叩起頭來。弄得朱一貴夫婦。受也不是。不受也不是。索性像木偶一般。大衆拜畢。竟去外邊劫掠。擄些金銀財帛。做起旗帳。造了軍器。佔了民房數十間。就揭竿起事。一夫作俑。萬人響應。不到十日。竟招集了數千人。臺灣總兵歐陽凱。急議發兵往勦。游擊劉得紫。素稱知兵。至是請行。歐陽凱不許。偏遣一個龐大無能的周應龍。領兵前去。敵寨距府城只三十里。周應龍沿途停止。三十里路。走了三日。敵衆依山拒守。應龍也不去攻擊。反縱兵焚掠近村。村民大憤。相率從賊。南路奸民杜君英。亦乘此作亂。與朱一貴連合。襲殺鳳山參將苗景龍。府城大震。歐陽凱帶了劉得紫。及副將許雲。率兵一千五百。親勦一貴。黃殿李勇吳外等。出寨迎敵。許雲驩馬陷陣。賊皆辟易。黃殿等都逃入山中。會水師遊擊游崇功。亦自鹿耳門入援。歐陽凱大喜。只道是敵衆膽落。毫不設備。過了兩日。朱一貴杜君英合軍大至。遙見塵頭起處。約有數萬人馬。逆颺而來。清兵先已膽寒。面面相覷。歐陽凱急出抵禦。正接仗間。把總楊泰。立在歐陽凱背後。忽然躍起。將歐陽凱刺落馬下。劉得紫急忙趨救。不防楊泰又一

槍刺來。得紫急閃。坐騎已中了一槍。那馬負痛踏地。把得紫掀落地上。也被叛兵擒住。霎時官軍大亂。許雲游崇功攔阻不住。賊軍又圍裹攏來。只得拚命血戰。到了日中。矢礮俱盡。各手刃數十人。自刎而亡。於是水師游擊張賢王鼎等。率兵千餘。戰艦數十艘。逃出澎湖。臺灣道梁文煊。知府王珍等。盡驅港內商船漁艇。逃出鹿耳門。周應龍逃得更快。竟遁入內地。朱一貴進陷臺灣府。大掠倉庫。復得鄭氏舊貯礮械硝磺鉛鐵等。非常歡喜。北路奸民賴池張岳。亦同日陷諸羅縣。擊殺參將羅萬倉。凡七日而全臺陷。朱一貴大會部衆。犒宴三日。自稱中興王。國號永和。封黃殿爲輔國公。兼銜太師。李勇吳外等爲侯。以下封了許多將軍總兵。袍服不及裁造。戴了一頂明朝冠。便算了事。裏面據了無數婦女。充作妃嬪。一貴左擁右抱。說不盡的快活。心想我做了皇帝。當把天下的美女。統統歸我一人。這時他飲食起居。俱尊貴起來。那服侍他的人。男男女女。都喚他爲皇上。聖上。看見他也跪在地下請安。這樣的尊崇。把他歡喜得手舞足蹈。覺得做皇帝真是快活。竟把他是個鴨販的出身忘了。誰知物極必反。樂極生悲。朱一貴由鴨販而稱王。樂極一時。但快樂了不久。悲苦却追隨其後來了。欲知朱一貴如何敗亡。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承恩聖祖撫寺僧鬚 乾清宮國舅改遣詔

却說朱一貴既陷臺灣。逃官難民。盡至澎湖。澎湖守將。倉猝不知所爲。亦盡室登舟。將渡廈門。百姓驚惶的了不得。獨守備林亮。決計固守。馳赴海濱。攔住官民家眷。不准內渡。人心稍稍鎮定。水師提督施世驃。自廈門至澎湖。南澳總兵藍廷珍。奉閩督檄令。亦至澎湖來會。於是命守備林亮。千總董芳爲先鋒。率領艦隊八千人。直搗鹿耳門。適朱一貴與杜君英爭長。自相殘殺。鄉民憤一貴暴掠。又各結民團。保護村落。清兵聞一貴內亂。百姓不附。頓時勇氣百倍。到了鹿耳門。岸上大礮迭

發。林亮董芳。冒死直進。遙望岸上礮臺。火藥壘積。林亮飭水兵用礮還擊。注射火藥。礮聲過處。火藥上衝。震得海水陡立。天地爲昏。那時岸上的守兵。統轟得不知去向。林亮董芳。卽舍舟登岸。率兵直入。施世驃藍廷珍。亦帶領大軍隨進。節節進攻。隨勦隨撫。這朱一貴和杜君英。皆無知之徒。所部皆烏合之衆。那裏敵得住幾員虎將。連戰連敗。連敗連走。清兵乘勢追殺。直抵臺灣城下。東西南北。布滿兵隊。大砲的聲音。鎮日不息。朱一貴束手無策。只躲在僞宮內。對了一班王妃王妾。哭泣不止。千喪萬懊。悔不該聽黃殿李勇吳外的話坐了皇帝。到這時候倒不如做鴨販子。逍遙自在。人無我何。朱一貴這樣的哭着。想着。那些王妃王妾還是打疊起千百溫存來勸慰他。但有他心亂如麻。隨你一班美容花貌的女子。他也沒心看了。這時城外的砲聲。越響越緊。好似進了城一般。把個朱一貴急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只是直着嗓子。哭喊。和瘋子一般。後來軍師黃殿到宮裏來。想和他設法。見他這樣也心內一酸。歎一口氣。撲轍轍的眼淚下來。淒涼了半日。實在那砲聲喊聲來得利害。不容你再緩。偶然黃殿想一個夜間劫營的計策。勸止住朱一貴。自己帶了人馬於夜間潛開城門。突擊清營。誰知早被藍廷珍料着。擺了一個空營計。待李勇吳外等殺入。伏兵一齊掩擊。像砍瓜切菜一般。林亮斬了李勇。董芳刺死吳外。只剩了後隊的黃殿。急忙逃回。轉身一望。城門已閉。城上立着一員大將。不是別人。乃是清游擊劉得紫。原來劉得紫被楊泰擒去。獻與一貴。一貴頗重得紫名。不去殺他。把他禁住學宮。得紫不食三日。情愿餓死。諸生林臬劉化鯉。密勸得紫受食。徐圖恢復。得紫乃飲食如常。此次黃殿出城劫營。把城中部衆。盡行拔出。林劉二生。遂邀集良民。擁得紫出學宮。閉了城門。請得紫上城拒守。黃殿進退無路。投濠自盡。施世驃下令。降者免死。於是叛衆盡降。劉得紫開城迎入。把前情敘說一遍。世驃卽令導入僞宮。擒出朱一貴。審問屬實。推入囚籠。室內的僞妃僞嬪。統教民間自認。令他帶去。統計清兵攻入鹿耳門。進復臺灣府城。也是七日。世驃

復分兵搜勦南北兩路。擒到杜君英等。與朱一貴檻送北京。一概凌遲處死。復將棄臺逃走的道府廳縣。盡行治罪。只王珍已懼罪自盡。命卽倍棺梟示。施世驃等各邀獎敘。後來臺灣百姓。編出一種歌謠道。

頭戴明朝冠。身衣清朝衣。五月稱永和。六月還康熙。

著了這種謠傳。朱一貴的王位。分明是做了一個五月。可憐也爲了皇帝兩個字。白白將性命送掉。弄得凌遲碎剮。應了誓語而死。這也不在話下。且說康熙帝因臺灣再平。八荒無事。自己又將七旬。明知風燭草霜。衰年易邁。索性開了一個盛會。凡滿漢在職官員。及告老還鄉。得罪被譴的舊吏。年紀六十五以上的人。統召入乾清宮一一賜宴這時候。正是康熙六十一年春間。天氣晴和。不寒不暖。一班老頭兒。團坐兩旁。差不多有一千個。由一位老和尚主席。談起這老和尚。名際志。是當年康熙皇帝聖駕巡南。到虎邱巡幸。這際志和尚在聖恩寺做方丈。聽得皇帝巡幸虎邱。曉得要到惠山承恩寺進香。他便便天天預備接駕。果然皇帝到了。他當年已七十三歲。長着雪白的鬚鬚。一根根臨風飄拂。皇帝見他這樣老的年紀。還跪在山門口迎接。行君臣禮。皇帝便下了御轎。親自上前扶他起來。並伸出手去摸着際志和尚的鬚髯說。道。和尚老了。際志和尚忙匍謝恩。當下皇上命太監賞他。人參。哈密瓜。等物。後來皇帝回到京裏。心中常常紀念這際志和尚。這時皇帝年紀是六十九歲。那際志和尚已是八十八歲。還是康健十分。皇帝便打發內官到無錫把他接進京來。用暖轎抬進弘德殿。在乾清宮和一千個老頭子吃酒。當由際志老和尚主席。圍住這個老皇帝。飲起酒來。皇帝又特別加恩。叫他不要拘謹。大衆奉諭。開懷暢飲。酒興半酣。老皇帝動了詩興。做成七律詩一首。命與宴諸臣。按律恭和。這班老頭兒。把詩文一道。多半束諸高閣。滿員是簡直未曾用過工夫。至此要他個個吟詩。幾乎變成一種虛政。幸虧這班老人有些乖刁。預料這老皇帝召他飲酒。免不得咬文嚼字。因此早打好通

關。先與幾個能詩作賦的老朋友。商量妥當。倩他作了揜替。一面復賄通宮監。托令傳遞。所以當場都吟成一詩。恭呈御覽。詩中大意。千首一律。無非是歌功頌德一套爛語。等到詩已做成。日近黃昏。大眾散席。一年吃了三天。到了散席。皇帝又各賜字畫一幅。送回家去。這一年聖祖非常高興。在正月到二月的時候。巡幸畿甸。四月到九月的時候。巡幸熱河。十月幸南苑。舉行圍獵。皇帝親自跑馬。射鹿。又校閱軍隊。那十萬大軍。見着皇帝。齊呼萬歲。看到了十一月。大學士九卿等。方擬次年聖壽七旬。預備大慶典禮。誰料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康熙帝竟生起病來。這場病非同小可。竟是渾身火熱。氣急異常。太醫院內幾個醫官。輪流入內診脈。忙個不了。服藥數劑。稍稍減退。身子漸覺爽快。氣喘也少覺平順。只是精神衰邁。一時未能回復。所以未便起床。諸皇子朝夕問安。皇四子胤禛。此次侍奉。却不見十出殷勤。每遇夜間。總要到理藩院尙書府內。密談一回。這理藩院尙書。名叫隆科多。乃是皇四子的母舅。過了數日。康熙帝病體。又好了一些。因臥床多日。未免煩躁。要出去閒逛一番。皇四子胤禛入奏。皇父要出去散心。不如至暢春園內。地方寬敞。又是近便。最好靜養。康熙帝道。這也是好。只冬至郊天期已近了。朕躬不能親往。命你恭代。須預先齋戒爲是。四皇子胤禛聞了此諭。未免躊躇。康熙帝見他情形。便問道。你敢是不願去。胤禛卽跪奏道。兒臣安敢違旨。但聖體未安。理應侍奉左右。所以奉命之下。不覺遲疑。康熙帝道。你的兄弟很多。那個不能侍奉。你只管出宿齋所。虔誠一點便好。胤禛無奈遵旨退出。是夜。又與這個母舅隆多科。密議了一夕大事。次日。康熙帝到暢春園。諸皇子隨駕前往。隆科多本是皇親。也隨同幫護。獨皇四子胤禛已去齋所。不在其中。又過了數天。康熙帝病症復重。御醫復輪流診治。服了藥全然無效。反加氣喘痰湧。有時或不省人事。諸皇子都着了忙。只隆科多說是不甚要緊。是夜。康熙帝召隆科多入內。命他傳旨。召回皇四子。具是舌頭蹇澀。說到十字。停住一回。方說出四子二字。隆科多

端三十九回 奪弟位雍正登基 換嬌兒王妃邀寵

話說諸位皇子聽隆科多說皇帝有遺詔。在正大光明匾後。個個心內驚疑。不知道是誰繼統皇位。內中胤禛。胤祺。尤其着急。祇怕這個皇位。被別人得去。因此急急的趕到正大光明殿去候旨。祇見滿朝文武俱已到齊。階下三千御林軍。排得密密層層。大家靜悄悄的候着。停了一回那隆科多。鄂爾泰。張廷玉。三位顯命大臣。大搖大擺的來上殿去。殿上早擺着香案。香煙繚繞。三人望空行過了禮。便叫了一名太監接過梯子來。爬將上去。從匾額後面取下遺詔來。各位皇子個個都伸長頸子。尖着耳朵。出神的看那一道遺詔。祇見這遺詔是一福黃緞子包裹着。上面繡着二龍搶珠的花。那隆科多忙拆開來。站在當殿高聲宣讀。讀到傳位于四皇子一句。那階前頓時起了一片喧鬧聲。胤禛胤祺齊聲道。遺詔是真的嗎。隆科多道誰人有幾個頭顱。敢捏造遺詔。接着值殿大臣上來喝住。纔把遺詔讀完。這是四皇子胤禛。已由全班侍衛扶起。把他迎上殿去。替他把皇帝全副衣裝披掛起來。殿下。御林軍齊呼四皇子萬歲。文武大臣都把他擁上寶座。百官一個個上來朝賀。新皇帝隨諸位親王等復入暢春園。幕牽大行皇帝還入大內。安居白虎殿。設靈叩奠。遵禮成服。後有人作宮詞一首。紀此事道。

新月如鉤夜色闌。太醫直罷藥爐寒。斧聲燭影皆疑案。是是非非付史官。

統計康熙帝在六十一年。守成之中。兼寓勦業。南征北討的事情。上文已經詳敘。若講到內外各大吏。也算是清正的多。貪污的少。自鰲拜伏罪後。後來只有大學士明珠。佐命有功。得康熙帝信任。未免露出驕姿情狀。然總不如鰲拜的專橫。此外名臣如魏裔介。魏象樞。李光地。湯斌等。都通理學。于成龍。張伯行。熊賜履。張鵬翮。陸隴其等。都守清操。彭孫適。高士奇。朱彝尊。方苞等。雖沒有什麼功業。也要算治世文臣。有的通經。有的能文。肚子中含有些學問。致一班酒囊飯袋。究

竟兩樣。康熙帝也好學不倦。上自天象地輿音樂法律兵事。下至騎射醫藥。蒙古西域拉丁文書字母。無乎不窺。無乎不曉。兼且自奉勤儉。待民寬惠。元十年間。蠲積減賦的諭旨。時有所聞。所以全國百姓。統是畏服。這也不在話下。且說。這位秉性陰沈的四阿哥。登了大寶。擬定年號。是雍正兩字。以次年爲雍正元年。是爲世宗憲皇帝。第一道諭旨。便封八阿哥允禩。十三阿哥允祥爲親王。令與大學士馬齊。舅舅隆科多。總理內外事務。第二道諭旨。命撫遠大將軍允禩。回京奔喪。一切軍務。由四川總督年羹堯。接續辦理。過了殘臘。就是雍正元年元日。雍正皇帝升殿。受朝賀禮畢。連下諭旨十一道。訓飭督撫提鎮以下文武各官。大致叫他是守法奉公。整躬率物。倘有不法情事。難逃朕衷明察。毋貽後悔。次日復視朝。百官俱至。雍正帝問百官道。昨日元且。卿等在家。作何消遣。衆官員次第回答。或說飲酒。或說圍棋。或說是閒着無事。只有一個侍郎。臉色微赧。聽衆人俱已答畢。不能再推。只得老老實實的說道。微臣知罪。昨晚與妻妾們玩了一回牌。雍正帝笑道。玩牌原干例禁。昨日乃是元且。你又只與家中人消遣。不得爲罪。朕念你秉性誠實。毫無欺言。特賞你一物。你持回去。與妻妾們並看罷。說畢。擲下小紙包一個。侍郎拾在手中。謝恩而退。回到家中。遵着上諭。取出御賜的物件。叫妻妾同看。當即拆開紙包。大家一瞧。個個嚇得伸舌。復將昨日玩過的紙牌。仔細一檢。恰恰少一張。正是昨日所失的一張紙牌兒。那時有一位姨太太道。昨日的紙牌。是我收藏。當時也不及細檢。不知如何被皇帝拿去一張。難道當今的聖上。是長手佛轉世麼。侍郎道。不要多嘴。以後大家留意便是。這位姨太太偏要細問。侍郎走出戶外。四周瞧了一番。方入戶閉門。對妻妾道。我今日還算大幸。聖上問我昨日的事。我曉得這個聖上。不比那大行皇帝。連忙老實說了。聖上方恕我的罪。賜我這張紙牌。若少許欺騙。不是殺頭。便是革職哩。衆妻妾又都伸舌道。有這麼利害。侍郎道。當今皇上做皇子時。會結交無數好漢。替他當差辦事。這班人藏有一種殺人的

利器。名叫血滴子。說到此處。忽聽簷上一聲微響。侍郎大驚失色。連忙把頭抱住。衆妻妾不知何故。有幾個膽小的。忙躲入桌下。歇了半晌。一物從旗中穿入。侍郎越加膽怯。勉強一顧。乃是一隻斑狸貓。侍郎至此。不覺失笑。隨令衆妻妾各歸內室。衆妻妾經此一嚇。也不敢再問這血滴子。原來這血滴子是外面用革爲囊。裏面却藏着好幾把小刀。遇着離人。把革囊罩他頭上。用機一撥。頭便斷入囊中。再用化骨藥水一彈。立成血水。因此叫做血滴子。這乃雍正皇帝。從幾位綠林豪客。得來的。這班綠林豪客的首領。便是四川總督年羹堯。羹堯係富家之子。幼時脾氣乖張。專喜耍槍弄棍。他的父親年遐齡。請了好幾個教書先生。躬他讀書。都被羹堯逐去。後來得了一個名師。能文能武。把羹堯壓服。方纔學得一身本領。這名師別贈言。只有就才斂範四字。堯堯起初。到也謹佩師訓。嗣後與皇四子胤禛結交。受他重託。招羅幾個好漢。結拜異姓兄弟。幫助這位皇四子。皇四子就保薦年羹堯。說他材可大用。康熙帝召見。果然是一個虎頭燕領。威風凜凜的人物。遂連次超擢。從百總千總起。直升至四川總督。皇四子外特年羹堯。內仗隆科多。竟得了冠冕堂皇的帝位。他恐人心不服。有人害他。遂用了這班豪客。飛簷走壁。刺探人家隱情。撫遠大將軍允禩。督理西陲軍務。是雍正帝第一個對頭。因此借奔喪爲名。立刻調回。令年羹堯繼任。至允禩回京後。免不得有點風聲聞知。且允禩允禩輩。又要同他細敘前情。語言之間。總帶了三分怨望。誰知早已有人密奏。雍正帝即調往盛京。令他督造皇陵。允禩已去。又降了一道上諭。命總理王大臣道。

貝子允禩。原屬無知狂悖。氣傲心高。朕屢加訓誨。望其改悔。以便加恩。但恐伊終不知改。而朕必欲俟其自悔。則終身不得加恩矣。朕惟欲慰我皇妣皇太后之心。著晉封允禩爲郡王。伊從此若知改悔。朕自疊沛恩施。若怙終不悛。則國法具在。朕不得不治其罪。允禩來時。爾等將此旨傳諭知之。

這道上論。真正離奇。既要封他爲郡王。又說他什麼無知。什麼不俊。這是何意。古人說得好。將欲取之。必姑與之。雍正帝登位。先封允禩爲親王。也是這個用意。不過允禩得罪先帝。人人曉得他的罪孽。所以加他封爵。絕不多談。獨這允禩乃先帝愛寵的驕子。前時並沒有什麼處分。只可先把他無影無蹤的罪名。加在身上。一面假作慈悲。封爲郡王。令臣民無從推測。然後好慢慢擺佈。過了數月。又想出一個新奇法子召集總理大臣及滿漢文武官員。召集乾清宮。大衆不知有什麼大事。都捏着一把汗。到了宮內。但見雍正皇上。南面高坐。論衆官道。皇考在日。曾立二阿哥爲太子。後來廢而又立。立而又廢。皇考晚年。常悶悶不樂。朕想立儲。係國家大計。不可不立。明立亦不可。爾等有何妙策。大臣齊聲道。臣等愚昧。憑聖衷定奪便是。雍正帝道。據朕想來。建立太子與一切政治不同。一切政治。須勞大衆參酌。立太子的事情。做主子的理應獨斷。譬如朕有幾個皇子。倘必經大衆議過。方可立儲。恐怕這個大臣。說是這個阿哥好。那個大臣。說是那個阿哥好。豈不是建室道旁。三年不成麼。只是明立太子。又未免兄弟爭奪。惹出禍端。朕再三籌畫。仍襲用先皇的法子。將皇儲的詔旨。親寫密封。待後來朕晏駕後。仍照朕卽位的情形。衆卿以爲何如。那些大臣們。自然異口同聲。都說聖慮周詳。臣下豈有異議。雍正帝遂命諸臣退出。只留總理事務大臣在內。自己密書太子名字。封藏匣內。令侍衛緣梯而上。把這錦匣安放匾額後面。總算儲君已定當。時那些願命大臣。只看見這匣子。不曉得裏面的名字。究竟是那一位阿哥。後來雍正帝晏駕。方將此匣取下。開了匣子。才識密旨中寫着皇四子弘曆。這弘曆就是後來的乾隆皇帝。是皇后鈕祜祿氏所出。談起鈕祜祿氏。生弘曆皇帝的事情。並有一段隱情在內。待我補敘出來。這鈕祜祿氏他在雍正未卽位的時候。是雍親王的王妃。他也生的美貌。雍王倒很寵他。這時雍王正和一般黨羽。如隆科多。張廷玉。鄂爾泰。陳信。終日商議。謀害太子。那陳信本是個閹老。他年已五十餘歲。各樣皆全。獨少一個兒子。這一年他夫

人忽然受孕。便暗地裏告訴陳閣老。那陳信歡喜得怎樣似的。早燒香。晚磕頭。求菩薩賞他一個兒子。待接後代。這時那王妃鈕祜祿氏。也受了孕。終日也巴望生個男孩。好做皇帝。自己也尊榮了。這陳信的夫人。和王妃也很要好。平素常在一塊兒。他兩人受孕。算來同是一天。後來兩人到了足月。便各自分娩。那夫人已隨了心願。生了個潔白肥胖的男兒子。祇是那王妃分娩的時候。小孩一落地。那聲音便覺導小。穩婆看事。竟是個女孩。便報道恭喜王妃。生好很美麗的公主。那王妃聽了。於時心頭一冷。便驚頭暈。接着幾天。心內不樂。一天。有一個李媽媽和王妃商議幾句。便出宮去。不知李媽媽出宮何事。且待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除心患骨肉盡遭兇 防姪變天子遇刺客

話說李媽媽這人。本是個精明極頂的過來人。他在王妃受孕以後。便曉得王妃的心事。後來王妃因為生出個公主。不掙氣。便日夜愁悶。李媽見了。便耐不住的說道。王妃敢是爲生了公主不樂嗎。老婢久已知道。只件事包在老婢身上辦。包教王妃如意稱心。鈕祜祿氏說。你猜我的心事倒不錯。只是你有什麼法子好想。難道你會變化能將公主變成個小王嗎。李媽說道。不是能變化。如今乘日子不多。正好如此如此說着。笑嘻嘻的向王妃耳邊說了幾句。那王妃聽了。當時開了眉梢。臉上露出笑容來。便說道。這事你好好的去辦。做個祕密些。那李媽媽說道。不勞王妃多囑。說着出了宮門。一脚。走到陳閣老府裏。到了內室。便說道。恭喜夫人。生了哥哥呀。我家王妃昨日也分娩了。也生了小王呢。那夫人坐在床上。連聲喚道。李媽媽你來。你家小王幾時生的。李媽說。是昨日傍晚生的。說着跨進房門。見夫人坐在床上正抱着小官人叫着。笑着。李媽說。正令老婢來同夫人說。待滿了月。請夫人和小官人到宮裏去頑頑。陳夫人說那個自然。到了滿月。我正要到宮裏。去候王妃安。和看看

小王呢。當下又說了些閒話。李媽便告辭回宮去。看看到了滿月。這陳夫人忽然害起病來。竟把個到宮裏去的事忘了。到了午後。那李媽來了。說王妃在宮裏要見小官人呢。如何今天不進宮去。陳館這時也在內室。正看夫人的病。聽李媽說這話。忙出來說道。小聲些。夫人正害病。你回宮對王妃說。停幾天進宮好了。李媽說。我家王妃在宮裏。各樣見禮物總辦了現成。夫人和小官人不去。王妃要動氣。陳館着急道。這事如何辦。思索了半天。忽然說道王妃要看的是我家小官人。你這時抱他去好了。李媽說也好。這是你家跟個媽媽。以便小官人回來抱着好了。當下陳館把小官人遞把李媽。又教一個媽媽跟着。到了宮裏。王妃也抱弄了一陣。走到上屋裏去。教媽媽在下屋裏等候。看看天色靠晚。纔見李媽將小孩子抱出來。那媽媽便抱了回去。誰知回家。將罩着臉的黃調子揭開一看。不覺吃了一驚。祇見好好的官兒。變成個姐兒了。陳夫人嚇出一身汗。病也好了。只是拍手哭喊。心呀肉呀。叫個不休。陳館進內一看。只是蹣跚着脚。心內明白。曉得是王妃生了個女孩。挨不着向後做皇帝。所以將他兒子換去。掙掙自己的臉兒。當下便勸夫人。千萬不要聲張。一個吵出去。我一家的腦袋皆丟了。我命內有子。總不得少的。只得將錯就錯。就此罷休。從此陳府內合家上下不談此事。看到了第二個月。王妃纔把小王抱出來。給雍王爺見面。雍王見孩子生得潔白肥胖。又是妃子鈕祜祿氏生的。便十分寵愛。後來陳館告老回家。這件事。竟沒人曉得。一直到了乾隆皇帝游江南的時候。纔露的耳風。但是陳府絕不敢承認。此是後話。暫且不提。如今且說雍正皇帝將太子立定。忽報青海又造反了。雍正帝當下命年羹堯岳鍾琪專任西征的事體。不消兩月。便報了奇捷。雍正帝大喜。便諭詔下來。詔封年羹堯一等公。岳鍾琪三等公。勒碑太學。如康熙時征準部例。岳鍾琪又進勳餘黨。以次蕩平。先後闡青海地千餘里。分其地賜各蒙古。分二十九旗。設辦事大臣於西寧。改西寧衛爲府城。青海始定。雍正帝既平外寇。復壹意防着內訌。這日召舅舅隆科多。入內議事。議了許久。隆科

多始自大內退出。衆王大臣聞這消息。料知雍正帝必有舉動。到了次日。降旨派固山貝子允禔。往西寧驛師。王大臣亦看不出什麼異事。過了兩日。又命郡王允禔。巡閱張家口。王大臣也沒有什麼議論。只是廉親王允禩。未免悶悶不樂。又過了十餘日。兵部參奏允禔奉使口外。不肯前往。捏稱有旨令其進口。竟在張家口居住云云。有旨著廉親王允禩議奏。允禩要陳。應由兵部速即行文。仍令允禔前往。並將不行諫阻的長史額爾金。交部議處。有旨允禔既不肯奉差。何必再令前往。額爾金無關輕重。何必治罪。着允禩再議具奏。允禩無法。只得再奏允禔不肯前往。捏旨進口。應革去郡王。逮回交宗人府禁錮。於是雍正帝批交諸王貝勒貝子公。及議政大臣。速議具奏。諸王大臣已俱知聖意。不得不火上添油。井中投石。把一個郡王。逮回幽禁宗人府去了。允禔罪狀已定。不料宗人府又上一本。彈章內稱貝子允禔。差往西寧。擅自遣人往河州買草。踏看牧地。抗違軍法。橫行邊鄙。請將允禔革去貝子。以示懲儆。當即奉旨。允禔革去貝子。安置西寧。是年冬月。廢太子允禑。忽在咸安宮感冒時症。雍正帝連忙着大醫診治。復派舅舅隆科多。前往探問。廢太子見了隆科多。愈加氣惱。病勢日增。服藥無效。雍正帝又許他入內侍奉。不到十天。廢太子竟死了。雍正帝立即下旨。追封允禑爲和碩理密親王。又封弘皙母爲理親側王妃。命弘皙盡心孝養。理親王侍妾曾有子女者。俱令祿贈終身。又親往祭奠。大哭一場。並封弘皙爲郡王。一班拍馬屁的王大臣。都說聖上仁至義盡。就是雍正帝自說。二阿哥得罪皇考。並非得罪朕躬。兄弟至情。不能自己。只郡王弘皙。奉了遺命。在京西鄭家莊。闢一所私第。奉母寧居。不聞朝事。總算一個明哲保身的貴胄。雍正三年春。廉親王允禩。怡親王允祥。大學士馬齊。舅舅隆科多。奏辭總理事務職任。得旨照允。惟廉親王允禩懷挾私心。遇事阻撓。不得議敘。看官試想人非木石。那有不知恩怨的道理。這雍正帝對待兄弟。這般寡恩。這般樹怨。自然那兄弟們滿懷忿恨。也想報復。偏這雍正帝刻刻防備。凡允禩允禔允禵允禳的祕密行爲。令

隨帶血滴子的豪客。格外留心偵察。一日。西寧探客來報。說阿九哥允禩在西寧。用西洋人穆經遠爲謀主。編了密碼。與允禩往來通遞。大約是蓄謀不軌。請聖上密防。隨呈上一封密函。乃是九阿哥與八阿哥的書信。被探客竊取得來。雍正帝反覆觀看。任你聰明伶俐。恰是一句不懂。當即收藏匣中。令探客再去細察。又一日。盛京探客亦到。報稱十四阿哥允禩。督守陵寢。有奸民蔡懷鹽。到院投書。稱允禩爲眞主。允禩並不罪他。反將書上要緊字樣。裁去塗抹。所以特來報聞。雍正帝誇獎一番。打發去訖。這個探客已去。那個探客又來。據言八阿哥允禩。日夜詛呪。求皇上速死。雍正帝勃然大怒。詔大學士等撰文。告祭奉先殿。削允禩王爵。幽禁宗人府。移允禩禁保定。逮回允禩治罪。復陰令廷臣上本參奏。不到數天。參劾允禩允禩的奏章。差不多有數十本。隆科多等尤爲着力。臚陳罪狀。允禩四十大罪。允禩二十八罪。允禩十四大罪。俱乞明正典刑。雍正帝恰令諸王大臣。再三覆議。諸王大臣再三力請。方纔下旨。把允禩允禩。削去宗籍。允禩拘禁。改允禩名爲阿其那。允禩名爲塞思黑。阿其那奧思黑等語。乃是滿洲人俗話。阿其那三字。譯作漢文就是豬。塞思黑三字。譯作漢文就是狗。後來不到數日。順承郡王錫保入奏。阿其那死了。雍正帝故作驚訝道。阿其那有什麼重病。竟致身死。看守官也太不小心。既見阿其那有病。爲何不先報知。錫保道。據看守官說。昨日晚餐。阿其那還好好兒吃飯。不料到了夜間。暴疾而亡。雍正帝頓足道。朕想他改過遷善。所以把他拘禁。不忍加誅。誰知他竟病死了。正嗟嘆間。宗人府又來報道。塞思黑在保定禁所。亦暴疾身死。雍正帝嘆道。想是皇考有靈。把二人伏了冥誅。若使不然。他二人年尙未老。爲什麼一同去世呢。次日。諸王大臣合詞奏請。阿其那塞思黑逆天大罪。應戮屍示衆。其妻子應一律正治。同黨允禩允禩。亦應斬決奉旨。阿其那塞思黑已伏冥誅。應毋庸議。其妻子從寬免誅。逐回母家。嚴加禁錮。允禩允禩。尙非首惡。暫緩正法。後再定奪。大臣等見了此旨。方不再奏。允禩允禩死後。雍正帝了

却一件大心事。只是仍不放心那功高名臭的年羹堯。和國舅隆科多等人。那太子允禩的兒子。郡王弘皙。他也放心不下。常常差人去探聽。便是皇帝自己。也常常扮成劍客。或武官的模樣。親自出來。私行客訪。任憑你躲在深房密室裏。祇要你說半句毀謗皇帝的話。便立刻叫你腦袋搬家。他自己本有飛簷走壁的本領。並且還有血滴子的利器。這血滴子非常利害。真是殺人不見血。來去無蹤跡。前回已是說過。講到雍正皇帝偵探的本領。實在令人佩服。有一次皇帝因不放心郡王弘皙。怕他有替父報仇的心思。便立意親自去偵探他。一天皇帝帶了血滴子。換了夜行服。到了夜裏。他獨自一人。出了宮門。到鄕家莊來。他在屋上行着。毫無聲息。這時已近三更天氣。那月向已經卦向西邊去了。天上有一點點星光。不大明亮。皇帝正找尋弘皙的郡王府。一連跳了幾個院子。看看形狀。總是不對。正在這時候。忽見南面樹林深處。陡然一道白光飛來。祇聽得嗚嗚的聲音。向自己而來。皇帝大驚。忙一聳身。跳上高牆躲避。這道白光。心內跳個不住。心想這白光。乃是飛劍。怎麼這刺客曉得朕到這裏來呢。這幾天俺也曉得京城裏。到了許多刺客。爲何這樣的利害。正自煩神想着。那白光已飛了過去。剛剛不偏不斜。在原立的地處飛過。皇帝正在咋舌。瞥見第二道白光又飛向前來。接着有第三道白光。這兩道白光比第一次更快。竟直向皇帝的面門飛來。皇帝嚇了一身汗。忙聳身一跳。喝一聲。疾將手中的血滴子。向樹林裏放去。接着。又急把手指一彈。祇見一道白光。飛出。正和那來的白光相遇。祇見三道白光。在空中盤旋不息。發出呼呼的聲音。這時皇帝見樹林裏不接續發光。曉得是血滴子已到刺客所在的地方。只是空中白光盤旋了半晌。這血滴子仍不回頭。皇子公司裏大爲急慮。正在危急。那西面高牆上忽見一個人影子一閃。接着又是呼呼的作響。欲知雍正皇帝遇着刺客。究竟能得脫險與否。且待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愛姪媳雍正亂倫 殺提督將軍威赫

却說雍正皇帝。因探聽弘皙的舉動。私自到鄭家莊來。正在察看路徑。陡見接連白光飛來。他曉得是刺客行刺。忙一面避讓。一面放出血滴子。停了半響。前面已不見白光。那血滴子也行飛還。正在這時。西北角上又起一道白光。向皇帝迎面飛來。皇帝大驚。忙收了指劍。輕身飛跳。回到京城。到了宮裏。心中仍兀自跳個不住。連夜發下聖旨。令神機營把鄭家莊圍住。挨家搜尋。又把內外城關閉起來。大索三日。也不見刺客的影子。那滿朝文武。過齊集武英殿。恭叩聖安。齊聲奏道。陛下萬乘之尊。不可微行出外。倘有不測。叫天下臣民負罪先皇。接着御史也紛紛上奏勸諫。皇帝吃了這個驚嚇。從此却也胆小了。祇是對於弘皙。還是放心不下。停了幾日。常常派偵探到他家去察訪。一天這弘皙怨恨起來。在家裏和妻子談話。不免有怨恨皇上的言語。他妻子瓜爾佳氏。忙掩住他丈夫的嘴。不令他作聲。誰知第二天忽然來了幾個太監。帶了幾十個兵丁。將弘皙丈夫兩人一齊捉進京去。到得宮中。皇師親自訊問。正待嚴訊弘皙。瞥見瓜爾佳氏生得白淨美貌。忙下座將他扶起。竟忘却了是姪兒媳婦的名分。帶往後宮玩用起來。弘皙見皇上這樣的行爲。真是氣憤填胸。第二天。聖旨下來。叫弘皙回鄭家莊去。侍奉母親。弘皙到了家裏。見母親已上吊死了。自己便叫了一聲天啊。將寶劍向頸上一抹。自刎死了。這裏雍正皇帝。見姪兒已死。後患已除。又佔了姪媳。朝夜取樂。但是內廷隱患已除。那外面擁兵威赫的撫遠大將軍羹堯。皇帝也刻刻在念。想乘機除去。苦得沒有因由。這且不說。且講撫遠大將軍年羹堯。本是雍正皇帝的心腹臣子。青海一役。受封一等公。其父遐齡。亦封一等公爵。加太傅銜。賜緞九十疋。長子斌封子爵。次子富亦封一等男。古人位不期驕。祿不期侈。年羹堯得此寵遇。未免驕侈起來。况他又是雍正帝少年朋友。並有擁戴大功。自思有這個靠山。斷不至

有意外情事。因此愈加驕縱。平時待兵役僕隸非常嚴峻。稍一違忤。立即斬首。他請了一個西席先生。姓王字涵春。教幼子念書。令廚子館僮。侍奉維謹。一日。飯中有穀數粉。被羹堯察出。立即處斬。又有一個館僮。捧水入書房。一個失手。把水倒翻。巧巧潑在先生衣上。又被羹堯看出。立拔佩刀。割去館僮雙臂。嚇得這位王先生。日夜不安。一心只想辭館。怎奈見了羹堯。又把話兒噤住。恐怕觸忤東翁。也似廚子館僮一般。戰戰兢兢。過了三年。方得東翁命令。叫幼子送師歸家。這位王先生。離開這閻羅王。好像得了恩赦。匆匆回家。到了家門。蓬畢變成巨廈。陋室竟作華堂。他的妻子。出來相迎。領着一羣丫頭使女。竟是珠圍翠繞。玉軟香溫。弄得這位王先生。茫無頭緒。如在夢中。後經妻子說明。方知這場繁華。統是東家年大將軍。背地裏替他辦好。真是感激不盡。那位年少公子。奉了父命。送師至家。王先生知他家法森嚴。不敢叫他中道折回。到了家中。年公子。呈上父書。經先生拆閱。乃是以子相託。叫幼子居住師門。不必回家。先生越發奇怪。轉想年大將軍既防不測。何不預先辭職。歸隱山林。逍遙自在。以樂餘年。有何不美呢。當時王涵春本想寫封書去勸他。但怕他威赫。勤而不美。便將來書交年公子自閱。公子閱畢。自然違了父命。留住不歸。先生也自然格外優待。且說只年將軍總是這般脾氣。喜怒無常。殺戮任性。起居飲食。與大內無二。督撫提鎮。視同走狗。在西寧時。見蒙古貝勒七信的女兒。姿色可人。遂遂不由分說。着兵役拾回取樂。一面令提督吹角守夜。提督軍門。總道他得了嬌娃。無暇巡察。差了一個參將。權代守夜。誰知這位年大將軍。精神正好。上了一次舞台。又起身出營巡邏。見守夜的乃是參將。並不是提督。遂即回營。把提督參將。一齊傳到。喝令斬決示衆。但他既殘忍異常。如何軍心這般畏服。他殺人原是利害。他的賞賜。也衆比不同。一賜千萬。毫不吝惜。所以兵士絕不謀變。惟這賞錢從那裏得來。未免納賄營私。習銷濫報。他這樣種種不法的一舉一動。都有皇帝差來的偵探。悄悄的報告朝廷。正合雍正皇帝毀滅

功臣的深意。接着那些討好的御史。你一本我一本。將年羹堯說得體無完膚。最兇的幾條。說他潛謀不軌。革管人命。佔淫命婦。擅殺提督。雍正皇帝看了。嚇然大怒。乘勢發下一道聖旨。免年羹堯川陝總督撫遠大將軍之職。令奮威將軍甘肅提督岳鍾琪遞補。着年羹堯補浙江杭州將軍。這聖旨到了西安。早把氣燄萬丈的年羹堯。頓時矮了半截。不敢怠慢。連夜交了印信。這岳鍾琪本和年羹堯交情很好。當下用好話安慰。答應他上奏章代求保全。年羹堯和岳鍾琪揮淚分別。帶了百餘名兵丁。向杭州而來。從來說牆倒衆人推。他在一路上行着。那京內的六部九卿。京外的巡撫將軍。都紛紛上摺參奏。衆口一辭。說他受沐皇恩。狂妄至此。種種不法。罪大惡極。雍正皇帝十分震怒。一夜功夫。連下十八道諭旨。把個赫赫威名的川陝總督。撫遠大將軍年羹堯。連降了十八級。變做一個看管杭州武林門的城門官兒。這年羹堯到了此時。也無法可想。祇得孤淒淒的一個人。帶了幾名老兵。到杭州做城門官去。但他雖做了城門官。卻很守職。對於城門裏面。守得格外嚴密。任你王孫公子。絲毫不肯容情。因此挾怨的人。愈沿愈多。王大臣把前後行爲。一一參劾。有幾條是真憑實據。有幾條是周內深文。共成九十二大罪。請卽凌遲處死。還是雍正皇帝記念前勞。只令自盡。父子等俱革職了事。惟年富本不安本分。着卽處斬。所有家產。抄沒入官。年羹堯已經伏法。還有隆科多未死。雍正又要處治他了。都察院先上書糾劾隆科多。說他庇護年羹堯。例應革職。得旨削去太保銜。職任照舊。嗣刑部又復上奏。劾他挾勢焚賊。私受年羹堯等金八百兩。銀四萬二千二百兩。應卽斬決。有旨隆科多才尙可用。免其死罪。革退尙書。令往理阿爾泰邊界事務。隆科多去後。議政王大臣等。復奏隆科多私鈔玉牒。存貯家中。應奉問治罪。奉旨准奏。卽着緹騎逮回隆科多。飭順承郡王錫保密審。錫保遵旨審訊。提出罪案。質問隆科多。隆科多道。這等罪案。還是小事。我的罪實不止此。只我乃是從犯。不是首犯。錫保道。首狀是那一個。隆科多道。就是當今皇上。錫保道。胡說。隆科多道。你去問

他。那一件不是他叫我做的。他已做了皇帝。我等自然該死。錫保不敢再問。便令將隆科多拘住。一面鍛鍊成獄。說他大不做罪五件。欺罔罪四件。紊亂朝政罪三件。姦黨罪六件。不法罪七件。貪婪罪十七件。應擬斬立決。妻子爲奴。財產入官。雍正帝特別加恩。特下諭旨道。

隆科多所犯四十款重罪。實不容誅。但皇考升遐之日。召朕之諸兄弟。及隆科多入見。面降諭旨。以大統付朕。是大臣之內。承旨者惟隆科多一人。今因罪誅戮。雖於國法允當。而朕心實有所不忍。隆科多忍負皇考及朕高厚之恩。肆行不法。朕既誤加信任於初。又不曾嚴行禁約於繼。惟有朕身引過而已。在隆科多負恩狂悖。以致臣民共憤。此伊自作之孽。皇考在天之靈。必昭鑒而默誅之。隆科多免其正法。於暢春園外。附迫空地。造屋三間。永遠禁錮。伊之家產。何必入官。其妻子亦免爲奴。伊子岳興阿。著革職。玉桂著發往黑龍江當差。欽此。

這道諭旨下後。皇帝又了却一筆心事。他又怕京內外的官員。暗地裏盤算他。常打發人到衙門裏去監督察看。那鄂爾泰和張廷玉兩人。見隆科多得了罪。就明白皇上的用意。便不覺自危。張廷玉十分乖巧。卽上奏章。告老回鄉。皇帝假意挽留。張廷玉一再上本。皇帝便准奏。在崇政殿賜宴餞行。席間皇帝御筆寫一副天恩春浩蕩。文治日光華的對聯。賜張廷玉回家去張掛。張廷玉回家以後。皇帝每年皆賞賜金銀等物。這且不去說他。再說雍正皇帝在做郡王的時候。不是和一般好漢結黨的嗎。這些好漢統是有絕大的本領。皆有血滴子的祕術。皇帝想這班有本領的人。留在世上。終不是好身體。也許爲驕家指使。謀刺朕躬。當下便把鄂爾泰傳進宮來。和他商量。談了半嚮。第二天鄂爾泰便招集一般好漢。在內宮裏賜宴。由皇帝主席。說大功告成。特賜酒慰勞。各人賞金銀一萬兩。打發回家享用。一班好漢個個感激聖恩。便開懷暢飲。說說笑笑喫個飽。皇帝看看他們吃完了酒。便站起身來。向大眾看了一眼。冷笑一聲。和太監們回宮。那些好漢十分詫異。正待跪送。不覺個個都嘆着肚痛。兩手

抱住肚子跌倒於地。這是恁你有天大的本領。也祇是滾了幾滾。直挺挺的淌在地上死了。原來這些好漢。皆是被皇帝在喫喝的時候。放下毒藥。所以一古腦兒皆毒死了。斷絕後患。因此血滴子的祕術。至今失傳。這時雍正皇帝。看看他的對頭人都已死盡。功臣也都滅盡。便高枕無憂。和一般妃嬪們終日裏取樂。他最寵愛的便是瓜爾佳氏。和貴貴妃。有時和他二人到雍和宮看歡喜佛去。這雍和宮裏喇嘛。見皇帝到來。便和一般美貌的女徒弟。把渾身上下衣服脫得清淨。捉對兒在佛座下跳着。交戰着。叫做跳佛。這般女徒弟個個皆長得妖豔萬分。皇帝看了。情不自禁。也脫去衣服。加入跳佛。仗着阿蘇肌丸春藥的力量。便奮力轉戰。把那些女徒弟戰得嬌啼宛轉。個個討饒。那些喇嘛皆贊稱萬歲天生神力。凡人不可及。皇帝聽了。越發來勁。等閒三五個女徒弟。皆戰他不過。從此以後。雍正皇帝有空。便到雍和宮去游玩。他日裏和一般女徒弟交戰。夜裏還要他姪媳瓜爾佳氏和貴貴妃輪流侍寢。有時還覺不夠。便宣召妃嬪來濟事。他這樣好淫。難道真有天生的精力嗎。無非皆是春藥來長勁。這樣好色太過。不消幾個月。漸漸有點不濟了。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雍和宮跳佛逞淫

文字獄呂氏滅族

却說雍正皇帝因好色太過。漸漸覺得精力不濟。那班妃嬪爲固寵起見。還夜夜調着皇上幹事。後來看看皇上實在動不得了。竟口吐鮮紅血。形銷骨立起來。皇后鈕祜祿氏聽了。大吃一驚。忙把那些妃子趕開。親自守着皇上。侍奉湯藥。日夜不離。兩個御醫輪流住在宮裏。請脈處方。這樣幾個月。皇帝的病體纔有了起色。後來皇后直待皇帝起了牀。行動如常。纔回自己宮去。皇帝一病幾個月。在病勢沉重的時候。那皇太子寶親王也天天進宮來問候。你道寶親王是何人。便是鈕祜祿皇后。從陳閣老家裏換來的兒子。便是後來的乾隆皇帝。上回已經說過。不再說他。且講雍正皇帝病體好了。便坐朝受

賀。停了幾日。忽有御史奏稱。浙江人汪景祺。做了一部西征隨筆。書中誹謗朝廷。稱頌年羹堯的地方很多。皇帝聽了立下聖旨。汪景祺。犯了殺頭之罪。妻子發往黑龍江爲奴。還有侍講錢名世。作詩投贈年羹堯。頌揚平藏功德。誹媚姦惡。罪在不赦。革去職銜。發回原籍。榜書名教罪人。懸掛錢名世住宅。算是格外寬典。此外文字獄。亦有數種。江西正考官查嗣庭。出了一個試題。係大學內維民所止一語。經廷臣參奏。說他有意影射。作大逆不道論他的罪證。說維字止字。乃雍正正字下身。是明明將雍正二字。截去首領。顯是悖逆。可憐這正考官查嗣庭。未曾試畢。立命拏解進京。將他下獄。他有冤莫訴。氣憤而亡。還要把他戮屍梟示。長子坐死。家屬充軍。又有故御史謝濟史。在家無事。注釋大學。不料被言官聞知。指他毀謗程朱。怨望朝廷。承郡王錫保。參了一本。卽令發往軍台効力。這個謝濟史竟病死軍台。不得生還。自從與了這些文字獄以後。雍正皇帝便常常留心那班讀書人的著作。却叮嚀一班心腹大臣隨時查察。誰知不多幾天。那四川總督岳鍾琪有密摺到京。說湖南人曾靜張熙結黨謀反。雍正皇帝心想我如此嚴勵。却還有這大膽的什麼曾靜張熙。敢來嘗試。非重重的辦他一辦不可。立時派了大臣兩員。到湖南去嚴行查辦。如今我再說這案子的原因。先是浙江有個呂留良。表字晚村。他生平專講種族主義。隱居不仕。大吏聞他博學。屢次保薦。他却誓死不去。家居無事。專務著作。到了死後。遺書到也不少。無非論點夷夏之防。及古時井田封建等語。當時文網嚴密。呂氏遺書。不便刊行。只其徒嚴鴻逵沈在寬等。抄錄成編。作爲祕本。湖南人曾靜。與嚴沈兩人。往來投契。到見呂氏遺著。擊節嘆賞。尋聞雍正帝內誅骨肉。外戮功臣。清宮裏面。也有不乾淨的謠傳。他竟發生癡想。存了一個尊攘的念頭。他有個得意門生。姓張名熙。頗有膽氣。曾靜與他密議。張熙道。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曾靜道。春秋大義。內夏外夷。若把這宗旨提倡。那有不感動人心。你如何說是不可。張熙道。滔滔者天下皆是。也靠我師生兩個。安能成事。曾靜

道。居吾語汝。遂與張熙耳語良久。張熙仍是搖頭。曾靜道。他是大宋忠岳武王後裔。難道數典忘祖麼。况滿廷很加疑忌。他亦晝夜不安。若有人前往游說。得他反正。何愁大業不成。張熙道。照這樣說來。到有一半意思。但是何人可去。曾靜道。明日我即前往。張熙道。先生若去。吉凶難卜。還是弟子効勞爲是。曾靜隨寫好書信。交與張熙。并向張熙作了兩個長揖。張熙連忙退避。次日。張熙整頓行裝。到業師處辭行。曾靜送出境外。復吟道。此行關係聖教。須格外鄭重。張熙答應。別了曾靜。徑望陝西大道而去。這時川陝總督。正是岳鍾琪。張熙晝行夜宿奔到陝西。問明總督衙門。即去求見。門上兵役。把他攔住。張熙道。我有機密事來報制軍。敢煩通報。便取出名帖。遞與兵役。由兵役遞進名帖。鍾琪一看。是湖南靖州生員張熙八個小字。隨向兵役道。他是個湖南人氏。又是一個秀才。來此什麼。不如回絕了他。兵役道。據他說有機密事報聞。所以特地前來。鍾琪道。既如此。且召他進來。兵役出去一會。就帶了張熙入內。張熙見了岳鍾琪。只打三拱。鍾琪也不與計較。便問道。你來此何幹。張熙取出書信。雙手捧呈。鍾琪拆閱一周。頓時面色改變。喝令左右將張熙拿下。左右不知何故。只遵了總督命令。把張熙兩手反綁。張熙到也不甚驚懼。鍾琪便出坐花廳。審問張熙兩旁兵役差役。齊聲呼喝。當將張熙帶進。令他跪下。鍾琪道。你這混帳東西。敢在本部堂處獻書。勸本部堂從逆。正是不法已極。只我看你一介書生。那有這般大膽。究竟是被人所愚。叫你投遞逆書。你須從實招來。免受刑罰。張熙微笑道。制軍係大宋忠岳武王後裔。獨不聞令先祖故事麼。忠武王始終讎金。曉明攘夷大義。雖被賊臣搆陷。究竟千古流芳。公乃背祖事讎。寧非大誤。還請亟早變計。上承祖德。下正民防。做一番烈烈轟轟的事業。方不負我公一生抱負。鍾琪大喝道。休得胡說。我朝深恩厚澤。決髓淪肌。那個不心悅誠服。獨你這個逆賊。敢來妄言。如今別話不必多說。但須供出何人指使。何處巢穴。張熙道。揚州十日。嘉定三日。這是人人曉得的故事。我公視作深恩厚

澤。真正奇聞。我自讀書以來。頗明大義。內夏外夷。乃是孔聖先師的遺訓。如要問我何人指使。便是孔夫子。何處巢穴。便是山東省曲阜地方。所供是實。鍾祺道。你不受刑。安肯實供。喝左右用刑。早走上三四個兵役。把張熙掀翻。取過刑杖。連撻臀上。一五一十的。報了無數。連臀血都澆了出來。張熙只連叫孔夫子。孔老先生。終沒有一句實供。鍾祺復命左右加上夾棍。這一夾。比刑杖利害得多。真是痛心徹肺。莫可言狀。張熙大聲道。招了招了。兵役把夾棍放寬。張熙道。不是孔夫子指使。乃是宋忠武王岳飛指使的。鍾祺連拍驚堂木。喝聲快夾。兵役復將夾棍收緊。張熙哼了一聲。暈絕地上。兵役忙把冷水噴醒。鍾祺喝問實供不實供。張熙道。投書的是張熙。指使的亦是張熙。你要殺就殺。要剮無剮。哼哼。我張熙到要流芳百世。恐怕你岳鍾祺恰遺臭萬年。鍾祺暗想。我越用刑。他越倔強。這個蠢漢。不是刑罰可以逼供的。當命退堂。令將張熙拘入密室。過了兩夕。忽有一湖南口音。走入張熙囚室內。問守卒道。那個是張先生。守卒便替他指引。與張熙照面。張熙毫不認識。便是那人開口道。張兄久違了。張熙不覺驚異起來。那人道。小弟與張兄乃是同鄉。只與張兄會過一次。所以不大相識。張熙問他姓名。那人道。此處非講話之所。惟聞張兄創傷。特延傷科前來醫治。待張兄傷愈。再好細談。說畢。便引進醫生。替他診治。外敷內補。日漸痊可。那人復日夕問候。張熙感他厚誼。一面道謝。一面問他來歷。那人自說現充督署幕賓。張熙遂加驚疑。那人并說延醫診治。亦是奉制軍差遣。張熙道。制軍與我爲讎。何故醫我創傷。那人起身四瞧。見左右無人。便與張熙附耳。前日制軍退堂。召我入內。私對我說道。你們湖南人。頗是好漢。我當時還道制軍不懷好意。疑我與張兄同鄉。特來窺探。我便答道。這種人心懷不軌。有什麼好處。制軍恰正色道。他的言語。到是天經地義。萬古不易。只他未免冒失。那裏有堂堂皇皇。來投密書。我只得把他刑訊。瞞住別人耳目。方好與他密議。隨央我延醫診治。我雖答應下來。心裏終不相信。所以次日未來此處。不

意到了夜間。制軍復私問延醫消息。并訊及張兄傷痕輕重如何。我又答道。此事請制軍三思。他日倘傳將出去。恐怕未便。況當今密探甚多。總宜謹慎爲是。制軍悵然道。我道你與他同鄉。不論國防。也須顧點鄉誼。你却如此膽小。聖言微義。從此湮沒了。隨又取出張兄所投的密書。與我瞧閱。說著書中語語金玉。不可輕視。我把書信閱畢。繳還制軍。險答道。據書中意思。無非請制軍發難。恐怕未易成功。這一句話。惱了制軍性子。頓時怒容滿面道。我與你數年交情。也應知我一二。爲什麼左推右阻。我又答道。據制軍意見。究屬如何。制軍道。我是屢想發難。只惜無人幫助。獨木不成林。所以隱忍未發。若得寫書的人。邀作臂助。不患不成。你且將張某醫好。待我前云謝罪。試出寫書人姓字。前去聘他方好。又叫我嚴守秘密。我見制軍誠意。并因張兄同鄉。所以前來問候。張熙聽他一派鬼話。似信非信。便道。制軍如果有此心。我雖死亦還值得。但恐制軍口是心非。那人便接口道。現今皇上也很疑忌制軍。或者制軍確有隱衷。也未可知。說畢辭去。隔了一宿。那人竟與岳制軍同至密室。岳制軍謙恭的不得了。聲聲說是恕罪。又袖出錢二支。給他調養。并說道。本擬設席壓驚。只恐耳目太多。不便張皇。還請先生原諒。敘了許久。也不問起寫書人姓字。作別而去。嗣後或是那人自來。或是制軍同至。披肝露膽。竭盡真誠。張熙被他籠住。不知不覺把會靜姓名。流露出來。岳鍾祺當即飛奏。并移咨河南巡撫王國棟。拏問會靜。雍正帝立派刑部侍郎杭奕祿。正白旗副都統澣蘭。到湖南會同審訊。會靜供稱生長山僻。素無師友。因歷試州城。得見呂留良評論時文。及留良日記。因此傾信。又供出嚴鴻逵沈在寬等。往來投契等情。杭奕祿等據供上聞。雍正帝復飛飭浙江總督李衛。速拏呂留良家屬。及嚴鴻逵沈在寬一千人犯。并會靜張熙。一併押解到京。命內閣九卿。讞成罪案。留良戮屍。遺書盡燬。其子毅中處斬。鴻逵已病歿獄中。亦令梟首。在寬凌遲處死。罪犯家屬。發往黑龍江充軍。會靜張熙。因被惑訛言。加恩釋放。惟將前後罪犯口供。一一彙錄刊布。冠以

聖諭。取名大義覺迷錄。頒行海內。留示學宮。可憐呂留良等家眷。被這虎狼衙役。牽的牽。扯的扯。從浙江到黑龍江。遙遙萬里。備極慘楚。總計這場案件。足足殺了一百多人。殺得百姓個個害怕。人人怨憤。呂氏族人。殺得一個不留。但是在忙亂的時候。却遺漏了一個呂毅中的小女兒。將來雍正皇帝的性命。便送在這小女兒的手中。這真叫天網恢恢。疎而不漏。這小兒名叫呂四娘。是呂毅中的第四個女兒。便是呂留良的嫡親孫女兒。這些年祇十四歲。湖南巡撫派兵來捉拿他全家的時候。這呂四娘正在隣家閒玩。聽說全家被官裏捉去了。那隣居姓朱的看他孤女所憐。便將他寄藏起來。後來風聲息了。呂氏一家盡了。這呂四娘常想替她父母報讎。便拜了一位拳師做弟子。練習拳脚。這拳師正是一位大俠客。本領無敵。算起來並與雍正皇帝是師兄弟。可知這拳師是何人。且待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白髯紅顏四娘學藝 釵光劍影天子飛頭

却說這呂四娘的拳師。乃少林寺的嫡派。他的本領。能把背心吸住牆壁。隨意上下。又能把短劍藏在指縫裏。彈出去取人首領。少林派這種本領。祇有三個人。第一個是少林僧。第二個是雍正皇帝。第三個是虬髯公。只三人皆是在少林學習。如今教授呂四娘的拳師。便是虬髯公。他因為恨雍正皇帝手段狠毒。殺死了他幾個徒弟。又酖死天下不少的好漢。雍正皇帝在鄭家莊遇見的刺客。便是他的幾個徒弟。他和朱家是數代姻親。常常在朱家教他些武藝。如今呂四娘跟他做徒弟。這呂四娘一因報仇心切。二因心地靈慧。不上兩月工夫。領會了不少的法門。虬髯公大喜。格外盡心。把自己全副的本領。傳給呂四娘。不上三年。那揮拳舞劍。飛簪走壁。練氣飛劍。件件都能。並且件件都精。那虬髯中心十分快活。便對他說江海上以義俠爲重。將來出去。總以多做義俠事體爲是。如今你的本領。

除那少林僧可以算得第一人了。這呂四娘心中也說不出的歡喜。這時他已十八歲了。正在女兒動情的時候。便和朱家的公子。叫朱蓉鏡的暗地裏定下終身。這朱蓉鏡是個英俊的少年。風流瀟灑。那呂四娘也是嬌豔的女子。美貌溫柔。兩下裏雖牽着情絲。只是未及於亂。因爲呂四娘講定。俟報了大讎之後。纔肯和朱蓉鏡結婚。這樣又過了一年。呂四娘急欲報讎。便和虬髯公朱蓉鏡又和大俠魚壳的女兒。魚孃四個人。悄悄的到了北京。看機而動。虬髯公怕的京城的人。疑心於他。便開了一月骨董店。掩身子。只且慢表。且說中國西南。有一種苗民。很是野蠻。相傳軒轅黃帝以前。中國地方。本是苗民居住。後來軒轅黃帝。與苗族頭目蚩尤。戰了一場。蚩尤戰敗被殺。餘衆竄入南方。後復逐漸退避。伏處南嶺。名目遂分作幾種。在四川的叫作夔。在兩廣的叫作獠。在湖南貴州的叫作獠。在雲南的叫作保。這數省中的苗民。要算雲貴最多。官長管不得許多。向來令他自治。他族中有幾個頭目。總算歸官長約束。號爲土司。吳三桂叛亂時。雲貴土司頗爲所用。事平後。清廷也無暇追究。苗民不服王化。專講劫掠。邊境良民。被他騷擾的了不得。雍正皇帝用了一個鑲黃旗人鄂爾泰。做了雲貴總督。他見苗民橫行無忌。竟獨出心裁。上了一本奏摺。內說苗民負險不服。隱爲邊患。要想一勞永逸。總須改土歸流。所有土司。應勒令獻土納貢。違者議勦。這奏一上。盈廷王大臣。統嚇得瞠目伸舌。只雍正帝服他遠識。極力嘉獎道。奇臣奇臣。這是天賜與朕呢。因飭鑄滇黔桂三省總督印。頒給鄂爾泰。今他便宜行事。鄂爾泰勤撫並用。擒了烏蒙土司祿萬鍾。及威遠土目札鐵匠。鎮遠叛首刁如珍。降了鎮雄土司隴慶侯。及廣西土府岑映震。新平土目李百豐。於是雲貴生苗二千餘寨。一律歸命。願遵約束。自從雍正四年。到了九年。這五年內。鄂爾泰費盡苦心。開闢苗疆二三千里。麾下文武。如張廣泗。哈元生。元展成。韓勳。董芳等。統因平苗升官。鄂爾泰亦受封伯爵。雍正帝連下批判。有朕實感謝等語。這位鄂爾泰的功勞。真正是獨一無二了。雍正十年。召鄂爾泰還朝。投保和

殿大學士。旋因準部內侵。命督巡陝甘。經略軍務。張廣泗又早調在西北。護理寧遠大將軍事。自是苗疆又生變端。雍正十三年春。貴州台拱九股苗復叛。屯兵被圍。營中樵汲。都被斷絕。軍士掘草爲食。鑿泉以飲。死守經月。方得提督哈元生援兵。突圍出走。哈元生擬大舉進剿。怎奈巡撫元展成。輕視苗事。與哈元生意見不合。只遣副將宋朝相。帶兵五千。進攻台拱。甫至半途。遇苗民傾寨而來。衆寡不敵。相率潰退。苗民遂迭陷貴州諸州縣。有旨發滇蜀楚粵六省兵會剿。特授哈元生爲揚威將軍。副以湖廣提督董芳。嗣又命刑部尙書張照。爲撫苗大臣。熟籌勦撫事宜。哈元生沿途勦苗。迭復名城。頗稱得手。不想副將馮茂。誘殺降苗六百餘名。賢頭目三十餘人。餘苗逃歸傳告。糾衆誑盟。先挾妻女殺死。誓抗官兵。遍地蔓延。不可收拾。張照到了鎮遠。還是腐氣騰騰的。密奏改流非計。不如議撫。哈元生董芳。亦因政見不同。互相齟齬。尋議分地分兵。滇黔兵逮哈元生。楚粵兵隸董芳。彼此不相顧應。一任苗民東衝西突。沒法弭平。朝上這班王大臣。爭說鄂爾泰無端改流。釀成大禍。鄂爾泰時已還朝。迫於時論。亦上表請罪。力辭伯爵。雍正帝允如所請。只是仍天天和鄂爾泰商議平苗的政策。停了幾天。皇帝又覺得身子不爽。便召御醫入內診視。這時候皇帝的姪兒媳婦瓜佳氏。因得了皇上寵愛。已封做了惠妃。皇帝這次不豫。惠妃晝夜的侍奉湯藥。看看清健起來。忽然一天早晨。太監們吵嚷起來。說在長春宮。粹華宮。一帶。夜間有人在瓦上走動的聲音。又有門窗開闔的聲音。翹坤宮。永和宮。一帶。每夜有兩道白光在屋頂上。飛來飛去。接着那咸安宮的太監又報說。有一宮女被人殺死在廊下。：雍正皇帝聽了。這些消息。不覺大驚。出了一身冷汗。病也好了。天天洪侍衛們四處梭尋。又是毫無蹤跡。後來鬧大了。所有延禧宮。承乾宮。景陽宮。咸福宮。等七八處宮女太監們。每夜在夜靜時候。驚擾起來。不是說見屋上有人行走。便是說屋內有白光來去。皇帝曉得必有緣故。便下旨令四千勇健軍。在宮中偵宿。這宮庭裏面憑空添了四千人馬。便覺得安靜起

來。後來皇帝想住在宮裏不對。便推說養病。搬到圓明園去住着。講到圓明園周圍有四十里路大小。園裏風景極佳。皇帝住的地方。名碧桐書院。每日日裏在正道光明殿上坐朝。晚上到碧桐書院批閱奏章。這樣過了一年。倒也十分安靜。祇是那呂四娘住在京城內。和虬髯公。朱蓉鏡。魚孃四人。在一屋內。在外人望去。好似虬髯公一子。一媳。一女。一家人。又開着骨董店。便沒有人去疑心他。他的骨董店裏。也有大臣太監們進出。虬髯公在他們嘴裏。打聲得宮裏的道路。四娘和魚孃。兩人便在夜靜的時候。跳進宮牆裏面。打聽皇帝的寢宮。東闖西闖。又遇個宮女。便取子腦袋。這樣一個多月。把個宮庭裏面鬧得人心慌亂。後來虬髯公怕他們在宮裏亂闖。壞了大事。便勸他們再耐幾時。後來雍正皇帝遷居在圓明園內。那圓明園不比得宮裏。地方曠野。侍衛稀少。有幾處庭院。是終年不見人跡。呂四娘和魚孃打聽了這個消息。機不可失。便帶了乾糧躲在園中冷靜地方。打聽皇帝消息。聽得宮女太監們嘴裏露出一兩句話來。知道皇帝在碧桐書院辦公。這樣又過了幾月。園內的門路十分熟了。這一天。正是秋天的時候。四娘魚孃俟到傍晚。兩人一聳身上屋。在碧桐書院隔壁。藕香齋屋上伏着。將悶香等特預備停當。曉得皇帝要在這時到碧桐書院裏來。這天已晚了。一輪明月。將園子裏照得和白晝一般。有幾個太監和宮女吱吱的談話。正在這時候。忽聽得遠遠的唵唵幾聲喝道。四娘將魚孃一搗。魚孃會意。曉得皇帝到了。兩人悄悄的偷看。見一肩暖轎。幾個內監抬着。十數個宮燈。映出轎中的皇帝顏色來。看去十分威武。短短的鬚子。兩眼和銅鈴一般。四娘和魚孃見了。又恨又怕。這時轎子已進了藕香齋。祇聽得一陣囊囊的靴聲。走進碧桐書院去。靜悄悄的不聽得聲息。停了半響四娘聽得太監們散開了。便飛身一跳。上了碧桐書院。迎面的梧桐樹上。魚孃也跟着上樹。兩人見皇帝正在燈下翻閱奏章。三五個太監。侍立兩旁。四娘便將悶香點起。一陣風吹去。屋裏的皇帝和內監們。個個呵欠連天。昏迷過去。四娘心腳靈快。飛身進了院內。嚙的一聲。萬乘之尊皇帝的腦

袋。竟搬了下來。四娘意欲將皇帝的頭帶回去。祭他祖父父親。魚孃搖手說。這反叫人看出痕跡來。不如不帶去好。魚孃便把雍正皇帝的頭拿來塞在屍首襖當裏。兩人相視一笑。便一聳身出了圓明園。這時虬髯公已安排停當。連夜四個人僱了一隻小船。和箭一般的搖過了楊村。向南去了。後來呂四娘嫁了朱蓉鏡。恩愛萬分。魚孃嫁鄧禹九一雙兩好。這且慢表。如今且說碧桐書院的宮女。太監們清醒過來。見皇帝已倒在地下。急上去扶時。腔子上腦袋已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太宗發了一聲喊。那班侍衛大臣們都一齊跑了進來。見了這種情形。個個嚇得兩腿沒命的發顫。那皇后惠妃貴妃寶親王等都抱住屍首大哭。停了一回。大臣鄂爾泰。史貽直等。從人叢裏搶進來。鄂爾泰一面跪着哭。一面說這時找皇上腦袋要緊。大家拿了燈火四處找尋。後來還是惠妃從皇上褲當裏找出來。鄂爾泰忙把皇上的頭裝在頸子上。吩咐宮女給屍體沐浴穿戴起來。一面和史貽直趕到真大光明匾額後。抓出遺詔一讀。見上面寫着皇四子弘歷。卽皇帝位。便去拉了寶親王帶着五百御林軍。到了太和殿。打起鑼鼓。齊集了滿朝文武。又對衆大臣說。皇上被人割去腦袋。俺們臣子都擔干係的。在下官的意思。不如把這事隱瞞了。一來保全皇的面子。二來皆許多的騷擾。俺們須把遺詔改成急病的口氣纔好。當上大臣們個個稱好。便在朝房動起筆來。改好了。由鄂爾泰率了文武百官。走上太和殿。宣讀遺詔說。

朕櫻急病。自知不起。四皇子弘歷。深惜朕躬。着繼朕卽皇帝位。欽此。

當時寶親王被侍衛們擁上寶座。階下大臣齊呼萬歲。行過了禮。新皇帝便下旨改年號爲乾隆元年。大赦天下。一面爲大行皇帝發喪。一面却暗暗的下密旨給史貽直。叫他查拿兇手。祕密處死。這史貽直奉了密旨。四下裏派偵探搜查皇帝的兇手。就兇手見大讎已報。早已遠颺在深山僻靜地方。逍遙自在去了。叫這史貽直到什麼地方去捉他。這雍正皇帝也因太爲殘酷。空學了一身武藝。用盡了心機。臨了仍是堂堂萬乘之尊。被一小女子手刃父仇。身首異處。則也是世理循環。報施不爽。的原故。後有

人作詩說道。

重重寒象逼樓台。深鎖宮門喚不開。寶劍革囊紅線女。禁城一嘯御風來。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吻玉腕郎君心蕩 構亭榭太后遊園

却說呂四娘。和魚孃。自報了大讎以後。心中很爲得意。遂同虬髯公朱蓉鏡。一行四人。在小船上。慢慢的出了直隸省地界。沿路聽得各州各縣沸沸揚揚說。當今皇上急病駕崩。乾隆皇帝即位。全國皆帶國喪。四娘等聽了。只是暗笑。看看又離了山東地界。那呂四娘和朱蓉鏡十分親愛。兩下裏常背着人。在船梢後唧唧的談說的。朱蓉鏡看他有說有笑。不像從前冷若冷霜。便說不出的歡喜。這一日船到了安徽蕪湖地方。虬髯公說這裏有個朋友。咱要上岸去探望他。呂四娘問師傅可須小女們作伴嗎。虬髯公說。一人足了。朱蓉鏡又問是什麼事故。這是天色已晚。虬髯公不及回答朱蓉鏡的話。便一躍身上岸。一轉眼便不見了。這裏魚孃和蓉鏡四娘三人。叫船家上岸打了兩角酒。三人盤坐在中艙。淡斟低酌起來。魚孃酒量最小。喫了兩杯。便覺支持不住。兩頰上紅得和桃花一樣。便到後艙去躺息了。這裏祇剩朱蓉鏡和呂四娘兩人。一替一杯的吃着。蓉鏡吃了幾杯。心裏快樂。再看呂四娘粉頰上也飛起紅雲。越發顯出嬌豔來。蓉鏡看够多時。不覺心中一蕩。忍不住的拉住四娘玉腕。說一聲親妹呀。你疼死我了。乘勢低着頭。在玉腕上嗅了一下。四娘忙不迭的縮起。已來不及。祇得低着粉頸。心中跳個不住。蓉鏡看他嬌羞的樣子。便挨身上去。四娘自己也覺動心。便竭力止住。讓開身子。抬起頭來。放出從前嚴冷的顏色。說妾清潔之身。已屬於你。年餘能保我身體。獨不能保我數日嗎。妾二年前已允大仇一報。卽事郎君。今仇已報。幸安抵於此。屈指數自功夫。卽可抵君里門。那時正大

光明了。女兒一身之大事。有何不美。偏要在此作兒女之私。郎君真急色也。一席話說得朱蓉鏡又敬。又愧。早把一團慾念銷沒於無形。忙不迭的拱手謝罪。四娘也笑了一聲。正要斟酒遞給朱蓉鏡。瞥見艙外一道白光。一個大漢跳下。四娘認做是歹人。忙把手指一彈。飛過一劍去。那大漢一手接住。在燈光下看時。那大漢不是別人。正是他師父虬髯公。看他一鏤銀絲。隨風飄拂着哈哈大笑道。四娘真機警過人。向後一身不得遇險。可喜。可喜說着令船家又打了兩角酒。喫了幾杯。令開船動身。魚孃已經酒醒。也到前艙來。衆人問虬髯公上岸尋着人嗎。虬髯公說可惜這個朋友。一身武藝。不幸去年死了。接着又閒談一回。呂四娘到後艙睡了。衆人也各自安睡。停了幾日。到了湖南。虬髯公送蓉鏡回家。蓉鏡一家見公子回來。個個歡喜。第三天蓉鏡就娶四娘做妻子。當夕四娘在被窩裏。問蓉鏡說。遲了幾日。何害於你。這一夜把個朱蓉鏡樂得骨軟肉酥。從此天天跟着四娘。寸步不離。每日做些調脂。弄粉。畫眉。拾釵。的事體。後來魚孃嫁把他父親魚亮的徒弟。名鄧禹九。原來魚亮未死。死的乃是一個地痞。昌充他的名字的。這真魚亮仍是逍遙自在。後來虬髯公和朱蓉鏡。鄧禹九。魚孃。四家統統搬到四川省五老山上居住。逍遙自在。快樂得和神仙一般。這也不講。如今且說乾隆帝即位後朝政頗尚寬大。凡宗室人等。舊被圈禁。至是一律釋放。封允戩允禩公爵。復阿其那塞思黑紅帶。收入玉牒。自己的兄弟骨肉。亦均封爲親王。已故弟兄。各追封賜諡。尊母鈕祜祿氏爲皇太后冊立元妃富察氏爲皇后。母族后族。都另眼相看。又把岳鍾祺陳泰等。釋出獄中。赦汪景祺查嗣庭家屬。命他回籍。因此宗室覺羅。動威故舊官吏人民。沒一個不頌揚仁德。只雲貴叛苗。未曾平靖。乾隆帝初次用兵。不得不稍示威嚴。特速回張照哈元生董芳治罪。別授張廣泗爲七省經略。節則各路人馬。廣泗本是治苗的熟手。到了貴州。統整籌算。想了一個暫撫熟苗。力勸生苗的計策。隨即上奏道。

臣到任後。巡閱大勢。默觀夫叛苗之所以蔓延。張照等之所以無功者。由分戰兵守兵爲二。而合生苗熟苗爲一也。兵本少而復分之使單。寇本衆而復殿之使合。其謬可知。且各路首逆。咸聚於上下九股清江丹江高坡諸處。皆以一大寨領數十百寨。雄長號召。聲勢犄角。我兵攻一方。則各方援應。彼衆我寡。故賊日張。兵日挫。爲今日計。著不直搗巢穴。殲渠魁。潰心腹。斷不能換其黨羽。惟暫撫熟苗。責令繳凶獻械。以分生苗之勢。而大兵四出。同搗生苗逆巢。使彼此不能相救。則我力專而彼力分。以整擊散一舉可滅。而後再懲從逆各熟苗。以期一勞永逸。庶南人不復反矣。伏乞聖鑒。

乾隆帝覽畢。命他照奏辦事。張廣泗遂調集貴州兵馬。齊屯鎮遠。扼守雲貴通衢。特選精兵萬餘人。用四千兵攻上九股。四千兵攻下九股。自統五千餘名。攻清江下流各寨。號令嚴明。所向克捷。乾隆元年春。復檄調各省援兵。分作八路。一齊發動。如潮前進。那時苗民雖奮死抗拒。究竟一隅草寇。不敵七省大兵。風飄雨掃。瓦解土崩。所有未死的叛苗。都逃入宿巢去了。廣泗會集大軍。進攻巢穴。行了數日。遙見一座大山。擋住去路。危崖如削。峻嶺橫空。四圍又都是小山攢住。蜿蜒蜿蜒的約有數百里。廣泗紮住了營。召進熟苗數名。問道。這個地方叫做什麼。熟拒道。這叫牛皮大箐。廣闊的了不得。北通丹江。南達古州。西拒都勻八寨。東至清江台拱。差不多有五百里方圓。向係生苗老巢。幽密得很。就是近地苗蠻。亦沒有曉得底細。廣泗道。據你說來。簡直是無人可入的。本經略却是不怕。偏要進去。便令熟苗退出。次日。召集部將。令攻牛皮大箐。將士統有難色。廣泗拍案道。養兵千日。用兵一時。國家費了無數軍餉。所爲何事。難道叫你坐食不成。本經略受國厚恩。圖報正在今日。如得一戰成功。好與你等同膺巨賞。萬一失敗。本經略亦不忍獨生。願與大眾同死此地。天下事不患不成。但患不爲。果使戮力同心。生死與共。何怕這牛皮大箐。何憚這待死苗民。將

士見主帥發怒。自然唯唯從命。廣泗又道。據熟苗言這牛皮大箐。險惡異常。本經略豈肯冒昧從事。叫你前去尋死。但我來彼入。我去彼出。曠日持久。何時得了。好在各處已無叛苗。我軍糧餉向足。正應設法搜掘。謀個一勞永逸的善策。現在令各軍分守箐口。先截叛苗出路。他向來不知耕作。料想箐內決無良田。不出一月。他自坐困。我們却節節進攻。步步合圍。何愁不濟。將士聽了此言。方個歡喜起來。爭願効力。廣泗遂傳令諸軍。密堵箐口。又枉箐外四布伏兵。嚴防遁逸。圍了半月。始漸漸進逼。得步進步。得尺進尺。叛苗無處覓食。多在箐中餓斃。起初還有幾個強悍的。出來馳突。統被圍軍斬捕。後不來見苗蹤。廣泗遂驅軍大進。行入箐內。但見叢莽塞徑。老樾蔽天。霧雨冥冥。瘴煙霧霧。極大的蛇虺。極惡的野獸。出沒其間。廣泗令軍士縱火焚林。霎時間火勢騰上。滿山滿野。統是濃煙。動植各物。無不燒死。就是這等叛苗。也躲無可躲。竄出峒外。一半被殺。一半被捉。還有這種苗妻苗女。苗子苗孫。都已餓得骨瘦如柴。跪在峒旁。抱着頭慘呼饑命。官兵也無暇分辨。亂斫亂截。覆巢下無完卵。遊釜中無生魚。幸虧廣泗下令禁止慘戮。還算保全了幾個。大箐已破。又搜勦附近熟苗。分首惡次惡脅從三等。首惡立誅。次惡嚴辦。脅從肆赦。約歷數月。先後掃蕩。共燬除一千二百二十四寨。赦免三百八十八寨。陣斬苗民一萬七千餘名。俘二萬五千有零。獲銃礮四萬六千五百具。刀矛弓弩標甲。多至十四萬八千件。宥其半俘。收其叛產。設九衛屯田。養兵駐守。乾隆帝聞報大喜。命廣泗總督貴州。兼管巡撫事。賜輕車都尉世職。并豁免苗疆錢糧。永不徵收。苗民訴訟。仍從苗俗習慣。不拘律例。自是雲貴邊境。纔算平靖。苗疆已定。海內承平。乾隆帝乃僂武修文。命大學士等訂定禮樂。鄂爾泰張廷玉兩大臣。悉心斟酌。規矩三禮。考正八音。把朝儀定得格外嚴密。樂章采得格外整齊。又復連年五穀豐登。八方朝貢。眞個是全盛氣象。備極榮華。乾隆帝登記起世宗遺旨。令在京三品以上。及各省督撫學政。保薦博學鴻詞。嗣因世宗晏駕。不及舉

行。至此正好繼承先志。開試文科。遂命各省文士。一律進京。計得一百七十六員。在保和殿考試。吟風弄月。擢藻揚華。篇篇是錦繡文章。個個是鼓吹盛世。當由大總裁等評定甲乙。恭呈御覽。乾隆帝拔取雋才十五員。遵照康熙年例。一等五人。授翰林院編修。二等十人。授翰林院檢討及庶吉士。各員謝恩任職。也不在話下。只說乾隆帝坐享太平。垂裳而治。未免要想出這歡娛的事情來。禁城裏面的花園。算是暢春園最大。前明時。懿戚徐偉。作爲別墅。園內花木參差。亭臺軒敞。別具一番風景。聖祖在日。曾錫名暢春。復命於園內北隅。築屋數間。錫名圓明。令皇子在此讀書。世宗未登位時。最喜在圓明園飲酒吟詩。登位後。大興建築。樓臺亭榭。添了無數。暢春園附近。又有一長春仙館。比暢春園規模略小。館中到也異樣精緻。乾隆帝踵事增華。令把三處併爲一處。發出庫中存款。命工部督工改造。這一場建築。比世宗時闊大的多。東造琳宮。西增複殿。南築崇臺。北構傑閣。說不盡的巍峨華麗。又經這班文人學士。良工巧匠。費了無數心血。某處鑿沼。某處疊石。某處栽林。某處蒔花。繁麗之中。點綴景致。不論春夏秋冬。都覺相宜。又責成各省地方官。搜羅珍禽異卉。古鼎文彝。把中外九萬里的奇珍。上下五千年的寶物。一齊陳列。園中作爲皇帝家常的供玩。停了一年有餘。這園工告成。乾隆皇帝。奉了太后。到園遊覽。并下一道聖旨。自后妃以下。凡公主。福晉。宗室。命婦。格格。以及椒房。眷屬等。准令入園游玩。誰知這聖旨一下。乾隆皇帝竟鬧出風流佳話來。欲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醉玉膚天子私情 悲環境皇后崩駕

話說乾隆皇帝奉着太后游園。准自后妃以下。公主福晉等隨從玩賞。這一日正是春天的時候。春風蕩漾。曉色融和。乾隆帝護着太后嬖駕。到了園內。后妃公主等。一律相隨。兩旁迎駕的人。統已整

着。乾隆帝龍目一瞧。一半是風髻霧鬢。素口蠻腰。此時也不暇評鑿。直至行宮裏面。下了輿。隨太后步入。大衆向兩宮磕頭。除老年婦人外。都裝扮得天仙相似。獨有一位命婦。長得鶯蛋式的臉兒。兩道彎彎的眉兒。豐潤的鼻子。兩面粉腮上兩點酒渦兒。露出滿臉的笑容來。那一點珠唇血也似的紅潤。最動人的是那一段白玉似的頸子上。襯着一片烏雲似的鬢脚。鬢邊插一大朵紅花。真是嬌滴滴的越顯紅白。他春葱也似的纖手。捏着一方粉紅手帕。這女人長得這樣的美貌。乾隆皇帝看了半嚮。不覺魂靈兒早飛出腔子。飄飄蕩蕩的。不知怎樣是好。心想這人很有些面善。未識是誰家眷屬。只是當衆人前。不好細問。便呆呆的坐着。衆人又轉向皇后處。請過了安。但見皇后起立。與那麗人握手道。嫂嫂來得好早。麗人却嬌滴滴道。應該恭候。乾隆帝聽了兩人問答。方記起這位麗人。乃是皇后的親嫂子。內務府大臣傳恆的夫人。當由太后傳下懿旨道。今日來此游覽。大家不必拘禮。衆人都又謝恩。太后又諭道。游覽不如徐步。坐了輿。反沒甚趣味。乾隆帝恰不聽見。還是皇后答了恐勞聖體四字。太后道。我雖年老。徐步數里。想亦不至吃力。乾隆帝方稟道。聖母既要步行。叫輦駕跟着便是。要徐步。便徐步。要乘輿。便乘輿。太后道。這到很好。宮監獻茶。太后以下。統已飲畢。遂出來四處閒游。皇帝皇后。緊緊的跟着太后。皇后後面。便是傅夫人。皇帝頻頻回顧。傅夫人頗有些覺得。也有意無意。瞻仰御容。到一處。小憩一處。日中在離宮午餐。直到傍晚。太后方興盡回宮。皇帝皇后。亦一同隨返。皇后與傅夫人。又是握手敘別。皇帝更戀戀不舍。臨別時還回顧數次。傅夫人站了好一歇。等到兩宮不見。方坐轎回去。從此乾隆皇帝。時時把這美人兒攔在心裏。眼前常現出那副嬌羞嫵媚的面貌來。終日忙忙的想着。連朝政都沒心腸去理楚。無情無緒。連皇后也不曉得他的心思。請問數次不見回答。一日。遇着皇后千秋節。由太后預頒懿旨。令妃嬪開筵祝壽。乾隆帝竟開心起來。忙至慈甯宮謝恩。皇后更不必說。乾隆帝回到坤寧宮。對皇后道。明日是你生辰。何不去召你

嬪子入宮。暢飲一天。皇后道。他明日自應到來。何必去召。乾隆帝道。總是去召他穩當。前日去逛圓明園。我見你兩人很是親熱。此番進來。好留他盤桓數日。與你解悶。皇后默然。乾隆帝即傳宮監。叫他奉皇后命。明晨召傅夫人入宮譙賞。宮監去了一回。覆奏傅夫人正預備祝千秋節。明日遵旨入宮。是夕。乾隆帝便宿在皇后宮內。次日早起視朝。不見有什麼大事。當即輟朝入宮。文武百官。隨駕至宮門外。祝皇后千秋。祝畢。大衆散去。乾隆帝到坤寧宮。見衆妃嬪及公主福晉等齊集宮中。傅夫人亦已在內。因御駕進來。個個站立。按照儀注行禮。乾隆帝忙道。一切蠲免。今日爲皇后生辰。奉皇太后懿旨賜宴。大家好歡飲一天。若仍要拘牽禮節。倒反自尋苦惱。朕却不願吃這苦頭。隨令大家卸了禮服。一概賜坐。偏是傅夫人換了常服。越加妖豔。頭上梳就旗式的髻子。髮光可鑑。珠彩橫生。身上穿一件桃紅洒花京緞長襖。襯着這杏臉桃腮。嬌滴滴越顯紅白。襖下露出藍縷鑲邊的褲子。一雙天足。穿著滿幫繡花的京式旗圓。乾隆帝目不轉睛的。瞧著了他。她却嫣然一笑道。壽禮未呈。先蒙賜宴。這都是皇太后皇上的厚恩。臣妾感激不盡。乾隆帝道。姑嫂一體。何用客氣。當下傳旨擺宴。乾隆帝請傅夫人上坐。傅夫人道。那有冠履倒置的道理。於是皇帝坐首席。皇后坐次席。第三席應屬傅夫人。傅夫人又謙讓一番。各位公主福晉等。因傅夫人係皇后親嫂。自然格外尊崇。定要傅夫人坐第三席。傅夫人仍堅執不肯。乾隆帝道。此處不是大廷上面。須按品列次。嬪子竟坐了罷。傅夫人無奈遵旨。公主福晉等。依次坐下。衆妃嬪亦侍坐兩旁這次壽筵。正是異常豐盛。說不盡的山珍海味。飲到半酣。大衆都帶着酒意。脫略形迹。乾隆帝發了詩興。要大家即事聯詩。公主福晉等嘆道。這個旨意。須要會吟詩的。方可遵從。若不會吟詩。只得違旨。就使皇上要治罪。也是無可奈何了。乾隆帝道。不會吟詩。罰飲三盃。只皇后與嫂嫂。却不在此例。大衆方各無言。當由乾隆帝起句道。坤闈設帳慶良辰。皇后即續下道。奉命開筵譙衆賓。乾隆帝聞皇后吟畢。便道。第三句請嫂嫂聯

吟。傅夫人道。這却不能。情愿遵旨罰飲三杯。乾隆帝道。前說過嫂嫂不在此例。就使不曾吟詩。也要硬吟的。况且姑姑能詩。嫂嫂沒有不能的道理。傅夫人只得想了一想。便吟道。臣妾也叨恩澤速。乾隆帝道。我接罷。兩家併作一家春。這句好不好。傅夫人極口贊揚。乾隆帝又命衆人拇戰一回。釵聲劍聲。及一片呼三喝四的嬌聲。擠成一番熱鬧。傅夫人連飲了幾杯。酡顏半暈。星眼微飭。把個皇帝看了。弄得心癢難搔。看那傅夫人一舉一動。飄飄欲仙。越看越愛。恨不得一口把他吞下肚去。祇是可惜沒有下手的機會。當日散了酒席。傅夫人謝恩辭出。皇帝常常慙愬着皇后去把他舅嫂子接進宮來。從來女人愛和娘家人接近。祇是皇后曉得他丈夫的心事。有時召傅夫人進宮。皆把他藏在密室裏。兩下裏談心。不給皇帝見面。那皇帝許久不見傅夫人。心中好似熱鍋上的螞蟻。在屋子裏坐立不安。廢寢忘餐起來。看看到了夏天。皇帝和幾個內監宮女通成一氣。將傅夫人接進宮來。和皇后飲酒。皇帝俟他們飲了一會。兩人皆有醉意。皇帝却從外面進來。這時皇后已經大醉。由宮女扶進寢宮。傅夫人正待轉身。瞥見皇帝笑嘻嘻的進來。兜頭一揖說。朕想得嫂子好苦。傅夫人見了。曉得皇帝不懷好意。便忙跪下去請安。皇帝親自將他扶起。傅夫人羞得擡不起頭來。皇帝將手一揮。宮女皆退出宮外。這裏皇帝正摸着傅夫人胸際。傅夫人忙讓開身子。臉色一沉。又不敢開口。撞碰。祇得想乘隙溜進寢宮。皇帝是個男子。早站在身邊。不離寸步。看傅夫人真美得利害。忍不住心魂蕩漾。嘴裏說。真是天仙真是天仙。朕爲了嫂嫂害得形容銷瘦。國事皆沒心管他。嫂子今天務要開恩。依了俺。俺死也瞑目。嫂子今天不依俺。俺就死在嫂子面前。說着雙膝一屈。直挺的跪下。傅夫人嚇得索索的亂抖。也跪在地下。低着頭不作一聲。皇帝又說了許多話。纔見。傅夫人抬起頭來。向皇帝臉上靠去。祇說一聲。皇上真害人呢。皇帝趁此機會。便摟抱住他上了炕。一個半推半就。一個輕輕愛。成就了好事。事過之後。皇帝親自替他穿戴。兩人一時走不開。又調笑一回。這時天已靠晚。皇

后酒醒過來。想起傅夫人。令宮女去宣召。宮女去了好一歇。始含笑而來。報稱傅娘娘在前宮榻上。正睡着呢。不便驚動。皇后說。皇上呢。宮女道皇上麼。說了兩聲。皇上。紅了兩頰。停住後文。皇后覺得一半。嘆了一口氣。便不問下去。這晚傅夫人推說酒醉。留住宮中。皇帝也未到坤寧宮和皇后住宿。第二天皇帝仍是五更三點視朝。傅夫人方至坤寧宮告辭。皇后對他一瞧。雲鬢半禪。猶帶睡容。便微哂道。嫂子恭喜。這二語說得這位傅夫人。不知不覺。面上一陣一陣的熱起來了。當即匆匆辭去。自此皇后見了乾隆帝。不似前日的溫柔。乾隆帝也覺暗暗抱愧。但和傅夫人正打得火熱。一遇機會。便宣召傅夫人進宮。偷偷的尋歡作樂。因此和皇后不覺疎淡起來。皇后顧着面子。又因傅夫人是他嫂子。不好聲張。祇是隱忍在肚裏。鬱鬱不樂。誰知這年冬天。皇后親生子永璉。竟得了急病死了。這永璉阿哥。已有了八歲。冰雪聰明。皇帝也十分歡愛。已經遵照家法。密立皇儲。至此溘逝。這皇后恨上加恨。痛上加痛。哭得死去活來。乾隆帝趁這時機。打疊起溫柔功夫。百般勸解。再三引咎。允他再生嫡子。定當續立爲儲。並謚永璉爲端慧皇太子。賜奠數次。皇后方纔回心轉來。過了數年。又生下一子。賜名永琮。總道他長命長壽。克承大統。怎奈生了兩年。陡出天花。又致夭折。你想這富察皇后。此時還有趣味麼。隆乾帝想了一法。借東巡爲名。奉皇太后率皇后啓鑾。暗中實爲皇后憂悶。藉此消遣。謁了孔陵。祭了岱嶽。凡山東名勝的地方。統去游覽。奈這皇后悲悼亡兒。無刻去懷。外邊雖強自排遣。內裏不知怎樣難過。沿途山明水秀。林靜花香。別人看了。都覺襟懷爽適。入他眼中。獨成慘綠愁紅。又復冒了一些風寒。遂在舟中大發寒熱。乾隆帝即令隨帶醫官。診脈進藥。服了下去。好似飲水一般。復徵召山東名醫。盡心診治。亦是沒效。連忙下回旨鑾。甫到德州。皇后已暈了數次。乾隆帝隨時慰問。也沒有一言相答。到皇太后過視。方模模糊糊的說了謝恩二字。臨終時。對着乾隆帝。只了數點紅淚。後人有詩惋嘆道。

星霓蒼龍失國儲。巫陽忽又叫蒼舒。長秋從此傷盡落。雲黯織阿返桂輿。

皇后已崩。乾隆帝念自結禱以來。與皇后非常恩愛。只爲了傅夫人。稍稍乖離。後來又復和協。不想中道淪亡。失了一位賢后。正是可痛。遂對棺大慟一場。皇太后聞知。忙令乾隆帝先歸。自己與莊親王允祿。和親王弘晝。緩程回京。乾隆帝遵了母訓。帶同大行皇后梓棺。兼程回京。到京後。命履親王允祜等。總理喪事。奉安皇后梓棺於長壽宮。諸王大臣。免不得照例哭臨。宮中妃嬪及福晉命婦。統爲皇后服喪。傅夫人係皇后親嫂子。自然格外盡禮。乾隆帝見他淡裝素服。別具豐神。未免起了李代桃僵的思想。不知乾隆皇帝和傅夫人如何說法。且待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傅夫人瞞夫生龍種 良爾吉奸嫂誘清兵

話說乾隆皇帝。自私結了傅夫人以後。怕他舅子傅恆從中作梗。便先下道聖旨。把傅恆升了幾級。常以皇后感念嫂嫂爲名。把傅夫人接進宮去。傅夫人每一次進宮來。必裝飾得百般窈窕。先到一間密室裏。和皇帝相會。兩下玩够多時。纔進宮去見皇后。這樣幾個月。皇后肚裏雪亮似的明白。曉得皇帝和他嫂子結下了深厚的恩情。這時皇后死了。皇帝念結髮之情。很爲震悼。停了幾天。又遇見傅夫人。看他淡素服。越顯得美麗天生。心想將傅夫人弄進宮來。冊立爲后。在背地裏也和傅夫人談及。到此意。兩下裏商議。恨的是羅敷有夫。不能強奪。只得背地裏做個襄王。重證高唐舊夢。好在傅夫人每日伴靈。在宮內留宿。柳暗花橋。花歇近岸。費長房暫縮相思地。女媧氏勉補離恨天。這位乾隆帝。方漸漸解了悼亡的憂病。嗣因皇太后還宮。恐乾隆帝悲傷過甚。要替他續立皇后。乾隆帝以小祥爲期。太后也不便勉強。因此坤甯宮中。尙是虛左以待。只冊諡大行皇后爲孝賢皇后。并把大行皇后母家。格外恩遇。晉封后兄富文公爵。餘外不是封侯。就是封伯。共得爵位十四人。并升任傅恆

爲保和殿大學士。兼戶部尚書。外家恩澤古無倫。這句滿清宮詞。就是爲此而作。且說傅夫人和皇帝暗地裏來去。已有了一二年有餘。傅夫人自從和皇帝結下了私情。便自尊起來。不准傅恆和他同被窩睡。這年春天。傅夫人忽然有孕了。恐怕傅恆責備。便和皇上商議。當晚回去。和傅恆同房。隔幾天便說身子有孕。停了不到八個月。便生下孩兒來。傅恆睡在鼓裏。當做這孩兒先天不足。也不疑心。到了滿月。傅夫人將孩兒抱進宮去。求皇帝賞個名兒。皇帝見這孩子肥碩強壯。面貌很像自己。又因爲是自己的種子。便十分寵愛。賞名叫福康安。當時並想得這福康安留在宮中。後來繼承大統。但第一對於傅恆過不去。第二怕鬧出事來。便令抱回家去。到了八歲。令在御書房和皇子們讀書。到十二歲便封福康安做貝子。後來又把皇帝的御林軍。交福康安統帶。把個傅恆感激到肝腦塗地。任你皇帝叫他做什麼。他總願意。一天皇帝坐朝。軍機奏道。現今大金川土司莎羅奔。不知爲何。侵入四川。求萬歲下旨。飭武臣勦辦。當下皇帝聖旨下來。飭張廣泗相機剿治。這且不說。如今再說。這大金川土司侵犯的原故。這個金川土司。是四川省西邊土司中的一部。本係吐蕃領地明朝時。部酋哈伊泣本內附。因他信奉喇嘛教。封爲演化禪師。嗣後分爲二部。一部居大金川。一部居小金川。順治七年。小金川酋卜兒吉細。與川吏往來。由川吏保爲土司。康熙五年。復授大金川酋嘉勒巴演化禪師印。嘉勒巴孫莎羅奔。從清將軍岳鍾祺征藏。頗有功。清廷又升他爲金川安撫司。乾隆初。莎羅奔勢漸強盛。令舊土莎澤旺。管轄小金川部。又把他愛女阿扣。嫁與澤旺爲妻。阿扣貌美性悍。憎澤旺鄙。不甚和睦。澤旺事事依從。他總悶悶不樂。只澤旺弟良爾吉。生得姿容壯偉。阿扣見了。未免動心。良爾吉正在青年。豈不知風月的勾當。與阿扣眉來眼去。非止一日。奈因澤旺在旁。不便下手。這日應試有事。澤旺擬出外游獵。良爾吉病不從。等到澤旺已去。他即闖入內寢。想與阿扣調情。阿扣正手托香腮。默坐出神。見良爾吉進來。便起身相迎。良爾吉久蓄正念。管什麼叔嫂嫌疑。竟似

鴛鴦一般。將阿扣摟住求歡。阿扣假作推開。急得良爾吉下跪道。好嫂子。今天哥哥不在家。求嫂子救我一救。嫂子肯依順了我。決不使外人知道。嫂子倘然聲張起來。嫂子和我的面子。皆丟了。阿扣笑說。我預備丟面子。偏不和你。：說到這裏。良爾吉說道。嫂子今天不順我。我橫豎是死。便死在嫂子跟前。也做個風流鬼。良爾吉說着。從腰際臆的拔出一柄寶劍來。向頸子上抹去。任你鐵石心腸的女人。也有軟下心腸。況且阿扣風流性格。常把良爾吉放在心裏。又見他一表人材。不由得心存憐惜。神志飄蕩起來。便轉過身來。奪去良爾吉手中的寶劍。伸着一個手指在他額上一戮。說道。你。是我前世冤家。活活個急性鬼。良爾吉趁此機會。便過去把阿扣一抱摟在帳中。顛鸞倒鳳成就了好事。等到澤旺游獵回來。那時叔嫂二人。早已雲收雨散。內外分居。但天下事若要不知。除非莫爲。閨房中曖昧事情。免不得要傳到澤旺耳中。澤旺不得不少加管束。阿扣及良爾吉。不能常續舊歡。心中未免懊惱。會聞莎羅奔侵略打箭爐土司。頗得勝仗。良爾吉乘間與阿扣商量。擬請莎羅奄調澤旺從軍。省得阻攔好事。阿扣大喜。佯托歸甯。密稟他老子莎羅奔。獻了調遣澤旺的計策。莎羅奔遂着人微調澤旺。澤旺向來懦弱。不願與別部土司啓釁。當即辭却來人。回報莎羅奔。莎羅奔大怒。飭部衆去拏澤旺。阿扣忙出帳請道。要拏澤旺。何須興動部衆。只叫着發數人。隨女兒前去。包管澤旺拏到。莎羅奔遂依他女兒的辭策。挑選頭目二名。率健卒數十人。送女回小金川。澤旺接着。只得款待來使。驕飲已畢。來使辭歸。由澤旺送出帳。忽來使變了臉。命手下健卒擒住澤旺。澤旺大叫。我有何罪。來使道。你奉調不至。所以特來請你。澤旺部下。攘臂而起。方想奪回澤旺。當由良爾吉攔住道。我兄係大金川女婿。此去當不至受辱。若一動兵戈。大家傷了和氣。反不得了。小金川部衆。聞了此語。遂束手不動。由大金川來使。劫了澤旺而去。良爾吉回入帳中。忙至內寢。但見阿扣含笑。我的計策好不好。良爾吉道。今天當竭力報効。阿扣啐了一聲。便整頓酒肴。對酌起來。飲酣興至。兩

人又寬衣解帶。做那鴛鴦勾當。從此名爲叔嫂。暗實夫婦。清廷聞莎羅奔內侵。遂命張廣泗移督四川。相機勦治。廣泗入川後。率兵至小金川駐紮。忽報良爾吉求見。當由廣泗召入。良爾吉跪在地。假作大哭道。莎羅奔不道。將長兄澤旺擒去。現在生死未卜。懇大帥急速發兵。攻破大金川。奪回長兄。恩同再造。張廣泗不知是詐。便叫他起來。勸慰一番。令作前軍嚮導。往討莎羅奔。這大金川本是天險。西瀋河。東阻大山。莎羅奔居勒烏圍。令他兒子郎卡。居噶爾崖。勒烏圍噶爾崖兩處。非常險峻。四川巡撫紀山。會遣副將馬良柱等。率兵進勦。未得深入。張廣泗奏調兵三萬。分作兩路。一由川西入攻河東。一由川南攻入河西。河東又分四路。兩路攻勒烏圍。兩路攻噶爾崖。以半年爲期。決意蕩平。怎奈河東戰林礪立。易守難攻。什麼叫作戰礪。土人用石築壘。高約三四丈。彷彿塔形。裏面用人守住。四面開旗。可放矢石。每奪一礪。須費若干時日。還要傷死數百人。這礪雖毀。那礪復立。攻不勝攻。轉眼間已是半年。毫無寸効。張廣泗急得沒法。命良爾吉另尋間道。良爾吉道。此處無間道可入。只有從昔嶺進攻。方可直入噶爾崖。但昔嶺上面。恐已有人固守。進攻亦是難事。張廣泗道。從前貴州的苗巢。何等艱險。本制軍還一鼓蕩平。何怕這區區昔嶺呢。倘若畏險不攻。何時得平大金川。遂命部將宋宗璋張應虎。及張興孟臣等。分路搗入。仍用良爾吉。作爲前導。誰知這良爾吉早已密報莎羅奔。令他趕緊防禦。等到清兵四至。番衆鼓噪而下。把清兵殺得四分五裂。張興孟臣戰死。宋宗璋張應虎逃回。廣泗還道良爾吉預言難攻。格外信用。良爾吉兩面討好。莎羅奔竟將愛女充賞。令與良爾吉爲夫婦。良爾吉快活異常。只瞞住張廣泗一人。日閒到了清營。虛與周旋。夜間回入本寨。偕阿扣通宵行樂。廣泗毫不覺察。惟仍用以礪逼礪的老法子。自乾隆十二年夏月攻起。到十三年春閒。只攻下一二十個戰礪。此外無功可報。會聞故將軍岳鍾琪到來。廣泗出營迎接。因他老成重望。雖起自廢籟。到也不敢輕視。鍾琪入廣泗營。兩下會議。廣泗願與鍾琪分軍進

攻。鍾琪攻勒烏圍。廣泗攻噶爾庄。方在議決。忽報大學士公訥親。奉命經略。前來視師。張岳兩人。又至十里外遠迎。但見訥親昂然而至。威嚴的了不得。見了兩帥。並不下馬。兩帥上前打拱。他只把頭瞻點一點。既到戰地。紮住大營。廣泗等又入營議事。訥親把廣泗飭責一番。廣泗大不謂然。負氣而出。訥親遂調齊諸將。下令限三日取勒爾庄。總兵任舉。參將賈國良。最號驍勇。奉訥親命。領兵急進。此時良爾吉得了此信。忙遣心腹到勒爾庄。報知郎下。教他小心抵禦。郎下逐挑選勁卒。埋伏昔嶺兩旁。自率精騎下勒爾庄。專待清兵廝殺。任舉賈國良。驅軍直入。如風馳電掣一般。到了昔嶺。山路崎嶇。令軍士下馬前行。任舉在前。賈國良在後。任舉兵已踰嶺而進。賈國良兵尚在嶺中。忽兩邊突山兩路番兵。把清兵衝斷。任舉令前軍排齊隊伍。與番兵角鬪。互有殺傷。只賈國良的後軍。截留嶺內。無處施展。番兵用亂箭射。任你賈國良武藝絕倫。也被無情的箭鏃。攢集身中。傷重而亡。這邊任舉還不知國良戰死。抖擻精神。驅殺番兵。不想郎卡又到。一枝生力軍殺入。任舉不能支持。奈前後無路。自知不能生還。便拚了命。殺死番兵數十名。大叫一聲。嘔出狂血無數。番兵圍將攏來。復格死數人。方才暈絕。兵士亦大半做了刀頭之鬼。訥親聞了敗報。方識大金川利害。亟召張廣泗等商議。隨向廣泗道。任舉賈國良。兩員驍將。統已陣亡。我不料區區金川。有這般利害。還請制將等別圖良策。廣泗道。公爺智深勇沈。定能指賊滅賊。如廣泗輩碌碌無能。老師糜餉。自知有罪。此後但憑公爺裁處。廣泗奉命而行便了。這番言語。分明是譏諷訥親。訥親暗覺慚愧。勉強道。凡事總須和衷辦理。制軍不應接諉。亦不可別生意見。廣泗道。據愚見想來。只有用礮逼礮一法。待戰礮一律削平。勒烏噶圍爾庄等處。便容易攻入了。岳鍾琪接口道。據大金川地圖看來。勒烏圍在內。噶爾庄在外。若從昔嶺進攻。就使得了噶爾庄。距賊巢還有數百里。道迂且長。不如改尋別路爲是。不知張廣泗如何。回答。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多情叔嫂雙遭斬 膺寵和坤九碰頭

話說岳鍾琪想改路進兵。張廣泗對岳鍾琪說道。昔嶺東邊。尙有卡撤一路。亦可進兵。鍾琪道。從卡撤進兵。中間仍隔噶爾崖。與昔嶺也差不多。愚見不如另攻黨壩。黨壩一入。距勒烏圍只五六十里。山坡較寬。水道亦通。破了外隘。便可以進攻內穴。敢請公爺與制軍斟酌。訥親茫無頭緒。不發一言。廣泗復道。黨壩一方。已着萬人往攻。但亦不能到手。且澤旺弟良爾吉等。都說取道黨壩。不如從昔嶺卡撤。兩路進兵便當。良爾吉是此地土人。應熟悉地理。况又有志效兒。諒不致誤。鍾琪微笑道。制軍休再信良爾吉。良爾吉與他嫂子。暗裏通奸。土人多已知曉。制軍不可不防。廣泗道。良爾吉與嫂子犯姦。不過是個人敗德。於軍事沒甚關係。鍾琪道。嫂可盜。要什麼長兄。難道還肯真心助我麼。廣泗道。如此說來。都是我廣泗不好。嗣後廣泗不來參與軍情。那時定可成功呢。說畢。起身告別。鍾琪亦辭了訥親。回到營中暗想廣泗這般負氣。將來恐累及自己。遂修了了一道奏摺。劾廣泗信用漢奸。防生他變。訥親亦奏劾廣泗老師餽餉各事。乾隆帝覽奏大怒。立命逮廣泗回京。又因訥親曠久無功。另遣傅恆代任經略。親賜御酒餞行。并命皇子及大學士。送至良鄉。傅恆去後。張廣泗已逮解到京。先由軍機大臣審問。廣泗把許多錯誤。都推在訥親身上。乾隆帝親自覆訊。廣泗仍照前覆對。乾隆帝怒道。你果好好布置。剋日奏功。朕亦不令訥親到川。你既失誤軍機。還要諉過別人。顯是負恩誤國。朕若赦你將來如何御將。便問軍機大臣道。張廣泗應如何處罪。軍機大臣道。按律應斬。乾隆即命德保勒爾森爲監刑官。把廣泗綁出午門斬訖。隨傳旨令訥親明白覆奏。過了月餘。覆奏已到也是一派諉過的話頭。乾隆帝又惱了性子。將原奏擲地。飭侍衛至訥親家。取出訥親祖父遏必隆的遺劍。發往軍前。令訥親自裁。川內三大帥。只剩岳鍾琪一人。還算保全。將士們都嚇得膽戰心

驚。傳恆至軍。由岳鍾琪密稟良爾吉罪狀。遂召良爾吉入帳。良爾吉從容進見。良恆喝左右拏下。良爾吉忙道。大帥何故拏我。傳恆喝道。你蔑兒奸嫂。漏洩軍機。本經略已探聞的確。今日叫你瞑目受死。良爾吉還想抗辯。傳恆喝左右斬訖報來。霎時間獻上首級。傳恆令懸竿示衆。一面擺隊出營。入小金川寨中令軍士擒出阿扣。責他背夫淫叔的罪名。阿扣哀乞饒命。傳恆道。萬惡淫婦。還想求生麼。亦喝左右斬訖。可憐一對露水夫妻。雙雙畢命。敵間已除。軍容復整。傳恆又定了直搗中堅的計策。隨即上表奏道。

臣經略大學士傳恆跪奏。金川之事。自臣到軍以來。始知本末。當紀山進討之始。惟馬良柱轉戰直前。其鋒甚銳。斯時張廣泗若速濟師策應。乘賊守備未周。殄滅尙易。乃坐失機會。宋宗璋逗遛於雜谷。許應虎失機於的郊。致賊將盡據險要。增礮備禦。七路十路之兵。無一路得進。及謁親至軍。未察情形。惟嚴切催戰。任舉敗沒。銳挫氣索。晏起偷安。將士不得一見。不聽人言。不恤士卒。軍無鬪志。一以軍務委張廣泗。廣泗又聽奸人所爲。惟恃以卡偪卡。以礮偪礮之法。無如賊礮林立。得不償失。先後殺傷數千人。尙匿不實奏。臣查攻礮最爲下策。槍礮惟及堅壁。於賊無傷。而賊不過數人。從暗擊明。鎗不虛發。是我惟攻石。而賊實攻人。且於礮外開濠。兵不能越。而賊得伏其中。自上擊下。又戰礮銳立。高於中土之塔。建造甚巧。數日可成。隨缺隨補。頃刻立就。且人心堅固。至死不移。礮盡碎而不去。礮方過而又起。客主勞佚。形勢迥殊。攻一礮難於克一城。即臣所駐卡撤左右山頂。卽有三百餘礮。計半月旬日得一礮。非數年不能盡。且得一礮輒傷數十百人。較唐人之攻石鋒堡。尤爲得不償失。如此曠日持久。老師糜餉之策。而訥親張廣泗尙以爲得計。臣不解其何心也。兵法。攻堅則瑕者堅。攻瑕者則堅者瑕。惟有使賊失其所恃。而我兵乃得展其所長。臣擬俟大兵齊集。同時大舉。分地奮攻。而別選鎔師。旁

探問道。裏糧直入。踰礮勿攻。逸出其後。卽以圍礮之兵。作爲護餉之兵。番衆無多。外備既密。內守必虛。我兵卽從捷徑搗入。則守礮之番。各懷內顧。人無固志。均可不攻自潰。卡撤爲攻噶爾厓正道。嶺高溝窄。臣旣身爲經略。當親任其難。至黨壩一路。岳鍾琪雖稱山坡較寬。可以水陸並進。兼有卡裏等隘。可以間道長驅。但臣按圖咨訪。隘險亦幾同卡撤。且瀘河兩岸。賊已阻截。舟難徑達。惟可酌益新兵。兩路並進。以分賊勢。使其面面受敵。不能兼顧。雖有堅溝高壘。漢奸不能爲之謀。逆酋無所恃其險矣。至於奮勇固仗滿兵。而鄉導必用土兵。士兵中小金川尤饒勇。今良爾吉之奸謀已誅。驅策用之。自可得力。前此訥親張廣泗。每得一礮。卽撥兵防守。致兵力日分。卽使毀除。而賊又於其地立卡。藏身以傷我卒。是守礮毀礮。均爲無益。近日賊聞臣至。每日各處增礮。猶以爲官兵狃於舊習。彼得恃其爲長。不知臣決計深入。不與爭礮。惟俟大兵齊集。四面布置。出其不意。直搗巢穴。取其渠魁。約四月間當可奏捷矣。謹此上奏。這篇大文。乃是乾隆十四年正月奏聞。乾隆帝留中不發。過了數日。反促傅恆班師回朝。傅恆復奏賊勢已衰。我兵且戰且前。已得險要數處。功在垂成。棄之可惜。若不掃穴禽渠。臣亦無顏回京等語。乾隆帝復頒寄諭旨。反復數千言。且說蕞爾土司。卽掃穴犁庭。不足示武。看官。你道乾隆帝是何用意。他因興師以後。已經二年。殺了兩個大臣。又失了任舉良將。未免懊悔。因此屢促班師。此時大金川酋莎羅奔。已絕內應。并因連年抵禦。部衆亦死了不少。遂釋歸澤旺。遣使至清營謝罪。傅恆叱退來使。與岳鍾琪分軍深入。連克礮卡。軍聲大震。莎羅奔又遣人至岳鍾琪營。願繳械乞降。鍾琪因前征西藏。莎羅奔舊隸麾下。本來熟識。遂輕騎往抵勒烏圍。莎羅奔聞鍾琪親至。遂率領部衆。出塞恭迎。羅拜馬前。鍾琪責他背恩負義。莎羅奔叩首悔過。願遵約束。隨遣番人至大營前。闢地築壇。預設行帳。壇成。莎羅奔父子。從鍾琪坐皮船出峒。及到壇前。清經略大學士傅恆。已高坐壇上。

羅奔等俯伏壇下。由傅恆訓責一番。令返土司侵地。獻凶酋。訥兵械。歸俘虜。供徭役。莎羅奔一一聽命。乃宣詔赦罪。諸番焚香作樂。獻上金佛一尊。首頂佛經。誓不復反。傅恆始下壇歸營。莎羅奔率衆退去。捷報奏達京師。乾隆帝大悅。優詔褒獎。比傅恆爲平蠻的諸葛武侯。盟回紇的郭汾陽。遂封他爲一等忠勇公。岳鍾琪爲三等威信公。立召凱旋。命皇長子及諸王大臣郊勞。旣入禁城。乾隆帝御紫光閣。行飲至禮。賜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恆。及隨征將士宴於豐澤園。復賞他御製詩章。中有一聯云。

兩階千羽欽虞典。六律宮商奏采薇。

傅恆這樣的邀寵。不用說當然是傅夫人的輔功。光陰迅速。一泛眼又是個年頭。皇后崩駕後。已是小祥。乾隆帝至梓宮前親奠一回。奠畢。慈禧宮傳到懿旨。宣召乾隆帝進宮。到太后前請過了安。太后道。現在皇后去世。已隔一年。六宮不可無主。須選立一人方好。乾隆帝嘿然不答。太后道。宮內妃嬪。那一個最稱你意。乾隆帝道。妃嬪雖多。沒一個能及富察。奈何。太后道。我看嫺貴妃那拉氏。人頗端淑。不妨升他爲后。乾隆帝沈吟半晌。便道。但恐聖母主裁。太后道。這也要你自己願意。乾隆帝平日。頗盡孝道。至此也不欲違逆母命。沒奈何答了一個願字。退出慈寧宮。又輾轉思想了一番。乃於次日下旨。冊封嫺妃那拉氏爲皇貴妃。攝六宮事。直到孝賢皇后二週年。尙未冊立正宮。經太后再三催促。方立那拉氏爲皇后。此時鄂爾泰已死。張廷玉亦因老乞歸。鄂張二人。本受世宗遺旨。身後俱得配享太廟。嗣因鄂張各存黨見。朝官依附門戶。互相攻訐。事爲乾隆帝所聞。心滋不悅。廷玉乞歸時。又堅請身後配享。觸忤龍顏。嚴旨詰責。追繳恩賜物件。革去伯爵。并不令配享。廷玉驚慌的了不得。後來一病身亡。總算乾隆帝優待老成。仍令配享太廟。這是後話。乾隆帝因宮廷中事。都未愜意。不免煩惱。便想到別處開遊。藉作排遣。十五年春季。奉了皇太后。巡幸五臺山。

秋季又奉皇太后臨幸嵩嶽。兩處遊玩。仍不見有什麼消遣的地方。他想外省的景緻。還不及一圓明園。就時常到圓明園散悶。這日在園中閒逛。起初是天氣陰沈。不甚覺得炎熱。到了午後。雲開見日。遍地陽光。掌蓋的忘攜御蓋。被乾隆帝大加申斥。忽隨從中有人說道。典守者不得辭其責。乾隆帝便問道。誰人說話。那人便跪倒磕頭。乾隆帝見他唇紅齒白。是一個美貌的少年。隨問道。你是何人。那人稟道。奴才名和珅。是滿洲官學生。現蒙恩充當鑾儀衛差役。恭奉御輿。乾隆帝道。你是富學生。充這昇輿的差使。未免委屈。朕拔你充個別樣差使。可好麼。和珅感激的了不得。便磕了九聲響頭。朗聲道。謝萬歲萬萬歲天恩。乾隆帝便令他跟住身後。有問必答。句句稱旨。引得龍心大悅。回到宮中。竟命他作宮中總管。這和珅驕膺寵眷。打疊精神。伺候顏色。乾隆帝想着什麼。不待聖旨下頒。他已暗中覺察。十成中總管八九成。因此愈加寵任。乾隆帝竟日夜少他不得。你道乾隆皇帝為何這樣的寵愛和珅。原來在二十四年前。乾隆皇帝做寶親王的時候。雍正皇帝寵愛個妃子叫馬佳氏。這馬佳氏出落豆蔻年華。洛神風韻。寶親王這時年紀纔十七歲。情竇已開。見了馬佳氏常在沒人時候調笑他。一天不知爲怎地。馬佳氏無意把寶親王眉際撞傷。被皇后鈕祜祿氏看見。說馬佳氏調戲親王。一道懿旨。竟將馬佳氏。牽到月華門勒死。寶親王聞得這個消息。已是不及。因平昔鍾情於他。一面淌着眼淚。一面忙到月華門前。看時見馬佳氏粉頸上。被一根繩子勒住。祇剩得一口由氣。不知馬佳氏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悲情傷親王滴血痣 知往事天子念雙親

知說寶親王跑到月華門前。見馬佳氏祇有一絲氣息。放聲哭道。我害了你也。把自己指頭咬破。滴一點血在妃子頸上。說我今生無法救你了。但願來生有緣。認取頸上的紅痣。一句話未完。那馬佳氏滴

了兩行眼淚死了。寶親王越發悲傷。那眼淚似潮水般的湧了出來。太監們請親王回宮。寶親王又仔細端詳了一回馬佳氏的臉面。吩咐用上好棺木盛殮。並買通宮女把馬佳氏貼身的襯衣脫下來。拿去天天伴着睡。直到寶親王登了大位。纔把這事漸漸的忘了。如今這和珅的面貌。正和馬佳氏一樣。算他年紀。正是二十四歲。那頸上竟有一顆鮮紅的血痣。乾隆皇帝竟認和珅爲馬佳氏的來生。便百般寵愛起來。常和他在御書房同榻而眠。和珅放出百般嬌媚的態度。那皇帝真的把他當馬佳氏看待。談起只乾隆帝愛冶游。得了和珅以後。越加先意承志。說起南邊風景。很是繁華。乾隆帝道。朕亦想去遊行一次。只慮南北迢遙。要勞動官民。花費許多金銀。所以未決。和珅道。聖祖皇帝六次南巡。臣民並沒有多少怨咨。反都稱頌聖祖功德。古來聖君。莫如堯舜。尙書舜典上。也說五載一巡狩。可見巡覽是古今盛典。先聖後聖。道本同揆。難道當今萬歲。反行不得麼。況國庫充盈。海內殷富。就使費了些金銀。亦屬何妨。乾隆帝生平。最喜仿效聖祖。又最喜學着堯舜。聽了和珅一番言語。正中下懷。便道。你真是朕的知己。遂降旨預備南巡。和珅討差。督造龍舟。建得窳工奇巧。備極奢華。把康雍兩朝省下的庫儲。任情揮霍。好像用水一般。和珅從中得了數十萬好處。乾隆帝還獎他辦事幹練。升他做了侍郎。那御史們看得眼熱。便你一本。我一本。說和珅如何貪贓。如何欺君。乾隆皇帝看了。直當做耳邊風。並且對和珅說。你我一家人。你歡喜多要幾錢。也無妨。他們說由他門說去。便飛也似的升和珅的官階。停了幾日。出巡的龍舟等物。俱已辦齊。皇帝心中十分歡喜。忙到慈甯宮來和太后商量。便不帶侍衛。一個人三脚兩步的走。剛走過月華門。正要向隆宗門走來。祇聽得門裏有切切私議的聲音。皇帝便站住脚隔着一座穹窿偷聽時。認得一個是自己保姆李媽媽的聲音。一個不知何人。那人問道。如今公主還在陳家麼。李媽媽說道。陳閣老被俺們換了他的兒子。怕鬧出事來。便告老回家。如今快四十年了。不知那公主嫁給誰了。那人又問道。照你這樣說來。陳家的小姐却是俺皇

太后的嫡親公主。當今皇上又是陳家的嫡親兒子嗎。那李媽說道。怎麼不是。千真萬真。當年是俺親手換出去的。那主意也還是俺替皇太后想出來的。可嘆俺當年白辛苦了一場。到如今皇太后。和皇上。眼裏看我。好似沒事人兒一大堆罷了。乾隆皇帝偷聽了這許多話。便輕輕回到御書房。令人將李媽媽喚來。當面盤問。把個李媽媽嚇得祇是在地上碰頭乞饑。皇帝好言安慰了他。他纔將當時的情形說了一遍。皇帝聽了他的話。知道只情形是真的。不覺嘆了一口氣。怔怔的半天不說話。眼睛裏淚盈盈的。半嚮祇見皇帝把書案一拍。說道。俺決意看他們去。又叮囑李媽媽不可聲張。吩咐他回房。那李媽媽剛回了房。接着一個太監。奉着皇帝的命。將他勒死在床上。悄悄的埋葬了。這裏皇帝忙到慈寧宮來。見了太后。劈頭問道。俺的面貌何以與先皇的面貌。截然不同。皇太后聽了這句話。臉上陡然變了顏色。說不出話來。皇帝看了。心中越發雪亮。從此硬立意要到陳閣老家去。探望他的父母。第二天皇帝坐朝。把奉母南巡。查閱海塘的意思說了。當時雖有裘曰修。陳大受。幾個大臣出班。諫阻。無奈乾隆皇帝。南游之心已決。便也不去聽他。一面下旨。定於乾隆十六年正月南巡。一面命大學士劉鴻勳。代理朝政。史貽直總攬軍務。福康安御林軍統領。保護皇宮。這聖旨一下。和珅飛咨各省督撫。趕修行宮。督撫連忙募工修築。又把水陸各道。一律疏通。準備巡覽。乾隆十六年春王正月。乾隆帝奉皇太后啓鑾。宮中挑選了幾個妃嬪。作爲陪侍。外面除留守人等。盡令扈從。儀仗車馬。說不勝說。數不勝數。開路先鋒。便是新任侍郎和珅。御駕所經。督撫以下。盡行跪接。一切供奉。統由和珅監視。和珅說好。乾隆帝定也說好。和珅說不好。乾隆帝也說不好。督撫大員。都乞和珅代爲周旋。因此私下餽遺。以千萬計。兩宮舍陸登舟。駕着龍船。沿運河南下。由直隸到山東。從前已經遊歷。沒甚可玩。只在濟甯州就擱一日。由山東到江蘇。六朝金粉。本是有名。到了揚州。那揚州富紳汪如龍。獻上歌妓雪如。這雪如身長玉立。雪膚花姿。皇帝生長在深宮。所見的皆是北地胭脂。

脂。如何見過這江南嬌娃。便當夜留幸在船中。一度承恩。落紅滿茵。皇帝見他還是個處女。格外寵愛。一連三天不傳見臣民。那班官紳。手忙腳亂。弄得徬徨無定。後來到船邊悄悄的問時。那太監們說。皇上和新進美人在船中歌舞。取樂。你們有幾個腦袋。敢擾了皇上的清興。嚇得那班官員。蹣手蹣足的不敢說一句話。那兩江總督。求太監放他到船頭上去伺候。那太監也不肯。大家沒法。祇得一字兒站在岸上伺候。忽見那汪如龍却坐在船頭上。和侍郎和珅說笑自如。大家羨慕他不置。一直到第四天上。纔召見兩江總督。獎他設備周到。存心忠實。賞內帑四十萬兩。那總督急忙碰頭謝恩。並賞汪如龍二品頂戴。准在御前當差。那汪如龍自然是得意飛揚。活活的快活死。第二天龍舟便行。沿途過鎮江南京各官員皆俯伏在兩岸接駕。供應十分繁盛。這時皇帝有雪如陪侍在身邊。朝夜取樂。到了蘇州又住了好幾日。所有名勝的地方。無不遊覽。蘇杭水道最便。復自蘇州直趨杭州。浙省督撫。料知乾隆帝性愛山水。在西湖建築行宮。格外軒敞。兩宮到了此地。遊徧六橋三竺。果覺得湖山秀美。逾越尋常。乾隆帝非常喜悅。不是題詩。就是寫碑。有時腦筋笨滯。命左右詞臣捉刀。並召試諸生謝墉等。賞給舉人。授內閣中書。又親祭錢塘江。渡江祭禹陵。復回至觀潮樓閱兵。忽報海寧陳閣老。遣子接駕。乾隆皇帝聽了。正中下懷。那太后也叫他臨幸一番。遂自杭州至海甯。此時陳閣老聞御駕將到把安瀾園內。裝潢得華麗萬分。陳府外面的大道。整治得平坦如鏡。隨率領族中有職男子。到埠頭恭候。隔了數時。遙見龍舟徐徐駛至。泊了岸。便排班跪接。奉旨叫免。陳閣老等候兩宮上岸登輿。方謝恩而起。恭引至家。陳老夫人。亦帶了命婦。在大門外跪迎。兩宮又傳旨叫免。乃起導兩宮入安瀾園下輿升座。接駕的一班男婦。復先後按次叩首。兩宮命陳閣老夫婦。列坐兩旁。陳閣老夫婦又是謝恩。餘外男女等奉旨退出。於是獻茶的獻茶。奉酒的奉酒。把陳家忙個不了。幸虧隨從的人。有一半扈蹕入園。有一半仍留在舟中。所以園內不致擁擠。兩宮命陳閣老夫婦侍宴。浙省的

文武百官。宮娥彩女。亦分高下內外。列席飲酒。大約有一二百席。山南海北的珍珠。沒一樣不採列。并有戲班女樂侑宴。這一番款待。不知費了多少金銀。在席間乾隆皇帝常朝陳閣老夫婦看去。怔怔的不作一聲。飲酒的時候。並就席御詩賜他。說老臣歸告能無惜。皇祖朝臣有幾人。又問陳老夫婦。向來精神如何。並發下一道上諭。頒發庫銀二十萬兩。給陳老夫婦爲養贍之費。陳閣老夫婦在席間。有時也偷覷皇帝的容貌。皇帝越發明白。曉得這陳閣老夫婦是他親生的父母。只是礙於禮節。不好親熱的談問。等到酒闌席散。乾隆皇帝奉了太后。與陳閣老夫婦。到園中游玩一周。回入正廳。乾隆帝諭陳閣老夫婦道。這園頗覺精緻。朕奉太后到此。擬在此駐蹕幾天。但你們兩位老人家。年力將衰。不必拘禮。否則朕反過意不去。只好立刻啓行了。陳閣老忙回道。兩宮聖駕。不嫌褻瀆。肯在此駐蹕數日。那是格外加恩。臣謹遵旨。太后亦諭道。此處伺候的人很多。你兩老夫婦。可以隨便疏散。不必時時候着。閣老夫婦謝恩暫退。第二天早晨。忽報陳閣老進來請安。乾隆帝忙叫免禮。并傳旨今日啓鑾。還是陳閣老懇請駐蹕數天。因再住了三日。奉太后回鑾。陳閣老等遵禮恭送。皇帝臨行時。依依不捨。徘徊不忍去。後見陳閣老跪送在旁。忙親自扶起。握着手慢慢的出了中門。走過中門。回過頭來。吩咐陳閣老把這中門封閉了。以後非有天子臨幸。此門不得再開。陳閣老諾諾連聲說遵旨。這裏皇帝回到行宮去。住了幾天。仍回到蘇州。復至江甯。登鍾山。祭孝陵。泛秦淮河。登閱江樓。又召試諸生蔣雍等五人。並進士孫夢遼。同授內閣中書。駐蹕月餘。方取道山東。仍還京師。回京後。乾隆皇帝想朕是陳閣老嫡親兒子。算來是漢人了。又想自古漢人做皇帝的。皆是冕旒之制。朕也是皇帝。也應該改制漢裝。便在朝政的時候。和大臣們議及此事。有的力加諫阻。有的附說贊成。後來被太后聞知。傳入慈甯宮。問道。你欲改漢裝麼。乾隆帝不答。太后道。你如果要改漢裝。便是不忠不孝。不仁不義。我亦要讓你了。乾隆帝連稱不敢。方才罷議。這時回部大小和卓木舉兵謀

反。乾隆皇帝想起福康安少年英俊。雖說做了御林軍統領。這也未立過寸功。便令福康安統領大兵。會合伊犁將軍兆惠。出師回部。這時福康安年祇十八歲。打扮得風流俊俏。到了吉日點了三軍。砲響一聲。浩浩蕩蕩殺奔回部去了。到了山陝邊界。便會合將軍兆惠。那兆惠領兵十萬。打進喀什噶爾去都統。富惠打進葉爾羌。和卓木兄弟兩人。連吃敗仗。丟了兩座城池。越過葱嶺逃去。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九回 私子立功愛切切 音妃殉節恨綿綿

却說兆惠從烏什攻喀什噶爾。富德由和闐攻葉爾羌。每路兵各萬五千大小和卓木聞清兵大至。不敢迎敵。帶了妻孥僕從。並攜輜重。踰葱嶺西遁。清兵奮勇追趕到阿爾楚山。前面見有回衆大半是老弱殘兵。富德料是誘敵。令明瑞阿桂爲左翼。阿里袞巴祿爲右翼。先據了左右二峯。然後富得領着中軍。從山口進去。進了山口。果然伏兵四起。那時清兵左右兩翼。從上殺下。把伏兵一齊殺退。追攻二十餘里。戮回兵無數。並斬他驍將阿布都。大小和卓木逃至巴達克山。大和卓木那布敦。掣了家眷先走。小和卓木霍集占。手下還有萬人。倚山爲陣。率衆死戰富德。又分軍兩路左右夾攻。用了大礮。向敵轟擊。霍集占不能支。踰山而遁。誰知前面山路逼促。又有輜重塞住。一時急走不脫。後面又被清軍追上。進退兩難。富德令降人鄂對等。豎起回纜。大呼招降。回衆情願投順。蔽山而下。聲如奔雷。霍集占忙奪路逃脫。偕那布敦急入巴達克山。巴達克山部酋。聞矢小和卓木。擁衆而至遣使探問。霍集占見了來使。命回報酋長立刻親迎。來使出語不遜。霍集占拔出佩刀。把他斬首。於是巴達克山部酋。與兵拒戰。和卓木兄弟。連妻孥舊僕。只有三四百人。被巴達克兵圍住。上天無路。入地無門。都束手就縛個個被他擒去。巴達克部酋。爲使臣報讎。將大小和卓木。一齊梟首。還想將他家

屬。統行處死。適清使持到檄文。索獻罪犯。他樂得買個人情。把大小和卓木的頭顱。及他家眷等。盡行繳出。富德命軍士押着回酋家屬。馳歸大營。那兆惠將軍。不敢居功。忙把兩顆人頭。送到福康安營裏。福康安專摺入奏。聖旨下來。封福康安的靖安伯。准用親王儀仗。命陝甘總督楊應琚。籌辦回部善後事宜。兆惠等俱召還京師。遂封兆惠為一等公。加賞宗室公品級鞍轡。富德封一等侯。並賞戴雙眼翎。參贊大臣阿里衮明瑞等。俱賞戴雙眼翎。又把回部總名。改做新疆。分設伊犁。塔爾巴。哈台。烏魯木。喀什噶爾。四部。做了幾篇平定回部的碑文。內外勒石。稱頌功德。這時福康安兆惠等奏凱還朝。乾隆帝親至良鄉。舉行郊勞典禮。福康安等領隊到壇。格外嚴肅。乾隆帝下壇迎接。福康安以下。都下馬見駕。叩首謝恩。乾隆帝親自扶起說了許多慰勞話兒。遂一同登壇。乾隆皇帝滿心歡喜。見福康安少年將軍。立功異域。又因是自己的私生子。格外滿意。接着又獻上俘來。這時皇帝升了御帳。當由軍士將大小和卓木家眷推到壇前。個個匍匐在地。不敢抬頭。皇帝一面翻閱獻俘名冊。一面向下看去。祇見有一個酋婦低着頭。顯出雪白的粉頸。再看他生長得雪膚花貌。雖屬雲鬢蓬蓬。總掩不住他的嫵媚顏色。皇帝看了。心中詫異。不禁憐惜起來。便問兆惠道。這是叛回的家屬麼。兆惠應了聲是。乾隆帝道。婦女無知。也遭此繯絏。瞧他情狀。很是可憐。朕擬一律赦宥。兆惠忙道。罪人不孥。乃是聖主仁政。皇上恩赦了他。他定然感激不淺。乾隆帝傳旨釋縛。衆回家眷。叩首謝恩。獨這絕色女子。雖是隨班俯伏。他口中恰絕不道謝。郊勞禮畢。御駕還宮。立召和珅入朝。和珅進內請安畢。乾隆帝問道。朕見叛回眷屬中。有個絕色婦人。未知是誰。和珅道。待奴才探問的確。再來奏聞。說畢。趨出。不一時。又入大內。奏稱絕色婦人。乃是小和卓木霍集的占妃子。回人叫他香妃。因他身上有一種奇香。天然生成。所以有此佳號。乾隆帝嘆道。朕憐了天朝皇帝。不及那回部逆酋。和珅道。逆酋已死。這個佳人被我軍挈來。皇上要如何處置。便作如何處置。據奴才想來

。回銜的幸福。究竟不及我天朝皇帝哩。乾隆帝道。朕想把他叫入宮中。但恐外人談論。奈何。和珅道。罪婦爲奴。本是我朝成例。今將香妃沒入掖廷。有何不可。乾隆帝大喜。便命宮監四名。隨和珅去取香妃。好一歇。和珅已到。宮監導入香妃。玉容未近。芳氣先來。既不是花香。又不是粉香。別有一種奇芬異馥。沁人心脾。走近御座前。乾隆帝見他柳眉微蹙。杏臉含顰。益發動人憐愛。宮監叫他行禮。他却全然不睬。只是淚眼瑩瑩。乾隆帝道。他產長外域。未識中朝體制。不必多事苛求。便命宮監引入西苑。收拾一所寢宮。令他居住。并命宮監小心伺候。宮監已去。和珅亦退。次日乾隆帝視朝畢。又召和珅入內。和珅見乾隆帝面帶愁容。暗暗驚異。只聽乾隆帝諭道。香妃不從。如何是好。和珅道。他蒙恩特赦。又承聖上格外抬舉。如何不從。乾隆帝道他口中說的回語朕却不能盡懂。幸宮中有個番女。頗諳回文。朕命他繙譯出來。據言國破君亡。情願一死。朕亦不好強逼。你可有什麼計策。和珅想了一會。便道。從前豫親王多鐸。得了劉三季。起初也很是倔強。後來好好兒做了豫王福晉。和睦的了不得。婦人家大都如此。總教待得他好。他自然回心轉意。乾隆帝道。恐不容易。和珅道。他是做過回妃。一切飲食起居。統是回部格式。現若令他吃回式的菜蔬。穿回式的衣服。居回式的房屋。另擇回部老婦。伺候了他。不怕他不漸漸服從。乾隆帝依了和珅的計策。凡香妃服食。概募回教徒供奉。又在西苑造起回式房屋。并築回教禮拜堂。選了數名老回婦。導香妃出入遊覽。怎奈香妃情鍾故主。淚洒深宮。一片貞心。始終不改。乾隆帝百計勸誘。他却寂然漠然。有一日。被宮女苦勸不過。他竟取出一柄匕首來。刀光閃閃。冷氣逼人。宮女都嚇得倒躲。這事傳到慈寧宮。太后恐乾隆帝被害。趁着乾隆帝郊天。住宿齋所。竟傳旨宣召香妃。問他志趣。他只說了一個死字。太后遂勒令殉節。後人有詩詠香妃事道。

鬢難生長大宛西。鈿合無情寶劍攜。帝子不來花已落。紅顏黃土玉鉤迷。

香妃被侍衛拉去行刑。他只是憨笑。毫不怕死。倒是皇太后。和一般宮女們。看他這樣的美貌。覺得心酸。後來皇帝郊天禮畢。回至宮中。聞報香妃已死。這一驚非同小可。忙走入香妃寢室。但見室無人遠。淒寂異常。便把侍過香妃的宮監。傳來問話。宮監就將太后賜香妃自盡事。說了一遍。皇帝祇不住的淚如雨下。悄悄的問了一個太監。曉得屍首停在月華宮西廂房裏。忙跑到廂房。見了香妃的屍體。祇說了一句朕害了你。那眼淚和潮水般的湧了下來。哭够多時。又親手替他擦上了眼皮。說道。香妃。香妃。我和你真是別離生死兩悠悠。說着皇帝還自不肯走。經太監們催促幾次。纔走出了月華宮。仍是回顧不已。又到內務府和內務大臣商量。用上好棺木盛殮。抬到南下窪。陶然亭。東北角上。堆了一個大塚。塚前豎一方石碑。上面刻着香塚兩個大字。碑的陰面。又刻着一首詞兒道。

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終。明月缺。鬱鬱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時盡。血亦有時滅。一縷香魂。無斷絕。是耶非耶。化爲蝴蝶。

這首詞兒。是乾隆皇帝託一位翰林院編修做的。刻在碑陰。表明他終古遺恨的意思。這座香塚直到現今還巍然獨存。這且不說。再說乾隆皇帝自從香妃死過之後。心中十分煩惱。幾乎激成一種急病。還虧御醫早日調治。方能漸漸平安。只是悲懷未釋。無從排解。偏偏皇十四子永璽。皇三子永琪。又接連病逝。正是花淒月冷。方深埋玉之悲。芝折蘭摧。又抱喪明之痛。未免有情。誰能遣此。傅恆和珅等。百計替他解悶。總不能得乾隆帝歡心。還是和珅知心着意。想出重幸江南的計議來。乾隆帝頗也願意。到慈寧宮稟知太后。太后正因皇帝過傷。沒法勸慰。聞了此語。便道。我也想去散悶。俗語說得好。上有天堂。下有蘇杭。這蘇杭地方的風景。很是可玩。只前次南巡。皇后未曾隨去。他已正位數年。也應叫他去玩耍一番。你意何如。乾隆帝不敢違命。只得答道。聖母命他隨去。謹當遵旨。略下定了日子。啓蹕南巡。一切儀仗。仍照前時南巡成制。不過多備了皇后鳳輦一乘。龍舟等略加修

飾。水陸起程。概如上年舊例。各省督撫。接駕當差。格外勤謹。只山東濟寧州顏希深。下鄉賑饑。擅令開倉發粟。把供奉皇差的事情。反一律攔起。兩宮到了濟寧州。御道上並沒有什麼供張。也不見知州迎駕。和珅道。那個混賬知州。敢如此藐法麼。便令役從立傳知州顏希深。回報顏希深下鄉賑饑去了。和珅大怒。方想飭拿知州家屬。適山東巡撫前來接駕。和珅向他發怒道。你的屬官。爲什麼這般糊塗。想你前時忘記下割的緣故。山東巡撫道。卑職於月前下割。早飭他恭迓鑾輿。那裏敢忘記一點。和珅道。他下鄉賑饑。應有公文申詳。你既叫他辦差。那裏還有工夫賑饑。這件事顯見得老兄糊塗了。山東巡撫道。卑職也沒有允他賑饑。他亦沒有公事上來。真正不解。和珅微笑道。一點點知州官兒。不奉撫台札飭。擅敢發倉賑飢。自來也沒有的。老兄欺我。我去欺誰。你自己去奏明皇上罷。這句話。嚇得山東巡撫尿滾屁流。一面令僕役去拿顏希深。一面下了龍舟。跪在兩宮面前。只是磕頭。口稱奴才該死。奴才該死。兩宮到驚疑起來。問他何故。這時和珅已踱了進來。代奏道。濟寧知州顏希深。目無皇上。既不來供差。又不來迎駕。奴才正問這山東撫臣哩。乾隆帝道。顏希深到那裏去了。和珅答道。聞說顏希深下鄉賑飢。撫臣糊塗。伴作不知。求聖上明察。乾隆帝正想親鞫山東撫臣。忽聽得岸上遠遠有哭泣的聲音。向御舟而來。不知何人哭泣。且聽下裏分說。



花墨箋

上海图书馆藏书



